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苦斗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 一 幻想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轮船从吴淞口慢慢驶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风。两岸的码头、工厂、货仓，谦逊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闹不休的轮船，这会儿肃静无声地滑行着，象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鸣，好象为他鸣锣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伟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风雨，也没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象恐吓淘气的孩子似地对上海说道：

“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给点厉害你瞧瞧！”

这时候，他十分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还相信他的遭遇一定会十分顺利，他所要找的那些朋友，差不多一上码头就会碰见。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场，正像在广州不久前才搞过的一样，好歹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幻想还没有完场，却叫一种东西把他的身体给冲击了一下，冲断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有个穿白制服的外国人十分粗暴地用手推他、撞他。那家伙嘴里发出不干不净的声音，看样子十分野蛮，又正在生气。那种毫无礼貌的神气，不单不象对待一个尊贵的人，而且不象对待一个仆役。周炳没有直接接触过外国人，这还是头一回。他气得胀红了脸，举起拳头，正要揍过去，旁边一个中国人赶快把他的手拽住了。就这样，一个外国人就把他们四、五个中国人像赶鸭子似地推下统舱去。……

不久，船就靠了码头。码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又显得杂乱无章。周炳提了铺盖卷，象钻狗洞似地钻上了码头，才想起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知道怎么走法。他掏出地址看了又看，只见那上面写着“宝山路金鑫里三号张公馆”，却不知道这金鑫里到底座落何方。想问问人，可是不懂话。又瞧着四下的人全象在那里吵架似地说着话，自己也不好插嘴。正在团团转、没主意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叫了一声：“表舅！”他回身一看，正是他大表姐陈文英从广东带出来的使妈阿云，特地来接他的。这阿云是顺德人，年纪三十左右，矮小结实，头上梳着辫子，身穿方格呢子大襟衫裤，披着一条又宽又长的墨绿毛线围巾，满脸笑容地要伸手接过他的铺盖卷。周炳在广州就认识她的，哪里肯叫她提行李。只问她大表姐怎样，表姐夫怎样，孩子们又怎样，一面跟着她走出码头，阿云讲了许多情形，末了，狡猾地斜眼望着他道：

“表舅你来得正好。这阵子，老爷和太太两边都有点不悦意的样子，也不知他们心里搁着什么事儿。得你来调停调停，正好。”周炳听着点点头，没多问。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两部黄包车就到了金鑫里三号后门口。张子豪这时候正当着上海市闸北区的区长，上衙门去没回来。大表姐陈文英带着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在厨房门口迎接他。周炳看见陈文英还是那样高高瘦瘦的身材，尖尖长长的脸儿，小小巧巧的鼻子和嘴巴，只是眼睛稍为圆了一点儿，大了一点儿。一见她，周炳就想起自己的姐姐周泉，不过她比周泉更瘦弱些，更苍老些，皮肤更白净些。当下他就说：“大表姐，日子过得好！大姨爹、大姨好、表哥、表姐、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问你好！”陈文英看见周炳还是那样圆头大眼，阔嘴宽唇，胸厚

肩宽，手粗脚长，走起路来，踩得地板吱吱叫，震得杯盘叮叮响，只是在那孩子气的嘴唇上，隐隐约约有点胡须影儿，就笑咪咪地说道：“还是那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跟着又说：“这回省城打仗，你们就受惊了吧？”后来又说，“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就是舍不得广东！上海那么太平，吃、喝、玩、乐哪样缺，就是不肯来，宁愿躲在老窝里担惊受怕！唉，广东人就是这样的啦，南洋、金山，再远都不怕，一提到北方，死都不去！”随后，她就给周炳张罗房间，叫用人们找这找那，再不去注意周炳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安顿好，她就另有约会，打扮得雍容华贵地出门去了。午饭，还是使妈阿云给他端上房间里来，让他一个人独自吃。

这样子，周炳算是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开头一个星期里面，他除了饭后出去散散步之外，差不多简直没出过门口。他给家里，姐姐周泉，表姐陈文娣、陈文婕，三姨爹区华，舅舅杨志朴，都去了信。还特别给哥哥周榕写了一封长信，托区华给他转去。西门的王通、马明一伙，南关的陶华、丘照、邵煜、马有、关杰一伙，沙面的章虾、黄群、古滔洪、伟一伙，河南的洗鉴、冯斗、谭槿一伙，又都各自走散，虽然心中想念，都没法通个消息。信一写完，他就无事可做，闷得发慌。他那两个学生张纪文、张纪贞，开头看见来了个家庭教师，都欢天喜地来上学，可是第三天，张纪文就不来了，第四天，连张纪贞也不来了。大表姐陈文英说，“孩子小，喜欢念就多念一点，不喜欢就少念一点吧。”周炳听说这样，也只好随他去，来一天、不来一天地念着。闲着没事，他就去看报纸。看了《申报》就看《新闻报》；看了《新闻报》就看《时报》、《时事新报》。从第一版的药品广告一直看到最末一行的小信箱、寻人启事、征求朋友之类的东西，把那些大人物纷争，小人物纠葛，奸、淫、掳、掠、偷、讹、拐、骗、失业、罢工，迷信、横祸，水火、灾害，官司、人命，一件件地往肚子里装。装完了之后，就长叹一声道：

“哦，这就是上海！”

看完报，他就来研究他所住的这幢房子和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很大，很华贵，清清静静，阴阴森森，要不是张纪文和张纪贞偶然哭闹吵嘴，简直静得好象没人居住的一般。大门朝南临街，整天关着不用。大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大厅两旁，是东西厢房，东厢房做会客用，西厢房做孩子们的书房。大厅之后，还有饭厅，再后面就是厨房，下房。后门朝北开着，一家人平常出入，都走这里。二层楼上，前楼是张子豪的书房，后楼是孩子们的卧室，东厢房和西厢房是张子豪和陈文英的卧室。三层楼上，前楼空着，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后面是一个大晒台。东厢房也空着，堆放一些不等用的东西，西厢房就做了周炳的书房兼卧室。整整一个星期，周炳才看见张子豪一回，陪着周炳吃了一顿饭，象个大人物一样，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说了几句共产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之类的言语，便坐着汽车，带上卫士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幢大房子就剩下陈文英和张纪文、张纪贞和今年才一岁多的张纪庆三个孩子，此外就是阿云、阿秀两个广东使妈，张纪庆的江北奶娘江妈，和一个专做粗重的浦东大姐春兰，再加上新来的家庭教师周炳，一共大小只有九个人，真是寂寂寥寥，空空荡荡。起初，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张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热热呵呵的。只是表姐夫老说有公事，赖在外面不回家；

大表姐整天也和一班男女教友厮混，不是聚会，就是听讲，再就是跑跑孤儿院、济良所、盲哑学样、慈善医院之类的地方，搞搞募捐、救济、舍药、施粥之类的事情，两家各行其道，互不相干。周炳向阿云、阿秀、江妈、春兰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寻思，大概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还是自己寻找革命朋友要紧，也就不去理会了。

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妈、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但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讽、辱骂、殴打，十分不象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也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说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连冬衣也没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象看出这种情形，就把张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哔叽学生装，一件厚毛线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给他送了来。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了，就笑着说道：“看我糊涂不糊涂，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给忘了，冻坏了咱们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给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烟纸店、广东杂货铺，都看了个饱。他看见一切荣华富贵，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虚伪、屈辱和罪恶。

他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告诉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随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没碰见过一个相识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象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闹革命。即使有人在闹革命吧，好象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见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没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出口口一看，原来那小铜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象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说你不象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烦闷，从烦闷变成伤感。他开始读郁达夫的书，读郭沫若的书，读鲁迅的书，也读许多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发凡，唯物史观浅释，苏俄游记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团年饭，请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饭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周炳说，“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说，眼圈红了一红道：“刚才有电话来，说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问。只见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颊绯红，话头也多起来了。张纪文两兄妹胡乱吃了一会儿，就摔下筷子，跑到楼下放炮仗去。书房里，煤炉生得很旺。窗外虽然刮着凛冽的寒风，里面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陈文英又劝周炳喝了几杯酒。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她摇晃着细那长的身影，自己也陪着干了几杯，就乘着酒兴说道：

“省城这一场大乱，我想你一定是有份儿的了，没想到你却没份儿！天

下事真有意料不到的呢。论脾气，论经历，你不会不是个红党，可你不是。没份儿也好。要不然，恐怕你就没福份到得这上海来呢。只怕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呢！”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周炳这时候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他一时难以决断，究竟对她说真话好，还是不说真话好，嘴里唔唔、呀呀地应付着，脸上和手上就露出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来。没想到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却使陈文英大为快活。她嘻嘻、嘻嘻地笑了一阵，又说：

“怎么样，表台，上海这地方，住得还称心如意么？人家说，上海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的人是中国最漂亮的人，上海的洋货是中国最上等的洋货。这句话是真还是假？”

周炳把搭拉着的脑袋仰起来，神气开朗地笑道：“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要我说真话？”

陈文英虽然是三十岁的人，这时候却年轻得只跟二十岁的一般，把两只原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圆圆地说：“说假话又怎样，说真话又怎样，你都说说看！”

周炳用筷子夹了一块蚝豉吃了，说：“如果说假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地方，洋房多。汽车多。电灯也多。还有电车和煤气，打电话用不着接线生，吃水用不着挖井。人活在这里，好象神仙活在天上一样。”

陈文英不住地点着头，问道：“如果说真话呢？”

周炳说，“如果说真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也许你今天中了彩票，变成富翁；也许你明天就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外国人都主人，中国人都是奴隶。这地方叫人想着要毁灭一切，毁灭整个世界，也想着要毁灭自己！”陈文英说，“呶，呶，呶，你看你，又来了。说得好好地，又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世界倒是要整个毁灭的，那就叫世界末日。现在还未到呀！”

周炳玩弄着自己的钮扣，然后缓缓抬起头，坚持自己的意见道：“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到了末日。可是人不能整天在害怕，厌恶，烦闷当中生活着！主人拿棍子打的时候，汪汪、汪汪地叫，跟同伴儿抢一根骨头的时候，也是汪汪、汪汪地叫。

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

陈文英受了一惊，微微皱起眉毛说：“做做好心吧，谁又犯了你了？”

周炳浅浅一笑道：“不是犯。你看见的，在上海，白种人和日本人才是主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安南人都是奴隶！活着当奴隶！能够当出什么味道来！”

陈文英斟了一杯酒，递给他道：“喝吧。我也喝。可是我今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你的话讲得也有道理。——大概是你还不习惯的缘故，习惯了就好了。我倒觉着你说假话的时候，更加逗人喜欢。那时候，你更加象一个有学问，有教养，有性格的文明人。到得你自以为说真话的时候，你就不象一个文明人，变得粗鲁，野蛮，拗性，暴戾，仿佛不那么聪明，仿佛不那么可亲，——简直叫人难堪呢！”

周炳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陈文英也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她喝的时候，拿眼睛悄悄地瞅了他一下，觉着他如今是一只浑浑噩噩的庞然大物。她想起他是个打铁匠，又想起他是个皮鞋匠，是个看牛犊，就懊悔刚才自己说他不象文明人的话，怕戳中了他的卑贱的身世，恐防他因此伤心。她的脑筋

一动，立刻转了个话头道：

“不过不谈那些吧。我倒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你说，你整天奔出奔进，心神不定，看来吃不安、睡不落的，好象你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到底是什么缘由？”

周炳一听这句话，立刻满脸春风，张大嘴巴笑。那对乌黑的眼珠子闪出强烈的光，好象就要烧着的一样。陈文英觉得他整个儿都活起来，漂亮起来。他正准备告诉他大表姐，他的确是在寻找一件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广州的西瓜园对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政纲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金端、麦荣和自己的哥哥周榕这样一些人！可是突然之间，他又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象刚刚不久以前看见过的一样，他于是就把所有热情激动的话咽住了，只是简单地回答道：

“我在追逐一个幻想。你不是已经观察出来了么？”

陈文英面对面听一个青年男子说出他自己心中的秘密，不觉满脸通红起来。她使劲把自己镇定一下，装出平平淡淡的口气问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幻想，值得你这么苦苦追求的？”

周炳仰起脑袋说：“那是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都追求过的。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圣洁的幻想。为了这种幻想，多少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连生命那样宝贵的东西都贡献了出来，一点也不觉着可惜！”

他那虔诚和热烈的情绪使陈文英大受感动。她决定冒险追问下去道：“阿炳，既然如此，你简单明了地把它说出来，好不好？”她这样问的时候，她的心止不住怦怦地跳。她的发抖的手指拿起酒杯，送到嘴边，没有喝，又放下来。周炳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站起来。象一个顽童似地对她笑着，笑了许久，才说：

“这不能告诉你。这对你是一个秘密。也许是个永远的秘密。”

说完，他做了个鞠躬的姿势，离开了张子豪的书房。陈文英听着他的脚步，知道他是回到三楼、他自己的房间去了。这时候，孩子都已经睡下。她叫阿云来收拾了酒席，又叫阿秀来给她铺床。一切停当，她自己也就去睡。哪知道这一夜，却翻来复去睡不着。她的脑子里老在想着：“周炳所追求的幻想，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是爱情么？不。不。不可能！”她用了好几种理由推翻了自己的假定。但是她又想道：“什么是英雄豪杰都追求的东西？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圣洁的东西？什么东西才能够使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连宝贵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傻瓜，只有爱情呵！”这一着想通了，陈文英又想第二着：“既然是爱情，那么是谁呢？是自己么？不。不。不可能！”她列举了阿云、阿秀、江妈、春兰，都不象。是认识了什么新的女人么？也不象。最后，她觉着最大的可能还是她自己。她流出眼泪来了。哭了一会儿，她索性扭开台灯，披了衣服，坐在床上，自己教训自己道：“你还胡思乱想什么呢？赶快祈祷吧，赶快忏悔吧。你是有夫之妇了。你有三个儿女了。你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但是接着，她又给自己辩解，用不算很低的声音说：“不，才三十岁，怎么就算老太婆？《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的夏绿蒂，难道不是这样子的么？她不是有夫之妇么？她有孩子没有？不管她。反正有没有也差不了多少！”陈文英就这么翻来复去地想着，越想越真。

“这不能告诉你。这对你是一个秘密。也许是个永远的秘密。”她重复着周炳这句话，随后用丝棉被蒙着自己的脑袋，一面哭，一面叫嚷道：“我的上帝呀！是了，是这么一回事了。这是肯定不幸的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了！”

这是无法挽救的了！”

## 二 翻生区桃

周炳在上海，把广东的熟人一个一个地都想起来了，只是偏偏忘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三家巷里何家的丫头胡杏。这时候，她已经十四岁，确实实长成一个逗人欢喜的大姑娘。她经常穿着她家二少爷何守义穿过、不要了的男装旧大襟衫，破长裤子，拖着一双烂尾木屐，可是这褴褛衣裳却遮不住那长长的胳膊、长长的腿，高高的身材、细细的腰，——那样天生的一副美丽的躯干。她一天十二个时辰都不免蓬头垢面，可是这蓬头垢面却遮不住那圆圆的莲子脸儿，尖尖的下巴尖儿，圆圆的眼睛抱着两个长长的向长弯的眼角儿；——更不用说那一脸娇憨的笑容，和左边脸蛋上那个又大又深的酒涡儿，——那样天生的一副美丽的相貌了。左邻右里都暗暗惊奇。有些老大娘一把抓住她，看上半天都不放手。大家都不明白，这西门口一带地方，有多少翠围珠裹，身娇肉贵的姑娘，却偏偏都没有长好，单单何家一个丫头，长得这么好，好得出奇。大家都说这叫做：

“妹子长成小姐相，皇帝拣条乞儿命。”

谁讲起来，都不免要惋惜嗟叹一番。甚至那些尖酸刻薄的婆娘们，挖苦起别人来，都往往带上了胡杏的名字道：

“你尽管骚情什么呢？你几时见过人家胡杏穿绫罗绸缎，搽脂荡粉来！”

这一天正是阴历除夕。天黑不久，主家大小在吃团年饭，胡杏一个人溜了出来。周炳虽然忘记了她，她却一心惦着周炳。出了大门，信步走到周家，周家原本是人丁兴旺的，这会儿死的死，逃的逃，嫁的嫁，出门的出门，坐牢的坐牢，只剩下周妈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家过年。虽然只有她一个人，到处可是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大扫除，贴红钱，蒸年糕，炸油角，祭祖，拜神，样样做到。一看见胡杏，她就夸奖道：“杏儿，你真是长大了。三年前，你才那么一点儿。你看如今，浑身的肉都长出来了，浑身的劲儿也长出来了！”说着，她拿手去理胡杏前额上的散乱的刘海，又拿手去把胡杏的全身只管摸，只管捏，捏得胡杏痒得不行，一个劲儿嘻嘻地笑。那笑声低沉甜蜜，微微有点儿沙哑，十分好听。捏了一会儿之后，周杨氏去舀了一碗猪肉汤出来，叫胡杏坐下来吃。她一面看着胡杏吃，一面说：

“唉，杏儿，坏了，坏了。女孩子家长出个男孩子般的胸膛来了！——那样厚，只管朝前挺，成什么雅相！不过咱们旧脑筋说话，你也不要介意了，现在时兴，那就算了。……可也真怪，怎么一看见你，我就心疼。——心里只管发软！怪不得人家说你是翻生区桃。真是的呢，论身材，论相貌，你两个都不一样。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那么一股劲儿，硬是象得十足！——要说都说不出呢！”

胡杏只管柔顺地听着，痴痴地笑着，那浅棕色的眼睛，好象有千言万语，嘴里却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她本来想打听一下周炳的消息，又怕撞着她的心病，带累她伤心，就没敢开口，只顾低下头喝汤吃肉，吃完了就回身出来。三家巷外面虽然正是隆冬季候，却一点也不冷。灯光灿烂，树木玲珑，和从前热闹的时候一模一样。她和周炳手种的那棵白兰树，虽然枝干还细，

发叶也不多，却显得茁壮可喜。她坐在白兰树下那张石头长凳上，和那白兰花就说起话来：

“白兰花呀白兰花，区桃姐呀区桃姐，你是聪明能干的，你是有灵有圣的，你一定要保佑出外的行人平安，你一定要何佑炳哥早点回来，你一定要保佑我脱离灾难，骨肉团圆！”

白兰树轻轻地摆动着。那叶影儿在她头上、身上、手上轻轻摇晃，好象在抚慰她。那嘎嘎的细碎声音好象在回答她的祝愿，极有情致。过了一会儿，她又呢呢喃喃地对白兰花说道：

“今年，回家是回不成的了！如今已经是年三十晚了，——什么动静都没有呀。不过不要紧，不回就不回！炳哥叫杜发给我捎的话，我就是相信。到死那一天还相信！炳哥四处奔波，拿起枪来和那些当官的对打，不正是为了我么？——可是，象古语说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他这一仗没打赢，下一仗一定会打赢的。你说对么？有一天，他会骑着马，带着几十个、几百个赤卫队回来，就在这巷子里，当着众人高声说：‘都走吧，都回家吧！那些卖身契都作废了，都不算数了！’唉，那该有多好！多好！多好！”

白兰树照样轻轻摆动着。叶影儿照样轻轻地在抚慰她。嘎嘎的细碎声音照样在回答她。

天空上的星星也站在树梢上向她点头。何家、陈家酒席上那些杯盘碰撞的声响，这里也听得清清楚楚。胡杏呆呆地对着白兰树望了一会儿，就想起眼前许多烦恼的事儿来。自从周炳出门之后，时间虽不太久，却出了许多事儿。这里面，有一些确实叫人担心害怕。头一件叫她担心害怕的，是她慢慢发觉，别人都管她叫“翻生区桃”，这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开头听见，她还有些欢喜。可是后来她觉着，别人这么说了之后，总拿一种不怀好意的眼光瞅着她，要不就在她背后指指点点，不知搞些什么名堂。陈万利、何应元这些老爷，陈文雄、何守仁这些少爷，开头还摆架子，只拿斜眼看她，后来就忘了身份，当着众人也对她评头品足，论短道长起来。陈万利跟何应元更是倚老卖老，动手动脚，极不规矩。要不是何胡氏寸步不离，严严看着，还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子。就这样，翻生区桃已经很不好当，偏偏那疯子少爷何守义，也来凑上一份儿。这一个多月以来，他只有小疯，地没大疯。除了照常吞吃照片之外，没闹过什么大乱子。有时好起来，还有一两分清醒，懂点人性。不过即使在他有一两分清醒的时候，也只有胡杏跟他说话，他能听从几句，别人不行，连他亲娘胡氏也不行。

遇着他狂乱暴躁的时候，更是只有胡杏一个人，才敢走近他身边，使他稍为安静就范。这么一来，疯子吃饭睡觉，都离不开她，把她缠得紧紧的，别的谁都不要，真叫她浑身都不自在。这还不算。还有第二件。第二件叫她担心害怕的，是那疯子少爷何守义的书友罗吉。这个人从前曾经对何守义说，周炳是共产党，要杀头，他们跟共产党一起照过相，也要杀头，这才把何守义吓疯了。如今他却常常来何家找何守义。在何守义稍为懂点人性的时候，他也喜欢跟罗吉说说笑笑，有时还跟罗吉上街去玩耍。开头还只是上上茶楼、酒馆、影戏场、戏院子，闹一些吃、喝、玩、乐的把戏，后来胆子大了，就赌钱，抽大烟，嫖私娼，什么都干，——所谓“吃、赌、嫖、吹四淫齐”了。这些事情，家里当然不知。何胡氏看见何守义老是要钱花，也不问他怎么花法，只要他高高兴兴，欢天喜地，就只管拿钱堆他，唯恐他不肯去胡花，在家里馔出病来。那五短身材，胸凹背驼，两只眼睛象鬼火一般的罗吉，因此



也经常出入何家，何胡氏还把他当贵人看待呢。胡杏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却闷在心里，不敢对何胡氏说出来。那家伙来往惯了，胆子越来越大，起初还只是对着胡杏阴森森地狞笑，说些不三不四的昏话，后来一见面，就说下流话，做下流相，简直动手动脚了。胡杏恨他恨得要死，可是碍着何胡氏，也对他无可奈何。这也不算，还有那第三件。第三件叫她担心害怕的，倒是她自己的二姑何胡氏。这大奶奶从前只会捞起藤条、棍子打她；后来慢慢改成用手指拧她，用指甲掐她，这已经比藤条、棍子厉害了；没想到近来打也少了，拧也少了，掐也少了，只是一味子缩起腮帮，对着她不怀好意地笑，直把她笑得六神无主，摸不着一点头脑。小时候，胡杏听妈妈讲过熊人婆的故事，那熊人婆吃人之前，就是要痴痴迷迷地笑一顿的。她最害怕大奶奶这个笑。可是大奶奶不光是笑，有时还好没来由地一味称赞她。何家小姑娘何守礼有时教她认识几个字，大奶奶就说她是“孟丽君”将来要中女状元。有时大奶奶找一样什么东西，翻箱倒柜找不着，胡杏一口就说出来了，东西果然在，大奶奶就说她真是鬼灵精，不是神仙下凡，一定是妖怪投胎。最是何守义疯癫狂暴，失去人性的时候，一家人都束手无策，唉声叹气，只要胡杏一走上前，低声说上一半句话，他登时就驯服安静下来。

这不能不叫何胡氏大为赞叹；认为那只能是命中注定，前世有缘。——胡杏不懂这些，她只觉得害怕，十分害怕。

胡杏正在没边没界，自由自在地想着自己的身世，不提防有一个通体黑色的大圆球，没声没响地滚到了她的身边。她吃了一惊，连忙站起来，凝神一看，只见那黑东西上面有两上小窟窿，两朵绿幽幽的鬼火，正打那小窟窿贼贼地往出冒。她叫了一声“唉呀”，再一看，原来正是罗吉。那罗吉今年才十六岁，正跟何守义同年，却学得了一身坏本事，奸、淫、邪、盗、偷、讹、拐、骗，样样精通。当下他涎皮赖脸地说道：“看你这么会偷懒，说不定也会偷吃呢！”胡杏冷冷地说：“谁跟你说话！”罗吉说：“不跟我说话，算数。那就跟我亲个嘴吧！”胡杏再不开腔，挺起胸膛，就往家里走。罗吉在后面跟着罗嗦，恰巧何守义吃过团年饭，从里面走出来，才把罗吉接到大客厅里面去了。胡杏把主人家的残羹剩饭，胡乱吃了一些，就动手洗全家大小，连阿笑、阿苹、阿贵都算在内的杯、筷、碗、盏，洗完了，又洗整个厨房的盆、桶、锅、罐，洗完之后，回到大奶奶房里，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大奶奶还在二娘何白氏那边打天九牌，何守义已经和罗吉上街逛花市去了，都没回来。胡杏就动手给何胡氏铺床，铺好了，又到里面套间去给何守义铺。原来何胡氏早先自行睡在套间，外面易可守义睡的，后来何守义得了癫狂病，何胡氏怕有差池，把他搬到里面套间去，自己睡在外面，又叫，胡杏也睡在外间作陪。胡杏铺好了床，就回到自己的卧床上，拿起灯纸和剪刀来剪纸人儿，预备留到元宵节糊花灯用。这门手艺，说起来却是胡杏的一手绝技。不止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样样精美，要牡丹就是牡丹，要芍药就是芍药；看她剪起人物来，真是一个人一个样儿，个个都活蹦蹦的生猛猛的，文的绝没有半点儿粗鲁，武的绝没有半点儿柔弱，好象叫他一声，都会答应的一般。除此以外，她还会剪活人象。不论什么人，只要她瞧过一眼，她就能把那个人的相貌刻在纸上，真是人人惊叹，毫厘不差。不过她不想张扬，有人叫她剪，她只是推不会，因此三家巷里，知道她这种本事的，除了周炳的妈妈周杨氏之外，连一个人都没有。当下她信手剪了四个纸人儿，一个花木兰，一个穆桂英，一个樊梨花，一个刘金定，四个都是女的，而且四个都

是武将，个个都漂亮到了不得，又英雄到了不得，那丰姿神态，却又各不相同。剪完了，正要歇一歇，那二少爷何守义却从街上回来了。看他神气倒还清醒，只是手里象了一根光秃秃的桃树枝，一摇一晃地走进来，样子有点不伦不类。胡杏问道：

“你上哪儿去了？”

他缩了缩那尖瘦的鼻子，回答道：“跟罗吉逛花市去了，一人买了枝桃花。”

胡杏微微吃惊道：“你手里这就是……”

在胡杏微微吃惊的时候，她的小嘴稍稍张开，露出洁白的牙齿，左脸上那个大酒窝，登时圆将起来，而且好象在那里缓缓地蠕动。她的皴裂的右手不自觉地举起来，轻轻地碰一碰那一头散乱的黑头发。她这时的相貌，姿态，都十分美妙。幸而何守义懵懂粗俗，不曾看见。他只是象一位少爷似地点着头说：“是我买的。拿水把它养在花樽里吧。”胡杏接过来一看，竟完全是些秃枝，花也掉了，蕾也掉了，只有十个八个极小，极小的白毛骨朵，还侥幸地留在枝上，可是也大半伤残，极少完好的。原来别人买桃花，都爱挑些含苞未放的花骨朵儿，即使有开了的，也至多让它开上三、五朵，好拿回家里插瓶，让它开到元宵过后。唯独这何二少爷却要挑些盛开了的，开少了的都不要。盛开了的也不打紧，只要好好地举着，拿回家里也有几天赏玩。唯独何二少爷却一路走，一路跟罗吉要闹，一人一枝桃花，拿在手里，当做兵器对打。对打几个回合，那花瓣儿就掉得差不多了。这还不算。对打之后，他俩又一人一枝桃花，骑在胯下，当做马儿，在马路上拖着跑。这样一来，就弄到这般田地。

胡杏感慨万端地叹了一口气，摇头说道：

“这枝桃花能修到你手里，也不知苦修了几辈子呢！”

她捧着大红花樽走到井边，往里灌了七、八分井水，又在花枝上喷了些水，才捧回房间里来。何守义正在看她剪的纸人儿，见她回来就问道：“谁教你剪的？”胡杏反问道：“你看怎么样？”何守义说，“叫我说名字可说不出，不过好看极了！”胡杏说，“这算什么好！你要是看见我大姐剪的，那才真叫做好看呢！”何守义不大相信地说：“胡柳有那样的本事？那明天叫她到省城来，当面剪几个我瞧瞧。”胡杏笑着说：“好大的口气！有本事的人可不能让你随便叫的。你到震南村去，跪在我家门口，看看她高兴不高兴。碰对了，她高兴了，兴许赏一两个你见识见识。”何守义干笑着说：“你敢刁蛮！你当心着！”胡杏就不再做声了。——正是她这种沉默，正是她这种温柔委婉，正是她这种隐隐的忧愁，使得她这时候十分动人怜爱。何守义把她全身从头到脚望了一遍，就低声对她说道，“阿杏，你过来！”胡杏离他约莫有三尺远，没有动弹，只是眼睛轻轻眨了几下，闪射出晶亮的金光，越发好看。何守义再说一遍道：“胡杏，你过来！”胡杏稍为皱了一皱那淡淡的眉毛，低声说，“我不就在这儿么，你要什么？”何守义浑不知羞，倒大模大样的说：“你过来，让我亲个嘴！你瞧你的木屐都坏了，明天，我送你一双皮鞋。”胡杏仍然不动，只是冷冷地，端庄地说：“谁教给你这些坏念头的？”何守义说：“这有什么不好？这是罗吉说的。他说你一定会答应。”胡杏干脆回绝他道：“不行！”何守义听她这样说，就抢上前一步，抓住她两只胳膊，准备放蛮。胡杏一面支撑着，一面后退，看看快要退到何胡氏床边，她灵机一动，高声叫嚷起来道：

“照片！照片！神厅外面有一张害人的照片，你收起来了没有？”

这句话果然灵验，何守义一听，腿就发软，颓唐地坐在他娘的床上，发急地追问道：“什么照片？什么照片？还不快去给我抢回来！”胡杏一下甩脱了何守义的纠缠，连忙跑到第三进北房三姐何杜氏的房间里躲起来。何杜氏也在二娘何白氏那边打天九牌，刚打完，带着何守礼回来。胡杏一面给她母女讲刚才的事情，一面那颗心还在通通地跳。一会儿，大奶奶那边就高声叫唤起来。胡杏回到大奶奶房里，何胡氏恶狠狠地问道：“你乱嚼什么牙马骨子，把他吓成这般模样？”胡杏瞅了何守义一眼，只见他浑身瘫软，脸孔发白，两眼无光，不言不语，竟是疯癫发作的样子，就说：“他硬逼着人家，要亲嘴。”何胡氏一听，更加生气，拍着桌子道：

“哪里来的这么股骚气！他要亲嘴，你叫他亲个够就是了！他卖到何家，你整个身子都是他的了。他爱怎样就怎样！亲个嘴算得了个屁！还嫌你把他的嘴亲脏了呢！”

可以看得出来，胡杏正在使唤一种坚韧无比的忍耐力承担着这些话的分量，那眼泪象湖水一样淹没了她的赤金色的眼珠子。何胡氏看看儿子，又看看丫头，不觉越看越气。正待发作的时候，使妈阿贵来通知她，这已经是子时了，香、烛都点起来了，四处都有烧炮仗的了，她也应该接神开年了。她没法，只得顿一顿脚，咬牙切齿地说道：“大年初一，我又不好揍你！弄脏了我的手，呸！记下来，记下来，给你好好地记下一笔！”说完了，才摇摆着那干瘪枯槁的身躯，到神厅外面拜神去。

### 三 一线天

到了阳历五月初，上海的天气也渐渐地闷热起来。周炳觉着一切都不如意，十分闷损。

他好象叫人抛弃在一个孤岛上，和整个世界都隔绝了。他好象叫人关在一个黑暗的地窖里，看不到一线的光明。他好象大病了一场，那浑身的劲儿都阳散阴消。他所熟悉的人，如今都没有音信。他所熟悉的那个天地，如今都没有了动静。他十分后悔，来错了这上海，如今只应了一句古话，叫做“人地生疏，所谋不遂”。他时常回想起广州起义，觉着很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够在三天之内，干下那样惊天动地的事儿，可是在半年之内，却什么事儿都不干！

他时常望着自己的一只大手出神。这双手曾经抓过铁锤，拣过猪屎，也曾拿起枪和敌人拼过命，如今那上面的茧皮，正在一层一层地往下掉呢！每逢想到这种地方，他就想哭一哭，叫一叫，要不就唱个什么歌子。……这天晚上，春兰把菜饭照样端到三楼上，周炳却不想吃，穿着广州带来的，如今已经显得又窄又小的学生装，到北四川路去吃牛腩粉去。吃完了牛腩粉，他不想回家，就信步朝英大马路走去。在英大马路走了一阵子，只觉着灯光辉煌，行人拥挤，商店里堆满了洋货，他一件都不需要，也一件都买不起，就没有什么味道，跑到永安公司逛“天韵楼”去。这天韵楼和广州西堤大新公司的天台游乐场相仿佛，京戏，影戏，绍兴戏，扬州稽戏，文明戏，魔术，

杂耍，评弹，苏滩，真是要什么有什么，十分热闹。他本来是个戏迷，平时到这个地方，总要把那各种各样的戏，来一回、看一样地轮着看，一坐下就看得津津有味儿，舍不得走。今天却是奇怪，不管看哪样戏，总是心神不宁，看不下去。

那些做戏的越认真，越卖力，他越觉着难过，越觉着可悲。于是他这里挨一挨，那里靠一靠，盘盘桓桓，老落不下脚。早有旁边一些人，把他的行动看在眼里，以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定另有所图。不久，一个老年妇人就朝他走过来，在他的耳朵边，用上海话说道：

“白相姑娘要哇？年纪轻轻格，交关便宜……十只洋！”

周炳刚听得懂上海话，但是没和别人谈论过这一类的事情，登时脸都红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正在踌躇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从远处走了过来。这个姑娘身材苗条，鹅蛋脸儿，梳着一条大松辫子，穿着白洋布滚蓝边的大襟衫裤，浑身是个学生打扮。一眼望去，和当年演《雨过天青》的时候的陈文婷仿佛相似。她走到周炳面前，轻盈地笑着邀请道：

“去，到阿拉屋里白相去！”说着话就动手牵他。他见那姑娘这样大方，不觉吓了一跳，连忙挣脱她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起上海话来道：

“阿拉……阿拉，铜钿……唔没格！”他甚至一面说、一面拿手比划着，表示他没有钱。但是他一开口，那个姑娘就听出他是广东人，立刻改用带点广西口音的广州话和他说道：“别那么小气。你浑不象一个广东人！”他一听见她说起广州话，不免触动乡情，立刻抓住她的冰冷的手，满心欢喜地问道：“你是乡里？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姑娘淡淡地说：“我叫苏虾。别问那么长篇，快到我家里去消夜去吧！”周炳只是不肯走，使唤一种非常老实、非常诚恳的表情打算对她说明真相，自己当真没有钱，最后还问道：“你既然是一个广东人，为什么跑到老远的上海来做这种事情？”那个姑娘看见他只顾瞎三话四，毫无诚意，生气了。她顿着脚说：“你这个人真是阿木林。人家是生意！人家是要吃饭的！谁跟你胡混？谁跟你尽倒乱扯？”说完就悻悻然地和那老年妇人搀着手走开了。周炳心烦意乱，再也呆不下去，就下下楼。走出南京路，又沿着黄浦江、苏州河，慢慢步行着走向北四川路。

走着、想着，想着、走着，迷迷糊糊地步到虬江路口。他无意中往西边一望，看见走进去不远，那里团团围着一堆人。在那一堆人中间，有一个人站得高一点，正在高声说着上海话。周炳快步走过去，见那一堆人总在百人过外，都不声不响地在听演讲。灯光很暗，看不清那演讲人的面貌，只听见他在讲国耻纪念、二十一条约的意义，又讲到几天前才发生的济南惨案，最后讲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那个人在慷慨激昂地讲着，另外有一个学生装束的青年人，在听众当中散发传单，一个人一张。周炳仔细一瞧，那散发传单的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三家巷陈家三小姐陈文婕的未婚夫，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干事，党棍李民魁的堂兄弟，农科大学学生李民天。这李民天也因为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今年寒假期间跑到上海来，说是在一间什么大学里暂时旁听，其实是看看风头。

周炳在张子豪家中见过他两回，——虽然小的时候，彼此很熟，后来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也一道进出，可是自从李民天表示对革命消极之后，他们就不大来往，因此在上海见面，也话不投机，没多说什么。想不到这回在虬江路口，却碰见他在散发传单，登时对他起了一种钦敬的念头。周炳这样想着，不觉嘴里惊讶地叫了一声，正预备和李民天打招呼，却没想到听演

讲的人们，忽然惊慌四散，乱叫乱嚷起来。周炳叫人群挤撞着，退到路边，只见四个华人巡捕，一面狂吹警笛，一面飞跑过来。那李民天把手里剩下的传单往半空中一扔，正准备和那演讲的人一道逃走，可惜他们身边，早埋伏着两个便衣侦探，这时一齐动手揪住他们，跑不脱身。眨眼之间，四名华捕赶到，把他们逮走了。这时候，周炳自己对自己说道：

“一点不错。他就是李民天，他就是李民天！”

众人都散了。虬江路口又象刚才那样平静和昏暗，只剩下满地传单，随着东海的春风，缓缓飘动。周炳一路往宝山路金鑫里走，心里如醉如痴，十分兴奋。他分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愤怒，是喜悦还是悲伤，只觉着兴奋异常。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半年来，他没有这样兴奋过。他好象一个叫人长期关在地窖里的人，透过那无穷无尽的黑暗，忽然看见什么地方露出一线天空，一线光明。他拿右手握起拳头，打在左掌上，说：

“哪怕那一线天空，一线光明，一眨眼就过了。可天空到底是天空！光明到底是光明！”

如今，他觉着上海是一个挺不错、挺有意思的地方。这地方虽然住着许多醉生梦死、屈辱偷生的人，却也住着不少英雄好汉。这样看起来，上海人一点也不比广东人退版。他又觉着自己是有错怪了李民天。他以为人家是胆小鬼，只愿意躲在学堂里当大少爷，却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一手，干得有声有色。这样翻来复去地想着，走着，他忽然停下了脚步，深深地懊悔起来。

“我刚才为什么不跑上前去，推开那两个便衣侦探，把他们放走呢？”

他自己质问他自己，自己却回答不上来。他想，如果他抢上前去，那两个便衣侦探决不会是他的对手。他可以象推禾秆草一般推开那两个侦探，在那四个华捕赶到之前，李民天和他的朋友就可以蹦掉。他越想越觉着懊悔，却没提防有两个喝醉了酒的日本浪人，一齐举起手掌往他身上一撞，嘴里叽叽咕咕地骂着，把周炳撞得踉踉跄跄的，几乎跌倒。他回转身来，定睛一看，原来他刚才站立的地方，是一家日本人开的什么铺子的门口。那也不知道是一家干什么营生的店铺。只见它门口挂着花花绿绿的招牌，招牌上写着错错落落、歪歪扭扭的中国字和日本字。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面的字样和那招牌上的相差无几。门口是亮晃晃的，店铺里却是黑吗吗的，烧酒的气味和跳舞的音乐混在烟草的臭味儿当中，一阵阵地冒出来。周炳吐了一口唾沫，继续往前走。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致一面走着，一面自己喃喃地说起话来：

“古人说过，人逢喜事，就会看见天门打开！这天门虽然只开了一条细细的小缝儿，一会儿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天空依然一片漆黑，——可是不打紧，它到底是给我打开过了！它到底是给我打开过了！”

回到家，他一口气冲上二楼张子豪的书房里，没见陈文英，也没见别人，他又冒冒失失地冲进陈文英的卧房里，口里不停地叫唤道：“大表姐，大表姐，大表姐……”陈文英正在床边的梳妆台前面卸妆，见周炳慌里慌张地撞进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按着散开的衣襟，站起来，回过身对他说：“半夜三更，什么大惊小怪的？看你慌成什么样子了！没有大不了的事儿！到书房外面歇一歇，喝口茶，我就来。”周炳退出去喝茶，不久陈文英就出来了。他把刚才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文英。她那大而圆的眼睛稍稍眯起，细细的眉毛轻轻地皱着，听完了，叹了一口气道：“国耻自然是国耻。谁没有过慷慨激昂的时候？可是，既然是国耻，就该由国家来

负责。几个人瞎嚷嚷有什么意思？我说呀，我们三妹的那个李民天就是有点不安分。”周炳抗声说道：“不，不是什么不安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勇敢的人？”陈文英重复着这几个字，同时尖声笑起来道：“得罪了。得罪了。我说我是十九世纪的人，怎么跟得上你们呢？你跟李民天又是罢工委员会一伙儿的，怪不得，怪不得。可是他算不算一个勇敢的人物，过几天再瞧吧！”说完了，她就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张子豪打电话。打了四、五处都没打通，她气愤愤地摔下听筒，走回来对周炳说：“不知道你表姐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不要紧，要他们找人去跟英捕房说一说，会放的。李民天当了一辈子少爷，尝几天蚊子、臭虫的味道，也算他见识见识。”周炳看见她这么瘦弱，却这么傲慢；这么慈善，却又这么虚伪，觉着很诧异。有些话，他如今也不愿意讲了，他愿意等着瞧。

果然，五天之后，李民天在张子豪家楼下东厢的客厅里出现了。他永远是那样瘦瘦高高的，永远是那样清清秀秀的，就是外国人的监牢也改变不了他的风度。周炳留心看他有什么改变没有，后来看出来，他变得更加彬彬有礼了。他一坐下，就原原本本地讲他被捕和释放的经过。他讲得很仔细，很生动，陈文英和周炳听着，都入了迷。讲完之后，他不胜感慨地结束道：

“我这回算是看清楚了。——对于劳苦大众，我是十分同情的。对于咱们那灾难深重的国家，我是十分心疼的。对于布尔乔亚的生活，我是十分厌恶的。但是，纵然如此，又怎么样呢？……反抗，救国，革命……我看是毫无希望的了。好象鲁迅也这样说过的：咱们大家都躺在监牢里等待死亡。四周是铜墙铁壁，连一条小缝隙都没有。谁要是叫醒别人，说明这种情况，大家就怨恨他，折磨他，最后杀死他！出路？——

根本就没有。也不想有。”

他这番话叫周炳十分惊奇，又十分失望。他红着脸，张大嘴巴，眼神迟滞，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陈文英和他相反，又高兴，又得意地更正李民天的错误道：“李君，你这句话没有说对。过去的社会，诚然是那个样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革过命了，北伐也跨过黄河流域，快要到北京了，北洋军阀快要消灭了。”李民天抗声说道：“不，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老样子。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可怕的，大得可怕的悲剧！”陈文英不跟他争论这一点，却从另外的方面进一步追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办？”李民天想了一下，就回答道：“我打算回广东去。首先，我打算结婚。其次，顺便把大学念完。再其次，找一点对国计民生有小小好处的事儿干一干。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嚷着凡参加过省港罢工的都要抓，我也就信了，跑到这里来了。这是上当。慢说国民党抓不了这许多人，就是抓去了，无非也跟上海的监牢一样，有什么了不起？”陈文英和善地点着头。雅致地笑着说：“对，对。你办得对！这是一个人社会上应该走的正当途径。不过，要是当真坐了牢的话，在坐牢之前，还是先把保人找好才好。”说完，她自己就嘻嘻地笑出声来。李民天只是苦笑了一下，没有别的表示。过了一会儿，他又主动地对周炳建议道：

“周炳，念大学吧！当一个学者吧！当一个有广博知识的名流吧！大姐、大姐夫他们一定会成全你的。这靠山比泰山还要稳呢。——你小时候的出身不好，没钱供书，吃了点亏，后来是你自己不长进，弄成这么一个半桶水；文不文、武不武的！这一回，得看你是不是大彻大悟，决心离开下流社会，迈步走进上流社会了！大姐，我说的对么？”

陈文英不住地点头赞好，又拿那双刚开始有皱纹的圆眼睛不住地瞟着周炳，好象在说：“怎么样？你衷心佩服的人说的话，该可以相信了吧？”李民天说完了，她又接上去说：“不成问题。别说供给一个大学生，就是两个、三个，我们家里虽然穷，也还是供得起的。”周炳只是用手搔着脑袋，无话可说。李民天走了之后，陈文英把几盏多余的电灯都熄灭了，只剩下当中有乳白灯罩的一盏吊灯，客厅里的光线顿时暗淡了下来。她看见周炳坐着不动，就也在离他不远的一张沙发上重新坐下，和他细谈起来。这长方形的大客厅布置得十分富丽堂皇。一眼望去，几乎整个是粉红色的。座位分成三组：靠南的一组在高大的玻璃窗下，沿着墙壁和窗台摆满了矮而宽的沙发，沙发前摆着矮而宽的茶几。中间的一组对着门口，是一张精工雕制的红木方桌和四张镶了织锦座位的红木靠背椅子，看样子象是打麻将用的，如今却摆着粉红色的外国花瓶，里面插着几枝淡红色的玫瑰。靠北的一组是一张藤制的大圆桌子和四张藤制的大扶手椅子，完全油成粉红色，是喝茶的地方。四面靠墙，还摆着许多花几和长几，上面放着名贵的盆花；常绿的盆栽和金质的摆设、玩物以及外国的狮子、狗熊、洋娃娃。墙上没有字，没有画，只悬挂着他们的家庭照片和一些从外国来的花瓷盘子。

张子豪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不象陈文英那样热心参加集会和慈善活动，也反对把客厅弄得带上宗教气味，因此光从客厅的装饰看，就无从了解他们的信仰。整个客厅，——不管怎么说，是金碧辉煌，而且倾向于粉红色的，但是缺乏一种耐人寻味的情调，仿佛显示着主人们布置的时候过于匆忙，又显示着主人们在这桩事儿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

这时候，陈文英逐渐下了决心，要把事情敞开来和周炳谈一谈，于是她就挺起胸膛，拿出监护人的身份开言道：“李民天的事情，你都亲眼看见了。他是糊里糊涂的，又是胆小怕事的，咱们不要过分责备他。——可是你呢，你到上海也就有这半年了。你的志向立定了没有？如今北伐差不多结束，革命差不多成功，全国也快要统一了，正是开办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真理，富国强兵的大好时机，你打算做一番怎么样的事业呢？”这几天来，周炳的苦恼实在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的。那天上的光明只对他眨了一眨眼睛，象万里乌云里面的闪电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那革命的英雄李民天又象个雪人一样，一下子就溶化了，变成了一滩水，偏巧这时候陈文英对他提起了这些事儿来，更使他按捺不住。他粗鲁地摇着头，脸上的肌肉全都痉挛起来，嘴巴也不自然地张开着，说：“不，不，不。北伐并没有胜利，革命并没有成功，国家也并没有统一，——岂止没有统一，连一点独立自主的影子也还没有呢。我要革命。我要继续革命。一直到……”他本来想说一直到张太雷同志所宣布的政纲实现为止，后来一看陈文英正在使唤一种引诱的神气对他微笑着，他就忍住了口，没往下说。

陈文英见他想说不说，就追问道：“蒋总司令，你表姐夫，还有你，——你们本来都是一道革命的。那时候，我听见你们说，你们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现在，不是都打倒了么？不是什么都好起来了么？你还要革命，那是革谁的命？革蒋先生的命么？革你张家表姐夫的命么？——他们都是革命的英雄志士呀！”周炳觉着他大表姐这时候又愚蠢、又自私，就开导她道：“你整天躲在富贵安乐的家里，怎么会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呢？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好起来过！老百姓仍然过着奴隶的生活，只有更加穷苦，更加不幸，那生命也更加没有保障！不如说，世界上什么都一天比一天更坏了！”陈文英

非常自信地点着头说：“我虽然不知世事，但是这样的情形，我还是知道一点的。有些不幸的兄弟姊妹，的确是很贫苦，又没有知识。不过这是上帝的意旨，谁也不能变更。你没有看见我整天奔波劳碌，总在想法子减少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么？……呵，要是你能够接受基督的真理，做一个虔诚的、有信仰的人，咱们一生一世，永远替那些贫穷和不幸的人服务，那够多好！——你读过圣经么？该读一读的。世界上有教养的、体面的、幸福的人都读过圣经。”周炳没有立刻回答她，他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里，也从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那里，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许多人的贫穷和不幸，是因为有少数人统治着他们，压迫着他们，剥削着他们。在广州，他还和许多人一道推翻过那种统治，取得过政权。但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跟她做无谓的争论，因此一直没开口。他的脑子里不断地回忆前几天晚上在虬江路口所见的一切，觉得十分神往。

从陈文英的眼睛看来，周炳这时候是愚顽、固执、没有教养和不近人情的。这时候他不象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却象个无知无识、冥顽不灵的下流粗人。但是又奇怪，又不幸的事情就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陈文英觉着他最漂亮，最英俊，最可爱！他的宽大的圆脸上泛着红光，象晴空早霞。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什么地方，露出又幸福、又快活的样子。那又柔软、又湿润的嘴唇随意地闭合着，显得他非常镇定，非常威严。在暗淡的灯光下面，他的五官越显得高低分明，刚强出众。那上面的大、小、尖、圆，配衬得这样恰当，这样带劲儿，真是叫人惊讶。他身体微微向前倾地坐着，两只大手抱着一边膝盖，全身显得分外年轻，分外强壮。陈文英悄悄望了他几回，他都不曾发觉。后来，陈文英自己对自己说道：“要他漂亮，他就不听话；要他听话，他就不漂亮。世界上的事情再也没有双全的。唉！”末了，陈文英就撇开刚才所谈过的一切，向他另外提出一个新问题道：“李民天要回广州结婚了，我看你也应该结婚了吧。结了婚，有了家，一个人就不会胡思乱想，四处游荡了。对不对？”周炳听她提到结婚的事，不觉满脸通红，手脚忙乱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唉，没可能，——没想过……是有过好朋友，——这是办不到的，死的死了，变的变了……”陈文英说，“那不要紧，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周炳两手互相玩弄着手指头，微微低下脑袋，避开了陈文英的视线，说：“对于这种事情，我很冷淡。我另外有一个美丽的幻想。”

陈文英很有把握地接上说：“你有一个美丽的幻想，这我知道！”

周炳抬起头，正对她的眼睛，十分诧异地望着，不明白她怎么就知道了自己的幻想。陈文英严肃地，同时又大胆地继续说道：

“正因为知道了你的幻想，所以我打算介绍一个人给你。这个人的相貌脾气，都象我一样，完完全全一样的。你满意么？”

说完了，她就闭上眼睛，等待着，她的眼睛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外国绅士，甚至出现了中古时代的外国骑士，他们都跪在她的脚下，张开手臂，口里念着诗句，发着誓，向她这位贵妇人求爱。但是周炳并不懂得这些规矩，他直挺挺地站起来，不加修饰地说：

“不，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的野心是很大的。我的幻想——也许你一辈子也不会了解！”

我也没有办法对你说……唉，时候不早了，歇吧。”

陈文英连忙睁开眼睛，见周炳那高大雄壮的身躯象一座山似地竖在她



的头上，仿佛高不可攀，刚才那些想象中的形形色色的外国绅士和外国骑士，竟没有一个及得上他——象这没有教养的年轻人那般可爱。她的眼睛送周炳出了客厅，耳朵送周炳一直上了三楼，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你的野心倒是大！可惜你的胆子却太小！只要你双手把我抱起来，我整个儿就一塌括子都属于你的了！”

## 四 险地

有一个晚上，广州三家巷的老树枇杷刚刚成熟，那棵小小的白兰花却也开起花来，霎时之间，把一条三家巷熏得香甜郁腻，沁人心脾。才定更，何应元、何守仁父子俩就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今天晚上，是由何应元做主家的“市隐”诗社的雅集日子，广州有名的诗翁都将到社，连教育局长的表叔梁季育大诗翁都没推却，那隆重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这梁季育不但诗做得好，在当时的广东省政府里还拥有相当的势力。何应元不久以前，就是凭着他的赏识，从宝安税务局调到省城“禁烟督办处”里来当专员的，因此他父子俩不能不特别郑重其事。按何应元的见解，何守仁前后已经算是当了三年科长，照一般常例，是该迁升了的，而他还没有迁升，一定是他在什么关节上还做得不周到，于是就下定决心，在梁季育身上下工夫。这天晚上的雅集程序，第一是喝功夫茶，第二是公推梁季育即席吟诗，第三是众人唱和，第四是摆酒宵夜。何守仁怕其他诗翁一时和不出好句，就央何应元向梁季育预先讨了诗稿出来，分发给众人，事前查明典故，打好腹稿，以便即唱即和，万无一失。当晚他父子俩安排妥当，因为心里高兴，就不坐轿子，也不坐手车，一直步行，走到市隐诗社。这市隐诗社座落在城东雅荷塘街中段，地点清静幽雅，两边矮墙，当中学士门口，门旁挂着一个木牌，上面用隶书刻着市隐诗社四个粉绿大字。他父子俩双双走到门口，——看那木牌，不禁同时惊叫了起来。原来不知谁人这样没阴功，竟用红色油彩在那“隐”字上面加了几笔，把好好的四个粉绿大字变成了：

“市癮诗社”！

何五爷才到禁烟督办处不久，这个癮字分明是那些不逞之徒，穷极无聊，有意来寻他的开心，当下他厉声嚷道：

“姚满！姚满！姚满！你死掉了么！你……”

叫了半天，里面才有应声。又过了半天，才听到有破木屐的走动声。又过了半天，木门才呀的一声打开，里面走出一个花白头发，黝黑脸皮，经常带着一种欲笑不笑的神情的老头儿来。他名字姚满，香山县人，今年五十岁。原来在乡间做佃户，世代种花养草为业，后来跌伤了腰骨，就辗转流落到省城，给市隐诗社当了花王兼门公。何五爷指着木牌上的癮字给他看，又把他大骂了一顿。他只是憨憨地笑。后来又拿纸擦，又拿水洗，又拿刀刮，总是弄不好。何应元父子没办法，看看做酒席的，管茶水的，都来了，料想客人不久就到，时间已经来不及，只好叫他把木牌打到后院茅房里，暂时搁着拉倒。木牌端走之后，何应元父子又把门口左右矮墙仔细看过了一遍，见没有什么破绽，才把木门打开，一路往里面走。这里，一进门是个大花园，当中铺了三行麻石走道，两旁是花草树木。走道的中心，有一座竹架搭成的

凉亭，亭里摆着石台石凳，台凳之上，有几朵零零散散的落花。过了花园，是一个莲池。莲池之中，有一连三间座北朝南的水榭，就是广州有名的诗翁们吟诗作对的地方。何应元父子走过木桥，进了水榭，又把桌、椅、几、架、笔、墨、纸、砚，都过细地看了一遍。

不久，客人果然陆续到了。何守仁的连襟、陈文婷的丈夫宋以廉到得最早。他本来不会做诗，今天却要了梁季育的诗稿，请别人乱七八糟和了一首，带来凑热闹。实际上是因为他最近发表了南海县的县长，县里那教育局局长一缺，他把何守仁三番五次地推荐，始终不见揭盅，今天听说何五爷有横门可走，特地来看看虚实。接着，冠盖云集，笑语喧哗，最后梁季育也就坐着轿子来了。雅集按照原定的程序顺利进行：首先喝了三杯道功夫茶。其次磨上香墨，铺好宣纸，请梁季育即席吟诗。他还做出低吟浅唱、斟酌推敲的样子，捱磨了一阵，才提起笔来写。写完了，大家着实赞叹了一番，然后各自动笔来和。和好之后，梁季育又斟酌每个人的背影大小，有轻有重地每个人赏识几句。以后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恭维。又以后，摆上了酒席，大家就不管什么李白、杜甫、鹤膝、蜂腰，拼命地互相灌起酒来了。宋以廉是新派人物，讲究效率，见这一群酒鬼只顾贪杯，一点正事不谈，十分着急。他递眼色给何应元，催他快对姓梁的讲，何应元用眼色止住他，叫他保持安静，不要急躁。何守仁只一心一意陪着梁季育说话，也不去分心管别人的闲事。到菜上完了，席将散了，那些诗翁们才酒兴大发，拼命猜枚，赌起酒来。梁季育酒够了，就起身来到水榭的西间去喝茶，何应元父子和宋以廉跟着走进西间。

大家坐定，端上茶，梁季育呷了一口，说：

“今天晚上做了这许多的诗，真是人生快事！”

何应元立刻接上说：“是呀，季公政务繁忙，只怕这样的兴会，也不可多得呢！”

梁季育轻轻叹了一口气道：“真是的。一个人万万不可为政，一为政，就粗俗起来，稚子之心就没有了，——这说得诗心么？我是宁愿一辈子当布衣，躲在这市隐诗社里，天天喝酒做诗的！”

何应元奉承地说：“要不然，季公的诗就有这样高！”说完了，他忽然想起那木牌上叫人改了个市“癩”诗社，不免心中忐忑跳了两下。

梁季育又说：“能够在勾心斗角的苦海中，偷这么一个晚上的空闲，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又好象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加上说：“是呀，我倒忘了。——今天晚上大家酒甜诗畅，放荡忘形，到底是出于谁的安排，出于谁的张罗？我得正经向他道谢才好。”

何应元微笑着摇头道：“安排张罗，倒都是我家那守仁一个人干的。可是孩子们办事，时好时歹，用得着奖励么？只要季公瞧着办，有机会提拔栽培就是了。”

梁季育用手搔着脑袋说：“不错，不错。你瞧，我把正经事全都忘了，我把正经事全都忘了。不是令郎整整当了三年科长了么？——你知道，我已经催问过两次了。那些饭桶办事，就是这个样子的！如今国民党办事，就是不如从前。不要说比前清差得远，就是比北洋军阀，也还是比不上。也罢，劳驾你们给拿些纸笔来！”何守仁听说，赶快到正厅去拿了纸笔过来。梁季育乘着几分酒意，提笔就写道：

“兹委任何守仁为南海县教育局局长。此令。”

写完了把笔一摔，哈哈大笑起来。何应元连忙弯着腰说：“谢谢季公恩典！”何守仁也照样弯着腰说：“谢谢世伯恩典！”梁季育说：“你们父子怎么也庸俗起来了！这是假委。”

这是一张废纸。这是我气他们不过，闹着玩儿的。当不得真，当不得真！”宋以廉冷眼旁观，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开头他见诗也做完了，酒也喝完了，大家都不谈正经事，不免有点焦躁；谁知事情忽然急转直下，眨眼之间就办完了，他又不免暗中叫好。随后看见何守仁只在一旁毕恭毕敬地伺候着那梁季公，面目呆板，一言不发，好象他对于官儿职儿，一概没听明白似的，便又衷心赞叹，暗暗叫绝。大家闹到三更天过，梁季育说要早睡，向众人告辞，坐上轿子走了。这里众人见何守仁升了官，又闹着要吃下一台酒，闹了一会儿才散。众人走了之后，何应元又吩咐姚满小心看守门户，明天一定要想法儿把那木牌修理好，才跟何守仁徒步回家。何五爷正在踌躇满志地慢步走着，忽然听见何守仁说：

“爹，你近来留心弟弟的动静没有？”

何应元说，“什么动静？我只觉着他的那个邪症似乎好了一点。”

何守仁说，“病倒是好了很多。不然怎么能够整天上街去乱搞胡为？只是钱使得太狠了！生成一个‘二世祖’的样子！”

做爸爸的劝着道：“你弟弟身命不好，你大奶奶纵他一点是有的。只要他不疯不癫，欢欢喜喜，花几个钱也就算了。”

何守仁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是花几个钱的事儿了。上个月，他花了两百块钱。有一个年纪跟他一般大，叫做罗吉的后生仔带他上酒馆，进戒烟室，狂嫖滥赌，无所不为！”

何五爷不觉点头同意道：“是呀，年轻人，没有哪个不爱吃、喝、玩、乐的。只有我跟你说得嘴响，从小就没有冤枉使过一个小钱。我跟你，是知道稼穡艰难的。可是弟弟就不知道。他来到人世间，是金镶玉裹着来的。——不过，只要他交往的不是共产党，让他花几个钱也就算了。”

何守仁冷笑一声道：“共产党倒没门儿。那罗吉虽然只有十六岁年纪，不但攀不上什么八字脚儿，却还跟公安局的什么侦缉不明不暗地有些牵扯。这层已经用不着担心。担心的是咱爷儿俩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份家业，将来不够他跟那些狐朋狗友天天去吃醋溜纹银子！”

何应元赞许地说：“是。这层是你看得到。看样子，阿义不是个创业的人。只要他能够守成，也就好了。”

何守仁说：“可不呢！怕是怕他连守成也守不住呵！”

何五爷把这件事牢记在心，再也没说什么。到了家，丫头胡杏来开门。一问，知道何守义还没回来。何守仁一言不发，回到头进北房，陈文娣房间里。何五爷回到二进北房、二娘何白氏房间里，一看二娘不在，又听见对面大奶奶房间里有牌声，知道又在打牌，就走过大奶奶的南房来。果然大奶奶何胡氏、二娘何白氏、三姐何杜氏和隔壁亲家母陈杨氏正在打天九，陈杨氏敦一张孤“天”，拆开了何胡氏一副“至尊”，何胡氏正在咬牙切齿地骂着早知“钉子”这般黑心，就不对这门亲家。大家嘻嘻哈哈，正乐着呢，见何五爷回来，就收了牌，各自散了。何五爷坐下，和大奶奶说起他家老二花钱太多的事儿。何胡氏一听就生气道：

“准是二房那少爷告的状，捣的鬼！天下哪来这么眼浅的人！”

何五爷坚持道：“不关别人。我自己也看得见的。”何胡氏说，“看得见

就尽你去看个够！孩子才有多大年纪？正是千金难买他一笑呢——又卖过你几间房屋？几亩田地？动过你几根汗毛？犯得着你来阻头阻势？”

何五爷说，“我能寻回来，自然就不怕他撂出去。但是你要知道，从前大有钱的人家，如今子孙败了，拿钵头，当伸手大将军的，也不是没见过的呢！”

何胡氏竖起眉毛说：“黑心鬼！谁咒人，叫谁舌头烂！——

依你说，正经该怎么才是？”

何五爷胸有成竹地说：“把他留在家里，叫他少出去点就行了。”

“要是留出病来呢？”

“要真是犯病，那时候再出去也不迟。”

何胡氏低头想了一下，慢慢说道：“要那么办，除非你能搞到四样东西。”何五爷问她哪四样，她说：

“他每天要吃菜喝酒，这酒菜你怎么弄给他？这是第一样。”

五爷笑起来道：“这还不容易？多买点鸡、鸭、鱼、肉，多买几罈酒就行了。嫌那些使妈做不好，另外请个厨子也行。嫌家里人少、不热闹，把他的姓罗的、姓什么的朋友们都邀来也行。”

“第二样：谁陪他打牌，玩钱儿？”

“横竖你们在家也成天打牌，多开一两桌也没什么不可以。”

“第三样：他要抽几口大烟，说能止心口疼，你怎么弄给他？”

“那也容易。买齐烟枪、烟灯、烟杆、烟盘子、叫阿杏伺候他就是了。”

还有一样，何胡氏似乎有点难于启齿，但是她毕竟说出来了。“还有一样，可真不好办。”她说，“阿义有时也爱逛逛窗子。这是你们男人家都不能免的。他说不定还是学的你吃花酒的样子。这便怎么着？把婊子都弄到家里来么？”

何应元可并不作难。他大大方方地说：“那又有什么！买几个年轻丫头回来，还不够他玩儿的！”

“不是说衙门里不准买丫头了么？”

“先前是准的。后来是不准的。如今又没事儿了。”

还是做娘的想得到，她说，“要是一下子不就手，买不到呢？”

五爷搔了搔自己的花白脑袋，说：“按说呢，现下咱家里不是没有现成的丫头。——只不过那是你们胡家的人，我就不好说话了。”

何胡氏瞪了他一眼道：“好人就是你来做，丑人就是我来当。黑心烂肝！黑心烂肝！”

主意已定，何应元也不再说什么，站起来，做了一个鬼脸，就回二娘何白氏房间歇息。

何胡氏端起桂圆汤呷了一口，也就准备睡觉。这时候，胡杏还在轿厅里坐着，一面打瞌睡，一面等门。整座房子高大宽阔，干净华丽，只是黑洞洞的，阴森森的，显得十分可怕。她不停地打着盹儿，也不停地想起许多心事来。她想着，要是如今能够逃走出去，那该有多好！

“自然，顶好是逃走回家。哪怕顿顿喝稀粥！可是——不成。不成！二叔公何不周那肥家伙一把就抓住我了……抓住了，还不是又送回来？……”想到这儿，她一下子惊醒了，出了一身冷汗。竖起耳朵听听，除了老鼠唧唧啾啾之外，没人敲门也没有其他动静。她安下心，又打着盹儿想道：“逃到上海去吧。……对，就该逃到上海去……可是怎么去法呢？是在东，是在西，

是在南，是在北……是在南……是在北……”迷迷糊糊地一惊，又惊醒了。她揉揉眼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时，从三家巷口响起了凌乱的、沉重的脚步声。她一听就辨别出来，是何守义的脚步声。从那声音听来，他不是喝醉了，就是发病了。果然不久，何守义就用拳头打那两扇红木雕花矮门，又用脚重重地踢那两扇红木雕花矮门，砰嘭作响。胡杏连忙跳出屏风前面的门官厅，给他开门。何守义果然喝了点酒，加上那癩病又正在发作，成了个半癩半醉的样子，一见胡杏，就用死劲把她搂住，又胡乱亲嘴，又浑身上下，乱捏乱摸。胡杏没法儿，也顾不得关门，就连拖带拉，把何守义拉进第二进神厅的南房、大奶奶的房间里。何守义一见母亲，便撒起娇来道：“妈妈，我要杏表姐陪我睡觉！”

何胡氏啐了一口道：“你爱谁陪，你就去问谁。问我做什么！”说完，她就跑到外面，把矮门、趟栊、大门逐层关好；又回到自己房间里，把房门的铜栓钉定，再加上一把铜锁锁上，揣了钥匙，上床睡觉。鸡啼了头遍，又啼二遍，啼了二遍，又啼三遍。何守义还是疯疯癫癫地缠着胡杏，不肯罢休。他嘴里淌着唾沫，一会儿哀求，一会儿威胁地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儿。听来是真，又象是假；听来是假，又象是真。胡杏一阵阵恶心，只是不理睬他，随他说什么，只当是没有听见。有时何守义逼近她身边，瞪起两只经常半闭的眼睛望她，眼睛里露出凶恶的闪光，熠熠发亮。胡杏一点也不退让，她也瞪起那一双滚圆的、明亮的大眼睛，眨都不眨地望着何守义。看来她不止美丽绝顶，并且极有威严，好象她背后当真有千军万马在保护着她的一般。碰到这种情景，何守义心中害怕，往后退了。何胡氏躺在床上，隔着蚊帐看见儿子退却了，就骂道：“真没见过这样不中用的公鸡，还怕母的呢！”这时候，何家的使妈阿笑、阿苹、阿贵，都从床上爬起来，站在东窗外面看热闹。小姑娘何守礼才十一岁，早就睡着，这阵子也叫她二哥吵醒了，跑到东窗下，跟在使妈后面看。大家听见何胡氏这样不知羞耻，都心中不忿，低声骂那做妈妈的不是人。里面何守义听见妈妈这样一撺掇，立刻壮起胆来，一步跳上前，向胡杏扑过去竟要发狠。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胡杏却显出那临危不乱，灵慧矫捷的本领来。看着她端端地坐在床沿上，全身纹丝儿不动，谁知何守义猛扑上去，扑通一声，竟扑了一个空，一头撞在床板上，撞得他火星迸裂，呵唷直喊。胡杏早站在一旁，举起手来，缓缓地理着头发。她那神情风度，真是凤凰没有这般安详，燕子没有这般轻盈，山猫没有这般敏捷，黄没有这般迅速，竟是神仙下凡的一般。何守礼在窗外看得清楚，只是一个劲儿鼓掌叫好。其他的人也连声赞好。何守义疼痛难忍，趁势耍起赖来，倒在胡杏床上打滚，又把胡杏铺的、盖的，一古脑儿摔在地上，最后拿起胡杏枕着的瓦鼓使力朝胡杏掷过去，只见胡杏轻轻一闪，那条又粗又大的黑辫子一甩，甩到高高挺起的胸膛前面来。人没打着，瓦鼓撞到砖墙上，啵的一声，砸得粉碎。大少奶奶陈文娣叫这边闹得没法儿，通夜没有合过眼睛，这时也就穿好衣服，来到大奶奶房门口劝道：“妈，揪揪二弟吧。太不象话儿了，左邻右里会说闲文的。二弟是有病的人，对他的身体也不好。”从她的口气里，还听得出五四时代的妇女那种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韵味儿。但是大奶奶可不管这些。她只是恶狠狠地丧谤陈文娣道：“你倒管起何家的事儿来了？还早！你是新派，你新你的。我可是旧派。真新样儿：小叔子打打闹闹，关你大嫂子屁事！”陈文娣听见这些话，连忙用手指塞起耳朵窟窿，踉跄退走。

这么闹看，眼看快要天亮。有一回，何守义逼着胡杏，一直逼到何胡氏床前。胡杏用两腿抵住床沿，口里叫道：

“大奶奶！你看少爷，浑不害臊！”

何守义见她退到母亲床边，虽是疯癫，却有几分畏惧。但没料到何胡氏用脚把胡杏后腰一蹬，蹬的她朝前倾仆，一仆就撞在何守义怀里，两人一同倒在水磨方砖地上。那姑姑还骂她的侄女儿道：

“混账东西！尽管娇娇嗲嗲给谁看！卖身当丫头的，还害什么臊！”

何守义搂着胡杏在地上打滚。胡杏拚命挣扎，嘴里发出凄厉的、尖声的叫喊。这种哀嚎如此悲惨，如此绝望，——从一个青春美貌的少女的嘴里发出来，真是石狮子听见也会流泪。窗外大家都愤愤不平。何守礼更是气愤不过，再也看不下去，听不下去了。她匆匆忙忙走回房里，把大奶奶骂丫头的话告诉了她娘何杜氏。这何杜氏正是当丫头的出身，一听就咬牙切齿道：“当丫头的不过命苦，没做过十恶不赦的事儿，犯着她什么来？——不错，咱们该救救那可可怜的孩子！”何守礼早有成竹在胸，一听娘这么说，立刻打开大柜抽屉，寻出一枚过年剩下的大爆仗来，走到大奶奶窗下，擦起洋火就点，霎时间，嘭的一声，在这更深夜静的时候，十足象天崩地裂似的，一下子把何守义吓呆了。他翻着白眼，大声问道：“妈妈，做什么？做什么？”何胡氏还来不及答话，外面何守礼抢着答道：“来查照片，来查照片！”何守义一听，登时就口吐白沫，倒地上，昏死过去了。

## 五 咫尺天涯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的早上，张纪文和张纪贞都不来上学，周炳拿起一本《小说月报》，正在读茅盾所写的小说《幻灭》，忽然听见附近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这篇小说和这一声枪声，引起了他的遥远的回忆。最先，他想起了大前年的五月三十日，那时候大家多么热情，多么兴奋。其次，他想起了前年的五月三十日，那就是《幻灭》里所描写的日子，大家都在吵吵嚷嚷，又是多么混乱，多么烦恼。最后，他想起了去年的五月三十日，他和二哥周榕躲在广州河南的济群生草药铺里，那日子是多么屈辱，多么愤懑。偏偏今天，——又是五月三十日了！他掩上书卷，呆呆地想了一番，就走到街上去蹒跚去。这回他没有走进租界，只是在中国地界里信步走着。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些什么地方，走呀走的，却在一个肮脏潮湿的路口，叫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拦住了。那人大声吆喝着：“不许走！”周炳定了一定神，才看见有个穿黄色制服的家伙，横着警棍，挡住他的去路。两旁已经站满了被拦阻的人，都拿好笑的眼光瞅着他。他低声问旁边一位拿着菜篮子的老人家，那是怎么回事儿。那位老人家对他使了一个眼色，自信深通世故地说：“你自己不会看么？我哪里知道是什么事儿！”警察又回转身禁止道：“不许乱讲！”大家跟着就嗤、嗤地笑起来了。周炳顺着老人家的胡子所指示的方向望去，只见这路口斜对过不远，约莫有十丈光景，那横马路上座落着一间工厂。看那门外的牌子，好象叫个什么“寅丰搪瓷厂”的。这时候，正有一辆黑色的囚车，停放在它的大门口，囚车的周围，又站满警察、宪兵、“包

打听”之类的人物。另外有些宪兵，又两个押一个地，不断从工厂里押出工人来，送上囚车。有人在低声数着数目：“十七……十八……”周炳心中纳闷，嘴里又不好问；知道即使问了，也不会有人回答。他想来想去，竟想出一条妙计来。只见他不动声色，自言自语道：

“呵唷，哪能格许多！弗是打相打，一定是轧姘头！”

旁边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广东人在说上海话，都拿反对的眼光瞪着他。周炳不在乎这些，连望也不望别人一眼，仿佛那种具有高度自信力的人们一样。那横着警棍的警察听见这样明显的谬论，竟也没有一个人去反驳，让它在太空中自由自在地遨游，贻误众生，早已按捺不住，就用山东话反驳道：

“你真是阿木林！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打相打，轧姘头？——这是共产党！你以为好耍的！人家上头不叫罢工，他们非要罢！人家上头不叫纪念五卅惨案，他们非要纪念！就是……”

话没说完，工厂里面又押出一个工人来。这个人一面走，一面高声呼喊道：

“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他的声音又响亮，又高亢，不仅大胆，而且沉着，旁边听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没有一个不喉咙发热，眼睛发痒的。周炳更是感动得浑身发抖，手心冒出冷汗。他真没有想到，去年年底在西瓜园里，珠江边上，观音山头，红花冈畔，——大家叫得响彻云霄的战斗口号，如今却在黄浦滩头听见了！他想冲出去，冲到那个人的身边，和他手挽着手，一齐高声呼叫。正想着，那个人已经走到工厂大门口，又高声喊起口号来。黑色的囚车挡住了他的身体，看不清他的脸孔。可是周炳突然感觉到，那个人的声音非常熟悉，还带着广东省香山县的口音。周炳再细看那个人，只见他穿着黑色短袖圆领线衫，黑市吊带工人长裤，黑帆布胶底“陈嘉庚”鞋子，身段也很熟悉。那个人走上囚车的时候，脸正对着这边路口，好象定睛望着周炳这一堆人，要求他们援助似的。周炳和那个人打了个照面，虽然离开有十来丈远，却立刻认出他来。他宽肩长臂，背有点儿弯，国字脸儿，大大的嘴，一副英武坚毅的神气，直上眉梢。他的半截胳膊，露出短袖外面，虽然叫宪兵抓住，却显得粗壮有力，那上面刺着的蓝色花纹，依然看得清清楚楚。周炳在心里暗暗叫苦道：“我的天哪！这不是麦荣大叔，——还有谁！”他漂洋过海，千辛万苦地跑到这儿来，就为的要寻找这个人。可没料到，却在这个时候，这块地方，这种情景之下，找着他了。周炳想一步跳出去，叫他一声，抱他一抱，跟他说上一句半句话儿也好。可是一眨眼之间，麦荣就被押上了囚车，看不见了。周炳平时也懂得“咫尺天涯”这句话，可是这时候才当真懂得“咫尺天涯”是什么滋味。他想到：“这番机会一错过，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他觉着自己的心肝五脏叫人一把抓住，使劲朝外拽，真是疼痛难当。他一步一步地向马路外面挤，撞碰了别人，别人拿眼睛盯着他，他也全不觉得。看看挤到了那警察横着的警棍前面了，他象孩子似地对着囚车，伸出两手，用意不明地叫道：

“那就是！……穿黑衣服的！……他就是呵！”那警察拧过头来，不怀好意地瞅着他问道：“谁，你说谁？”

他是谁？”

周炳突然省悟在他的面前的是个警察，就笑着说：“穿黑衣服的，那是

个工人！”

警察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骂道：“废话！我操……”旁边的人全笑起来。在人群中，不知有谁低声叽咕着说：“人家外国人不许纪念五卅惨案，咱们中国人也不许纪念五卅惨案！”警察又拧回头，大声制止道：“不许胡说！”大家又乐起来了。

就这样子，周炳站在那个路口，一直看着被逮捕的罢工工人，一个一个地喊着口号，上了囚车。囚车开走了，横着警棍的警察也走开了，被拦阻的人群也散开了，周炳才象大梦初醒似地，握起拳头，使轻儿捶自己的前额。从那里往回走，一路上，他直恨得咬牙切齿。他觉得浑身的精力无处发泄，浑身的劲儿无处使用。——那全身的筋肉纵然紧张结实，又有什么用处？那手纵然象葵扇般大，也只能软软地下垂着；那两腿纵然能踢翻一头水牛，也只能蹒跚着走路。他想到：“要是给我一根枪，哼，不要说这几个宪兵，就是一百个宪兵，我也能揍他一个稀巴烂！哪里能够让麦荣俯首就擒呢？还是广州痛快！要拼就拼，要干就干！”他一路上这般想着，觉着自己是一个强壮的、有能耐的人。他精神振奋，胆壮气豪。

他叹惜上海这个地方，竟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一到了金鑫里三号，一进了那紧贴着厨房的后门，一嗅到那股麻油混合着煤烟的气味，他就精神沮丧，萎靡不振了。他觉着那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大牢笼，任凭他是一只威猛无比的老虎，一走进去，也只能整天吃得饱饱的，无聊无赖地去打盹，再也做不出一件正经事儿来。

周炳就在这种一时振奋、一时沮丧的漩涡当中打着滚，受着折磨，一直到了六月中旬。

广州虽然有些信来，但是只说一些不相干的闲事，要紧的信没有回音。那一天，陈文英说李民天要走了，她想去送船，问周炳去不去。周炳闲得发慌，也就答应去了。陈文英又向张子豪要了一辆汽车，和周炳一道去李民天的公寓里接他出来，然后向杨树浦那个方向驶去。李民天今天穿着漂亮的新西服，打着浅色的领带，穿着漆皮鞋，如今正坐着汽车，准备乘英国的皇后轮船回香港，再从香港回广州结婚。从陈文英的眼里看来，他是满面春风，扬扬得意，正好比圣经里面那回头的浪子。但是周炳却从他的脸上看出一种深藏的悲戚。这种深藏的悲戚使他对世上一切都装成漠不关心的样子，并且经常沉默着，不爱多说话，正好比深山野岭上一个自鸣清高的隐士。对着这样一个孱头的逃兵，周炳也觉得无话可说。他本来想让李民天经过香港的时候，打听一下二哥周榕的下落，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问问二哥，自己能否到香港去。——但是，对着李民天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嘱托这样一种事呢？因此，周炳几回都对着那远行的李民天，表露欲言又止的神情。李民天看出这种神情，也被这种情情刺痛了。他轻轻地吹着口哨，口哨里传达着一支英国的民歌，——只有闲暇飘逸的心灵才会具有这样的情绪。到了码头，将要告别了，周炳就对李民天说：“见着爸爸、妈妈、姨爹、姨妈、舅舅、舅母、姊妹兄弟，都给问个好吧！”李民天这时候显得有些激动，紧紧抓住周炳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说：

“我前回对你说过的话，你考虑清楚了没有？我真心诚意地劝你，当一个学者吧！只有专门的知识，对人类才有真正的贡献，也才能够真正保护住自己。我现在同意陈文雄大表哥的话：政治是空的。——不管是张家大姐夫或是我家大哥的搞法，也不管是你家大哥、二哥的搞法，都是空的。只能自



伤同类！当着这个紧要关头，你不能不深深考虑：到底是巴紧上流社会，一点不松手，一直过着有文化、有教养的生活呢，还是离开上流社会，离开一切的文化生活，到一个陌生的、前路茫茫的、充满着危险的幻想世界里去冒险呢？——要想得到，人一离开上流社会，要想再重新挤进去，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

周炳望着滚滚的黄浦江，说：

“我宁愿到那充满着危险的幻想世界里去冒险。……我讨厌那种虚伪庸俗的幸福。……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

李民天玩弄着自己的浅色的领带微笑道：“讨厌虚伪庸俗的幸福——这种感情本身就是虚伪的。不过咱们不在这个时候争论。天下的事情——事前总不过是一些各种各样的猜测，事后才是真正的判断。”

周炳抗声说：“怎么，我的力量在我自己的身体里边儿！”

这总不是虚伪的吧？这总是可靠的吧？”

陈文英本来和汽车夫在一旁忙着张罗行李，还有那一包包、一簇簇的礼物和食品，简直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候，她正朝着他们，带着极好的兴致走过来，他们的谈话就中断了。

李民天上船之后，陈文英的兴致看来还没减弱。她提议走路回家，周炳也赞成，于是汽车夫就开着空车子走了。他们在江边缓缓步行着。周炳心中非常苦闷，不多说话。刚才他还向李民天声明过，他自信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但是李民天走了，他自己觉着非常空虚，——甚至有点儿意志消沉的模样。他想不出他下一分钟该做的事儿是什么。陈文英看见他脸色不好，也就暂时不开口。他们从江边转进一条整齐宽阔的马路，嘈杂的声音减少了一些，周炳忽然叹了一口气道：

“嗐，真可惜，李民天本来是一个愿意革命的人……”

但是陈文英却说：“他得救了。他向真理低了头了。”

周炳更正她道：“他不是向真理低头，他是转过身去，拿脊梁对着真理。”

陈文英撒娇地瞅了周炳一眼道：“你真是个倔强的人。”

周炳傻里傻气地、嘻嘻地笑着，没有答话。他的心里面却在想：“不，不对。也许——恰恰相反。我空虚了，我软弱下去了，我瘫痪下去了，……”

陈文英激他道：“我看你对李民天特别客气，为什么呢？从前，你骂过我兄弟陈文雄，你骂过我妹夫何守仁，你也骂过那党棍李民魁，你还骂过你表姐夫张子豪，你姐姐周泉，和我那两个可怜的妹妹文娣和文婷。——这些，是有理想、有抱负、有热情的年轻人，虽然都走错了一点路，可是由于实际的教训，都克制了自己，趴在真理的脚底下，因此上帝把幸福赏赐了他们，让他们过着美满的生活。李民天也是这样。——可是，你连半句也没有骂过他呢！”

周炳仍然不想和她多理论，就没精打采地说：“他们全是一个样儿的。出卖了真理，过着不光彩的生活。”

陈文英误会了他，以为他理屈词穷，光说些搪塞的话。她于是疯疯癫癫，嗲声嗲气地进一步逼他道：“小弟弟，你说说看，还有哪个如今还活着的人——他不曾出卖过真理，又过着光彩的生活的？唔？有么？唔？……”

她的挑衅叫周炳生气了。周炳咬着牙齿。不做声。他的一左一右、两

个浅浅的、圆圆的笑涡儿十分好看，他的步伐迈得很大，直把陈文英撵得气都喘不过来。他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露出旁若无人的神气。陈文英在后面紧跟着，悄悄用眼睛看他的两条长腿，看他的两只大手，看他的强壮的肩背，又稍为抬起头，看他的又粗又厚的脖子，看他的又短又硬的头发，看他的圆圆的侧面，看他的玲珑的眼角和那正直的鼻子，——总之，越看越想看，简直看得都没有顾忌了。周炳没有留意这些，他在想起一些人来。首先，他想起了张太雷、陈能、廖仲恺、区桃、周金、杨承辉、何锦成、何大嫂、杜发、孟才、李恩、程仁、程嫂子这些人。随后，他又想起了大家常常提到的毛泽东同志，和他所认识的苏兆征、周文雍、叶挺、叶剑英、恽代英、杨殷、陶铸、陈郁、蔡申熙、吴毅、简发、何添、梁俊芳、傅翠华这些人。最后，他自然又想起了常常做梦都梦见的金端、周榕、麦荣、洗鉴、冯斗、谭槟、章虾、黄群、古滔、洪伟、丘照、邵煜、马有、关杰、陶华、王通、马明、区苏、区细、区卓、冼大妈、冯敬义、黄五婶、何老太、程大妈、何守礼、胡柳、胡杏这一大批人物。——一想起这许多人来，他的胆子就壮了，腰杆就挺直了，浑身的劲儿就又上来了。他使唤报复的口吻说道：

“不曾出卖过真理，又过着光彩的生活的人真是太多了，太多了！”

陈文英想一定是有什么石头样的东西梗塞着他的脑筋，使他显得那样无理可喻。但她仍然耐着性子说：“虽然我没见过，也许你说的不假。不过你自己呢？你说说你自己看。”

周炳甩了一下手道：“当然咯。我过着光彩的生活，绝不出卖真理！”

陈文英纠正他道：“你这就说得不对了。只有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才能说这样的话儿！”

周炳也纠正她道：“没有的事儿！上帝是假的！不存在的！宗教是虚伪的，欺骗人的东西！和从前的老人家求神拜佛一样，都是迷信！”

陈文英红着脸儿，气得嘴唇发抖地说：“不许你胡说八道！”

“不许你提上帝两个字！不许你诋毁宗教！”

周炳平心静气地说：“如果你不愿意谈这些，咱可以不谈。不过真理确实在我这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么？我不是的。但是我明白了，除非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政权夺取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整个中国才会得救！否则的话，任何人都是没有出路的。我十分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一直做工，却念了这么几年书，离开了……”

陈文英打断他的话儿道：“你要是不念书，你怎么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马、克、思、主义呢？”

周炳点头承认道：“是倒是。不过我要是不离开无产阶级，和他们一道做工，一道生活，一道革命，我就不会这么游来游去，我就不会这么徬徨苦闷，我就会幸福得多！”

陈文英也点点头，转了话头道：“那么，是了。革命可以给你一条出路。可是它能够把出路给任何人么？——你刚才说任何人……它能给我，比方说，象我这样的人，带什么出路来？”

周炳想了一想，就简单明了地说：“革命能使你脱离金鑫里三号那种可怕的生活。”

陈文英的脸蛋上红了一块，低声喃喃地问道：“金鑫里三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她的声音软弱无力，又加上含糊不清，根本没叫对方听清楚。

周炳会意了。他直统统地往下说道：“大表姐，金鑫里三号表面上是表

姐夫的公馆，实际上是你的监牢。你名义上是区长夫人，实地里等于一个弃妇。你虽然有着信仰，可是你的精神却恍惚迷离，无所依托。你纵然乐善好施，可是你不知道那些钱尽是偷、抢、诈、骗得来的不义之财。你热心社会上的宗教活动，不过为了排遣那冗长的无聊岁月。——不是这样的么？这样的生活还不可怕么？”

陈文英叫周炳打中了要害，一阵头晕，差一点摔倒在人行道上。她的又高又瘦的身躯松弛无力，两腿痠软，全靠挽住周炳的胳膊，才能勉强迈步。从那时候起，一直走到家，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陈文英只是垂着脑袋，沉重地喘着气，全身都在轻微地抽搐着。她的苍白瘦削的脸蛋红得和金橘皮的颜色一模一样。

晚上，张子豪又不回家。陈文英叫年轻的贴身使妈阿秀去新雅茶室叫了几样清淡时菜，一样鲜菇虾仁冬瓜盅，一样生筋田鸡，一样凉瓜鲑鱼，一样卤水油鸡，请表老爷周炳下来消夜。周炳听见那平常神色怠慢的贴身使妈阿秀忽然称呼起他“表老爷”来，不觉笑了一笑，随即走下二楼张子豪的书房里来。孩子们都睡了，用人们都下去了，只有陈文英一个人在等他。陈文英今天晚上穿着雅淡素净的轻纱旗袍，打着赤脚，套上一双珠花拖鞋，头上、身上都洒了高贵的法国香水，见周炳来了，就怯生生地笑道：“今天晚上，请你来上一课。不是给孩子上，是给我上。上的是革命课。酬劳特别从丰。”以后就坐下来喝酒、吃菜。周炳一面吃、一面真心真意地给她讲革命的道理。她好象在听着，又好象没在听着，只顾找话儿劝周炳喝酒。有时周炳不喝，她自己也昂起头咕噜一下喝了。周炳把那些革命道理简略讲完之后，一大瓶远年花雕也差不多喝完了。仗着一点酒意，陈文英变得洒脱不羁起来。她靠近周炳身旁坐着，紧紧地抓住周炳的两只大手，眯细了眼睛，媚笑着恳求道：

“阿炳，自从你戳破了我的不幸的谜儿之后，我就成了一个不幸的人了。救救我吧，救救一个不幸的人吧！”

有好大一阵子，从陈文英身上发散出来的香水气味呛住了周炳的鼻子，使他说不出话来。从周炳很小的时候起，陈文英就喜欢抱他，逗他，亲他的脸，不过近七、八年，周炳慢慢长大了，也就不这么亲热了。可是如今，——一手拉着手，鼻子对着鼻子，呼吸碰着呼吸，这情景倒使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稍为挪动了一下位置，说：

“大表姐，我很同情你。可是你瞧，我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呢，还谈得上救你？你自己下决心吧！你如果坚决离开家庭，投身到革命当中去，你就会得救！”

陈文英柔弱地说：“我可以离开家庭，我可以投身革命，我可以抛开一切。但是，谁知道革命是什么样子的？谁知道革命会碰到些什么样的人？谁知道革命会碰到些什么样的事儿？——要不是有一个人真正地爱我，关心我，保护我，我怎么能够孤零零地去投身革命呢？”一面说，她的身体一面往前倾斜，眼看就要倒在周炳的怀中。但是周炳什么反应也没有，就把脑袋搁在周炳那宽厚结实的肩膀上。周炳不明白因为什么缘故，竟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他感觉到陈文英的脸孔发热，心跳动得通通地响，浑身都在发抖，就说：

大表姐，你过于兴奋了！我并没有鼓动你立刻就走上十字街头。我只不过说，你如果要爬出陷阱，革命是一条出路。”

陈文英使唤仿佛在哭着的声调，呜呜咽咽地说：“小炳，你真是一点……”

唉，你真是不懂！……多么折磨，受难……这几个月来……你一点也不懂么？……我的心，怎么给你说呢，唉……”

周炳认真地想了一下，就老实地回答道：“真是的！”

我一点也不懂，只是觉着你的精神有点反常。”陈文英象呻吟一般地说：“ 傻人！笨蛋！痴虫！蠢汉！——

那是神圣的爱情。生命就是为它而存在的。”

周炳忽然觉着他肩膀上靠着的不是陈文英，而是她家的四妹陈文婷。他推开了陈文英，用大手抓住她的两肩，不停地摇晃，仿佛打算摇醒她似的。陈文英散乱着头发，乜斜着眼睛，那颗脑袋甩来甩去，好象颈骨折断了的一般。周炳觉着她平时倒还干净利洒，有模有样的，这时候却变成了龌龊鄙俗，丑陋不堪。到现在，他才算明白了一切。他恨自己竟是天生迟钝，心眼儿太死，——总没有往那些地方去想。他粗鲁地甩开了陈文英，简单地说：“大表姐，你喝醉了。歇着吧！”说完就转身退出书房，上楼而去。回到三楼的西厢房，周炳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二楼的西厢房里传出哭泣的声音。

## 六 过五关

有一个盛夏之夜，广州三家巷里，何家的大媳妇陈文娣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那垫着的“吗辰”藤席象烧过的金属薄板，那挂着的珠罗轻纱帐象一个密不通风的大罩子，那平时阴润清凉的卧房如今象轮船上的锅炉一样。最可恨的，是何家二少爷何守义和他的狐朋狗友罗吉、林开泰、郭标几个人在第二进神厅里打麻将，那噼噼啪啪的声音象一颗颗的子弹打进她的脑子里，半分钟都静不下来。那罗吉，她是早就知道的。那林开泰和郭标，二娘何白氏房里的使妈阿莘这两天才告诉她，一个是南关青云鞋铺的少东家，一个是河南济群药铺郭掌柜的侄儿，都是周炳的对头，不知怎么的就跟何守义、罗吉这些人搅拌在一起，陈文娣忽然想起，她从前的小叔子的对头竟成了如今的小叔子的酒肉朋友，真是天造地设，令人慨叹。她的丈夫何守仁自从当了南海县的教育局长，每天晚上都得出去打牌应酬，很晚才回家，有时甚至不回家，而小叔子就是怎样吵闹，她做嫂嫂的也无权过问。左思右想，心绪不宁，她索性穿起旗袍，拿把鹅毛扇，走到大门外石头长凳上去乘凉。

三家巷里冷静沉寂，只有小蟋蟀一声、两声地点缀着。陈文娣四面张望，竟找不到一点寄托。天空呆板，星星不亮，枇杷不但开了花，而且已经结了果，如今只剩下空枝空叶。白兰花也早已开过，如今都谢去了。周家二姨爹坐了牢，周金早已死掉，周榕去了香港，周炳去了上海，——如今只有二姨周杨氏一人在家，看那大门紧团，灯火全无，竟是奄奄一息，毫无生气的模样。陈文娣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走到自己娘家门口，扒在铁门上往里望，也只是一片寂静，既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那花圃里的各种异卉名花，如今都雕残零落，东倒西歪。她抬起头往楼上看，见陈文雄、周泉的住房里也没灯光。大概她哥哥还没回来，周泉又怀孕八、九个月，快要临盆，一早就睡了。她倒退几步，重新坐在石头凳上，想起三年之前，这里是何等

热闹和兴旺。那时候，一个个青年人都是龙神马壮，气吞牛斗，争论起世界国家大事来，都是口若悬河，当当不断，慷慨激昂，谁也不让谁。又想起七年之前，这里是何等神圣和甜蜜。那时候，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纯洁的盟誓，曾经发生过多少迷人的幻想，太阳只照耀这里，月亮只抚慰这里，一提到“三家巷”，就使人感到兴奋、战栗、幸福。那时候，不可能想象这里会出现麻将牌的声音，更不可能想象这里也有那么一天，会除了麻将牌的声音之外，其他竟一无所有。陈文娣想到这里，只能恨恨地咬着嘴唇。……不知已经到了什么更鼓，那牌局完了，宵夜也吃过了，林开泰和郭标醉醺醺地从里面钻了出来，这周围才算开始清静。陈文娣觉着头昏脑胀，浑身麻痹，连忙跑回家里，关上大门，摸黑走进卧房。她揭开珠罗帐，和衣倒下，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林开泰和郭标走了，罗吉却还没走。何守义拉着他回到大奶奶房间后面的套间里，上床抽烟，顺便等胡杏烧好百合冰花糖水，送来给他们过口。两个人就着烟盘子，一左一右，勾着腿躺着。罗吉拿起烟杆对着烟灯，将一枚烟枣子搓来揉去地烧着，烧好了，又把那枚烟枣子端端正正地戳在烟斗的窟窿眼儿上，才给何守义递过去。何守义滋、滋、滋地抽完了一锅，罗吉自己也抽了一锅，又开始搓揉第三枚烟枣子。这回，他一面耍弄那小黑蛋蛋，一面笑着问何守义道：“二哥，给我说句真心话，那黑观音——你还是想呢，还是不想？”何守义翻开那薄薄的嘴唇，自作聪明地说：“想呢是怎样，不想呢又是怎样？”罗吉说：“你要是不想呢，就把她让给我，我今天晚上就把她带回家去，看我有法子泡制她。你要是想呢，我君子不夺人所好，另外还有一条妙计奉上，只要你事成之后，摆一席上等的酒菜酬谢我。”何守义抓住他的手央求道：“兄弟，有妙计快拿出来。你没有瞧见我想的都快要发狂了！”罗吉体贴入微地笑道：“快不要说那些没来由的话！一个臭丫头值得什么？别说是翻生区桃，就是真的区桃下凡，也不值得为她发狂。这些都不过是逢场作戏，谁会去把它当真的不成？倒是自己的身体要紧！”何守义躺着不动，拿一只脚顿着床板催促道：“是咯，是咯。都依你的，——快说吧！”罗吉又慢吞吞地吸了一锅烟，才一个字一顿地说出来道：

“这、叫、做——过——五——关。哪、五、关呢？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关。”

说完了，他又闭上眼睛，好象已经睡熟的样子。何守义连忙摇他的肩膀，又拿烟去喷他，他才悠悠苏醒，接着往下说道：“当年关云长过得了那五关，可是万万过不了这五关的。更别说胡杏这么个小把戏了！——哪五关呢？头一关是金关。大凡金、银、珠、宝、珍珠、钻石、翡翠、玛瑙，都在这一关上。只要她还有人性，没有不爱钱财的，说不定这一关就能把她擒住。倘若她不吃甜头，就该给她吃点苦头，因此第二关是木关。这一关好办；藤条、茅竹、戒方，拐杖，样样都行。只是记住：一不打脑袋，二不打心窝，三不打节骨。除了这三不打，其余的死皮贱肉，你狠狠地给我打。只要她还是血肉之躯，断断没有不怕疼的，我看这一关她就过不去。如果她竟然是个蛮子，连这一关都熬过了，那么硬的不行，该来软的。你就该珠泪双流，苦苦哀求她。这就叫做水关。那娘儿们不比咱们男子汉，心肠多半是极其柔软的——”说到这里，何守义忽然插进去道：“这却不容易。哪里来的现成眼泪呢？”罗吉把那已经高高耸起的肩膀还耸上一耸道：“我说二哥，你真是老实厚道之人！”

难不成世上的眼泪，颗颗都是真的么？使薄荷油呗。你拿油一抹，眼泪不登时象喷泉一样？只怕你用都用不完呢！”何守义钦佩地点头道：“高见，高见。那么第四关呢？”罗吉漫不经心地说：“火关用不着多说，是谁都明白的。一根洋火是火，一粒红炭也是火。当年的诸葛孔明，就是最爱用火攻的。”何守义一面点头，表示领悟，一面又自作聪明地问道：“那么第五关的土关，该不是在地里刨一个大坑，用土把她活埋起来？”罗吉笑起来道：“那样粗鲁，怎么成事！这土关不是泥土的土，却是咱们抽的这鸦片烟的土。”说着他就爬起身来，大蚊帐钩子上取下自己的白绸褂子，又摸了半天，才摸出一包胡椒面那样的小纸包来，郑重其事地递给何守义，悄悄说道：“这是一包春药。你拿半杯茶，放上莲子般大小的一颗烟灰，再把它放进去，搅匀了，给那胡杏一喝，——你瞧那灵验，就是仙丹也不如它！那时候，不用说，你用不着去求她，倒挨着她来求你呢！——这是秘方，兄弟花了好大的价钱，才寻了来给二哥你，算是表表我的心意的！”何守义接过了小药包，只是千道谢、万道谢。

不久，胡杏把百合冰花糖水捧出来，两人吃了糖水，看看已是四更天气，客人才告辞走了。

何守义的妈妈何胡氏已经上了点年纪，睡觉没年轻人那么要紧。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倒把罗吉和她儿子的商量计议，听得清清楚楚。她暗地里佩服罗吉的足智多谋，觉着有了这五道关卡，哪怕胡杏当真长了翅膀，看样子也难得飞过去；又从心底里对罗吉发出了感激之情，觉着就是父子、兄弟，也断断没有照顾得这么体贴入微，尽心尽意的，将来何守义如果有时来运转的好日子，一定要重重地酬谢他。客人走了之后，何胡氏更加没有了睡意，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些妙计怎样发生效验。果然不多一会儿，胡杏洗完了锅、盆、碗、盏，冲过凉，回到房间里，准备上床睡觉，何守义就从套间里走出来了。看那神情举动，他这时候倒是神智清醒的。胡杏端庄地坐在床沿上，他走上前去，对准胡杏作了一个揖，就动手扯胡杏的袖子，又指指套间，意思是套间里有好东西，叫她去看。

胡杏明白了这个意思。她的睫毛动了一动，跟着，她左脸上那个深深的笑涡儿也动了一动，最后，她仍然端庄地坐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的仪态沉静大方，没有一点怒容，可是十分坚决。何守义瞧着她这摇头的样子，觉着就是天仙下凡，也不能这么美妙柔婉，不知不觉就瞧呆了。何胡氏在床上，隔着帐子看见这种情况，怕何守义叫胡杏镇住，不敢施为，心中着急，就轻轻咳嗽了两声。何守义经那咳嗽声提醒，立刻想起罗吉的话，转身走进套间里，拿出一叠钞票，一个钻石金戒指，一个十八K西金手表来。他踌躇了一下，不知先拿一样出来好，还是通通一齐拿出来好。往后还是把所有的东西一齐放在胡杏床边一张茶几上，指着那些财宝对胡杏说：

“你看一看。可不要眼花缭乱！只要你点一点头，这些东西全是你的！”

胡杏不看，也不动，她的眼睛注视着屋顶的瓦桁，只有眼白露在下面，好象希腊古代的艺术雕刻的女神一般。她的小小的圆脸象一朵向日葵一样微微仰起，那上面闪亮的汁珠跟露水珠儿一样。她那粗大的黑辫子搁在左肩上，刘海散乱地盖着眉毛，满脸发出棕色的闪光，好不威严。也正是她这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使她看起来比随便什么时候都更加可爱。

何守义急了，说：“你先看一看再说，你不看，怎么知道好歹呢？”

胡杏总是不看，也不动。何守义没法，只得说：“别那么不识抬举！人

家叫你见见世面，你倔什么？告诉你，这是美国银纸，一块钱，够你全家大小花销一个月！这只钻石戒指，够你全家使唤十年！说到这个金表，那么，它足够你全家老小吃、喝、穿、戴整整一百年呢！这样的东西，别说你没见过，就是那些有钱人家，也没几个能见得着呢！”

胡杏仍然不看，也不动，只是嘴里缓缓说道：“既是这样好的东西，你给自己留下来吧。贪心别人一个铜板，就得还给人家一个银钱！”

何守义眼睁睁看着就要失败，这第一关恐怕不济事了，一时心急火起，倒拿一根鸡毛帚子，朝胡杏的大腿就是一藤条，一藤条，又一藤条……嘴里胡乱骂着：“给你人心，你当狗肺！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丑人！——你倔，你倔，我叫你倔！”

那藤条一抽在胡杏的肌肉上，她不免全身搐动一下。那疼痛一直戳进她的心里，就象一把针往里扎。她浑身发烫，脸上黑中泛红，象一朵大玫瑰花。她不言不语，只拿一双浅棕色的圆眼睛，牢牢地盯着何守义的眼睛。这时候，她仿佛当真看见周炳脖子上挂着红领巾，带领着几十个赤卫队，从惠爱路外面走进窦富巷，向官塘街狂奔而来，搭救自己。她的小小的嘴丫角扭歪了，她的长长的，微微向上弯起的眼角挂着小泪珠，可是她的脸上即没有悲哀，也没有痛楚，——只有在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中，带着一点对何守义的鄙视。那干瘪瘦弱，拱背耸肩，眼黑唇翘，不成人样的何守义，最怕的就是跟胡杏这么对望。他觉着胡杏的眼光逼得他喘不过气，他觉着胡杏的眼光里有千军万马在呐喊奔驰，望着，望着，他的手就软下来，他的脑袋就搭拉下来，再也挣扎不起来。他索性丢下了鸡毛帚，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按照罗吉的谋略，也不用擦薄荷油，就当真呜呜有声地哭开了。他一面哭，一面含糊不清地诉苦道：“我爹、妈都百依百顺地将就我，心疼我，就是你这狠心的乡下女，全不依心为心，我都快要死了。——狠心的，你一点也不将就我，一点也不心疼我！看起来，你把我比成一只蟑螂，不，比蟑螂都不如呢！我这回是一定要死的了，我这回准活不成了！”说着，还用拳头去捶打自己的胸膛。他的诉苦埋怨和远处的鸡叫声一唱一和，此起彼伏，极有韵致。胡杏听不清他在唠叨什么，也就落得歇口气，自在自在，因此不去管他。何胡氏在床上听见他说出这些孱头的话，又看见周围的情景，生怕这一关也逮不住胡杏，不由得心里着急，出了满身大汗。

何守义见哭诉也不管用，不觉凄酸一过，狠上心来。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茶几底下拿起电熨斗的插头，就往墙角上的插销插进去。胡杏看见他这样做，猜不透什么用意。又见他极不耐烦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喉咙里的痰声阁阁作响。约莫过了一袋烟工夫，胡杏看见他的脸色越越苍白，生怕他自寻短见，就娉娉婷婷地站起身来，伸手去摘下那电熨斗的插头。这时电熨斗已经烧得极热，不过从外面看不出来。何守义见胡杏拔掉插头，要挡她也挡不住，料想电熨斗已经热了，就拿起电熨斗，朝胡杏的胳膊下节捺下去。登时噉的一声，冒起一片焦臭气味，胡杏的右臂叫他烙伤了。那一阵阵的刺痛，火滚滚地，麻辣辣地，简直比拿刀子挖下去，还要难受。胡杏退回自己的床沿上，坐下来，用另外一只胳膊托起受伤的手，用自己的嘴唇不停地去压那红肿的地方，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去舔那烧坏了的皮肉。何守义本来打算高声对她说：“你晓得味道了？你依不依？你想活不想活？”趁着这个机会，威慑她一番的。不知怎的，他的喉咙却说不出话来，只是对着胡杏干嚎咆哮，象一只饿了一冬的瘦狼一样。干嚎一通之后，看看没什么可做的，

就拿起一个玻璃水杯，走进套间里，先放进去一坨大烟灰，又把罗吉留下的那包粉末倒进去，从热水瓶里倒出大半杯热茶，用烟杆子和匀了，然后拿出正房来，放在胡杏面前，假仁假义地劝她道：

“阿杏，把这杯药喝下去吧。它能解热毒，能治火伤，能叫你开心欢喜。”

胡杏只把眼睫毛动了一动，冰冷地说：“不喝。”

何守义又低声下气地劝道：“你攀得那么高，要提防跌下来重。看样子，你还没把我当人看待呢！为什么不喝，难道怕我拿毒药毒死你么？”

胡杏虽然十分检点，终于不免露出一丝娇憨的神态，说：

“毒药不毒药吧，反正我是不喝的！”

何守义一想，反正那是春药，喝一点，不碍事，就举起玻璃杯，咕嘟咕嘟喝了半杯，说：“你怕毒药，我喝给你看。

你的身价难道比我更高？喝吧！”

胡杏只是不喝，何守义左劝不听，右劝不听，急得抓耳扒腮，没得办法。后来他一手揪住胡杏的头发，一手举起玻璃杯，要灌她喝。可是哪里灌得下去，只见这里洒一点，那里泼一片，床上地下都打湿了，还没信儿呢。原来罗吉给何守义留下的，并不是什么春药，只是一包麻药，这药喝到肚子里，慢慢地就发作起来。经过这么一番腾挪，何守义只觉着脑门上跳了两下，忽然就天旋地转，心闷眼花，吧哒一声摔倒地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这时天色渐亮，曙光满院，胡杏虽是十分困乏，也就不能再睡。只得叫起何胡氏，两个人把何守义搬回套间床上安置。安置妥当之后，胡杏搓搓眼睛，理理头发，就到厨房去划着洋火，点起柴禾，生火烧水。

恰巧这一天是陈文娣妈妈陈杨氏的生日，陈文娣一早就回了娘家。才上二楼，就叫嫂嫂周泉一手拖住，问她何家昨天晚上，搞了个什么名堂。她把胡杏过五关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周泉静静地听着，叹息感慨不已。上了三楼。见了陈文婕，又把昨天晚上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这三楼上，原来住着她们几姊妹的，如今陈文娣、陈文婷都出嫁了，只剩下陈文婕一个人，住了一层洋楼，十分宽敞，十分自由自在，把她的性格住得越发狐高了。当下听了她二姐这番叙述，陈文婕不禁拍了一下桌子，义愤填膺地说：

“真正岂有此理！为人权，为自由，二姐你不能挺身而出么？”

陈文娣摇一摇头，叹一叹气道：“三妹，我可比不上你。你和李民天哪天一结婚，就可以组织小家庭，风流快活，自由自在。我那家庭是个什么家庭！复杂得很呵！”陈文婕纠正她道：“不。我们固然没有大家庭，也决不组织什么小家庭。说老实话，我总认为跟榕表哥那样的生活方式是最理想的。”恰好这时候周泉挺着大肚子从二楼跑了上来，听见陈文婕这句话，只是抿着嘴笑。陈文娣一时找不着话回答，登时把那鹅蛋形的脸儿红了半边。陈文婕知道说错了话，要收也收不回来，正在为难，忽然听见楼梯登登地响，大家走到楼梯口一看，原来是四妹陈文婷俏俏地地上楼来了。周泉一把将陈文婷拖上来，大家走到前面书房里坐下。陈文婷要听胡杏过五关的详细情形，陈文娣只得把那些讲过的话再讲了一遍。陈文婷一面听，一面嘻哈大笑，听完了，她就说：“如果我是胡杏，我就把那杯药喝了下去，看他能把我怎么的！”周泉说，“四妹，你还拿人家寻开心。那可怜的孩子，今年才十四岁呢！她样子长得好，可不能算她的过错呀！”陈文婕正正经经地提议道：“我看应该提给妇女联合会去办。哪怕只发一张抗议传单也好。”陈文婷反对道：“这年头，妇女联合会还敢管这些事？不怕别人说是共产党么？我主张咱们大家



凑点钱，让胡杏逃走。逃到香港去也行，逃到上海去也行。”陈文娣规劝她俩道：“妇女联合会固然不成气候，逃亡也只是空虚的幻想。凡人说话做事，都要切合实际。”最后，周泉提议道：“咱们大家找文雄哥跟守仁哥谈一次话，看有什么好办法。他两个一定同情我们，也同情胡杏的。对人权和自由，他们也一定维护的。何老伯那边，文雄说话，还有些分量。守仁哥最近升了官，说起话来，气也粗些啦！”大家都认为稳健可行，都同意了。

## 七 博爱与和平

这几天，上海的人都没有睡好觉，大家都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是天气热么？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前几天的天气真是热。天上没有一片云，屋檐下没有一丝风，太阳把柏油马路晒得稀巴烂、桌、椅、板凳、窗户、门扇都热得烫手。人热得整天喘气，很不好过。可是这几天刮起台风，下了几场暴雨，已经不热了。那么，是狂风暴雨扰乱了人们的安宁么？这样说，仿佛也不大离儿。那雷、电、风、雨是真讨人嫌。出门不大好，不出门也不好，电线虎虎地叫着，窗门砰砰地撞着，那卖汤团儿的竹筒声若有若无，那油炸臭豆腐的叫卖声似隐似现，总之，仿佛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很不平静。可是如今台风也算过去了，还有什么东西叫人不自在呢？原来不是热，也不是冷；不是风，也不是雨。是那希奇罕见的政治局面叫人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中国共产党人是看得清楚这种政治局面的，可是其他很多、很多人却一点也看不清楚。原来好象要革命的国民党，如今好象又不要革命了。原来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倒明明白白地不准反对了。原来日本军队在济南杀了许多人，连交涉员蔡公时都叫人割了耳朵，挖了鼻子，大家都以为国民革命军要和日本开仗的，如今却反过来要保护日本人了，对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了，日本人要缴枪就缴枪、要俘虏就俘虏了。原来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阎锡山如今倒革命起来了。而那原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张作霖，如今却叫日本帝国主义者皇姑屯炸死了。总之，原来讲民族主义的，如今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甚至英国和美国的军舰对着南京开了炮，那些民族主义者还倒过去向他们道歉、惩凶、赔偿呢；原来讲民权主义的，如今却说政权归国民党所独有，国民要行使政权，还得经过训练，训练多久，谁也不知道；原来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如今却声称“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准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总之，看见这种光怪陆离的政治局面，上海人不能不头晕目眩，胆战心惊。金鑫里张家那个百无聊赖的家庭教师周炳，也跟大家一样，陷在这种极其苦闷的境地之中。

一天，气压极低，蒸郁闷热，气都透不过来，张子豪没有回家，陈文英已经出去了，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小兄妹来到楼下西厢大书房里，都嚷着不肯上课。周炳其实也没心思去教那糊里糊涂的课本，就向他俩建议道：“要是不教新书，我来教你们演一出戏吧。”张纪文没听清什么事，正待发脾气，摔东西，张纪贞却跳起来，举起双手赞成道：“好呀，好呀！”

演个什么戏呢？表舅你也演么？”周炳郑重其事地说：“我也演的。为什么不演？你们要知道，我是十分喜欢演戏的，我给千千万万的人演过戏，

人家都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演员。”张纪文听清是演戏，这才断了上街去玩儿的念头，转怒为喜道：“表舅你先说说戏文吧，快说，快快说！”周炳有心乘机教导他一番，就说：“说戏文是一件正经的大事，不能吗呼随便的。你对说戏文的人，不能大模大样地命令他，只能够很有礼貌地请求他。”张纪文听了，就骄傲地扭歪了嘴唇，再不吭声。周炳凝神静想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开口说道：“从前，很久很久以前了，在一个小小的树林子里，住着一只喜鹊，一只斑鸠……”刚说到这里，张纪文就打断他的话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演喜鹊，妹妹演斑鸠。我是好人，她是坏人！”张纪贞也抢着说：“我才不干呢！我演喜鹊，哥哥演斑鸠。我是好人，他是坏人！谁都晓得，伊坏来些！”周炳说：“你们先别忙。还没听清戏文，只管嚷什么？演戏不比别的事，单凭嗓子吼是吼不出戏来的。演戏是要把假事变成真事，要紧的是这个变字。不一定是好人才能演好角色，也不一定是坏人才能演坏角色。不然的话，台上的坏人都应该杀光，也就演不成戏了。”张纪文听了噘着嘴说：“怎么都好，反正我不演斑鸠。”张纪贞也说：“表舅讲戏文吧，别管哥哥。反正我演喜鹊，演定了。”

周炳笑了一笑，又郑重其事地往下说道：

“你们都知道，斑鸠很凶，可是不会造窝儿；喜鹊很和善，又是个造窝儿的能手。这就苦了喜鹊。有一天，喜鹊出去觅食，回来一看，自己的窝儿已经叫斑鸠占据了。她非常生气，跟那斑鸠讲了一阵子理，讲不通，两家就打了起来。那斑鸠是个男的，气力又大，又横蛮，喜鹊哪里打得过他？不大一会儿工夫，喜鹊身上就伤了几处，血流了出来，毛也掉下来了，看看没有办法，她只好避开他，到另外一棵树上去造个新窝儿居住。可是不到三天，斑鸠喜欢那新窝儿，又把它占了。喜鹊不愿意住斑鸠住过的地方，也不愿意和斑鸠做邻居，就在离开十几棵树——快到树林子尽头的地方，又造了第三个更大、更密实、更漂亮的窝儿。

可是斑鸠是个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家伙，因此过了五天，他又把喜鹊的新窝儿给占了。到了这个时候，喜鹊才知道，对付恶人，光逃避是不行的，得想点办法。她飞到另外一座树林子里，找到了另外一只喜鹊，共同商议。那只喜鹊是个男的，性情温和，但是很勇敢，当下就邀她搬过来，另造一个新窝居住。那女的一想也对，就搬了过来，和他做了邻居。没几天，斑鸠住厌了，又想找现成的新窝儿。他飞到另外那座树林里，果然找到了喜鹊的窝儿。

可是他这回碰到的不是一只喜鹊，而是两只喜鹊。他们打了起来。打得十分激烈。树林子里的其他鸟儿都飞出来，给喜鹊助威。结果，斑鸠输了，趴在地上，差点儿都飞不起来。从此之后，斑鸠只好住在旧窝儿里。那三个窝儿慢慢都坏了，先是有了破洞，接着就一个一个地散开。斑鸠不会造窝儿，又不肯学，只是对付着居住。到了那年冬天，风很大，又下着大雪，斑鸠冷得不行，就又飞到喜鹊住的树林子里，想找个便宜窝儿避避风雪。可是别人都防范得很严，使他无从下手。想放蛮强抢，但是想起上回吃过的苦头，又不敢动手，最后，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晚上，斑鸠冷得全身僵硬，谁也没有在意，就渐渐地结束了他自己那横蛮霸道的、很不光彩的一辈子。——这出戏叫做‘鸠鹊争巢’，到这里也就完了。”

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听了，都齐声叫好，都说一定要演这出戏。周炳再问谁演斑鸠、谁演喜鹊，两家又垂下了头，仔细寻思，答不上话来了。

周炳又说：“演斑鸠要硬，演喜鹊要软；演斑鸠要凶，演喜鹊要善；演斑鸠的可以用身子去挤喜鹊，拿爪子去抓她的脑袋，使硬嘴去啄她的羽毛，可是喜鹊只能忍受，一直到最后那一场大战，她才起来反攻。你们谁来演斑鸠？”张纪贞胆怯地摇摆着脑袋，张纪文又想了一想，就挺起胸膛道：“要是这么着，我来演斑鸠！”大家商议定了，正准备搬动桌椅，忽然听见一阵阵哭泣的声音，从楼上隐隐约约地传下来。周炳定一定神，听听清楚，果然是有人伤心。从那声音听起来，还不止一个人。周炳说，“你们先练习练习，我去去就来。”他跟着哭声一口气跑上后楼，果然看见江妈和春兰对面坐着，悲伤饮泣，那小外甥趴在床上，睡得正熟。那两个女人看见他上来，开头惊了一下，后来看见他没有恶意，就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周炳问她们什么事，她们只是哭，却说不出来。周炳没办法，只得瞪着眼干着急。又哭了一阵子，还是春兰先开口道：“我们炳哥叫黑心烂肝的警察抓走了！”周炳暗暗吃惊道：“炳哥？你们哪个炳哥？”江妈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炳……我的儿子……全家靠他吃饭的……他们砍脑袋的说……共产党……”春兰恨恨地说：“真是共产党，一定是好人！”周炳点头同意道：“对。他在什么地方干活？”江妈擦泪道：“他是电机工人。人家都说他手艺不错。可不象他爹那样不中用，一年四季躺在床上闹病不起来……”春兰扯一扯她的衣角，说：“哎哟妈，人家问的是什么地方。”江妈说，“什么地方？不是寅丰？你知道为什么不说？”春兰有点害臊地接着说：“说是叫个寅丰搪瓷厂。谁知道究竟怎么样？”看着她俩的神情态度，周炳对于她们之间的关系，好象有所领会，正准备说几句话，安慰安慰她们，忽然听见寅丰搪瓷厂这几个字，他自己也就想起许多事儿来，一时说不出话了。他想起五月底那一天，正是在这间寅丰搪瓷厂大门口，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麦荣大叔叫宪兵押上囚车，而他自己却想不出什么法子帮帮他的忙，他们之间也没说上一句半句话，——他害怕这会成为他的终身遗恨。春兰见他想得神，就说：“怎么，舅老爷，你知道寅丰搪瓷厂么？”周炳不住点头道：“知道，怎么不知道？我还有熟人在里面做工呢！”江妈说，“你看可巧！那就拜托舅老爷你想想办法吧！”周炳十分作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跟我表姐夫说说看行不行吧。”江妈一挺身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连连摆动两手阻拦道：

“做做好事，千万别告诉老爷，千万别告诉老爷！”周炳不明白道：“为什么呢？他肯行方便就行方便，不肯，也只当白讲，还怕他把你吃了不成？”

江妈说，“难说，难说。怕一张扬出去，人倒没救出来，我们的工先叫老爷辞退了，那可真活不成了！”

周炳拍着胸脯，一力担承道：“不要紧，你不敢说，我给你说去。不信他能把我怎样！”

说完了，周炳就回到楼下书房里。只见桌、椅、书、纸，翻乱地上，张纪文和张纪贞两个打了又哭，哭了又打，把那“鸬鹚争巢”整出戏，大概至少已经演过三遍，也就分不清谁是斑鸠，谁是喜鹊了。恰好那天晚上，张子豪回家吃饭，还叫了周炳一块儿吃，看来满有兴致的样子。阿云和阿秀两个广东娘姨，按照太太的吩咐，把饭开到前楼张子豪的书房里，还开了一瓶斧头牌白兰地酒助兴。喝了几杯，张子豪就心胸开朗地笑着对家庭教师道：“听说你教孩子们演了一出鸬鹚争巢的戏，还倒满有意思。你演戏，是有名的。孩子们如果能学到你的一成，也就很了不起了。”周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也不算什么正经事。只是他两个不愿上正课，有点烦了，就加上那

么一点辅助的游戏，也灌输一点善恶之间的观念就是了。”张子豪又喝了一杯，咂咂嘴道：“让他们向你学点艺术，我是十二万分的赞成，可是说到那善恶之间的事儿，你的观念就显得十分迂远，简直有点学究气了。”周炳平心静气地请教道：“倒想听听表姐夫的见解。”陈文英这时候插嘴道：“说是说，可不许吵闹。那会妨碍肠胃呢。”张子豪瞅了她一眼，说：“放心吧。我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忽略那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把那弱肉强食的道理，也该透透彻彻地给孩子们灌输下去。让他们不光知道善与恶的道理，也要知道强与弱的道理。让他们知道强的不一定是恶的，弱的不一定是善的”。周炳正准备驳斥那位区长，只见陈文英向他递了一个眼色，意思好象是叫他不要多谈，因此他踌躇着没开口。后来在饭后闲谈的时候，周炳索性把那个问题撂过一边，直截了当地提出江妈的儿子江炳被捕，一家人衣食无着的问题，问他能不能释放江炳。张子豪把那圆圆的脑袋斜斜地搁在那短短的脖子上，眯起那双小小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留神听着。周炳望了望他的脸孔，只见两颧高耸，连眼睛都给挡住了。有时分明瞅见他笑了，仔细一看，却又没有笑。听完之后，他没有回答这件事，却另外向周炳提了一个问题道：

“我听说你不愿意教书，却愿意去做工，有这回事么？”

周炳点头承认道：“有这回事。可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等以后再谈吧。”

张子豪说：“不。不是另外一回事。两件事可以一道解决。”

周炳十分疑惑了，说：“怎么一道解决法呢？”

张子豪用短小的两手拍着巴掌说：“很简单，很简单。我们先安插你到寅丰搪瓷厂做工，你就认真去当工人，这是第一步。以后，我们又通知宪兵把你抓进监牢里，自然，是抓着玩儿的，这是第二步。再往后，我们装模作样把你审问一通。然后把你和你那个朋友江炳一道放出来，让你们一道回厂里做工，这是第三步。这就妥了。”

周炳若有所思，但还不太有把握，就再问道：“回厂以后又怎样？”

张子豪抚摩着那吃饱了的肚子说：“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大概会有人来找你，跟你做好朋友，你只要把你所见所闻的通通告诉他们就行了。”

周炳好象明白了，说：“哦，原来是这样！”

张子豪说，“是呀，不过是这样！”

周炳低头沉思一会儿，继续说：“这不是当工贼，当暗探了么？”

“张子豪哼的一笑道：“名字没有关系。不过正式的称呼应该是谍报员。”

如果和这一次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那么，周炳一生曾经受过的侮辱只能算是轻微的冒犯了。因为这次侮辱的分量是如此沉重，以致周炳都不想发怒了。他只是涨红着脸，象朱砂一样，在考虑怎么回答。他在抑制着自己的全身——因此，他那英俊的，白中泛红、红里泛紫的大圆脸也扭歪了，他的宽阔的薄薄的嘴唇也扭歪了，呼吸也变得急促和梗塞了。陈文英坐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完全不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沉默了几分钟，周炳使唤一种十分明显的伪装笑着说道：

“要我那样做，本来也没有什么，只是你要答应我一桩事。”

张子豪点头笑道：“说吧。我喜欢开诚布公，直言无隐的人。”说着，又拿过酒瓶，满满地斟上两杯白兰地，加上说：

“让我们喝一点酒，把这桩买卖干干脆脆地谈妥它。”

周炳轻轻推了一下那杯酒，说：“白兰地对我不吉利。前年在大表哥家里，他也拿出了白兰地酒。可是不久，仗就打起来了。”

张子豪十分神气地说：“喝吧，没要紧。方今山河一统，娱乐升平，连张学良都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吃军界饭的都要失业了，哪里还有仗可打？”

周炳平心静气地开言道：“那么，你听我说吧。我一不要钱，二不要官。只要……这件事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请老蒋下台，另外组织一个工农兵民主政府，没收一切大工厂，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救济贫民，打倒帝国主义。——表姐夫你答应我这一桩事，我就答应你那一桩事。”

张子豪紧张起来了。愤怒起来了，他觉着他这一生中，还没人敢用过这种满不在乎的腔调对他说话。但想哈哈大笑几声，表示轻蔑，可是竟笑不出来。他想用几句俏皮话回敬周炳，可是竟想不出怎么说法。他的短短的胳膊发抖了，他的矮矮胖胖的身躯也整个儿发抖了。不安的空气统治了整个书房，统治了整条金鑫里，统治了整个世界。最后，经过几番挣扎，张子豪才想出了回话道：

“那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至少，你得象广州暴动一样，在南京也搞一场暴动，也许能过几天那样的瘾。不过，我看表台你恐怕一时还不见得有这样的力量。”

陈文英到这个时候，才看出势头不对，就站起来，想要扭转这个局面，大声对外面说：“咖啡好了没有？快把咖啡端来吧！”然后又拧回头对丈夫和表弟两人说：“我是虔诚的信徒。博爱一切人，爱亲人，爱朋友，爱敌人，这是我的信念。我深深地厌恶战争，我每天每夜都在祈祷和平。家庭要和平，世界也要和平。说老实话，如果说到战争，那就不管谁是谁非，都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战争能获得一个天堂，我也不需要它。中国经历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了和平，以后大家相亲相爱，抱着博爱的理想过日子就好，别的都用不着。就算阿炳教孩子们那出戏，我看也不完全符合博爱跟和平的伟大宗旨。子豪你讲的弱肉强食，也不见得符合我们的教义。——不过这些事情，茶余酒后，闲谈一下倒也罢了。怎么一扯又扯到别人的事儿上去了，一扯又扯到魔鬼的身上去，这才真是犯不着呢！”

周炳站起来，举起小酒杯说：“我早就说过，白兰地是个不祥之物，让我把它消灭了吧！”说完，他象一个英雄人物一样昂着头，敞开衣襟，把那杯酒一饮而尽。喝完了酒，他也不等咖啡，就旁若无人地退出书房，径上三楼而去。这里丢下区长张子豪，无可奈何地望着周炳的身影，全身竟是不停地打抖。

## 八 沉沦

自从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阴历七月十五日那天，陈文雄的少奶奶周泉给陈家生下一个男孩子之后，这件事立刻轰动了整条三家巷和三家巷影响所及的一切地方。羡慕的人说：“看人家的时辰八字多正，刚刚把脑袋探到世界上来，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呢，就端端地坐在那小买办的宝座上了！”咒骂的人就说：“我当什么希罕的东西！那是中元节养的，那是孟

兰节养的，人家都忙着给娃鬼们打醮、放焰口呢，他就钻到这阳间来了，有什么好种氏！”不管怎么说，这是三家巷第三代的头一名人物，是无可怀疑的了。陈文雄经过郑重的思考，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陈国栋，倒也正正派派，是国家栋梁的意思。眼巴巴地到了六十岁才当上祖父的陈万利，碰见亲家老爷何应元的时候，纵然谦逊有余，却总还掩盖不住得意地说：“嗯，事有凑巧。这固然是周家之功，可也未始不是陈家之德呢！”何应元听了，很不服气，就回去把这句话告诉了大奶奶何胡氏，说：“你看小人得志，竟是这般嘴脸！”后来他又用嘴唇朝何守仁住的方位努了一努，加上说：“那里现成地放着咱们何家之德，却没看见有什么陈家之功。哼！”何胡氏翻着她的薄嘴唇道：“可不是么？当初我就说过的，好女不嫁二夫，可是这世界还兴咱这一套？其实他陈家也不值得敦款。家家户户都在烧衣舍饭，救济孤魂，他却跑到这世上来，只怕是个讨债的，也未可知。”何应元长叹道：“嘻，逞嘴就由他逞嘴去吧！咱们也不嫉妒他人。纵使不一定是个讨债的，也难免是个饿鬼投胎。”何胡氏又想起了另外一件大事，就乘机说出来道：“咱们老二，本来是嫡生大房，可惜出世迟了几年。现在就该给他置一头家。这一来可以笼络笼络他的心，免得他老向外闯；二来有了家室，说不定那心窍会开通起来；三来有了生养，也可以替你、我争一口气。”何应元笑道：“他才几岁了？叫我算一算……唔，才十六。年纪又小，身子又不好，谁把姑娘给他？何胡氏狡猾地眨着眼道：“那也未必，只要你耐心去访，凭着咱家这样的声望，还有个访不出姑娘来的道理？”何应元笑了一笑，没说话。何胡氏又接着说下去道：“就是一时娶不来正室，也可以给他先讨一个妾侍。男人大丈夫，三妻四妾也不算什么。”何应元说，“你爱怎么瞎搞，你就怎么瞎搞，谁管你！”说完就走出房外去了。

打那个时候起，大奶奶何胡氏对自己的侄女胡杏，就完全变了个样儿。第一是要胡杏改变对她的称呼。那天大清早，胡杏端洗脸水来，叫了一声“大奶奶”，她登时从床上坐了起来，亲热地骂道：“你真是个贱骨头！放着现成的姑姑不叫，偏要去学那些底下人叫奶奶！”

亲是亲，故是故，从今以后，再不许这样没规矩，亲而反疏的，快给我改过口来！”其实三年多来，从来就是这么叫的，胡杏也不知怎么才对，只好羞怯地叫了一声：“二姑！”第二是要胡杏改口叫何守义做“表哥”。这一下，倒着实把胡杏难住了。她只是痴痴地笑，把那黑脸蛋藏在胳膊里面，始终叫不出口。第三是要胡杏跟使妈阿贵掉换着活儿干。此后阿贵就做厨房外面的粗活儿，胡杏只在大奶奶房中伺候，不出房门。阿贵是个极其机灵的人，当下一口就答应了，并无半句怨言。第四是要胡杏天天洗脸、漱口、冲凉、换衣服。那洗脸的破瓦盆、漱口的破碗都叫大奶奶亲手扔掉了，换上了新的搪瓷脸盆和漱口缸子；破毛巾和秃牙刷也换上了新的，还在门口的洋货担子上给她买了一块香肥皂和一口袋牙粉，以后看见胡杏用盐末刷牙，何胡氏就一定不依。第五是要胡杏天天早上梳辫子。不梳好辫子，不许出房门。又要胡杏搽刨花，搽胭脂水粉。刨花她还随便往头上抵两抵，胭脂水粉她死不肯搽，硬给她搽上去，一会儿她自己就悄悄洗掉，把何胡氏激得没办法。此外又要胡杏穿上花布衫、花布长裤、花布反底鞋和花袜子。又给她买了一双漆花女装木屐，买了几条各种颜色的花手帕。又给她买了一个电镀白铜夹子，从脑后把那条又粗又大的黑辫子夹了起来。第六是要胡杏把那藤条、竹板、戒方、木棍种种刑具都抱到厨房里，叫人烧了。何胡氏还两眼含泪，搂

着胡杏，叫一声亲心肝，唤一声亲骨肉地说：“乖侄女儿呀！只要你听教听说，我疼你都还来不及呢，要那些瘟家伙干么！”胡杏不明白什么道理，总是觉着十分出奇。第七是要胡杏跟着她出门。不论看戏，打牌，上茶馆，吃酒席，逛公司，探亲友，都得带上胡杏，坐车一同坐车，坐轿一同坐轿。人们看见她那两个水汪汪的浅棕色的圆眼睛，看见她那尖尖的下巴上面那个深深的笑涡，看见那深深的笑涡上面那满脸娇憨的笑，又看见她那一天比一天挺出来的胸膛，那一天比一天粗壮的两条长腿儿，没有不摸一摸，不捏一捏，不赞叹连声的。凡见过她一面的人都说：

“什么翻生区桃？就是当年的区桃她本人来了，也敌不过这黑观音哪！”

说得胡杏十分不好意思，只低着头咬手帕。

这些都还不算，还有其余那三件更加出奇。原来何家吃饭，除了年、节、祭、拜之外，一向是各房归各房吃，底下人在一起吃的。——那第八，就是何胡氏不许胡杏跟阿笑、阿苹、阿贵她们一块吃饭，却要她搬到房里来，跟自己一块吃，跟二少爷何守义一块吃。那第九，就是何胡氏叫人把胡杏的木板床拆了，把那些烂蚊帐、破席子洗干净、收起来，要胡杏陪着自己做一床睡。而那第十，更是胡杏万万料不到的，何胡氏的确做得光鲜体面，十分出色。本来何胡氏那些荣华恩典，胡杏都不是怎么乐意去承受的。她虽然只有十四岁，可年纪小有年纪小的想法。她总忘不了那熊人婆吃人的故事。她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熊人婆吃人之前，总是要滋滋味味地笑一大顿的。有时新衣服穿在身上悉悉索索地响，她觉着十分讨厌。

有时何胡氏动手动脚，亲热得过火了，她就觉着十分腻味。又有时，她脱下新衣裳，穿上从前的破烂衫裤，穿上从前那双烂尾木屐，趁何胡氏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地跑进厨房，拿起碗盞来，动手就洗。没料到阿笑、阿苹、阿贵三个人一走进来，立刻抢下她手中的抹布，象对一个生客人似地，只顾让她坐。胡杏十分伤心，含着眼泪问道：

“你们怎么把我生外了呢？”

那最老实的使妈阿笑说：“你不生外我们就好了，我们还来生外你？眼看着你是熬出头来了。享不完的荣华，用不完的富贵，真叫人眼红。你是记得我们的，遇时塞点什么吃的、穿的，补贴补贴我们，就显得你有本心了。唉，看见你，就想起我——象我这样的人，都快四十岁了，名分没个名分，官职没个官职，这一辈子算完了！”那最漂亮的使妈阿苹对着那最机灵的使妈阿贵说：“我的年纪是大了一点，二十九了。可是阿贵你来说句公道话，我比胡杏怎么样？难道我比不过她么？”阿贵瞪起她那双圆轱辘的眼睛，伸出那尖尖的小嘴，刁钻地说：“各花入各眼，那就看什么人看了。”随后又转向胡杏说：“我恭喜你。这以后，咱们也得分出个尊、卑、上、下。只要你少上这里来胡串，叫我们少挨两顿骂，那就是你的带挈了！”胡杏听了，很不好受，就去找何守礼的妈妈——三姐何杜氏商议，看看何胡氏如此施为，是吉是凶。那何杜氏长年长月，过着忧郁怯懦的日子，对什么都觉着没有味道，只是对于胡杏，她却另眼相看。当时她听胡杏讲完，略一思索，就判断道：“狗嘴里长不出象牙，鸡窝里藏不住凤凰。依我看，她是使黑心！”胡杏还不放心，又瞅空子跑到周家去问周妈。周杨氏是那样好心肠的人，哪里会往坏处去想呢，当下就安慰胡杏道：“杏子，你放心吧。人总不会坏到头的。随管怎么说，她总还是你的姑姑。怕真是回心转意了，也未可知呢！”这又叫胡杏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不料有一天，何胡氏就鬼打似地做出那第

十件事儿来。——她竟然叫人去通知震南村的管帐何不周，叫何不周把胡杏的爸爸胡源、妈妈胡王氏立刻送到省城来。到了三家巷，何胡氏又去周家借了地方，让他们整整住了三天。

吃、喝、玩、乐，尽情供奉。临走还送了他们咸鱼、腊肉、毛巾、肥皂，还送给胡源一张大铁犁。要走了，胡王氏拉着胡杏的手依依不舍地说：“只道这一辈子，咱娘儿俩没福分见面了，谁料想……”那以下的话竟哽咽着说不出来。胡源对大奶奶何胡氏更是千恩万谢，好象就要跪在他的堂妹子跟前似的。……

这一着，在胡杏的心里面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三年多以来，胡杏第一次尝到了那种叫做“幸福”的东西的滋味。何胡氏的其他作为，她都可以鄙视不顾，只有这一回，她对何胡氏产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她不怀疑何胡氏了。——不，她开始信任何胡氏了。

“二姑！”她亲昵地叫起何胡氏来。这是自然的，好听的，象一个普通人叫自己的真姑姑那样的声音。

又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秋节那一天。三家巷特别热闹。三家人之中，陈家又特别热闹。陈万利给自己的长孙陈国栋摆满月酒，何家的人全都过去了，周家的人也全都过去了。只有何家大奶奶何胡氏推说头疼，没有过去。快到上灯的时候，舅舅杨志朴家的人来了，三姨爹区华家的人也来了，还来了许多不相干的穷本家，假亲戚，冒姻谊，充世交之类的人物。这里面最受人注目的是周铁、杨志朴、区华三个角色。他们自从去年坐监之后，家里人一直盼望陈万利保他们出来，陈万利只是不肯，后来生了孙子，想积些阴功，才把他们一总保出来了。这三个人平白无辜地蹲了这九个多月的牢，哪里还把官府王法放在眼里？不见面就罢，一见面就是愤世嫉俗地破口大骂，要不就是针针见血地讽刺不休，听得旁边的人津津有味，痛快淋漓。当时还没入席，周铁看见杯、碟、碗、筷，摆得整整齐齐，就笑着对其他两人道：“我说舅舅、三姨爹，这里是三家巷，不是维新路，这回就请真地入席吧！不然，酒都凉了！”他一提起酒凉，那两人就想起大家不约而同地被拘押到公安局门口，彼此无意中碰面时的情况，先自笑了一阵子。后来区华接着说：“我一进公安局，就对那法官正式声明，他们这样干，简直算请我白吃饭，回头饭钱我是不付的。他们死不肯相信，你有什么法子！”杨志朴摸着两撇胡子，十分开心地说：“我早就说过：岑春煊不如龙济光，陆荣廷不如岑春煊，莫荣新不如陆荣廷，陈炯明不如莫荣新，刘震寰、杨希闵不如陈炯明，蒋介石不如刘震寰、杨希闵。这叫做虽然个个横行，但是一蟹不如一蟹！”大家一听，都大笑不止。陈万利见越说越不象话，不乐意他们在自己家里乱谈政局，恰好这时候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来，他就问杨志朴道：“舅舅，你们读书多，见识广，我那孙子今天满月，老天爷就刮起大风，下起大雨，这是什么朕兆？”杨志朴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古人都说云从龙，风从虎，这是说他将来一定是个风云际会的龙虎人物。”大家都说不错。这样，才把他们的国事谈话岔开了。

狂风暴雨过后，中秋明月慢慢地升将起来，何守义早就和他的知心好友罗吉、林开泰、郭标等三个人一道去长堤大三元酒家打牌喝酒去了。家中无人，何胡氏就叫阿贵把鸡、鸭、鱼、肉端几盘到房里来，又叫开了一大瓶玫瑰露酒，要单独和胡杏两个人喝酒赏月。吃了一阵，喝了几杯，何胡氏见胡杏不大肯吃，也不大肯喝，就问胡杏道：“你为什么不喝酒？”胡杏胆怯



地回答道：“我不会。”何胡氏喝了点酒，脸也红了，兴致也高了，就说：“喝酒这个东西，有什么会不会的呢？不高兴，就不会，一高兴，就会了。别瞧我不会喝酒。一高兴起来，这一瓶玫瑰露也碍不着什么事儿呢！”胡杏告饶道：“二姑，话是这么说，可我从没喝过。”何胡氏说，“这我就不相信了。前年我就听人说过，你跟周炳喝了酒！你的酒量大着呢！”胡杏娇羞地捂着脸说：“哎哟哟，臊死人了！那是拚了命喝的。喝那么一小杯，一直醉了我半夜呢！”何胡氏想了一想，面带愁容地开言道：

“唉，孩子，这也不能怪你。我刚离开震南村，嫁到省城来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人地生疏，无亲无故，只想回，不想呆，也不知哭了几回，想了几遍，多少不惯呵！后来住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才慢慢服了。——人总是要服的呀！今天是中秋，家家户户都要团圆欢聚，咱俩来满满喝它一杯，只当是在震南村过节，跟大家伙儿团圆欢聚的一般吧！”

胡杏听了她这番话，句句落在心里，深深地受了感动。她一只手扶着桌沿，一只手举起酒杯，歪着身子，又敏捷、又娇嗔地一饮而尽。酒一喝下去，她的脸就红了，红得象玫瑰花一般艳丽。那金黄色的眼珠子的溜溜地转动，那深深的笑涡儿在脸上跳跃不停，那小小的嘴唇只管咂得唧唧地响，那稚气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要停也停不下来。何胡氏看着她，点点头，喝了一口酒，又说：

“小杏子，你看我如今落在他们何家，人也老了，势孤力薄，听他们要宰就宰，要刷就刷。不要说想找个外家的人给我出出头，就是有了一咸二苦，想找个地方诉诉苦，也是没有的呢！你虽是我的远房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家的人了。此后咱俩要亲亲地，近近地，你给我护着点，我给你护着点，这样才好哇。来，再喝一杯！”

胡杏搭拉着脑袋，态度严肃地吃着。她的莲子脸儿微微颤动，她的柔软的黑头发也跟着微微颤动。她十分同情她的姑姑，想给她做点事儿。听见何胡氏把她当做自己人来诉苦，她的心都软了。她服服贴贴地又喝了一满杯。她的心里面发出一种象个大人似的，仗义不平的感情来。她的圆眼眶含满了泪水。何胡氏又说：

“其实呢，也用不着算什么姑姑侄侄。人家二娘有大少爷，还娶了大少奶。人家三姐正宠着，又有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我有什么呢，就那么个可怜的糊涂孩子，又不争气。我多么盼望养个女儿，可是日盼夜盼，——如今老了，没指望了。你就答应做我的女儿吧！

来，咱娘儿俩干这一杯！”

胡杏真是受宠若惊。只见她甜甜蜜蜜地憨笑着，伸长那丰满的，富于弹性的脖子，咕噜咕噜地又喝了一满杯。喝完了，只张着嘴呵气。喝第一杯酒的时候，她觉着那酒是辣的；喝第二杯酒的时候，她觉着那酒是苦的；喝第三杯酒的时候，她觉着那酒是又香、又甜的了。

她胸怀坦荡，心花怒放，无忧无虑，无戒无备，竟把那姣丽风情，不遮不掩地暴露在何胡氏的眼前。何胡氏自从把胡杏买进门之后，只见她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三年多来，都没见过她这副动人的样相，当时也看得呆了，在心里惊讶不已，赞叹不已。不久，胡杏觉着自己的头有点重。不久，她觉着自己的眼睛有点朦胧。又不久，她又觉着自己的脸有点紧，喉咙有点干，舌头有点胀。她尽力敛抑着，控制着自己，但是禁不住何胡氏上一句、下一句，左一杯、右一杯地灌她，于是她就痴痴傻傻地笑着、喝着、喝着、笑着，

一直喝到沉沉大醉，连远方那隆隆的雷声，近处那虎虎的风声，她都完全听不见了。何胡氏见她已经烂醉如泥，就把她先抱到自己的床上挨下，然后又走进套间里，把烟盘子从何守义所睡的床铺上端开，四处打扫了一下，才把那已经不省人事的胡杏抱进套间，搁在何守义的软枕之上，放下帐子，嘴里吟沉自语道：

“就算你过得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

果然不久，何守义就喝得歪歪倒倒地外面回来。一进房间，就问母亲道：

“那家伙呢？”

何胡氏得意地点点头，用嘴藐一藐后面套间，说：

“人家等着你洞房已经等了多时了！”

这时候天空中轰隆响了一声大雷，连屋里的电灯都眨了几下眼睛。紧跟着，那秋风扫着落叶，从白云山顶上咆哮而下。风到之处，雨点象冰雹似地打下来，屋顶树上，全打得乒令邦郎地响。一阵疾雨过后，又是打闪，又是鸣雷，又是横风，又是斜雨，不到一顿饭工夫，把一座灯光灿烂的广州大城，淋得变成湿漉漉、静悄悄、白蒙蒙的荒凉一片。这风、雷、雨、电，你接着我，我接着你，竟整整地闹了一个通宵。

……

天亮了雨停下来。胡杏猛然惊醒，见身边睡了一个男人，知道事情不得了了，连忙跳到地上，穿好衣服，打开房门，就往外跑。何胡氏叫她吵醒了，问是谁人，她也不答话。跑到大门口，打开大门，拉开趟栊，推开矮门，走出巷外。巷子外面精湿的，这里一汪水，那里一滩泥，浑没个干净地方。那棵粗生壮养，一天一天只顾往高里长，按时开花，按时换叶，从头到脚，一身都是生趣的白兰花，经过一夜的风雨摧残，这时候叶缺枝断地仆倒在地上，看来竟是奄奄一息，半死不活的样子。胡杏坐在白兰花旁边那张又湿又冷的石头长凳上，只是对着那棵白兰花掉眼泪。好象有一个念头，象电光似地闪过她的心里。她又象和别人说话，又象和自己说话，又象说出了声音，又象没说出声音，没头没脑地说道：

“你又不回来看看，这里闹成什么样子了呀！”

这以后她就全身麻木，既不会想，又不会动，象一尊泥菩萨似地坐在白兰花旁边。从早晨到中午，还是那样坐着不动。何家跟陈家的六个使妈，阿笑、阿苹、阿贵、阿发、阿财、阿添，一齐站在门口商议，这个说她痴呆不懂人事了，那个说她疯了。原先在大奶奶房里的阿贵说：“大奶奶今早对大家说过，二少爷昨天晚上已经收了她做偏房，待我问她一问，看她知道不知。”说着，她就走上前，拿屐板敲着麻石地堂，说：“喂！喂！恭喜你了，二少奶！”胡杏还是楞楞地望着白兰花，完全没有听见。这一整天，何家的里里外外，简直闹得地覆天翻。原来何守义一早起来，疯癫大发，吞下多少照片，全不济事。见人打人，见东西摔东西。几个人夹着他，闹了那么一整天，闹得大家筋疲力尽，也没有谁想起门外还坐着一个胡杏。看到了晚上二更天，周炳的妈妈周杨氏实在急得没有办法。她想，从前胡杏是丫头，护着她一点还不要紧，如今胡杏是何家的人了，自己怎么好出头呢？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豁出命来，把胡杏抱回自己家里神楼底，安顿在周炳原来的床上睡了，又跑过何家，责问何胡氏为什么不管胡杏。何守义那时已经叫大家拿绳子捆定，蜷卧地上，看样子乱挣、乱撞，还不安静。何胡氏指一指地

上说：“少爷还不自在呢，丫头烂的，算是老几？她愿活就活，愿死就趁地软吧！”

不提防三姐何杜氏在神厅外面听见了，她正是丫头出身的，就哭闹起来道：“是呵！丫头烂屎，当奶奶的还烂嘴、烂心肝呢！我就是丫头，你凭什么欺负我！你这样糟蹋人家的姑娘，看你何家昌盛不昌盛！”不料这句话气恼了何应元，他从二娘何白氏房间跳出来，打了三姐一个嘴巴，骂道：“何家就是昌盛！莫非祖宗也得罪了你们？”何杜氏大哭大嚷，要生要死，简直无法开交。后来何守仁出来，把何杜氏扶回房中，百般安慰，趁乱又偷偷亲了她一个嘴。不想大奶奶何胡氏正打门外经过，见这般情况，又大吵大骂起来。她骂何杜氏、何守仁不要脸，又骂何应元父子同穿一只鞋，又要立刻把何杜氏赶出大门外面，骂得污秽不堪。何应元又跳出来，打了何胡氏一个嘴巴，说：“这有什么不得了？我高兴起来，还把她赏给他哪！你气死？”就这么吵着、闹着、闹着、吵着，没有个完。……

## 九 余庆坊快事

自从上回发生了那次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张子豪倒是经常回家。一回家，他就暴跳如雷，拍桌子、敲板凳地，看见什么都骂。从前陈文英老盼望着他回来，现在反过来，倒希望他不回来才好。一见他骂人，就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好象吃了热饭似的！鬼王一样，叫孩子们见了都害怕！外边有什么称心如意的好地方，只管玩几天就是了，又急忙着赶回家来丧谤人！”张子豪瞪起两只小眼睛说：“怎么，我自己的家，我自己倒不应该回来了？你要是多余我，我从今以后就不进这门槛！”陈文英摊开两手，耸耸肩膀，象一个有教养的外国妇人似地说：“亲爱的，谁又跟你斗气来？我只是说，该骂的你骂，不该骂的你骂它做什么？况且粗声粗气的，叫别人听见，也不象个上等人的所为。”张子豪采纳了他夫人的意见，把声音压到很低，低到门外听不见的程度，咬牙切齿地说：“对。我就是恨你们那个周炳，我就是要骂你们那个周炳！他是个什么人，我是个什么人？他对我就能够那样傲慢无礼？哼，他自己也不应该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样子长得好的戏子，而我呢，——唔，只要我动一个小手指头，他立刻就要变成齏粉！”陈文英婉转地规劝道：“子豪，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同是上帝的羔羊，你怎么好拿富贵去骄人呢？”张子豪说，“我很怀疑他是一个潜伏的共产党，——而对于这种人，你不能拿教义去和他周旋。”陈文英不以为然地说：“他如果是共产党，他怎么能够不参加广州暴动？”张子豪更加不以为然地驳她道：“你是一位博爱的、和平的、尊贵的夫人，你自己又没有参加广州暴动，你怎么会知道他也没有参加广州暴动呢？”陈文英说：“弟弟的来信说得明明白白，周炳的确没有参加广州暴动，你又不是没看过信！”张子豪想了一想，就摇头叹息道：“文雄在财政经济方面是个精明的人，可惜在政治上不是那么里手。”陈文英生气了，说：“是呀。我们陈家的人本来就没有你们张家的人抵手能干，不说这个了。你说说，你到底要拿周炳怎么发落？”张子豪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用力将茶杯往碟子里一放，说：

“我要他按照我的意思到寅丰搪瓷厂去做工！”

陈文英噘着嘴说：“你这个想法才叫做妄想！他是那样一个直性的年轻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张子豪横蛮地说：“我不管他是个直性子、弯性子，反正我要他屈服！”陈文英眼中含泪道：“你这样做，就是要逼出人命。你不念他是我的表兄弟，难道也不念他是你那周家拜把兄弟的亲骨肉么？”张子豪冷笑道：“青年人，——谁都会做点傻事的。我跟周榕换帖，就是这一类孟浪的行为。我恰恰念着他是你的表兄弟，因此凡事都留着几分，如果他仅仅是周榕的兄弟，我对他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你的面子大，你就该担保他改邪归正才是！”这样子你一句，我一句，陈文英就哭着、闹着，和张子豪争吵起来。他两个人声音虽然很低，但是两方面的气势都不算小，因此吵了约莫半个时辰，还是不分高下。末了，陈文英擦干眼泪，站起身来，用一种至大至刚的神气决然、断然地宣布道：

“总而言之，闲话一句：我不许任何东西伤害周炳！”

张子豪是个十分讲究实际的人，瞧着事儿没法转弯，就放软下来，陪着笑脸说：“好了，好了。我早就知道你们陈家四姊妹都是不许任何东西伤害周炳的了，不用再重复了！”陈文英刚刚哭过，那声音有点紧，也有点发抖，说：“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不过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犯不着老没相干地往别人身上去扯！”张子豪说，“不扯吧，不扯吧，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心肠。不但不想伤害他，倒反而想保护他。我完全全是在那里为他设想呢！”陈文英说，“你要是为他设想的话，你就让他去，随便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对了。”张子豪无法，只得说：“也好，也好。”随后又加上说：“这样吧，你留心一下，看他都有些什么朋友来往，都看些什么书，——有没有看什么马克思呀、列宁呀这些人的书，回头来仔细告诉我。”陈文英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高声回答道：“这还用你吩咐？我早就留心了。论朋友，他只有李民天一个朋友，如今李民天回了广东，他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论看书，他看的不是《水浒》就是《红楼》，没见他看第三本书。”张子豪点点头，可是又不大甘心地说：“《水浒》、《红楼》也不是教人安分守己的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事情才算又拖了下来。

自从那次和张子豪发生冲突之后，周炳就无心教书。张纪文和张纪贞两个学生也无心上学，今天肚痛、明天牙疼的，那教课的事儿就算撒开不提。周炳心中烦闷，到了极点，每天书不能看，信不能写，只是走到外面去，胡乱逛荡。他要找共产党，要找省港大罢工的时候，广州起义的时候的那些熟人，可是找来找去，哪里有半点踪影？不过他并不灰心，他咬紧牙关对自己说道：“你尽管躲着吧，我豁出来找你一辈子！”他曾经幻想自己是一个神仙，不用吃饭，不用睡觉，背上一个布口袋，上天下地只管找，要找多久就多久，那够多好！可是他又想，如果是一个神仙，那么掐指一算，就算出他们在什么地方了，还用找么？……还不止呢：如果他当真是一个神仙的话，他只要用一个指头把那些军队、警察、宪兵、侦缉一指，用定身法把他们定住了，就请苏兆征、彭湃他们出来组织工农民主政府。……不过一眨眼之间，他就觉着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又不禁哑然失笑了。就这么胡思乱想着，有时把一条北四川路从头到尾、从尾到头，一天走上五、六遍。有时就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去碰。从仁智里出来，打公益坊进去；从永安里出来，打求志里进去；一直走到施高塔路，又往回拐。这样走着，走着，天又黑了，肚子又饿了，他仍然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影，回到他不愿意回去的金鑫里。这阵子，他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稳，晚上不知道做了多少

的噩梦。有一天拂晓时光，他从梦中惊醒，忽然觉着有一个熟人约了他在虹口菜场会面，于是脸也不洗，穿上衣服就跑。跑到虹口菜场，在那里磨转了一个前晌，把每一个中国人、外国人，东洋人、西洋人的脸孔都端详一番，结果还是什么也没遇着。瞧着、瞧着，他的红脸蛋黄瘦起来了，他的晶亮的眼睛迟滞下来了。虽然他的腰杆还挺得直直的，那高大的身躯还同样强壮有力，但是那温驯的、痴心的、迷人的笑容消失了，那脾气也渐渐地暴躁起来了。

有一天，是阳历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伟大日子。这一天，所有革命者都会出动的。周炳好象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吃过中饭，他和衣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后来一阵心血来潮，一手掀了毛毡，往楼下就跑。他先上北火车站，只见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没有苗头，他又去苏州河边邮政局一带，只见秋水荡漾，有几片枯叶在水中回旋不已，别无其他。他顺着江水望去，脚步停了下来。这时候，他才忽然发现，上海的秋天有这么的美。天空高爽晴朗，鱼鳞样的白云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地移动着，形状整齐，层次鲜明。河水黄中带绿，温驯地向东流着，时不时闪出耀眼的金光。两岸的楼房肃穆明净，树木和青草都鲜艳碧蓝，生机旺盛。小泊船和木船满载着阳光，象鹅群似地滑行着，极有风趣。

周炳迎着江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着这里跟广州一样舒服，——不，好象比广州更加舒服。从前那个上海，使他感到阴沉、窒息、乌烟瘴气、杀气腾腾的那个上海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他眼前的是另外一个上海，这个上海象一个天真活泼，未经世故的乡下姑娘，不用装饰，非常可爱。他站着赏玩了一会儿，才顺着北四川路往北走，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从这个口子钻进去，从那个口子钻出来，耐心寻找。找着、找着，不知不觉过了横浜桥，走进了快到北四川路底的余庆坊。说也奇怪，这余庆坊今天竟是家家闭户，户户关门，冷冷清清，浑不见个人影儿，连个街头玩耍的小把戏也瞅不见，象是整条弄堂都搬空了的样子。

周炳在这条空弄堂里没精打采地走着，太阳从他的后面照过来，他自己的影子便依依不舍地陪着他走。他想到：“今天大概又没希望了。”跟着轻轻叹了一口气。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从前面一条弄堂里走出两个人来。前面走着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高高瘦瘦的，穿着破旧的西装，精神饱满，态度安详，脸上露出一丝轻微的忧愁，叫人一眼看起来，就不由得生出敬佩和信任的感情。再一细看，周炳差不多脱口惊叫起来。

那不是别人，正是他日找夜找，日盼夜盼，找也找不到，盼也盼不着的金端同志。金端仿佛也看出了他是周炳，也微微有点吃惊。他拿两只非常热情的眼睛把周炳瞪了一下，又用眼尾扫了一下他身后的人。周炳懂得了他眼睛这一瞪，是有许多许多的话，尽在那不言之中，意思十分明白，禁止自己在这种场合之下，跟他相认。他再一细看金端身后的人，矮矮胖胖，四十多岁，全身穿着黑衣服，脸上戴着黑眼镜，袖口往外翻，露出一圈白袖子，狗嘴贼眉，竟是一个神憎鬼厌的“包打听”。周炳用他那锐利的鹰眼把那包打听上下一打量，就看出那家伙微微抬起右手，那长袖子里面，分明藏着一枝手枪。看这神情，金端同志是遭到逮捕了，那包打听正押解着他，要把他送到苦难的深渊里面去呢。周炳一想到这一层，立刻怒气冲天，浑身出汗。他跟着那两个人走了十来步远。就在这十来步远的一瞬之间，他想起了许多

的事情来。最初，他想起了去年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他们攻进了国民党的公安局，打开监仓，放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他和金端同志就在那时候会了面的景象。跟着他就想起了区桃、周金、杨承辉、李恩、何锦成、杜发、孟才、程嫂子这些英勇无敌的烈士来，——这些人正在他眼前奔跑着，吼叫着，跟敌人厮打着，要从敌人手中抢回那可敬的革命伙伴金端。想到这里，周炳也不管王法，也不顾危险，加紧了脚步，捏紧了拳头，赶上了他们。他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他的酒涡在两边脸上跳动着，他全身的力量都从头发尖上往外冒着。只见他两臂一扬，那包打听早已浑身发软，动弹不得。他的左臂弯曲着，象一个铁钩似地勾住那包打听的咽喉，莫说喊叫，连出气都没份儿呢。同时，他的右臂伸到前面，那手指就象铁钳儿似地掐住那包打听的手腕，略一用力，只听得格勒一声，那手腕竟叫拗折了，趟啷一声，那手枪也就撂在地上了。三两下手脚，就把那凶神恶煞的包打听，收拾得象一坨烂泥巴似的，趴在地上。金端回转头来，使轻和周炳抱了一抱，就弯下腰去，收了那包打听的手枪。周炳见路旁有一个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上面的铁盖子打开着，那垃圾口正好容得下一个人的样子，怕那包打听一时翻苏，多生枝节，就趁四下无人，把那矮胖家伙双手举起，头朝地，脚朝天，倒栽葱似地插在那垃圾口里，叫他上、下不能，进、出不得，免生后患。一切停当，周炳就拍拍手，和金端一道，快步走出余庆坊。走到北四川路，金端问明白了周炳的住处，就指着南边，对周炳急急忙忙地说道：

“干得出色，一切改日再谈吧。你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

周炳拦住金端道：“可是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你？”

金端笑了一笑，露出神秘的样子道：“我就在这一带。我找你吧。我姓的这个金，又三个金，——金鑫里三号，我记得。”

周炳还是不放心，拽住他的衣角道：“可是，我找了你好一年了，找得我好苦！你不会离开上海么？”

金端又神秘地笑了笑：“那也难说。要是一个月不见我来，也许我又去了广东，也许我又去了北京。不过不要紧，我不来，我一定叫别人来！”

周炳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手。只见金端这边一钻，那边一拱，一下子就混在人丛中不见了，十分麻利。周炳又拍拍手，往南边走。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心中那样高兴，就一个人在人行道上甩着手，踢着腿，一个人在心里说话，一个人从脸上笑出来。见了英国巡捕和日本巡捕，他就抬起头，挺起胸膛，高视阔步地走过去。他那魁梧的身材是那样匀称，那样有劲儿，路人都为之侧目。走过广东铺子，他买了两毛钱叉烧、卤味；走过酒铺子，他买了一瓶陈年花雕。回到金鑫里三号，幸喜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蹑着脚儿走上三楼西厢房里，关上房门，自斟自饮起来。说也奇怪，今天的叉烧、卤味，比广州那道地的“莫记”、“旺记”所做的还要好，这花雕也比“高长兴”的更香，更醇。他举起一酒杯酒，走到窗前。那天空高极了，远极了，一只雪白的海鸥在秋阳中上、下飞舞，令人神清气爽。这样的天气，他到上海一年来，一次也没有碰见过。他举起酒杯，对那海鸥邀请道：

“来吧，金端同志。为了你的胜利，干一杯！”

说完，他仰起脑袋，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往后，约莫有十多天的时间，他都独自生活在这种又崇高、又痛快状态里。要么就出去蹓跶，什么地方都站一站，什么东西都看一看；要么就关起房门读书，读完一大本，又一大本，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书籍，

再贵的他也买，再厚的他也读。对于上课、教书什么的，他固然置之度外，连张子豪、陈文英，他也很少见面；就是对于广东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他也没有想起，竟象忘记了的一样。原来他曾经后悔来错了上海的，现在庆幸自己好在来了上海；原来上海叫他忧愁、愤懑、烦躁、悲观的，现在上海叫他快活了；原来以为这是一场失败的冒险，现在看来竟是一个大大的成功。周炳这时的心情只有当初站在船上，望着两岸的景物缓缓后退，那期望已久的上海在远处迎接他的时候，才能相比。

但是，一天过去了，金端没有来；两天过去了，金端也没有来；三天过去了，金端还是没有来。……开头那十天半月，周炳倒还能够自开自解，慢慢地就不行了。起头，他十分埋怨金端没有信用，就喃喃自语道：“金端同志呀，你随我怎样猜想，你随我有多么大的胆量，我都不敢说，你竟是那样不顾口齿的人！难道你连一点耳性都没有的么？难道你是风吹下巴，随便开、合的么？”后来一想不对，他就自怨自艾道：“哦，不是的。是我没有资格，够不上革命！是我不够坚强，他们不愿带挈我！是我无意中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相信我！”最后，他推翻了自己的一切设想，深深地替金端担起忧来。他害怕金端摆脱了一个包打听，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包打听，自己又不在他身边，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眼看着他又走上麦荣大叔那条老路，这便怎么好！于是他就垂下头，眼睛望着自己的心窝，十分虔诚地祷告起来道：“金端同志呀，愿你工作顺利，没灾没难！愿你福星高照，履险如夷！愿你精神百倍，没病没疼！你要是有灾有难，要是坐牢吃苦，要是碰到什么不测之祸，我愿意来替你！灾难我承当，坐牢我不悔，天大的祸事我全不惧怕！”想到这里，他什么都不愿意再往下想了，拿起脚就往外蹦。……自然而然地，他先到了北四川路余庆坊。只见那里的居民还是和往常一样生活。那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也照样打开着铁盖子，可是那矮胖的包打听不见了，一切金端和他会面的痕迹也没有了。倒是别人看见他这个陌生人，老拿怀疑的眼睛盯着他。他轻轻地顿一顿脚，又沿着北四川路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穿着走，希望能碰到另外一次的奇遇。他留心旁人的脚步。一声不相干的咳嗽，都会使他惊心动魄。别人的寒暄客套，他都会停下来细听。可是一切都是枉然。他又留心观察左邻右里，前街后弄，只要发现一个生面人，走进金鑫里，他就迎上前去，问人家找什么人，有什么事。这样，依旧是毫无所得。初冬到了，刮着冷风，飘着白雪，连玻璃窗的一声响动，楼下街道里的一声咔嚓脚步声，他都仔细研究过了，可是他盼望的人儿，却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在这样的冬夜里，那突如其来的、声音嘹亮的炒白果叫卖声和油炸臭豆腐干的叫卖声都会使他烦躁起来，恨恨不已。

他失望了，他觉着上海再呆不下去了。他自己对自己命令道：

“走吧！你这混账东西！说不定……一定……他一定已经到了广东！”

## 十 不如归去

有一天上午，天气暖和，金鑫里的弄堂口和弄堂里面，突然车水马龙，十分地热闹起来。汽车、包车，停了一大片。一个一个花团锦簇、五光十色

的阔太太从车上走了下来，走进金鑫里三号张公馆，苏州话、广州话、北京话、宁波话此起彼伏，响做一堆。周围的闲人都围拢起来看热闹，过往的行人也停下脚步观看，久久不散。原来太太们到陈文英家里来聚会，是要商量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对于社会上那些因为十几二十年来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寡妇的人们，怎样进行抚恤救济的问题。太太们对这件大事都慷慨陈词，踊跃热烈，据后来的人说，甚至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其实太太们的见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是对于战争的受难者应该博爱为怀，一视同仁，不管他们的政治分野是属于南派还是北派，是属于共和派还是帝制派，是属于国民革命派还是联省自治派，都一样。但是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死难者的家属，应该怎么看待呢？——就恰恰在这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大部分处事稳重的女慈善家都认为应该把这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不在抚恤救济之列。也有少数头脑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觉着既然同是孤儿寡妇，处境想必是同样困难，政府既然不管，她们就应该本着博爱的宗旨，加以救济，才符合基督的教义。就这样，双方都坚持己见，一下子就僵住了。本来太太们平时相处，都是融洽和睦的，一旦发生了争执，就显得极不平常，而且被认为“剧烈的争论”了。张子豪的夫人陈文英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又是属于少数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之一，她觉着有一种神圣的崇高的职责，驱使自己出来坚持真理。她当真坚持了。她发表言论，认为那种把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的主张是狭隘的，偏颇的，不符合于上帝的仁慈的胸怀的，因此也是不幸的，甚至是可悲的。为了这一点，她的嗓子沙哑了，她的苍白的脸蛋发红了，她的圆圆的大眼睛甚至贮满了泪水。

整整一个上午，由于太太们的喧嚷谈论，使得躲在三楼西厢房里的周炳既不能上课，也没法儿看书，一个人对着书桌子坐着发闷，一心只在想着赶快离开上海，回南方去。客人散了之后，陈文英带着浑身劲儿，一直冲上三楼，把刚才的争论，一五一十，源源本本地告诉周炳。她想，周炳一定听得非常高兴，并且一定会鼓励她，赞扬她，支持她。但是她失望了，周炳只是冷冷淡淡地听着，还时不时露出那魂不守舍的样子，以致她不能屡屡催促他的注意道：“阿表，你听呀！你到底是听、还是不听？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等到她讲完了，她就透了一口大气，低头整理自己的衣襟，想听听周炳的见解。没想到周炳连一句中听的话都没有，甚至连一句同情、安慰的话都没有，只是傻头傻脑地、笨里笨气地说：

“不要紧，她们不救济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会起来没收她们的身家财产，自己救济自己！”

陈文英一听，感到了十分的没趣，又感到了十分的委屈；感到了周炳的冷酷无情，又感到了什么东西对自己的隐隐的威胁。她站立起来，发出噢噢的怪声，哭了出来。刚才争论激动时，噙在眼眶里的泪水，这时一齐畅快地淌到脸上。她泪眼朦胧地瞅了周炳一眼，看他是不是对自己的伤心，受了点什么感动。但见周炳又痴又呆地坐着不动，不觉大大地悲伤起来，一面尖声叫着，一面放声哭着，又用脚使力顿着地板，飞奔下楼而去。

一天过去，又到了晚上。周炳听娘姨们说，陈文英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出房门，就觉着过意不去，跑到二楼去敲陈文英的房门。陈文英开了门，让他到里面坐下，自己默默无言地打对面坐着。周炳看她没有洗脸，又没有梳头，面色苍白，精神沮丧，就说：“大表姐，我不是有意激你。我只是心里那么想，嘴里就那么说了出来。我是心直口快，——其实，无疑你今



天是做得对的。”陈文英听见他来安慰自己，不觉更加伤心，又呜呜地哭个不停。哭了一阵子，才说：“算了吧，谁要你来卖嘴乖！反正我已经明白，你不是个人类，人类共有的道德、感情，你都没有——说来说去，你顶多只配做一个匪类！你胡思乱想，你粗鲁残暴，你任性所为，毫无节制。这样下去，如果你不得意，你就要毁灭了你自己，如果你一朝得意，你就要毁灭掉整个人类！”周炳畅快地笑起来道：“那可不会。前些时候——我最苦闷的时候，我倒想过毁灭整个世界，也毁灭掉自己，可是如今不然了。如今我又有了另外的想法：整个世界是不会毁灭的，我自己也不会毁灭，要毁灭的是表姐夫，李民魁，加上大表哥，再加上何守仁，——怎么称呼自己嫂嫂的丈夫才好呢，也叫表姐夫吧，该毁灭的是这样一些人！”陈文英责备他道：“你为什么总要跟你张家表姐夫过不去？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当时得令的黄浦军官，又是如今的一区之长；既有兵，又有权，上面的有上面的，下面的有下面的。你拿什么东西去跟他对顶？他说过的，他只要动一动小指头，你就要变成齏粉，我看他说的这句话，倒也不是随便开开玩笑的呢！”周炳挺起那石头碾子一般的胸膛，伸开两只葵扇一般的大手，勾起那鼓锤蕉一般的手指，回答她道：

“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是随便开开玩笑的。我也不开玩笑。要不是我念着他是你的丈夫，你瞧着，我把他这么一揪，这么一举，这么一扔，就打这个窗口，把他扔到弄堂外面去！管他是什么官，什么长，我可没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从陈文英的眼里看起来，周炳是英伟极了，雄壮极了，可爱极了。她完全相信，张子豪那矮小的身躯，禁不起他这么一揪，这么一举，这么一扔，就一定会打这个窗口，叫他给扔到弄堂外面去。她想，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实有其事的，她的耳朵甚至都听见了蒲哒一声，分明是那张子豪的身体，重重地落在外面的水泥地堂上呢。想到这里，她就娇嗲地笑了。

笑着，她又故意激他道：“你敢？你真敢？”

周炳拍拍胸膛道：“我当然敢！——从来不说假话的！”

陈文英两眼含情地说：“当真那样做了出来，倒也痛快。事情就揭开了，我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豁出来了，大不了我跟你舍了这一条命，一同去坐牢！”

周炳听她这么说，也扬扬得意地笑了。他笑得这么甜，以致那两个浅浅的又圆又大的酒窝儿都露了出来。陈文英望着他，简直爱得入了迷。她想起从前周炳小的时候，她就抱过他，搂过他，亲过他的脸，亲过他的嘴，现在为什么不呢？想到这里，陈文英就忘记了身份，忘记了节制，忘记了矜持，也忘记了廉耻，一纵身跳起来，两条胳膊紧紧地搂住周炳的胸膛，把自己红通通的脸蛋贴在周炳的心窝上。……过了一秒钟，两秒钟，……十秒钟，也不知过了多久，总之，在陈文英看起来，好象足足过了一年，她一直没有感觉到周炳有什么反应。那年轻的美男子只是直挺挺地站着，好象不会说，不会笑，不会吃东西的石头人儿一样。陈文英好象突然叫烧红了的铁烫着了似的，连忙缩回两手，并且从周炳的身上跳了开来，嘴里连声说道：“你看我，变成什么样儿了！阿表，你把我毁了！你怎么啦？不舒服，还是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这时候，周炳的确敢到极其不舒服。他不能不承认他的大表姐是一位又漂亮、又华贵的年轻太太，但是他不明白怎么会发生眼前所见的这一切事情，他觉着奇怪，他觉着陌生，他觉着可怕，他觉着很不习惯，他

觉着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叫人们给弄错了，他甚至觉着自己发生了一种类似厌恶的感情。他呆呆地使劲站牢，生怕自己会不慎摔倒。一直到陈文英撒开手，朝后倒退了几步，他才长长地换了一口气，热辣辣地出了浑身的大汗，结里结巴地说出话来道：“大，大，大表姐，你镇静点，你，你，你……”

陈文英用手捂住自己的脸，随后又放开，说：“你逼得我好苦，你怕死我了，你害死我了……”

周炳找不着什么得体的话说，就含糊糊地支吾其词道：“大表姐，我还记得，你给我讲过你们的‘十诫’，这是，——

不，我不过……”

陈文英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地望着周炳的眼睛，好象要从那里面挖掘他心中的秘密，嘴里不胜哀怨地说：“我完了。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了。你把我害得这样苦，你毁灭了我的一切，——如今，你瞧着办吧。”

一直到现在为止，周炳还是傻头傻脑地，好象他在认真跟别人辩论什么问题似地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大表姐，你冤枉了我了。对于爱情的事儿，我是淡漠得很哪。真的，我是淡漠得很哪。”

陈文英稍稍恢复了一点矜持的态度，摇头晒笑道：“当面说大话、你骗得过谁？对你的区桃表姐，你算是淡漠的人么？”

对我们文婷四妹，你也算是淡漠得很么？你自己说吧！”

听到她这样质问，周炳反而宽松了一点，谈笑自若地说：“那是年轻和幼稚。嘿嘿，难道一个人，——他就没有个年轻和幼稚的时候么？”

陈文英点点头，跟着又紧一步发问道：“那么，我来问你，去年年底，你刚到上海的时候，你还记得不记得，——你对我宣告过，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幻想，你有很一个美丽、很美丽的幻想；——为了这个幻想，你宁愿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生命。你又认为，这个幻想对我是一个永远的秘密。——有过这么一回事么？”

周炳简短有力地承认道：“有过这么一回事！”

陈文英说：“好。那么你忠实地回答我：你那个幻想是什么东西！”

周炳毫不踌躇地回答道：“幻想么？那就是共产主义！我幻想我找到了神圣崇高的共产党；我幻想我跟许多、许多世界上最纯洁、最勇敢、最有教养的人一道搞革命；我幻想我们夺取了政权，立刻着手建立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的天堂还要美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是比个人的生命更加宝贵么？这样的社会，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么？我今天晚上，就是来跟你辞行的。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上海了。我要投进革命的风云里面，开始我的豪迈的行程了！”

陈文英的脸色，看着、看着从绯红变成苍白，有一种死亡的闪光在那上面掩映。她又相信周炳的话，又不相信周炳的话，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中。周炳却相反。他精神壮旺，谈吐沉着，斗志昂扬，浑身都是幸福，浑身都是光彩，好象一只孔雀开了屏的时候一般，而他的修辞是那樣的流畅，又好象他是站在舞台上说话的一样。陈文英无力地垂着两臂，象淋湿了的雏鸡垂着翅膀似地，说：

“你不要骄傲，你也不要狂妄，我只消按一下叫人铃，他们就会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你在那里就会安安静静地住下来，什么幻想都没有了。”

周炳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痴笑着说：“你不是说表姐夫用一个小指头把我一揪，我就要变成齙粉的么？我可做梦也没想到，他那个小指头不是别

的东西，也不是别人，原来恰恰就是你！”

陈文英找一张椅子坐下了，叫周炳也坐下，说：“你不要牙尖嘴利，也不要刻薄挖苦，你坐下，我来问你一句话：你果真有了这样的一个幻想，你又拿什么办法去叫你的幻想实现呢？”

叫她这么一盘问，周炳倒呆住了。他服服帖帖地坐下来，一时答不上话。又呆了一阵子，他才慢吞吞地说：“这我倒没想到。大表姐，你知道我是不说假话的，这一点我当真没有想到！”

陈文英占了上风了，接着一口气滴溜溜、响当地说下去道：“你平常倒是个老实人，只是这一回说的话却相信不得。我早就知道你是骗人，哄人，跟人开玩笑的，我一直不听你那一套瞎三话四的鬼话。你的幻想是另外的东西，不是你所胡诌的大言壮语，也不是你所瞎编排的共产主义美丽天堂，一一是的，是另有其事，也另有其人！”

周炳看来好象胆怯，又好象迟钝地说：“哪里有呢？没有，没有。我的幻想就是他——那个马克思——他说的共产主义。”

陈文英把脸色一沉，极其严肃地说：“表台，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那么你是真正的幼稚了！我这个十九世纪的人，对你真无法理解。在爱情问题上，你是老辣的，十分老辣的，老辣得可怕的。唉，上帝饶恕我！可是在做人处世上头，你还在吃奶，吃奶，吃得十分可笑！你叼着奶头来看这个世界，你怎么能够懂得这个世界呢？”

周炳不在乎这个评语，他仍然愚顽地僵持道：“纵然如此，我也想试试看。有什么雨、雪、风、霜，我也不怕。有什么三衰六旺，我也不悔！”

陈文英叹了一口气道：“那就没有法子了。不是我见死不救，可是我还要怎么办呢，我叫你睁开眼睛，你一天要闭着，我还有什么法子呢？如今蒋介石已经平定了各路王侯，自己登了大宝，做了皇帝，你却还在做共产主义的美梦，这不是再滑稽也没有了么？你有多少个脑袋，就能往人家的刀口上去碰？你也不想一想，蒋介石能让你共他的产么？唉！”

周炳点头同意道：“不错，他恐怕是不让的。不过那不打紧，咱们大伙儿能把他从宝座上扳下来！”

陈文英嗤了一声道：“我看你们不成！阿表，你不要误会，我是十分同情穷人的。你记得么？在广东老家，我们姓陈的一家人就都同情你们姓周的一家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着我们的教义的伟大，我才觉着古往今来的人道主义的崇高。如果人人都信仰和平，就不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欺凌侮辱、仇恨凶蛮了；如果人人都信仰博爱，社会上就不会有贫富之分，尊卑之分，幸与不幸之分了。——你也爱你的表姐夫张子豪，你的表姐夫张子豪也爱你，那岂不是十分理想的生活么？”

周炳回顾了一下自己二十年来的全部生活，觉着没有一桩事情能够证明陈文英所说的话的，知道她的想法错误到了极点，就沉默着，不再吭声。陈文英见他这样子，也就没法，站起来，把外套拿在手里，向他提议道：“走，陪我吃晚饭去。我今天一天都没有东西到肚子呢，这会子倒有点饿了。”周炳也没说什么，跟着她走出北四川路，一直走到虬江路口的新雅茶室。两个人上了楼，找了一个清静的房座坐下。陈文英叫了许多菜，又叫了两三样酒。

看样子五、六个人也吃不完。周炳不吃什么，静悄悄地喝着酒，呆呆钝钝地望着桌面。陈文英没法，就说：“阿炳，你当真决心要去革命么？”周炳点点头。陈文英又说：“除非你爱我，否则我不许你去！”周炳又摇摇头，

总不开腔说话。陈文英急了，就说：“只要你嘴里说一声爱我，我就跟你一道走。你带上我一道去革命，那样还不行么？”周炳只是简单地回答道：“不可能。”陈文英一肚子委屈，发泄不出来，就呜呜地哭将起来，她哭得那样肆无忌惮，连上菜来的伙计都吓了一跳，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吃了饭，会了账，两个人相跟着往家里走。陈文英这时候看出来，事情是不能挽回了，就问周炳道：“你打算上哪去？有盘缠么？将来靠什么过活？”周炳低声回道：“我打算回广东去。可实不相瞒给你讲，我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更不知道将来靠什么过活。”陈文英叹口气道：“唉，你真是一个恣睢暴戾，性情乖张的人！天下间哪有这样一个人，他把一个高贵夫人的爱情看得比革命还轻的？从今以后，我的心算是死了。我的人也可以算是死了！”周炳实在没有拿这两种东西比较过，因此只好仍然不做声。话虽如此，当天晚上。陈文英通宵没合过眼。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还是无计可施。到了天亮，她一面垂着泪，一面心中叫嚷道：“冤孽呵冤孽！”——还是给周炳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到广州附近震南村的一间教会小学去教书。另外拿出了五十块大洋给他做盘缠。等孩子们吃了早餐，打扮停当，进了书房之后，又亲自把周炳带到楼下西厢房里，教孩子们和他告别。那大的张纪文听说先生要走，料想此后用不着上学读书，不觉喜形于色。那小的张纪贞想起这位表舅教他们演戏，十分有趣，倒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做妈妈的教孩子们说：“表舅，你要回广东了，可要记住我们，别忘记我们才好！”张纪文扭扭捏捏地不肯照说，倒是张纪贞爽爽快快地依着说了。

那天，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周炳辞别了金鑫里三号张家，也辞别了繁华热闹的上海码头，独自一人乘坐轮船“琼州号”向南方驶去。一切景色，都和去年他来的时候依稀相访。还是张家的矮矮的、结结实实的使妈阿云送他上船。还是那些鬃毛、勾鼻子、蓝眼核，野蛮粗暴而且目空一切的洋鬼子大声吆喝着每一个中国人。还是那样凄风苦雨，景象迷蒙，两岸的田野、房屋、树木弯着腰，谦逊地鞠躬，向后退去。一直到过了吴淞口很久很久，轮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奋勇前进着的时候，天气才慢慢转晴。那一轮红日，当头照耀，使人精神爽快。周炳站在船头的甲板上，痛痛快快地吸了几口海风，想起今天是广州起义的周年纪念日，就闭上眼睛，心情肃穆地垂下脑袋，悼念那许许多多曾经英勇异常地战斗过，如今长眠在红花冈畔的苦难弟兄，苦难姊妹，苦难叔伯。这时候，他心里头的滋味又象凄酸，又象壮烈；又象苦涩；又象热辣，又象空空洞洞地了无牵挂，又象纷洒倒乱地千头万绪；又象经历一次惨重失败后的悲伤，又象迎接一次激烈战斗前的兴奋；总之是酸、甜、苦、辣，样样都齐。只有那不疲倦的太阳，总是在他的头顶上，在轮船的前方上空，引导着周炳，引导着整船的生命，向南方去，向南方去，一直向南方奔去。

## 十一 寂寞的冬天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年底，广州地面没有什么仗可打，一般热闹惯了的人就觉得寂寞难耐，三家巷里的兴昌洋行经理陈文雄甚至把这个冬天叫做

“寂寞的冬天”，大家都认为贴切。既然寂寞，就必定要找点事儿干一干，消遣消遣，因此陈家已经出嫁的三小姐陈文婕，也就在一个冷雨霏霏的傍晚，回到三家巷何家来找她的二姐——如今南海县教育局长何守仁的夫人陈文娣，商量一件事体。她穿着一件闪绒雨衣，束着腰带，短短的身材，十分矫捷，看来比一个普通的主妇显得年轻，比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又显得较为成熟。她走进三家巷，匆匆忙忙地把那里的景色望了一眼，竟有点生疏的感觉。尤其是生长在枇杷树和电灯杆子之间的那棵白兰花，生长得那样葱茏茂盛，旁若无人，使她十分惊愕，好象她从来不曾见过那里长着一棵白兰花似的。她忽然之间想起来：“哦。对了，我很久没回过娘家了。”自从她和李民天结婚之后，这半年来，她的确很少回家。李民天的父亲是做南北行生意的，家里也有几个钱，婚后单另租了一幢小洋房，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两口子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过着单调、刻板的平静生活，亲戚朋友，一向很少走动。当下她的脚步慢了一慢，见何家的矮门、趟栊、大门全敞开着，就一直走进她二姐陈文娣的房间里。何守仁还没回来，陈文娣招呼她脱掉雨衣坐下，又叫二娘何白氏房里的使妈阿苹给她沏了扣盅茶来，两姊妹促膝谈心。

何家的三个使妈之中，阿苹是长得最漂亮的，还不到三十岁年纪，瓜子脸儿，长条身材，白白净净。她看见陈文娣的肚子微微拱起，就笑着说道：“三小姐，恭喜你了！什么时候赏姜醋给我们吃呀？”陈文娣臊红了脸道：“你急什么，早着呢！”陈文娣对着阿苹瞄了一眼，说：“这家伙，真鬼灵精，她不说，我倒看不出来呢。”说完，就撩起陈文娣的衣摆，拿手去摸她的肚子。摸了一会儿，又说：“真不小了，有些日子了，想不到你迟来，倒先得。四妹和我都还没信儿呢！”陈文娣有点不好意思，就说：“象你们才好呢，干手净脚，轻身伶俐的。为了它，真把我烦死了！”陈文娣冷笑一声道：“哼，轻身伶俐倒是轻身伶俐，可是人家又说你蛋都不下呀，屁都不放呀，——过赖人家的口舌！”两姊妹又说笑了一阵子，才谈到正经事儿上面来。陈文娣首先开言道：

“二姐，你知道，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着大事来求你呢。我们那个后年就要毕业了。他干不学、万不学，学了个农。这年头，谁都一样，毕业就是失业，何况是农科！他家是做买卖的，按说也过得去，他不愿做生意，就闲着吃也不要紧，不过给人家看见，终日游手好闲，没个干上的，也不好看相。因此，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办一个试验农场。

凑它一两万块钱资本，买它几百亩土地，招它几十个工人，就让他去改良他的水稻品种去。

管它赔也好，赚也好，在社会上总算弄出个名堂了。”

陈文娣听说，啧啧称赞道：“我说的了，只有咱们三妹雄才大略，想得到，做得出，完完全全是一个事业家的模样。只是你放下那些诗、词、歌、赋不管，倒管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事儿来，却未免大材小用一些了。”

陈文娣轻轻地摇着头说：“也不是我正经干了什么事儿，我只不过出了这么个主意，真正拿起事情干的还是别人。你还记得有个叫做郭寿年那样的人么？他是咱们杨家舅舅那边的小舅子，论起辈份来，是咱们的表舅。这个人忠直端正，银钱上很可靠，写、算、跑、讲，样样在行。我去跟舅舅商量，舅舅说，‘他本来管着济群药铺，也有点大材小用，屈了他的，你们要，就给你们吧。药铺可以另外找人。’我就请了他来当经理。一切事情，都由他来挡着呢。”

陈文娣越发称赞了，说：“你看，又能筹划，又能用人，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别看你平时懒散淡泊，闷声不出，却有着这许多队伍！人家说密实姑娘没正经，这话一点也不错呢！”

陈文婕笑着阻拦她道：“二姐，你先别忙封赠，我还有打算呢。我想，人世间本来无所谓贫富，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人们都自私自利，又不肯用脑筋去想想办法，竟弄得好象真有阶级似的。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们这个农场一方面搞科学试验，一方面还要搞劳、资合作。

农场要是赔了钱，我们担起来；农场要是赚了钱，除了开支、成本、公积金、公益钱、股息、捐税等等之外，把全部红利都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样子，大家都是劳工，——大家又都是资本家，那阶级什么的就不存在了，谁也不剥削谁了。”

陈文娣听了，把舌头伸了出来道：“哎哟，我的上帝！你这就不只是一个事业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了。我是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的。阶级究竟有没有，与我无关。不过这回我要说，你对底下人，可不能粗心大意。你对他们严了，他们就埋怨你；你对他们宽了，他们就要欺负你！依我看来，上、下之间，还是恩、威并用，刚、柔兼施为好。不然的话，你虽然一番美意，难保他们不给你搞个稀巴烂，还说是阶级斗争。——你犯得着么？”

陈文婕听了，默然不语。又低头想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总是相信，人到底还是有良心的。人不能恩将仇报。

如果是那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陈文娣起身走了出去。她张罗菜饭，留陈文婕吃；又张罗暖酒，给何守仁准备着。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房间里来，坐在陈文婕身边，抓起她一只手，说：“我给你做了四样菜，你在外边叫使妈做饭，一定吃不上，可你又从小就喜欢吃的。你猜哪四样：鸡爪子，鸭翅膀，鱼脑袋，鹅尾巴！——哎哟，你瞧，我说着、说着就忘了。你说有事来求我的。你什么都拾掇好了，还有什么求我的地方？”陈文婕说，“对了，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都有了，可是土地还缺着哪。你们家土地多，不知道让出几百亩行不行。”陈文娣轻蔑地笑了笑，说：“我只道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向我要烂泥巴！我不当家，等会儿你自己跟你二姐夫开口吧。我看没有什么希罕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到这时候，陈文婕才端起茶碗，拿扣盅盖子拨着茶叶，一口、一口地呷着。

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广州市四十里之外，有一个身体结实矮小，年纪在三十上下的壮年男子，正冒着凄风苦雨，在崎岖泥泞的村外大道上赶路。他就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广州市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的技师、绰号叫做“研究家”的赤卫队员冼鉴。他必须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通过前面震南村外的震南公安稽查站，赶到仙汾市。这时候，他的衣服全湿了，雨水透过几层衣服，沁到胸前和背上，十分寒冷。那双涂满了黄泥的布鞋，走一步就掉一回，水声吱吱地响着。他走到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把那顶湿透了、变硬了的旧毡帽脱下来，用力甩着。雨水从他的发脚一直淌进脖子里。他自言自语地咒骂道：“这老天爷从来不学马克思主义，只顾给蒋介石帮忙！”骂完之后，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马口铁香烟盒子，取出一根纸烟来。纸烟倒还干燥，但是洋火潮湿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擦，总是不着火……同时，他心里面却在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想，“到底翻过前面那个小土

冈，绕过那王八蛋公安稽查站走好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模大样地一直打它大门口走过好？”想来想去，一时决断不下来。……自从去年底广州起义失败，从观音山撤下来，弟兄们失散之后，洗鉴心中，十分悲愤。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坚定得和铁、和石头一样的男子汉，又会各种机器手艺，因此胆子也大，什么都不畏惧，只一心要去找红军。他起早走到海、陆丰，尝尽艰难困苦，却没有找到。又翻山越岭到北江的乐昌、曲江一带寻找，依然没有踪迹。正在万般无奈往回走的时候，却没想到在韶关无意中碰见了那汽车司机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赤卫队里面的患难弟兄冯斗。两个人一见面，那欢喜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也顾不得路人注目，一抱就抱在一起，再也分不开手。旁人见了，只当那是打架耍闹，哪里知道这里面又是革命同志又是肝胆朋友，又是同生死、共患难，又是他乡遇故知，有多少不平常的滋味儿呢！当下两人到小吃店喝了几杯酒，就尽情尽兴地谈起知心话来。我说了几句，就望着你笑；你说了几句，又望着我笑。冯斗看见洗鉴虽然满面风尘，衣衫褴褛，但是精神没有半点衰颓，就说：“好极了，好极了！看你还是尖尖嘴脸，硬硬骨头，抬起头来热辣辣，低下头去静幽幽，哪怕国民党打不倒！”洗鉴看见冯斗虽然皮黄骨瘦，脸带愁容，但是元气还在，并无损伤，也说：“可不是好极了！看你还是直着腰骨，挺起胸膛，半眯的一只眼睛，满嘴的络腮胡子，咱们的江山依然无恙！”往后又谈到当前的政治形势，彼此分手后的痛苦经历，从前的战友的踪迹、下落等等，一谈就谈了三天三夜。冯斗告诉洗鉴，他已经在仙汾市找到了一份生活，是在一家机器修理厂做替工。他又遇见了那手车夫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剑仔队员兼赤卫队员谭槟。谭槟那时候已经在仙汾市一家“米机”里面做碾米小工。他们联系上了，但是没成立组织，也找不到上级，因此他就乘歇工之便，到韶关来找关系。最后，洗鉴跟冯斗一道回到仙汾市，也在那机器修理厂里做做替工，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糊口。他又跟冯斗、谭槟三个人自动成立了支部，他们选他当支部书记，过着组织生活。一直到三个月之前，他们才和上级机关接上了关系。

最近，他们正在忙着领导仙汾市附近震北村的农民抗租运动，干得有声有色。今天，他天没亮就赶到顺德县一个指定的地方，参加了一天由南、番、顺特委召集的会议，如今正要赶回仙汾市。……

冬雨沙沙地下着，虽说在野外，那天色也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擦了半盒洋火，可是连一根也没有擦着，没办法，只好收起香烟，又甩了几甩那顶湿帽子，连泥带水戴在头上，憋着一肚子闷气迈开大步向前走。这荒野上空空荡荡，除了水烟云雾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走了这老半天，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见着。他想起广州起义那阵子，人们多么高兴，多么振奋，如今同志们死的死，逃的逃，许多熟人都四散分离，不知下落，不免有寂寞之感，便举起脑袋，对着那昏昏沉沉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在远远的地方，在那叫做蛇冈的小山脚下，出现了一幢祠堂样式的黑色房子，那就是恶名远播的震南公安稽查站。洗鉴一看见这幢房子，那些饥饿、寒冷、闷气、寂寞的感觉一下子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心里头的怒火熊熊地燃烧着。他捏紧拳头，咬紧牙齿，睁大仇恨的眼睛，象广州起义攻打公安局的时候一样，全身血脉都活起来，要冲破敌人这个堡垒。同时他想：“我要是翻过蛇冈，绕过那些王八蛋，也不准能走脱。东沙渡口还有他们的人，——反而叫他们疑心生暗鬼！不如正正当当地打他们大门口走过，看他们奈我什么何！”立

定决心，洗鉴就大踏步朝稽查站走去。

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广州起义之后，城里、乡里，各地绅、商、官吏，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慌做一团。大家都认为那些军队、保安队、团丁、警察，虽然多得和苍蝇一样，甚至已经饷没有发的，枪没有背的，饭没有吃的，衣服也没有穿的，还嫌力量不够。于是有些躺在大烟床上的足智多谋之士，就上了条陈，主张各地关卡、险隘、岔道、渡口，凡是老百姓平时必经之处，都设立公安稽查站，严厉搜查、盘问一切过往行人。老爷们采纳了这项主意，各地的稽查站就象雨后蚯蚓一样，纷纷钻出地面上来。这些稽查站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勒索之苛，手段之酷，简直史无前例。敲诈，抢劫，强奸，杀人，没有一样不干。别说丘八、团丁，比不上他们，就是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那威风也还差着一皮呢。这时候，震南公安稽查站的二十多个稽查们已经喝过烧酒，吃过晚饭，正团团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在听他们那喝醉了的站长说疯话。这站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挂着茶居工会执行委员头衔的工贼梁森。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被提升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社会部干事，开头，他不知道这干事是干什么的，倒也一头的高兴，后来干了半个月，才知道收入很可怜，是个荒唐差事，就怨天尤人地想道：“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还没成家立业，再坐几年冷衙门，岂不连头发都白了？要说我反共有功，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外放的肥缺！”后来上司知道他的意思，觉得他想的也对，就把他外放当了这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半年以来，他这才称心如意，吐气扬眉。这天晚上，他喝得不算很少，正在给他的手下们介绍哪家的姑娘长得最标致，哪家的鸡最好吃，哪家可能有几个共产党员等等，忽然门外放哨的来报，有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问他放行不放行。按他平日的习惯，只要手一抬、一挥，就算放行了。今天他的手抬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挥出去，他又回心一想：“虽然第一，这个人挑这种招人疑心的辰光走路，大概不是共产党；第二，这个人打他们大门口经过，看来又不象走私的角色；第三，这个人衣衫褴褛，分明挤不出什么很多油水；但是反正如今闲着没事儿，睡觉又太早，不如弄点把戏给大家玩玩儿，开开心，也是好的。”就说：“带进来！”

不大一会儿功夫，洗鉴就跟着那个便装稽查走进来了。手下们见来了这么一个人，想来没啥脓血，就一哄而散，剩下一两个爱献殷勤的，懒懒散散地坐在一旁。大厅正梁之下，吊着一盏白纱汽灯，叫寒风吹得缓缓摆动，那灯光是绿幽幽的，晃荡荡的，好象到了传说里面的阴曹地府一样。洗鉴一眼望见正中坐着的那个人，那副涎皮赖脸的模样，那高高瘦瘦、却又缩做一团的身躯，便认识他是梁森，又知道碰着他喝醉了酒，心中不由得十分愤怒。梁森这时也睁大那双小圆眼，细细打量着来人，见他矮小结实，硬朗端方、一走、一站，一抬头、一闭嘴，都显出强悍坚定的气概来，便想这个人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哪个堂口的绿林好汉，绝非普通的乡巴佬。他问了洗鉴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等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洗鉴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便使唤“机器仔”那种里面小心谨慎，外面随意大方的神态跟他周旋对答。梁森见寻不出破绽，就突然发问道：

“姓洗的，你认识我么？”

洗鉴吃他这么一撞，完全没有想到，也就打了个楞怔，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笑笑地回答道：“倒没请教呢。不过看长官的模样，至少就是这里的站长了。”



梁森鼻子哼了一声道：“正是认识我的，好人有限；不认识我的，好打有限！我再问你：你知道我们不出今年年底，就要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么？蒋总司令已经说过，‘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准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你知道么？”

洗鉴心里想道：“真好笑！你想的倒怪美！”嘴里却说：“不知道。咱们做手作的，没听过这些事儿，只记得从前北伐的时候，蒋总司令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其实民生、民死，跟咱们倒没相干！咱们做一天手艺，算一天工钱。

民生了，不多算；民死了，也不少算！”

梁森喷了一口酒气，申斥他说：“胡说！蒋总司令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混账话？——不过你别胡扯。我还要问你：最近震北村有人想造反，说什么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还要组织农会。你说，这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

洗鉴一听，知道梁森不过如此了，就轻松地笑道：“官长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别人说过。倒是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有人说亲眼看过，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有人说，他还去送过殡，的的确确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认真到要为这件事儿赌咒。官长，你知道，我们工厂里有一个蹩脚技师，他就有一个亲戚住在——”

他的话没说完，梁森就拍桌子禁止他道：“够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人，哪来的这一箩子废话？你分明是鬼混！”

洗鉴说，“又不是我要讲。是你问。不让我讲，我就走吧！”

梁森说，“这却办不到，姓洗的，这附近几十里，天一黑就戒严，渡口也封了，任何人不许走夜路，也不许过渡。你就在我这里住一宿，他们会让你住在‘花厅’里面的。有账明天再算。”说完，他就打了个哈欠，退了堂。

洗鉴心中明白，自己算是被逮捕了，跟着，他的精明的眼睛，露出一一种迟滞的神色。他想起昨天夜里南、番、顺特委的会议，他想起今天晚上仙汾市的那个会议，他想起眼巴巴地盼望着他的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今觉着那两个同志分外亲切，分外可爱，甚至使他想起他们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一个拿着手电筒的稽查，把他送进了“花厅”，在外面上锁了。这“花厅”是一间又黑暗，又潮湿，又十分寒冷的小房间。借着刚才手电筒那一闪，洗鉴看出来，除了地上一堆禾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人一进去，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儿，一阵汗味儿，一阵血腥味儿。洗鉴因为十分疲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那全身的湿衣服多么阴冷，多么不好受，一头倒在地上，裹起禾草就睡。可是睡一阵，醒一阵，冷一阵，想一阵，总睡不熟。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钟，站长梁森才起床。他洗过脸，吃过早饭，就准备上广州去，把洗鉴的事儿全忘得干干净净。那听差挤眉弄眼地提醒他道：“站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还没打发呢！”梁森不肯在听差面前认输，就说：“没搞头，叫呆着等我回来。你以为我能把正经事儿忘记么？”听差说：“那家伙倒象个硬汉子，连一句好话都没说过，只怕是个八字脚。”梁森一听。越发不乐意。如果是共产党，他都没审问

出来，却叫一个听差给认出来了，那还了得？当下他冷笑一声道：“共产党都是狡猾的，哪有这样硬梆梆的？他分明是个机器仔，机器仔就是这种戆九的脾性。我要是看错了，你挖我的眼睛核子！你可知道，我杀的共产党，比你看见的共产党都多呢！”为了证明他的眼力和他的权威，他把冼鉴叫了出来，当堂将那嫌疑犯释放了。冼鉴走出稽查站门口，正大步朝东沙渡口走去，准备“过海”回仙汾市。但是梁森把他叫住了，对他说：“我虽然放了你，可不许你到震北村、仙汾市去。你回头来，往西走，到三水县去；往南走，到顺德县去，都行。

那些地方不归我管，我也就不管你！”

冼鉴没办法，只得从昨天的来路向顺德县地面退回去。

## 十二 旧地重游

也就在冼鉴被迫折回顺德县去的时候，周炳乘坐的轮船琼州号，从上海一路平安开到了广州市河南的白蚬壳码头。“到了广州了，”他想着，心里咚咙跳了一下。下了船，他提着行李，不知不觉地就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他渴望着和爸爸、妈妈见面，想看看那生了儿子的姐姐周泉，甚至想起了何家的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来。但是当他走到凤安桥的时候，他的脚步又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了。他回到从前德昌铸造厂的老地方一看，忍不住感慨万端。

那地方还是开着铸造厂，但是已经换了招牌。不用说，那里不会再制造他们从前所做的手榴弹壳了。那孟才师傅，李恩大个子，都为着革命，离开了人世了。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子人，如今不知生死存亡，也不知散落何方。想到这里，他于是自言自语道：“妈妈，我多么想念你！可是我如今一事无成，拿什么脸去见你呢？”他再看看自己的铺盖卷，还是家里拿出来的一副旧铺盖卷，只是更加发黄，更加残破了，就又想：不止没脸去见妈妈，也没脸去见那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呢！当初，她们多么好心肠，对他的期望多么远大；他自己也是感情比火热，志向比天高，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如今两手空空，头低、眼湿地回家，成什么话！这样，他又决定不回家，把行李往肩上一甩，沿着相反的方向，折回白蚬壳。从那里过海，到了白鹤洞。又沿着一条葱绿满眼、四季常青的乡村大路徒步向震南村走去。在路上，他满怀壮志地发誓道：“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往后，他每走几里路，就重复一遍道：

“就是这样。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不要说一年、两年，就是十年、百年，我也不悔！”

村过村，渡过渡，约莫走了半天工夫，周炳就走到了震南村。虽说冬天风凉，他却出了满头大汗。在村子北口一棵大榕树脚下，他坐下来歇气，顺便想找个过往行人打听一下，那震光小学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村口，他已经八年没过来了，可是奇怪，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那是那棵大榕树，那是那个社台，那是那个门楼，那是那个竹林；一条麻石小道，弯弯曲曲地伸进村里，小道的另一头，斜斜地横过小水

沟，伸进那片广阔肥沃的禾田里。他跟胡柳、胡树、胡松、胡杏他们四兄弟姊妹，就常常在这里玩耍，拾榕树豆，斗天冬草，捉黄蜂，顶蜗牛，乐得不可开交。那时的天气，也是这样的天气，半冷不热的；那时榕树顶上的相思鸟，也和现在的相思鸟一样地唱着，吱吱啁啁，听得人入迷。周炳正在无边无际地沉思着，忽然从村子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农家打扮的大姑娘来。周炳看她身材细长，大眼睛，尖鼻子，尖嘴，非常灵活秀气，却是认不得人，就说：“大姐，请问你，上震光小学怎么走哇？”那大姑娘不答话，望着他嘻、嘻、嘻地笑个不停，笑得周炳发起毛来，把自己浑身上下望了一遍。又笑了一阵子，她才说：“阿炳，你回来啦？快去看看胡柳吧！”周炳搔着自己的脑袋说：“哦！可是我倒认不得你哪！”大姑娘又笑了，笑得非常甜蜜，说：“你认不得我，我可认得你，我叫何娇。离胡柳她家不远呢。”周炳站起身来和她点头认识，又问了她几句胡家的近况，就按照她所说的路径，一直朝震光小学走去。

到了震光小学门口，门房通报进去不久，在一片儿童吵闹声中，走出了一个人年纪在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来。这个人象虾干一样的身体，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轻浮，加上眼似狐狸左右望，嘴象喇叭往外翻，格外可观。他两人一见面，那格调就不比寻常：

一个瞠目结舌，大声惊呼道：“是你呀！”

一个目定口呆，高声怪叫道：“是你呀！”

那走出来的人说：“你找谁？”

周炳爱理不理地说：“我找这里的校长！”

那出来的人说：“我就是这里的校长！”

周炳一面说：“我的时运太低，白天见鬼！”说罢回身想走。

那出来的人伸手拦住他道：“我早听校董会说有个新的‘人之患’，就要来吃咱这里的‘咸鱼头’，可是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是你。这才叫不是冤家不对头。得，既来之，则安之。老相识了，用不着客套。里面坐，里面坐。”

原来这出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八年之前的一个七夕晚上，因为他调戏区桃，叫周炳给结结实实砸了一铁锤的，青云鞋铺的少东家林开泰。要接受这么一位主人的邀请，到他的房间里去，象宾主一般的殷勤款洽，这在周炳说来，倒不算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儿。他略为踌躇了一下，然后——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出于另外的其他什么原因，他毅然地跟着林开泰走了进去。到了这位意想不到的教会小学校长所居住的地方，周炳一不看那里面的乌烟瘴气的陈设，二不忙拿出陈文英的介绍信件，三不问学校有些什么情况，只是一个劲儿盘查林开泰道：“既是熟人，我也就不拘礼了。你是一个鞋铺少东家，连一双顶起码的布鞋，也是决计做不出来的。你倒凭了什么本领，来当这小学的校长？岂不白白误了人家的子弟？”应该说，对于这样一种谈话的腔调，林开泰倒是安之若素的。当下只见他不但不恼，反而笑嘻嘻地回答道：“弟台，这就是你的少见多怪了。如今社会上做事，只凭腰杆，不问头脑。体会做鞋，会卖药，会看牛，打铁更是看家本领，如今不也就当了个教席？至于我，我是推辞再四，总是推不掉，这才来勉强承乏的。你大表哥陈文雄说我：‘你怕什么？天大的事儿，有我担戴，这校长一席，别的不问，只问信仰，你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你只管放手干去！’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呵！”周炳笑了。他一面掏出陈文英

的介绍信，递给林开泰，一面说：“这敢情是无巧不成书！你的后台老板，也是我的后台老板。他姐弟俩都是咱们的大施主呢。既然如此，我二人当面约定：此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你只管营私舞弊，中饱贪污，我不管你；可是我干什么，也随我的便，你也不要来管我。总之，谁也不要碍着谁。你应承么？”林开泰颠三倒四地看了介绍信，连忙点头不迭道：“当然应承，当然应承。——何止应承？简直是好极了，好极了。既然摊开族谱，成了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只要往后弟台看到我有什么陨越之处，多多包涵就是了。”说罢，又叫人唤了另外两位老师进来，一一介绍寒暄，算是见过了同事。往后，周炳就在震光小学住下来，只当又找到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原来这震光小学，是倚仗着广州三家巷陈家势力撑持的一个教派所创办的，本来有一个校长，两个教员，——加上周炳，成了三个教员。

学生也不少。在名册上有百儿、八十人，实际上每天也有那么三、四十人来上课。创办这间小学的目的，不要说学生和那些富有的家长——那些绅襟父老不知道，就是校长、教员，也是不知道的。有人毁谤说，只怕连那些校董会的董事老爷们，也未必清楚。看这学校设备简陋，教学呜呼，高级小学毕业，还抵不上别的初级小学程度。它不象是打算培养人材的地方。看这学校虽然也读圣经，唱赞诗，做礼拜，讲道理，但是也不那么认真、严肃，也不那么装腔、刻板，学生和家长们也好，不来也好；听也好，不听也好；反正散发了那些精美的画片和香甜的糖果，大家喜地欢天，一哄而散。它又不象是打算传教布道的处所。要说它是想沽名钓誉，借学敛财，培植势力，结党营私，那也未必尽然。况且陈文雄董事长一向以公正廉明自居，也未必肯这样干。所以说来说去，大家对这间学校，还是弄不清楚。那些富有的绅襟父老只想着从这小学毕业，可以升教会中学；从教会中学毕业，可以升教会大学；从教会大学毕业，可以做官，可以经商，也可以留洋；就把子弟送去了。

周炳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过细研究那些问题。在学校住下来之后，有一天半天工夫，还不忙上课，他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胡杏的老家去看看她的爸爸胡源，她的妈妈胡王氏，还有胡柳、胡树、胡松一班老朋友。胡家本是熟地方，况且除了胡柳、胡树两人，在广州见过面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八年没见，想念得很，因此草草吃过晚饭，就奔向胡家去。天气渐渐地黑下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赶着牛的，划着船的，都从四面八方回到村子里来了。周炳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道路很熟。他沿着一条叫做螺冲的大冲往西走，不久就看见隔冲那面，胡源住家旁边那几棵大蕉树；那排蕉树后面，便是那棵九里香；九里香的西面，就是屋后那一片菜地，约莫也有个一分、半分光景。这流水、树木、菜地、家屋，是这样地凌乱残败，又是这样地熟悉亲切，使周炳常常停了脚步，望着出神。在暮霭苍茫之中，他还看得出来，胡家房屋虽然还竖立在冲水旁边，外形跟八年前差不多还是一个样，可是颜色变得又黑、又苍老了，屋顶的瓦片破碎得多了，屋脚的青砖给硝碱侵蚀得露出槽沟来了，朝北的那堵墙也已经有了裂缝，向外倾斜，并且用一根很粗的檩子斜支着顶住了。他急着要见那些人，也就无心细看，一直往西走，看看快走到那象南北向的较小的前冲，他才折向南，过了那座用六块厚木板、分三截搭成的，上、下抛得很厉害的小桥，又倒回来折向东，顺着村中大路，一直向晒谷场走去。从晒谷场西北角上，他又向北转进一条小巷子，不久就走到了胡源家门口。这门口近看起来，更显得低矮破烂、剥蚀倾颓。屋檐的

瓦片差不多掉光了，只拿篾席盖着；两扇大门剩下了一扇，半边开着，半边掩着；门口垫的石块已经完全不成形状，变成了一堆碎石子。一道微弱的灯光，从里面神厅溜到外面的草地上来。本来周炳看见这贫穷破落的情况，心中十分难过，口中嗟叹不已，倒是这一抹灯光，引起他满怀的热望，他一面想着：“这里的人大概都健壮吧！”一面就满脸笑容地走了进去。

这样一位远方来客的突然出现，他那神采风度，把神厅里满屋子的人一下子都给吓呆了。一家人正围着一张很矮的方桌子，就着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吃饭。最先，一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满脸虚胖的男人放下碗筷，站了起来。跟着，一位年纪不过五十多，可是看样子非常苍老的妇人也放下碗筷，站了起来。随后一双年轻兄弟，一个老成些，约莫十八、九岁，一个稚气些，约莫十六、七岁，也都站了起来。最后一位大姑娘，看上去正在二十左右，也轻盈淡定地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看。因为这样一位穿鞋踏袜、英俊大方的客人上他们家里来，这在他们的家族史上，是从从来没有记载过的事儿。那老头儿正在喃喃呐呐，想认又不敢认、想问又不敢问的时候，到底是大姑娘眼利，脱口而出地叫道：

“炳哥哥！”

那黄莺儿般的声音刚一落地，大家都认出来是周炳，于是整个神厅里，又大事喧闹起来了。胡树、胡松两兄弟将身一拱，象两匹小老虎似地跳了出来，一个搂着周炳的脖子、一个缠着周炳的腰，把他按到饭桌旁边的木板床上坐下，差一点没跟他三个人滚做一团。朝王氏把一碗茶递了给他，胡源把一包生切烟放在他身边，只有胡柳站着不动，只顾拿眼睛偷偷地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又开言道：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的，今儿后晌喝茶，那茶叶骨子老是竖起来，沉不下去，原来是有贵人到呢！”

大家听她说得有意思，又嘻哈哈乐一番。

胡源搔着自己的花白脑袋，问周炳怎么会跑到乡下来。周炳告诉他是来教书，他两手合掌道：

“我总说神佛有灵，皇天有眼，你们都不信。可你们这回亲眼看见了！要不是他好心热肠，厚道义气，他就能当上了人上之人？周炳你这回好了。才不过八年工夫，你一个受苦孩子就当上了洋学堂的先生。你是发了，出人头地了！象我们那两个牛屎仔，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呢。真是好，真是好。

总算咱们受苦人也出一口气！”

胡妈未开言，先流了眼泪。她把那蓬松的头和邋遢的脸垂到胸前，又用那双细瘦而结实的手拉起衣摆去擦眼睛，一面哭、一面笑道：

“真是好，真是好。难得你还那样有我们的心，难得你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一门穷苦人家！自你走了之后，我想着，你再不会回到我们这寒苦的地方来了，你再不会记得我们这些贱骨头、烂渣命了！我只当咱们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福份见着了！没想到一转眼你就回来了呢，真是一天都光彩了呢！怪不得我们阿杏说，三家巷里，只有你们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哽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怎样才能叫大家一道来享福！当这教员，在我还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说到你们，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倒恰恰相反，是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日

日夜地惦记着的呢！倘若不是想念着大家，惦记着大家，我作兴一辈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车，住了洋房，吃了洋饭，当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远不回到这广东地面，永远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了！饭都凉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细谈。”

周炳说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着他们一家人吃饭。趁这空档，他悄悄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只见这里一堆破布，那里一堆断绳，农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脱了榫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没有一样光鲜完好的东西。不禁暗暗地替他们担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归国有，他们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们的光景也不会败坏到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见周炳坐着发呆，就说：“阿炳，你仔细看一看，这里连一件象样子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呢！”周炳说，“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干活的人手，怎么还遮盖不过来？”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象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是遍体黧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象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棉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噢噢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

“这才是些穿州过府，闯大事儿的英雄好汉！我们窝囊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事儿呢！——可你们也别当是好耍的，闹得不好，吃饭的家伙就

没有了；你们刚才听见阿炳讲的那些话，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一不小心泄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难保！咱们村西‘蛇冈’脚下，就有那么一间公安稽查站，他们专干的这种营生！阿炳既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我们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这一层，你们都想到了没有？”

大家都说知道了。往后，又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胡王氏问陈文英后来怎样了，胡柳问陈文婷后来怎样了，胡松却追问李民天后来还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树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张太雷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政纲，一条一条地解释给他听。这样，一直谈到四更天，鸡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周炳一个人，心情酣畅地穿过寂静的、深蓝色的村庄，梯梯他他地走回学校，连沿途的狗吠声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上，林开泰在校务室里碰见了周炳。他已经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爷家的佃户胡源家里去，直到四更天过后才回来，只是摸不清他去干些什么事儿。他想问周炳，碍于早先已经有了“绅士协定”，又不好问得，只是眯起眼睛，耸起肩膀，不怀好意地对周炳奸笑。同事中有个叫做华大维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二岁，英文原名“大维·华盛顿”，字“士玛”，号“摩登”的，走到周炳身边，做了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手势，说：“好天堂！

你真是好运气！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赌我的头，是这荒村中‘爱’字第一号的天生尤物！”周炳脸颊微红，正色回答道：“华君，你、我都是为人师表，放尊重些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经四十岁，是本校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员，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当时听了他们的对话，就先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笑着说：“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说世风日下，就是世风日下！”谈笑已毕，各人散开，分头上课。周炳是新来的教员，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因此就走出校门，信步闲串。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之中，周炳是连一分钟也不愿多呆的。后来他虽然正式上了课，但一下课之后，他仍然在村里、村外，到处游逛。有时在村南的大帽冈上，时隐时现地盘桓一个早晨；有时在村东的小帽冈上，寻幽探奇地流连一个黄昏；有时整整一个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围上，望着滚滚的东沙江出神；有时整整一个后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里穿来穿去地走着，跟所有他认识的耕家谈家常话。大家都以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搁着多少事儿。这样，一过又过了两个多月，已经到了二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纵横，清幽绝俗的风光虽然好，但是周炳觉得孤独，寂寞，意态萧条。他深深地叹息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乡，说不定更容易创造奇迹。但是奇迹在哪里呢？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他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广东跟广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甚至也不知道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讯，这种隐居的生活，无聊无赖的生活使他觉着一种出不来气般的痛苦。本来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们说闲话，他开头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后来实在闷得发慌，就隔两三天去闲坐一阵；再后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大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对他提出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要他详细解答。只有胡柳总是冷冷静静地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仔细地听，有时浅浅一笑，也不向

他提什么疑问。到了白天，胡树经常上学校去找周炳，要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给周炳带去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袜子，遇着有破烂了的，都缝补整齐；有时在手帕角上，枕头套上，还用丝线绣上各种花鸟，玲珑鲜艳，十分可爱；有时送去过年糕饼，春节糖食，那上面总盖着一幅剪纸花儿，不是龙、凤、福、寿，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衬了食物，又精妙无比。这种种安排，都出自胡柳之手，周炳不免十分感激，把她绣的花鸟，剪的纸花，都加意保存，极为珍重。只有一样，周炳觉着奇怪的，就是一提起卖到广州三家巷去的小妹妹胡杏，他们全家就闭口不谈。有一次，周炳在螺冲闸口旁边那眼大鱼塘前面，遇见挑着空桶的胡柳，问起胡杏的情况，胡柳一句话不说，只是瞪大眼睛，咬牙切齿，那眼泪珠子象乱箭似地从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喷射出来，吓得周炳满腹狐疑，不敢再问。

### 十三 十大寇

一到春天，不管好歹，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胡源一家人忙着车水浸田，浸种、下种，那些犁不过来的田，胡柳、胡树、胡松几个人就轮流着用肩膀套上绳子，拉着铁犁去翻土。

犁是广州三家巷何家大奶奶慷慨施舍的新犁，可并不好使，把他们三个年轻人累得腰痠腿软，每天还犁不了两分地。震光小学校长林开泰也忙着。他忙的事儿很不平常，一不是修理校舍，二不是准备功课，三不是编造表册，却是忙着画地图。这地图即不是世界地图，也不是中国地图，更不是广东地图，却是画的村、镇图形。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路有多宽，桥有多长，都标得清清楚楚。周炳、华大维、丁猷几个同事见他整天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地描画，就问他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林开泰也不隐瞒，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香港朋友托他画的，说是日本人要买这些玩意儿。华大维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日本人就是小气，专爱收买这种价钱低廉的废物，如果是美国人，那一定是要买照片，最好是空中照的。周炳脑子灵敏，一想就说：“这些东西落到日本人手里，恐怕是个祸根。万一日本人出兵打广东，你不是给他当了向导么？”丁猷摇头叹息道：“所以我说，自从共产党失败，大革命终结以后，中国只有灭亡一条路。你们看，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君却向敌国公开献图了，这不是亡国的朕兆么？”林开泰深知这丁猷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听了他的话，也不大在意，只有华大维和周炳两人却表示坚决反对。华大维说，“这却用不着担忧。咱们广东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花的是英国钞票，穿的是美国棉花，吃的是法国大米，那日本人纵然垂涎三尺，却没胆量来进犯广东！”周炳却说：“我就认为共产党既没有失败，大革命也没有终结，说不定哪一天，工人、农民一暴动起来，赤色政权一建立，中国就得救了！”每逢遇到这种场合，几个人就要大吵一场。一吵起来，周炳就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其他三个人尽管意见不合，这时候往往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不是说他头脑简单，思想幼稚，就是说他过于天真，富于幻想。周炳在学校既得不到同情，就更加愿意上胡家走动，给他们讲讲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大家都十分相信他的话。



有时周炳感慨很深地说：“这也真奇怪！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日子都好象天昏地黑似的。读书人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可是那些工人却多么坚强呵，多么勇敢呵！”胡柳对于天下大事，从来极少说话的，有一回也郑重其事地开言道：“读书人跟工人，他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是咱们种田的，还压根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明白过来了。炳哥，我相信你的话！我到死那一天都相信！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来到咱们震南村！我相信何家的田地一定会分给咱们种！我相信咱们的可怜人阿杏……”下面竟哽咽着说不出来。周炳看见她那诚恳朴素的神情，也是十分地感动，觉着这么大的一个震南村，唯有这耕田姑娘是他的知己。

有一天，林开泰正在村子西南面的蛇冈上勘测地形，忽然遇见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问他干什么，他说画地图，梁森说，“你画什么地图？只当我不晓得！你是卖肉，把咱们中国切做一块一块地去卖。”林开泰反问梁森干什么，他说搜索共产党，林开泰说，“你找什么共产党？也别当我不晓得！你是卖人头，一个人头落地，就听见银钱叮当一声响。”梁森说，“你这么说，倒也做得。可你怎么知道我搜索的不是共产党？”林开泰说，“我学堂里放着现成的共产党，你不去搜索，却跑到这冈头坑底来索什么？”随后就把陈文英介绍周炳来教书，和周炳过去的经历，如今的行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梁森。梁森听了，笑道：“凡是你说的共产党，大概准是个好人。你们两个都是陈老板的人，你只顾坑陷别人做什么？你说人家是共产党，你有什么凭据？”林开泰说，“他一不恭读‘总理遗嘱’，二不巴结绅襟和校长，三来专门和耕田佬厮混，这还不是凭据？你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搜一搜他的房间，包你搜出东西来，说不定连机关枪也会有的！”梁森轻蔑地挥了挥手道：“去你妈的！你想叫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十辈子也别想成功。爱搜，你自己搜去！”林开泰知道没有希望，就顿脚长叹道：“将来中国亡国灭种，就是你们这班仁兄的功德了！”梁森也不再理会他，两人各走各的路去了。

林开泰走到村子西头的街市上，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张很大的招贴在看，他也挤进人丛中去凑热闹。原来那是一张招募工人的广告，旁边已经有不少人在高声念诵，在窃窃议论，在反复推敲，在多方臆测。林开泰知道这附近没有什么招收工人的大工厂，只道是仙汾市的什么工厂，来这里找人使唤，等他从头到尾，细读下去，他就发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的招贴，由董事长陈文婕、总技师李民天、经理郭寿年联名发布的。大意说：这家公司本着劳资合作，科学救国的宗旨，要在震南村创办一个试验农场，改良水稻品种，振兴农业；第一期招募工人八十名，每月工资十五元，供膳宿，年终发双薪；实行劳资合作，红利由全体职工按勤情均分；合意者即往临时办事处报名云云。除了主文之外，另有附文两段。一段是讲震南农场红利分配办法的，大意说除了开支、成本、公积、公益、股息、捐税等等之外，如有亏损，由公司负责；如有红利，由职工均分，每年结算一次。一段是讲震南新村的组织办法的，大意说公司所属全体职工，都有权利申请参加新村。

这新村采取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生活福利，改善居住条件，提倡医药卫生，注重游艺娱乐，凡公共建筑及一切设备，都由公司负责；私人住宅和设备，就由个人负责，但公司可以贷款帮助；一切管理人员，上至村长，下至杂役，都经过民主选举决定。在招贴下面观看的人，有识字

的，有不识字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很好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不好的；有认为那是广州的有钱人家所办的慈善事业，有认为那是那些阴险狡诈的资本家所布置的骗局；有认为那位董事长是个女的，有认为既然能当董事长，自然是个男的，决没有女的能当董事长的道理。只有林开泰知道陈文婕、李民天、郭寿年是些什么人，他只在鼻子里一连哼哼几声，却懒得去跟那些他认为无知无识的乡巴佬计较。其实他的心里，也正在嘀咕不平；论才干，他想自己决不比那生草药铺的掌柜郭寿年差，可是自己得到的，是震光小学校长这么一个瘦缺；郭寿年凭着裙带关系，却搞到了震南农场那么一个肥缺。——这世事，显得多么地不公平呵！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妒忌，后来就一连吐了几口唾沫，愤愤不平地离开街市，走回学校去了。

这里，看招贴的人越挤越多，有本村的，有外村的，有仙汾市来的，也有三天前听到消息，从一百几十里以外赶来的。有三个衣衫褴褛，气象不凡的年轻人从远处走到招贴下面。

看那满身灰土，就知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为首的一个年纪在二十三、四，高高瘦瘦，腰窄胸宽，两只手很有力地摆动着。他的前额向外突出，嘴巴也向外突出，眼睛又大又深，炯炯有光。这个人就是从前在广州珠光里当清道夫，周炳小时候的好朋友，广州起义时候的赤卫队员陶华。他的后面跟着两个人，都是二十一、二的小伙子。一个身矮头圆，嘴小唇翘，浑身的劲儿都露在外面的，是蒸粉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马有。一个身材也很矮，但是十分粗壮，象个石头墩子一样，皮肤黝黑，眼睛象陶华一般大、一般深的，是手车修理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丘照。他们三个人自从广州起义失败分手之后，就孤零零地在广东各地漂泊流浪，饱一顿、饿一顿，干一天，湿一天地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这肉体上的折磨，倒扳不倒英雄好汉，唯有那黑暗政治，白色恐怖，真把他们折磨得有觉不能睡，有气没处透，一个个怒炸了心肝，气爆了肺腑。不久，陶华先在海、陆丰遇见了丘照，两人一道流浪到广州市东北方的“太平场”，在那里，却巧遇到了马有。在马有亲戚家里住了几天，也是藏身不下，三个人就一道走了出来，在北江沿岸打流。他们做过船工、土工、烧窑工、搬运工，甚至三教九流，无所不为，一直找不到个栖身的地方。前两天听说这里招募工人，就赶来看看究竟。当下他们看了招贴，正在低声商议，旁边忽然有一个油头粉面，年纪也有二十六、七的瘦小男人自言自语，却是有意要他们听见地说道：

“这是什么正经的农场！有出息的人才不上他们的臭当！

嘴巴上倒是甜言蜜语的，骨子里是骗局，骗局！”

陶华、马有、丘照三个看那个人身体单薄，面无血色，并不相识，却言语轻薄，叫他们扫兴。丘照绰号“迫击炮”，性子很急，听了老大不痛快，正待发作，叫陶华把他捺住了。

三个人只当没有听着，自己商量自己的。原来那油头粉面的瘦小男人就是周炳当年在济群生草药铺干活时的伙计郭标，后来叫他本家叔叔郭寿年开除了，就躲在广州，不肯回乡，专门和林开泰、罗吉等人合伙，依靠敲何守义的竹杠过活。不想何守义疯了，他无所事事，就去找他本家叔叔郭寿年，想在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找一份差事，那郭寿年是个安份守己的人，不肯再招惹他，于是他就央求何家大奶奶何胡氏说情，投到震南村何不周主管的账房里当一名跑腿。当时他看见那三个壮汉子不兜搭他，也就脸讪讪地走开了。他一走开，丘照就说，“咱们只管报名。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蛋，

管他那七短八长什么的！”马有说，“人家平素不相识，既说得出口，保不定也有点道理呢。”陶华正在细心思考，刚想开口，却没想到旁边又有一个人插言道：

“大丈夫做事，说干就干，——怎么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另外还有一个稍为年轻一点的汉子，站在一旁嘻嘻地笑。丘照今天遇着这许多干扰，早已不耐烦极了，举起拳头，正预备挥出去，只听得呵的一声，那举起的胳膊，象遇见了定身法似地，放不下来。陶华和马有跟着那惊叫的声音回头一望，不觉得也就呆住了。原来那插言的汉子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背稍为有点驼，长脸，白净，在英武之中，显得神清气爽。他就是印刷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关杰。旁边站着笑嘻嘻的，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身矮而结实，头小而肩宽，虽然衣服破了，露出那一块一块的肉腱子来，却显得斯文淡定。他不是别人，却是裁缝师傅出身，绰号叫“煜嫂”的赤卫队员邵煜。

当时他们久别重逢，那又惊又喜的神情，真象发了狂的一般，你抱着我，我搂着你，揪脸蛋，扯头发，拧耳朵，捏鼻子，就是舍不得分开。陶华说，“我都想着你们准是活不成的了！”关杰说，“可不，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见面！”丘照先哭了，马有、邵煜两个也对着他哭，陶华也跟关杰双双垂泪。忽然丘照把眼睛一擦，大声说道：“就是煜嫂不好，他带累咱们都变成女人家了！这时候只该乐，不该哭！”陶华说，“咱弟兄几个经历这场风霜，都挺住了，只怕也是有些气数的，但不知其他的人怎样，不知咱那周家兄弟又怎样了！”后来大家商议，决计一起上震南农场去报名，再做打算。

他们五条汉子离开那围着不散的人堆，正预备问路上农场办事处去，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在一个铁匠炉子的门口，又围着一大堆人，不知在干什么，他们就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这一天，震光小学的教员周炳，也来到街市闲逛，无意中碰见了广州大城三家巷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两家闲谈起来。这何勤世代扛活，十分穷苦，如今也活到这五十上头了。他就是那天周炳一回到震南村，最初认出他来的女孩子何娇的爸爸，只因长年住在东家耕围里，跟周炳不大熟悉。当下周炳一谈起自己小时候打过铁，何勤就不相信。两人相跟着来到铁匠炉子跟前，那里正在开炉烧铁，周炳捋起袖子，就要砸几下给他看。旁边的人听说耶稣堂的教书先生来打铁，就纷纷围起来看热闹。果然，周炳穿上围裙，拉起风箱，烧红了铁，又把它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就和其他两个伙计，叮叮当地捶打起来。那熟练老到，中规中矩，没有几年硬板功夫，是断断做不出来的。后来周炳又把钳子和小锤递给别人，自己双手抡起大锤，准确实在地轮流着打在那块红铁上，登时火花四射，铿锵有声，的确有两下子。旁边的人连声叫好，何勤也口服心服了。不提防人丛中忽然跳出两个二十一、二岁，一个高、一个矮的年轻壮汉来。他们走上前去，夺下了其他两个伙计的铁锤和铁钳，当众大声宣布道：

“这还不算！大家瞧我们三个人合起来打，这才叫做‘正岐利’的真功夫呢！”

大家也不认得他们是谁。只见那年纪大一点的，高大壮健，胳膊粗，手掌大，脸长肩宽，皮黑唇红，是个彪形大汉，跟周炳的身躯约略相称；那年纪小一点的，短小精悍，四肢粗野，手快脚快，眼睛滴溜溜不停打转，那一举一动，都掀起一阵风来。周炳对那高大的叫了一声“孔明”，对那短小的叫了一声“茅通”，接着就说：“来吧！也有这些年没干活了，不知使得、

使不得！”原来这两个强壮的小伙子，正是广州西门口的铁匠出身，周炳小时候的好朋友，赤卫队员马明和王通。当下三人见面，也顾不得一叙离别之情，都连忙穿上围裙，捋起袖子，就着铁砧，兵令邦朗地打起铁来。这三个人都是工匠把式，手艺高明，又是故旧重逢，越打越高兴，一时火光闪烁，铁花漫天，嘿、荷、叮、当，嘿、荷、叮、当地响个不停，周围的人看得都发呆了。谁知三个人兴头大发。越打越快，越吆越欢，那铁臂和铁锤一同飞舞，那人声和铁声混成一片；仿佛人在火中，又仿佛火在人中；象雨打芭蕉，又象饿马摇铃；象满天星斗，又象遍地飞花；真是出奇地好听，又是出奇地好看；周围的人，不由得众口同声，喝起采来。打罢铁，三个人放下家私，解下围裙，拿袖子擦汗。周炳正想开口问他两个因何到得这地方来，不想人群中陶华、关杰、马有、邵煜、丘照五条大汉一拥而上，一个搂他的脖子，一个围他的腰干，一个拽他的胳膊，一个揪他的头发，陶华一手捏住他那端正隆起的高鼻子，说：

“你光记得西门口那条路，就记不得咱南关这条路了？”

众人又跳又闹，哈哈大笑。

笑声还没落下，谁知从马明、王通背后，又冒出两个更加年轻的后生仔来。为首的一个不过二十岁的样子，身高头圆，壮健漂亮，和周炳有几分相似；后面那一个才不过十五、六岁，高矮适中，杏仁脸儿，很象周炳从前的爱人，在沙基惨案中牺牲了的区桃。不错，这两个正是区桃的弟弟区细和区卓。自从广州起义失败，离开家庭之后，一直躲在南海县大沥乡他们的一个表叔的家里，如今听说震南村招收工人，也赶来应募。当时区卓跳到周炳跟前，一面使劲扳开众人，一面说：“阿炳表哥，不要慌，我来救你！”区细却对南关那五条大汉说：“提起南关，也不光是你们，还有我们两兄弟呢！”这一批年轻人隔别一年，生死不明，音讯不通，如今一旦重逢，真是说不出的欢喜。大家问候笑乐一番之后，就离开了那铁匠炉，看热闹的人也散了。周炳陪他们去震南农场报了名，又把他们引到胡树、胡松家里，彼此认识。后来问起，才知道胡树、胡松两兄弟，也是在震南农场报了名，要去当工人的，此后大家就要在一起干活，因此更加亲热。周炳和胡家两兄弟一块出去，买了两只鸡，三斤肉，四斤鱼，五斤酒，又把胡源、胡王氏、胡柳叫了回来，做出十几碗大鱼大肉，在矮方桌子上面摆成一大席，十五个人蹲着、坐着，开怀畅饮。一面喝酒，一面诉说别后各人的辛酸痛苦，一直喝到深更半夜才散。

从此以后，整整一个春天，这些人就在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的试验农场里扛活。周炳仍然在不咸不淡地教书；胡源、胡王氏、胡柳仍然在种着那几亩瘦地；区卓因为只有十五岁，年纪太小，只在农场里做杂差，没当上正式工人；其余陶华、关杰、马有、邵煜、丘照、马明、王通、区细、胡树、胡松十个人，都录取了正式工人。胡树、胡松两个人是耕田出身，进了农场以后，虽然看不出当农场工人跟在何福荫堂扛活的长工有什么不同，总还算混得下去，可是其他那八个人就劳累死了，烦闷死了，焦躁死了，整天生气咒骂，不得开交。到累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大家就去喝酒。一喝酒，就偏偏听见许多不公、不平、不正、不直的事情。不是震南村的佃户闺女遭人奸污，就是震北村的地主老爷加租夺地；不是“陈边村”的稽查、团丁勒索钱财，就是“李边村”的土豪、恶霸伤残人命；总之那些横蛮霸道，凶残险恶的事情，不外是地主、团丁、土豪、恶霸的所为。偏偏这些人又听不得那些

事情。一听见了，就趁着酒兴，破口大骂。也有地主、团丁、土豪，恶霸在场的，听见这些外来的农场工人，这样肆无忌惮，不免还他们几句，争吵起来。有时争吵不休，不免摆开阵势，动起手来。那些地主、团丁、土豪、恶霸，平时欺负善良农民，倒是绰绰有余的，认真论起手脚来，又哪里是这十个钢铁汉子的对手？因此，十回有八回，不是那些倒霉家伙溜得快，就一定叫这班农场工人打得头破血流，鼻塌嘴歪，才算收场。这样一来，平时受欺、受压，忍痛、忍泪的耕家百姓，都暗地里透一口大气，心里觉着痛快。有时遇见他们走过，脸上也露出格外的钦佩和敬重。只有那些地主、团丁、土豪、恶霸，对他们是恨之入骨，背后给他们起了个恶名，叫做“十大寇”。他们听了，也全不在乎。陶华说：

“十大寇不十大寇吧。老子不怕！你奈我什么何？”

## 十四 第一赤卫队

整整一个春天，震南试验农场的百多个职工，就在一个挤满木架床的茅棚里度过了。扛活的问管事的，新村的房子什么时候起好，管事的说，还在画图样呢。扛活的问管事的，新村的医生什么时候才来，管事的说，还没有送出聘书呢。扛活的问管事的，新村游艺部的锣鼓弦索什么时候才买，管事的说，先下下象棋吧。扛活的又问管事的，新村的村长什么时候选举，管事的有点不耐烦了，把手一扬，说：“如今是农忙节令，到夏天再说吧！”果然不久，夏天就来到了。这夏天也是的，没给他们带来新房子，没给他们带来好医生，没给他们带来锣鼓弦索，也没给他们带来选举的村长，却照头照脸地给他们带来几场倾盆大雨。有时还是连阴雨，一下就十天八天。别说干活了，就是茅棚里也不好呆。天上漏雨，地上进水，浑没个干净的地方，把人闷得要死。有一天，又下着瓢泼大雨，陶华穿上蓑衣，戴上竹笠，冒雨上胡家去坐坐。刚过了螺冲桥，正预备朝东拐，一眼望见两个人，在前面走着。头里那一个是何福荫堂账房的跑腿郭标，态度淫邪，举动轻浮，只顾撑着布伞，急急忙忙往前赶，全不理睬后面那个人。后面跟着追赶的是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浑身湿透，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撵着郭标，一面苦苦哀求道：“少爷，做做好心吧！少爷，做做好心吧！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将就惯了的，脾气很不好，可怜、可怜她吧！你有什么好意成全，也得慢慢说，慢慢讲。要是这么逼着她，逼出事儿来，那可怎么好！”说着，又拿手去拽郭标的袖子。郭标嫌他的手湿，怕弄脏了自己的衣服，一甩，甩开了他，毫不动心地说：“你想得倒怪美！”

好说不好听：猪肥了就要宰，鸡肥了就要杀！我孝敬了你们这几个月，你们还不知足。难道要我等她一辈子不成？二叔公也说过，她的年纪也大了，该把她娶过来了。今天我要就把话说清楚，到底她愿意上轿，还是不愿意上轿！”哀求的尽管哀求，不理的照样不理，两人磨磨蹭蹭，朝前冲何勤家里走去。陶华早就听说，郭标近来整天缠住何勤的女儿何娇，说要娶她，何福荫堂的管账、绰号“二叔公”的何不周已经点了头，只是何勤、何勤的妻子何龙氏、何娇本人都不答应，因此事情还搁着。当下看见他两人这种模样，不知郭标打算搞个什么名堂，就跟着他们，顺着前冲，向南走去。到了何家

门口，只听见何娇在里面大声哭嚷，何勤站在门外淋雨，又是顿脚，又是擦眼泪。陶华急了，把蓑衣、竹笠一摔，一步跳上前，摇着何勤的肩膀问道：

“告诉我！你们到底答应过他，还是不曾答应过他？”

何勤抹干自己的花白眉毛，认出是陶华，就说：“事到如今，答应过又怎样，不曾答应过又怎样？”

陶华一面捋袖子，一面说：“要是答应了，我就不管你们的闲事；要是没有答应，我就不能让他仗势欺人！”

何勤含泪道：“就算我再没主意，也不能把女儿断送给他！”

陶华说了一声“对”，迈开大步，走进屋里。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又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提着郭标，象提着一只小鸭似的，对准街中心一掼，把郭标掼得四脚朝天，呵唷、呵唷直叫唤。叫唤了一阵子，自己爬起来，对陶华舞着拳头说：“你是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瞧！”一面说，一面溜走。何勤叫陶华快走，不要惹祸上身，陶华反而走进屋里，坐下等着，看郭标还有什么花招。何娇忙着倒茶，忙着递烟，又忙着把街外陶华撂下的蓑衣、竹笠抱回来，对着陶华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地诉说叫郭标欺凌侮辱的苦楚。约莫过了一袋烟工夫，郭标带着两个团丁回来，在门口骂街。陶华懒得答腔，跳出门口，照着郭标胸膛就是一拳！看见郭标捱揍，两个团丁一拥上前，同时动手。却没想到丘照、王通两人，恰恰在这个时候赶到。三个对三个，没几下手脚，就把郭标和团丁打得稀里糊涂，连爬带拐地走了。三个农场工人把何老汉跟何娇安慰一番，就气冲冲地相跟着，朝胡源家走去。这一天，胡源一家也因为雨势太猛，不能干活，都在家歇着。关杰、马有、邵煜、马明、区细、区卓、胡树、胡松都在那里闲谈。周炳学校里也因学生到得不多，不能上课，他也就跑到胡家来散闷。大家听了陶华、丘照、王通三个人所说，都叫痛快。丘照靠锅台站着，他象磨刀似地拳拳头磨着锅台，回味无穷地说：“打得痛快，打得痛快！只可惜少了一点。能够一天打他一回就好！”说得大家都笑了。区卓年轻，听说何娇叫人欺负，痛苦地扭歪嘴唇，笑不出来。

区细性情偏激，从人丛中站起来，对大家提议道：“咱们光接那郭标一顿，不是办法。斩草不除根，他还会再去罗索何娇。不如拿绳子把他捆起来，要他立个字据，不再上何家去。他如果不依，咱们就拿把刀子，割下他的耳朵来！”王通性子急，一听就高兴，拍巴掌道：“要是大家都觉着朝那么办对的话，我答应去捉他回来！”陶华、周炳、关杰、马明四个人在歪着脑袋，静静地想着，没有做声。胡柳听说郭标捱揍，何娇好歹出了一口气，心中十分得意。她不知不觉又想起震光小学那教员华大维来。这华大维就是跟郭标一样人品，时常拿些不干不净的话挑逗她，也得有个人揍他一顿才好。不过她心里虽是这么想，嘴里却骂丘照、区细、王通他们道：

“迫击炮，长颈鹿，茅通，你们可知道咱胡家是有名的厚道人家，一向派别人多句话也不讲，谁许你们在这里打打杀杀的！”

马有言语诙谐，又一向喜欢奉承胡柳，这时就接着说：“对呀。你们平时管我叫‘马后炮’，我就拿马后炮将你们一军。你们上外面打架倒可以，在这里瞎嚷嚷干什么？快过来给大姐斟茶、陪不是！”胡树心地深沉，平时叫何不周欺负得不少，知道何福荫堂的账房有多么厉害，就说：“人是打了。打得倒是的。只是何不周、郭标那一伙，也不是好相与的。有一天寻起仇来，那就该怎么办才好？”胡松年轻有为，勇于任事，举起拳头捶在矮桌子上，说：“对！咱们该想个办法。不过咱们不怕他财雄势大，也不怕他诡计

多端，咱们有理，他没理，他奈得咱们什么何？”坐在远远的角落里，斯文沉静的邵煜忽然使唤他那缓慢的低调子插言道：

“说什么都是假的。咱们是散的，人家是整的，做不得。

咱们该结个团体！”

他的建议立刻得到陶华、周炳、关杰、马明的热烈响应。他们差不多众口同声，一齐说道：“煜嫂说的对！”其他的人也心心相印，不约而同地叫好。马有又站出来打趣道：“煜嫂到底是煜嫂！女人之家，那心眼儿就是细！”邵煜站起来，撵着马有，要揍他。马有要逃，不提防经过丘照面前，叫丘照暗中伸腿把他一绊，吧哒一声，朝前仆倒，栽了一个“饿狗抢屎”。众人又哄堂大笑。丘照收起腿，发出洪亮的嗓音说：

“要是结个团体，咱们就立它一个忠义堂！包管没错！”王通总是和丘照一条心的。他快嘴快舌地接上说：“妙极！咱们纵然没有一百零八，也是十条好汉。这震南村就是咱的‘梁山泊’，这胡家就是咱的‘忠义堂’。大家说怎样？”邵煜、区细、区卓做一处，低声商议。区卓有分有寸，胸襟豪爽地说：“我年纪小，不能跟你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一定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邵煜十分心爱这个气概英豪的少年人，不眨眼地望着他，不停地点头。那边马有、胡树、胡松做一处，交头接耳。也是最年轻的胡松，对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流露出十分倾慕、十分神往的感情说：“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是多么好呀！我愿意干一辈子，永远不后悔！”另一处是陶华、周炳、关杰、马明四个人，也在认真议论。胡源、胡王氏、胡柳望着这十二个青年男子，觉着又粗野，又可爱，又讨厌，又心疼，简直有说不出的滋味。胡柳心里在想，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人活着真有意思。自从她出世以来，她还没见过自己的家里有这么兴旺的气象呢。周炳对着这批生龙活虎的弟兄们，也是心爱得发痒，心疼得发软。他自己那全身的力量，本来好象睡着了，这时候也就悠悠苏醒。他想，论热肠厚道，知人见事，有陶华；论心地清明，足智多谋，有马明和关杰；论勇猛义烈，敏捷迅速，有丘照和王通；论沉静稳实，胆大心细，有胡树和邵煜，论天真纯洁，精锐锋利，有胡松和区卓；马有虽略带轻浮，区细虽略带偏激，可都是强壮有力，见义勇为的人；有了这样一些人，还什么事情做不成，什么天下打不来呢！他又想，这样的人才品德，是三家巷的陈家跟何家所断断没有的，也是金鑫里的张子豪、陈文英、李民天所意想不到的，更是震光小学的林开泰、华大维、丁猷所无法理解的，自己跟他们在一起，只觉着孤独、寂寞、烦闷、痛苦都成了又可笑、又可耻的字眼儿呢！最后，他想起胡柳曾经说过她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到震南村来的话，要是金端、麦荣、洗鉴、冯斗、谭槟跟自己的哥哥周榕，当真来到震南村，那天下的事儿该有多么美妙！——天空和大地该有多么明亮！这些英雄好汉跟共产党在一起，会显得多么有声有色，辉煌铿锵！想到这里，他自然而然地望着胡柳，发出会心的微笑；却巧胡柳也正在望着他，发出同样的会心的微笑。这时候，天空的确明亮了一些，可是雨势越来越大，从近到远，从远到近；象万马奔腾，象排山倒海；屋瓦好象都叫它掀走了，大地好象都叫它咬碎了。胡家漏得很厉害，这里滴滴答答，那里叮叮咚咚，一股一股的小水，象飞泉似地从天上而降，有悬空直下的，有顺着墙壁流下的，都在黑泥地面上汇合成一条一条的小溪，蜿蜒奔突。陶华忽然对大家说：

“听！是什么声音！”

大家静耳一听，果然从远处传来哗、哗、哗、哗的声音，既不是风声，

又不是水声；有点凄厉、又有点恐怖。大家都知道，这准是谁的心爱的家院倒塌了，只是不想说破，因此都不吭声。后来还是关杰开了腔，他说：“大家都赞成结个团体，我也赞成结个团体，可是说到名堂，却该谨慎商量。论咱们这伙人，义气相投，生死同心，果然象当年的梁山好汉一样。可是我又觉着，论起咱们的宗旨和行为来，又不象完全一样，总是不大贴切。”陶华和周炳不住点头。胡树和邵煜也一连说对。丘照再提议道：“不然的话，叫做忠勇堂吧！我就怕你‘关夫子’是曹、是汉，定不下心来！”王通也急忙忙添上说：“再不然，叫仁义堂也行。堂名没啥关系，只要响亮就行！”胡松、区卓没有了主意，只顾低头细想。马有说：“算了，你们只管瞎嚷嚷干什么？叫孔明军师来给咱说两句吧！”马明听马有点了他的名，就不慌不忙地说：

“我也跟大家一样，想不出好主意。不过我觉着叫个什么堂，总不合适。咱们一不是捞家打仔，二不是三教九流，开那堂口干什么呢？咱们是堂堂正正的工人，是神圣的劳工，只是为了反抗这黑暗的社会，才结成团体，咱们该有个自己的好名字！咱们的眼光、气量，也要比梁山泊的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远一点，大一点！我说得对不对？”

大家都认为马明说得对。一直沉默着，憋了一肚子话的区细，这时候不假思索的站起来，慷慨激昂地高声提议道：

“依我看来，咱们不如干脆叫做共产党！”

区细这句漫不经心的话，倒叫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大地吃了一惊。别人提起共产党这个神圣的名字，都是怀着虔诚的心情，低声说出嘴来的，没见过象他这么随便的态度。周炳因为他这种轻率的行为，心中感到十分气愤，咬着嘴唇不做声。陶华严肃地，又是十分和气地说：

“区细兄弟的心意是好的，话却说得欠斟酌。说起共产党，咱们没有第二句话。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没收大工厂，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咱们拿起枪杆子，还为了别的什么？难道咱们还不是最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么？可是，要成立一个共产党，光凭咱们这批人，我看还不行，还不够格儿！大家说呢？”大家还没开腔，区细又抢着说道：

“既然不能叫共产党，就叫共青团吧！”

陶华一直走到他的面前，好象恳求似地说：“区细兄弟，不要随便乱扯。这都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组织，是领导咱们大家革命的，咱们怎么能够凭自己的高兴，随使用那些名义呢？”

大家都觉着陶华说得对，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名字，就低声议论起来。这时候，周炳倒想起了一个主意。他端起了锅台上的茶碗呷了一口，就走到人们当中，顾盼自豪地说：

“有一个现成的名字，咱们倒把它忘了！眼前除了胡家兄弟之外，大家都是赤卫队员，这是共产党给咱们的名字，谁也没有取消它。这赤卫队的旗帜上面，就有着革命、勇敢和光荣！咱们重新举起这面红旗不好么？”

大家一听，都觉着是自己心里面的话，却叫周炳给挖了出来，情不自禁地齐声喝起采来。外号“华佗”的陶华没有说话，却亮起大拇指，和每个人都打了个照面，那兴奋的热情，从又大、又深的眼睛里直射出来。马明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说：“你们瞧我这脑袋还中什么用？我这‘孔明’是当不成了，应该让给阿炳！”平时难得笑一笑的“关夫子”关杰一面拍着巴掌，一面摇摆着上身，笑得合不拢嘴。“迫击炮”丘照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早



知灯是火，不用随街摸！”王通不肯饶他，就说：“我‘茅通’都没有想到呢！几时轮到你知道灯是火？”邵煜嘻嘻、嘻嘻地笑着，又驯良，又羞怯，活活地是个妇道人家，真不愧那“煜嫂”的称号。平时，别人管他叫“树叔”的胡树对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你们看可了得！说难倒也真难，说容易倒也容易，你就是想不到！我无疑不是赤卫队员，可我就是爱这赤卫队！”后来他又用力重复道：“我就是爱这赤卫队！”绰号“急脚松”的胡松和绰号“和尚”的区卓又另是一种样相。他们活象两个淘气的孩子。胡松高声吼叫道：“好东西！”区卓就使唤更高的嗓门吼叫道：“好东西！”胡松又尖起嗓子盖过他道：“好东西！”区卓就拚命撕裂了嗓子，还要盖过他道：“好东西！”到两家的嗓子都使尽了，两家就相对着癡癡痴痴地笑个不停。胡柳看见这班青年男子个个惊喜欲狂的样子，不觉眼圈发红，心儿乱跳，眼泪也簌簌地流将出来。“马后炮”马有暗地留心，知道她心中喜欢，就抢着说：“不怕你们笑我‘马后炮’，我想从前那些有钱人家把阿炳叫做‘秃尾龙’、‘废料’、‘周游’，真是活天冤枉！论起阿炳的大才、大德，他至少应该叫做‘周公’，咱们在蒙馆的时候，都三番五次听说过的，也不过如此。我说的对不对？”大家都说不错，往后就该管周炳叫“周公”。老汉胡源把前后事情一想，更加连声赞叹道：“就是周公，就是周公。”胡王氏本来寻不上插嘴的地方，这时也插嘴道：“还不止周公呢，连佛爷也称呢！”胡柳心里十分敬慕，嘴里却骂道：

“那‘秃尾龙’也称！他到什么地方，那地方就要搅风、搅雨！”

只有那相貌和周炳相似，可是脖子特别长的“长颈鹿”区细，见别人只管称赞周炳，却很少称赞他，心中不以为然。他仍然坚持共产党和共青团这两个名字，觉着比起赤卫队来，就是够味儿，因此他低头闷坐着，一声不响。

等到满堂屋的欢乐声稍为落下，关夫子关杰就提出一桩事儿来道：“咱们叫赤卫队，也还得有个番号，不能叫个秃头赤卫队呀！”大家经他一提，又纷纷谈论起来。有主张叫中国赤卫队的，有主张叫广东赤卫队的，有主张叫工人赤卫队的，有主张叫革命赤卫队的。后来多数人的意见，都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第一赤卫队”这番号好，就定了下来。马明又提出另外一桩事儿来道：“咱们有了这‘第一赤卫队’，还得有个队长带领，才能够开步走哇！”丘照一听，就站起来说：“这回大家该听我的了！要说队长，不是炳哥还有谁？他周公当得，队长还当不得？”周炳急了，满脸胀得通红地说：“哪有这种道理？丘家兄弟，这回你又不对了！论人才，论阅历，论胆识，论性情，论道理，都只有咱陶大哥才当得这队长！他又跟大家在一道扛活，这才是天生合式！”陶华听说，也再三大声推让。丘照说，“既然如此，陶大哥来当队长，炳哥来当党代表吧！”周炳说，“你这才是笑话。我连党员都不是的，怎么当得起党代表呢？”众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后来马明又说：“迫击炮的意见还是对的。这样子吧：华佗来给咱当队长，周公来给咱当政治指导员吧！”茅通快嘴快舌地问马明道：“那么，你自己呢？”关夫子微笑接着道：“华佗当队长，周公当政治指导员，孔明还不当军师？——参谋长嘛！”这样，事情就算定夺了。胡柳在一旁，瞅着他们如此慷慨，如此谦逊，又如此融洽，心中更加钦佩。

自从组织了第一赤卫队之后，周炳更加希望找到金端、麦荣、冼鉴、冯斗、谭槟和自己的哥哥周榕这些人，可惜他想尽办法，找尽门路，还是找

不到。他着急得坐立不安，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更加没心思去教什么书，去跟林开泰、华大维、丁猷他们鬼混了。一个月之后，周炳从一些农民的嘴里，从一些学生的嘴里，听出在东沙江对面的震北村中，好象有点什么动静样子。有人说，共产党已经到了震北村了；有人说，他亲眼看见了那为首的共产党，是一个矮矮圆圆的中年汉子，满嘴胡须，一身黑衣服，掖着两条枪，威武得很；有人说，震北村马上就要成立农会了；甚至有人说，震北村马上就要武装暴动了。周炳把长工何勤邀到自己的房间里，关起门来和他密谈。何勤首先提出了另外一桩事儿。他告诉周炳，陶华跟他的女儿何娇时常往来，已经有些日子了。他说陶华是条好汉子，他跟他女人都没有话说，只怕二叔公何不周那边不答应，会惹出祸事来。他又问周炳，何不周老早就答应了把何娇给郭标的，如今该怎么办？后来周炳问起震北村的事儿，何勤又告诉他，听说确有个矮矮圆圆的中年汉子，满嘴胡须一身黑衣服，经常上震北村去。再往下问，何勤只知道那个人说话带“四邑”口音，又听说那个人是个拉洋车的出身，大家叫他“老谭、老谭”的，别的就都知道了。何勤走后，周炳把那个人的身材、容貌、口音、出身、姓氏等等翻来复去地想了一天一夜，越想他越象从前广州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的共产党员，广州起义时候的赤卫队员谭槟。想到这一点，他心乱如麻，一夜都没有合过眼儿。第二天一早，他就坐渡船到震北村去，打算冒险进村去打探一番。可是才走到村口，他就叫乡公所的团丁们给挡住了。团丁们告诉他，如今震北村不平静，已经宣布戒严，凡是外村人，没有乡公所的条子，一概不准进村。周炳给他们费了许多唇舌，依然不得要领，只好回去告诉第一赤卫队的朋友们，再做商量。

## 十五 跋涉

第一赤卫队的日子可真不好过：第一没有上级组织来领导，第二没有武器枪枝，第三没有行动任务，只有周炳晚上抽空到胡源家里来，给大家上上课，讲讲革命的道理。那农田的活路，大家倒是慢慢磨练出来，也有点惯熟了。只是谁都不明白，这所谓试验农场，到底在试验什么东西；所谓科学改良，又在改良什么玩意儿。公司没有跟大家明说，恐怕是牵涉到什么发明专利之类的问题。大家问庄稼汉出身的胡树、胡松兄弟，谁知他两兄弟也看不出个究竟。有时大家看见总技师李民天带着几个技师在田里转来转去，这里拔几棵，那里掐几片，就又躲在化验室里不出来，过一天、半天，便回广州去了。区细、区卓两兄弟是认得李民天，从小在一块儿玩的，后来各自长大，见面很少，就生疏了，在农场见着李民天也不跟他打招呼，李民天也认不得他们。倒是后来有一回，董事长陈文婕和总技师李民天一道来农场，请了周炳、区细、区卓、胡柳、胡树、胡松六个人过去说话儿，又和胡家几个人认了亲戚，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但是这试验农场到底搞的什么名堂，他们还是没有说。月过一月，天过一天，区细早已十分不耐烦了，就牢骚满腹地对大家说：“咱们这算什么赤卫队？我看耕田队倒是真！”丘照又提议道：“要不，咱们把那姓郭的抓出来，再好好揍那小狗爪子一顿，也消消这股闷

气！”马有说：“要是这么着，咱们来给他们排个班儿：先揍那郭标，再揍周公学堂那华大维小子。他整天捧着胡柳叫‘黑牡丹’，十分下流，不惩戒不行！”队长陶华也是手痒痒地说：“要干的话，我倒想先干那公安稽查站的王八蛋梁森。一看见他那青鸡脸，我的眼睛就发红。可是不管干什么，咱们得先问问政治指导。周公不点头，咱们什么也不干！”王通也每天催促周炳道：“炳哥，你点头吧！你说先干谁，咱们就干谁。你说往东，咱们绝不朝西！”周炳自己，也正在心慌意乱，不知怎样才好。论胃口，他也是想干一干的。可是这两三年来，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又读了几本社会科学的书，就觉着那样干，仿佛不大对。不过到底怎样干才对呢，自己却又弄不清楚，因此，他就极力劝住大家道：“你们说我不想干么？我可想得很呢！可是，咱们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有一个组织。咱们虽然有了赤卫队，但是还没有跟上级组织接过头，这还是不行。我给大家担保：咱们一定可以找到党。我十分相信。一点也不动摇，一点也不怀疑。大家再忍耐几个月吧！”大家听了他的话，都觉着惊奇：周炳只有鼓动人闹事，没有劝说人省事的，这样看来，周炳也是变了。不过不管怎样，大家还是依了他的话，耐着性子，捏着脖子过下去，一耐就耐了三个月，又到了那一年的秋天。

那一天的绝早，刮着一阵凉风，下着几点小雨，果然有点秋天的模样。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撑着一把又粗大、又笨重的纸伞，迈开肥胖的步伐，上公安稽查站去找站长梁森。梁森还没起床，叫他吵醒了，浑身不自在地走了出来。何不周一面喘着气，一面擦着汗，一面告诉那站长：震南试验农场里最近出了一批共产党，附近的“良民百姓”都管他们叫“十大寇”，这些共产党如何“调戏”良家妇女，如何“打架闹事”，如何“恃势行凶”，一直说个没有完。梁森听得不耐烦极了，就用手势挡住他道：“你那些废话就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你现在只要说清楚，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就行了。”何不周冷笑道：“给你说，就是要你把他们抓起来，”又用肥厚的手指在脖子上锯着，比划着说：“杀他几个！你们不是专干这差事的么？”梁森申斥那胖子道：“你说的不管什么话，我根本就不相信。几时轮到你说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可是你也该记住：你是给何家办事的，他们是给陈家扛活的，你们两边的头顶上如今正对着亲家呢！万一伤了和气，你的东家护得住你，护不住你？”何不周寻思着说：“他那些工人是招募来的，他也不敢说那里头就一定没有共产党。”梁森向客人伸出一只手，手掌向上，手指向里勾动着，说：“那好吧，你一定要做，就给你做。你愿意出多少？你要知道，我是可以尽义务的，我的兄弟们可不能白白报效。”何不周郑重其事地出了五十块钱的数目，可是梁森不亢不卑地讨了个一万块钱的价钱。后来再三商议，一个加到二百，一个减到二千，僵持不下。在送客的时候，梁森对那胖子说：“一百几十的生意，你去帮衬乡公所吧！”何不周又好气、又好笑，说：“你不干，也只好问问他们看。难不成只有你会抓共产党，别人都不会？不过要他们干这桩事，有个百儿八十也就够了。你还替我省俭呢！”说罢，两人才分了手。

也在那一天的绝早，周炳打着雨伞，挽着一个藤筐子，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震光小学，朝何勤家里走去。何勤、何龙氏、何娇都在家。两位堂客看见他那神色不定的样子，知道他将要出远门，站在一旁，不敢做声，只顾拿眼睛上下打量他。何勤咳嗽了半天，才抬起头问道：“你就走么？”周炳爽朗地回答道：“对，我就走。你打听出什么新消息没有？”何勤知道他是

问那个矮矮圆圆，满嘴胡须，一身黑衣服的姓谭的消息，就说：“有是有一点，不多。震北村有人知道，他除了经常在宝安、深圳一带走动之外，还经常跑香山、前山一带呢！”周炳只说一声“好，知道了”，就要起身。何勤拦住他道：“你只知道他姓谭，又不知道他叫谭什么，又没有个地址，怎么就走？”周炳说，“是倒是。可是不打紧。就是走遍天涯，我也会把他找出来！”说完，头也不回，迈开雄健的大步，向螺冲那边走去。何勤望着他的魁梧的身影，替这拗性的年轻人叹了一口气，又赞美地轻轻摇头。周炳到了胡家，只有胡柳一个人在家。周炳放下行李，和她打对面坐着，告诉她道：

“我走了。我这回出去，一定要先找到姓谭的。然后从姓谭的那里，我就能够找到金端同志。”

胡柳瞪圆眼睛望着他，觉着他这时候是一个老实、笨钝、固执非常而心地纯善的傻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知艰难，也不顾危险。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干一件大事之前，表现出天真的无知，过分的严酷，不近人情的淡漠和毫无处世的能耐的样子来。她轻轻叹着气，越往下听，就越发忧愁。她想起他无亲无故地漂泊在外，不知道多长的日子，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那险诈凶恶的社会随时都会加害于他，不觉伤心掉泪。周炳又是另外一种心思。他想那个人既是姓谭的，配上那副相貌，就准是谭槟无疑。他想既然他不在震北村，就一定在宝安，要不就在香山，他也一定能在宝安，要不就在香山找到他，不会有什么疑问。他又想，既然只有这一条线索，一条门径，也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只要一心朝前走，就能水落石出。他不明白一个人在走着一条笔直的道路，怎么别人会替他担心发愁。

胡柳哽咽着，低声说道：“这岂不是大海捞针？”

周炳比她更加低声说：“只要有针，我就能从大海里把它捞起来。”

可以听得出来，周炳的声音里有的是坦白、快乐和单纯，跟他平时说话里面所包含的调子一模一样。他说这么勇敢豪迈的大言壮语，却没有使唤高亢铿锵的声调，也没有露出慷慨激昂的神色，倒象是一个懦弱、胆怯、迟钝、愚昧的孱子在那里喃喃絮语的一般。胡柳无可奈何，最后说了一句满不相干的闲话道：

“学堂里不是开了学么？没人上课怎么办？”

周炳心平气和地笑着，拿起雨伞和藤筐子，随口答道：“不要紧，我已经请了假。这学堂没有我，一样办得起来。”说完就走了。胡柳追出巷子外面，望着他的宽阔的背影出神。

他去久了，胡柳又追到螺冲小桥边，躲在一棵香蕉树后面，拿眼睛送他，一直送到他隐没在蛇冈西面为止。

谁知周炳走后的第七天，震南村里就闹出一件大事儿来。那天晚上，何娇约陶华在村东小帽冈前面的观音庙会面。这观音庙虽然淡中清还有些人去烧香磕头，但是没有庙祝，也没有其他闲杂人等，是个极其清静的去处。陶华跟马明、关杰、胡树三个人商量，觉得应该去走一遭。马明不放心，就叫马有陪他去。又吩咐马有只要在庙外等候，留心看着周围的动静，一面替他把风，一面也是保护他。陶华进得庙里，借着微明的月色，在观音大士的神象前面，看见了何娇。两个人并排坐在一个蒲团上面，细细地谈起心来。谈了约莫一个更鼓，越谈事儿越多，越谈头绪越乱。何娇看见陶华英伟健壮，醇厚热肠，如果这个人肯拉她一把，她就能脱离苦难，终身有托，谁也不敢再来欺负她；陶华看见何娇苗条细瘦，心地善良，就想如果这个可怜的女子

能够抗住那些浮华子弟的糟蹋，跟自己一起过日子，他就不知道会多么幸福。正是两个心事，一样相同。后来何娇催促陶华道：“该是怎样，你得有个定着。郭标那鬼东西时常来罗嗦，我倒不怕他。我爹、娘也不喜欢他。可是二叔公何不周那肥猪就厉害了。咱家是他的长工，他说怎样就怎样。除非你不吃饭，你敢不依？这两天，他要咱全家大小都搬到江边的棚寮去，跟其他的长工住在一起。我跟你离得远了，见面难了。我还怕他这里面会有什么花招呢！”陶华用手轻拍她的脊背，安慰她道：“不要怕，小姑娘。

他要你搬，你就拖着。实在拖不了，你就搬。同在一个村子，还怕他活活地把你吞下肚子去？至于说到正式办事，那就得钱。你使了他何不周的银纸，你不还债，他总是拿住你的把柄，说什么他也不会依的！”何娇将身子更靠紧陶华一些，撒娇地说：“我怕。我怕会出事情。……”陶华捏起拳头，把骨节捏得历历作响，说：“那除非咱俩一同逃走！可是——”他想说可是他还有一班兄弟，离开不得。不过他还没说出来，何娇倒抢着先说了。她说：“那怎么行？我爹、娘只得我一个。爹老了，娘又多病。我一走，他们准活不成！”陶华叹了一口气道：“这社会真是困死人！既然进退两难，那咱俩就支撑着再说吧！”他俩越谈越甜蜜，可是越谈越伤心。何娇躺在陶华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着，那眼泪珠子穿过微明的月色，淅淅沥沥地落在那青年汉子的宽阔多毛的手背上。

在胡源家里，马明、关杰、邵煜、丘照、王通、胡树、胡松、区细、区卓几个人静悄悄地坐着，等候陶华的消息。看来大家的心情都快活、平静。后来马明和关杰下棋，邵煜、丘照、王通围着看棋。胡树、胡松也挤在灯下补衣服。胡柳拿一把剪刀、几张黄纸在原来她兄弟睡的空板床上剪来剪去，区细、区卓也坐在床边看。大家都没有说话，胡柳忽然放下剪刀，推开面前的碎纸，叹口气道：

“妈，也有这些天了，也不知道人到了什么地方了。”

胡王氏还没来得及回答，邵煜早从棋盘里抬起头来，笑着插嘴道：“又有哪些天了？凑起来才不过六、七天。他到了什么地方，会有信来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笑了。王通暗中扯扯他的衣服，意思叫他知趣些，别多管闲事。邵煜也觉着自己说话不得体，那斯文、灰白的小脸叫小煤油灯映照得通红。区细和胡源差不多同时开口，区细说，“吉人自有天相；”胡源说，“正所谓行人遇贵人！”就这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到了三更时分。胡柳心细，忽然听见远处有人飞跑而来。大家正惊愕着，只见马有从门外撞了进来，嘴里连声嚷着：“坏了，坏了！”大家忙问什么事，马有说他正在庙门外把风，忽然有四个团丁来“捉奸”，他立刻通知陶华，叫陶华跟何娇往西边走，他自己往东边走。谁知那些团丁不来追他，却去追赶陶华，后来就把陶华、何娇两个带到乡公所去了。胡树听了，很不服气，就沉着脸责备马有道：“你们有两个人，他们也不过四个，打也打得过的，光顾得跑干什么！”邵煜也不满道：“你跑了，叫大哥一个人对付四个人。真脓包！”胡柳一听，就哭叫起来道：“天哪！可怜的人哪！”王通却不愿听这些，只一个劲儿催促马明道：“参谋长，下命令吧！如今该怎么办？”马明和关杰对望了一眼，跟着用手把棋盘一推，对大家说：

“全体出动！冲进乡公所去！把陶华、何娇抢回来！”

谁也没有多说话，一阵桌、椅、鞋、履响动声，十条汉子一齐走出门外，向村西街市旁边的乡公所快步前进。到了乡公所，既不问讯，也不说话，

由迫击炮丘照做开路先锋，一直冲了进去。

这时候，东沙乡乡公所里也没有什么人，乡长何奕从来很少上乡公所来，乡文牍王先生早已回槐冲村、他自己的家里睡觉去了，只剩下七、八个团丁在这里上夜。这些团丁平时鱼肉乡民，倒绰绰有余，如今要他们对付这班生龙活虎的农场工人，却不是材料。当下这些人看见丘照他们来势汹汹，知道是为陶华跟何娇而来，也没人敢出头拦阻；只有一两个乖巧的，赶快去乡长何奕家里送信，其余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大门外，嚷叫恫吓，凭着嗓子壮胆。那乡公所有多大地方，禁不起这十条大汉一阵翻桌、推椅、踢门、砸窗，早已弄得支离破碎，东倒西歪。马明带着胡树、胡松搜左边，关杰带着区细、区卓搜右边，丘照、王通、邵煜、马有一直闯到后进，见门就开，见房间就搜。最后，还是丘照这支人马，在厨房后面一个堆放破烂东西的小房间里，把陶华跟何娇起了出来。大家见人已救回，也不多留，便替他们松了捆绑，簇拥着走出乡公所，大模大样地回到何勤家里，又从那里浩浩荡荡地走回农场去。这一仗果然打得有声有色，虽然没有交手，没有伤人，却使得东沙乡的绅耆父老，大为震动。他们奔走呼号，一致主张严办。乡长何奕去向他的堂兄何不周报告，还哭了一鼻子，说要辞职不管。何不周再去找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还是不理，说偷鸡摸狗的事情，他管不着。事情还是原封不动地搁着。

又过了十多天，大家看见何福荫堂的账房和东沙乡的乡公所，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便都笑那些老爷们、大哥们平日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如今也不过虎头蛇尾，银样蜡枪头，奈他们不何。加上周炳又从宝安县城寄了信来，说经过半个月查访，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准备从那里经过广州，再绕道下香山县去找。关夫子是印刷工人出身，文墨深些，就把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到尾给大家念了三遍。大家想念着周炳，纷纷揣测他旅途如何，身体怎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等等，把那乡公所发生的大事情都忘记掉了。其实这个时候，周炳已经离开宝安县，坐火车回到了广州。他是半前晌到的。两只脚一踩着广州的泥土，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姐姐、胡杏、何守礼这些人。但是第二个念头又想，应该先去芳村市头后面找他的干妈洗大妈。她是从前沙面洋务女工黄群的表舅母，又是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洗鉴的堂婶子，说不定能知道洗鉴、冯斗、谭槟这些人的消息。她又是靠收买酒楼茶馆的菜脚下栏度日的，去迟了怕她已经上街，又得耽搁一天工夫。于是他一面想念爹、妈，一面咬紧牙关，从东堤、长堤走到西堤，每经过前年拿枪跟敌人对打过的地方，就站下来悄悄凭吊一番，最后又从西堤坐渡船到了芳村。幸喜洗大妈在家，更可喜的是黄群也在那里。这一位干妈、一位大姐见了周炳，就象隔世相逢的亲骨肉似的，一边一个搂着他，亲亲切切地哭了一场。周炳知道黄群在顺德一间厂子里做缫丝女工，从前省港大罢工时在一起的女工章虾，如今也在那间厂子里干活，都还平安，觉着有些安慰。他也把这两年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地告诉了她俩，特别把自己和麦荣大叔的相见不相亲，把自己和金端同志的合而又离的情况，说得十分仔细。后来大家谈起大罢工时的朋友，那印刷工人古滔，洋务工人洪伟，都没有消息。至于洗鉴、冯斗、谭槟等人，就更加不知下落了。

到了中午，洗大妈给他俩做了饭吃了，黄群就回顺德去，周炳把行李放下，单身回到河北，再进行打探。他先到西来初地何锦成家里去看他的老妈妈何老太。她都快七十岁了，人还麻利，精神奕奕的。何锦成剩下的孤儿

何多多已经四岁，虽是瘦些，也长得满有志气。其余的六个孤儿也长得不错，有些都六、七岁大了，见了周炳，都拉着手叫叔叔。周炳拿了些钱给何老太，帮补他们的伙食，又问何老太，组织上有人来过没有。何老太说有倒有，只是都不留姓名地址，搁下一些伙食钱，抱抱孩子们，就走了。周炳写下自己的地址，叫何老太交给那些送钱来的人，就告辞出来。随后他又到第七甫志公巷黄群的妈妈黄五婶家里，留了自己的地址；最后又到莲花井程仁的家里去看他的老母亲程大妈，和程仁剩下的孤儿、跟何多多一般大小的程德玩了一会儿，同样留下了地址，才走出来。谁知道一只脚才跨出莲花井，还没走到惠爱路，他就十分地想念起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来。这里离他的家很近了，他只要转一个弯儿，再转一个弯儿，只要十分钟，他就可以挨着他的爸爸，靠着他的妈妈吃一个酥脆的杏仁饼，或许再加上一个甜甜的薏米饼。可是不成。那到香山去的轮渡快要开身了。

他不能因为要见爹娘一面，却误了这一班船。他必须立刻到香山县石歧镇去。他必须立即把金端、洗鉴、冯斗、谭槟之中不论哪一个找出来。第一赤卫队的好弟兄们在等待着呢！

他带着一颗隐隐作痛的心回到芳村，给周铁和周杨氏写了一封信，说目前还不能回家看他们，要他们一接到二哥周榕的消息，立刻告诉他。寄完信，他就挽着藤筐，夹着雨伞，告别了洗大妈，踉踉忙忙地搭上了香山轮渡，往石歧镇赶去。这石歧镇是香山县的县城所在，人烟稠密，生意兴隆，满街都是吃的、穿的、玩的、戴的，海产十分丰富，洋货也堆积如山。周炳进了客栈，就连忙四处打听。旅馆、酒店、客栈、“咕喱馆”、酒楼、茶室、粉面馆、熟食摊子、轮渡码头、长途车站、大板车行、转运过儼行，以及药局、钱庄、戏院、神庙，一切医、卜、星、相，人多聚脚的地方，也不管能问的、不能问的。该问的、不该问的，他都去打问过了。除了有一间住着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子的咕喱馆，说仿佛记得一个多月以前，曾经有个仿佛叫做谭槟的渔民在那里住过一宿，以后就不知去向以外，其他地方，竟是毫无踪影。这样子，在石歧、前山这些地方混了半个多月，周炳又带着一颗隐隐作痛的、抑郁烦闷的心，回到了第一赤卫队的驻地震南村。

## 十六 一个谜

恰巧阴历十一月初六那一天，是天上的玉皇大帝诞辰，也是人间的胡柳满二十一岁的生日。太阳很好，四处金光闪闪，暖和得跟春天一样。胡源跟胡王氏要去收椰菜，却心疼胡柳，不让她下地，把她独自一个，留在家里煮番薯，准备款待客人。胡柳梳洗完了，就拿红头绳编了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亮的大辫子，换了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烫得服服帖帖的黑竹纱衫裤，点起香烛，拜过玉皇大帝，就坐在灶台前面看火。锅里冒着乳白的浓烟，也冒着香喷喷的甜味儿。她望了望四周，看见到处都干净、光亮，整整齐齐的，便点点头，低声哼着心爱的歌曲，拿起剪刀，在五颜六色的彩纸上，温柔淡定地剪着。一会儿，她剪成了一幅寿星行乐图，一幅天仙下棋图，一幅丹凤朝阳图，一幅松鹤千岁图；又剪成了几篮大小不一的蟠桃，几盆颜色深浅的

牡丹，还有好几对各种体裁的寿字。她把这些花鸟人物往各处一贴，那破烂农家登时变成了神仙境界，到处也都有了过生日那派高兴欢喜的气象。她自己显然也快活起来了。那些剪纸本来都异常精妙，活灵活现，有些仿佛会说话，有些仿佛会飞、会动的，可是她还称心。只见她这里站上去补一点，那里攀上去加一绺，一直到她自己觉着都过得去了，才又点点头，笑一笑，坐下来添火。后来，她看见天色还早，就坐在矮凳上，顺手拿起一本木鱼书来，低声唱着。那本木鱼书叫做《拗碎灵芝》。她刚好念着陶三春的后母郎氏诬捏她勾引年轻猎户燕贤贵，她父亲陶国裔强迫她自尽，她就气愤投河那一段，唱着唱着，胡柳十分同情陶三者的遭遇，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

正在她哭着、唱着，哭着的时候，有一个打着赤脚的青年男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是她的弟弟胡树，手里拿着一个小包，一进门就说：“家姐，怎么一个人在，我还当你在跟谁说话儿呢！”胡柳拿手帕擦了擦脸道：“是呀，我的心十分悲伤。我正跟陶三春说得绵绵密密的呢。你走路怎么不放一点声音，把我吓了一跳！你手里拿的是一包什么东西？”胡树说，“礼物。人家送给你的礼物。”胡柳说，“什么礼物？谁送的？”胡树说，“马后炮送的。”一面打开小包，是一件玫瑰红的毛线衣，质地、颜色都很漂亮。胡柳不想受，胡树说马有千嘱咐、万嘱咐，不收下不行。胡柳没法，只得收下，却又拿起红纸和剪刀，剪了一只独马，叫胡树拿回去。胡树问什么意思，胡柳不肯说，只说拿回去，马有就明白了。胡树去后不久，二弟胡松又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装着一对小巧玲珑、十足赤金的耳环，说是区细送的，也是千嘱咐、万嘱咐，不收下不行。胡柳十分为难地笑道：“个个人都送东西来，个个人都说不收下不行，真把人为难死了，也要我收得下那么多嘎！”胡松年纪轻，不懂姐姐的意思，就说：“长颈鹿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人家都说他象周炳哥哥呢！他送给你东西，是他一番美意，有什么不好收的？”胡柳低头揉卷着自己的黑竹纱衫滚红边的衣角，庄重地回答道：“区细长得高高大大，漂漂亮亮，有几分象周炳，这却不假；可是这个人爱使偏锋，一张嘴说话，你看那股怪劲儿，差一点就把人吓死呢！”胡松不服气地噘着嘴说：“长颈鹿不好，马后炮却好。我瞧你怎么收一个、又不收一个！”胡柳还是温柔恬静地说：“马有虽然样样随顺着我，可我也知道他轻浮晃荡，不落实地，说起话来，倒真象俗语说的风吹下巴呢！——好吧，要收都收下吧！”随后她又拿起白纸和剪刀，剪了一只孤鸥，叫胡松拿回去。胡松问什么意思，她也同样不肯明说。胡松走后，又过了一阵子，那身矮、宽横、斯文、白净的邵煜就打着赤脚，提着满满两手的蔬菜鱼肉走来了。这是大家凑公份儿给胡柳过生日酒的，她一一接下来，安排停当，请邵煜坐下歇歇。邵煜坐下来，卷着烟，擦着火，慢慢地喷出白烟。他那两只驯良的眼睛，透过又香又辣的烟雾，不住地打量着胡柳，瞅准她最高兴、最和悦的那么一瞬间，赶快掏出一个又扁、又圆的小包，当机立断地塞在她的手里。胡柳打开一看，是一只碧绿的玉镯子，就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煜嫂——这是怎么回事儿呐？”邵煜微笑摇头道：“这不是我的。这是关夫子送给你的！”胡柳低着头，着实踌躇为难了老半天，才慢吞吞地说道：

“关夫子是仔细的人，那样明白事理，怎好叫他平白地花冤枉钱呢？”

邵煜瞧她那细长的眼尾向上弯着，露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就说：

“他既是给你买来，就有他一番美意，怎么说使冤枉钱？”胡柳轻轻叹



了一口气，站起来拿瓦钵子和竹筷子夹了两个熟番薯给邵煜吃，自己却坐在他身边，悄悄说道：

“我真不好意思收这份礼物，求求你给我退回去好不好？”

邵煜白净的脸上却完全胀红了，又羞怯，又着急，结结巴巴地说：

“这、这、这——算是——叫我这跑腿的人怎么回话？”

胡柳无奈，只好收下了。随后她又拿起剪刀，找出一张绿色的好纸，铰了一张“关公夜读兵书”的图样儿，那蜡烛、兵书和关公的脸，都用另外的红纸剪贴上去，看起来十分生动。她把那张图样儿交给邵煜，要他带回去送给关杰。邵煜只要她肯收礼物，早已经谢天谢地，拿起那图样儿，也不敢多问，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这一天，广州市三家巷何家的苦命丫头胡杏天蒙蒙亮就起来了。她在天神香炉里装了香，就虔诚地跪下磕头。头一件，她祷告天神，让远方行人，周家的榕哥哥和炳哥哥他们早日平安回来。第二件，她恳求玉皇大帝保佑她姐姐胡柳长命百岁，今天过一个快活美满的生日。第三件，她为她自己祷告：但愿天上的一千个神仙，一万个佛爷都来看一看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愿她能早日脱离这何家的苦海；但愿她的心气痛的病症能够早日痊愈。——说起这心气痛的病症来，真是人人叹气，个个摇头，三家巷附近的左邻右里，没有一个人不替她担忧惋惜的。如今不只论起美人儿，要数胡杏；就是论起苦人儿，也要数胡杏了。碰到有些悲叹自己遭遇不幸的年轻姑娘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的时候，别人就这么说她：

“你这算苦了？人家胡杏才真是苦瓜种在黄连地上呢！”

自从去年年底，胡杏得了那心气痛的病症以来，真是把她折磨得不成人样，三朝两日地发作起来，竟把她绞痛得随地打滚，水米不沾。日子一长，她的皮也黄了，肉也抽了，那一头乌黑的头发变成灰色的了，那浅棕带金黄色的眼珠子变成哑暗的了，那左脸上的深深的笑涡儿变长了，那小小的嘴变大了，那圆圆的莲子脸儿变成长长的小马脸儿了。人们再也不能在那张长长的小马脸儿上，找到从前那种娇憨的、痴心的笑容了。只有一样没有变的，就是她那圆圆的眼睛里面闪射出来的灵慧的、冰冷的、威严的光辉。这种光辉时时在暗夜里熠熠闪亮，叫何守义望见了，就要浑身颤抖，把脑袋藏在被窝里，象妖怪遇见了天神一般。在所有那些好心人的同情嗟叹的声音当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何五爷、何应元。他不晓得从哪个窟窿里抄出这么一句怪话，说：

“心气痛的美人儿更好看！从前西子捧心，不是传为千古佳话么？”

今天胡杏给玉皇大帝拜过寿，就信步走出门外，坐在那张坐惯了的石头长凳上，对着那棵对惯了的白兰花儿，出她自己那出惯了的神儿。没想到忽然之间，何家从里面第三进传出一片嘈杂喧嚷的人声来。不久，又见阿笑、阿苹、阿贵三个使妈，拿一条铁锁链追赶二少爷何守义，一直追到大门口。何守义这时候才不过十七岁，看那长头发，皱脸皮，罗锅背，已经活象个老头子。他如今已经落到完全疯狂的地步，十几个月来都是人事不知，连吃饭、睡觉都不会了。这一天，人们见他乱砸东西，乱打人，怕他把自己砸死，就要拿铁链子把他锁起来。大家都还记得，这何家的祖上是狱卒出身，家藏还有上等的铁链子，因此一找就找着了，并不费难。只是何守义一见那玩意儿又粗又大，哗唧唧响，哪里肯乖乖就范，便大嚷大叫，到处乱窜。窜到大门口，正要跑出巷外，幸亏那大太太房里的使妈阿贵生性机灵，手急眼快，死

命把趟栊拉紧，才没出事儿。任凭何守义拚命挣扎，乱蹦乱撞，撞得皮开肉裂，满脸鲜血，还是叫三个使妈嘻哈大笑地把他锁住了。胡杏看见这种情况，觉着十分恶心，一连吐了几口唾沫。几个人才把二少爷象牵疯狗似地牵了进去，那滚圆多毛，四肢粗短，两只眼睛象两朵绿幽幽的鬼火的小流氓罗吉，又从官塘街外面走进三家巷来。何守义的亲娘、大奶奶何胡氏不让他进屋，只站在趟栊里面，隔着趟栊和他说话儿。没说几句话，罗吉就伸手要钱道：“这几天来，我访出了十几二十张照片，都是二哥跟共产党一起照的。人家开口要二三十块港币一张，好在我不怕磨穿嘴唇，说好说歹，才说成个减半的样子。看大奶奶说，这桩事儿办不办。不办，也就算了，谁叫我热心跟人跑腿？要办，就得花二三百港纸。我这几天手头也紧，又没法子替二哥抵垫……”何胡氏打断他的话道：“不办，不办。人都整个儿疯了，还办他娘的什么屁？管它照片也好，供影也好，还有什么相干？你也该留点阴鹭！你们情投意合，交一场朋友，他如今都变成这样了，你还来勒索钱财！”罗吉振振有词地答辩道：“大奶奶，话又不能这样说了。二哥如今虽然暂时有点时乖运滞，可那不几天就过去了，难不成他还能疯癫一百年？照片在别人手里，永世千秋是个祸害！”何胡氏拗他不过，只好给了他五十块西纸，打发他走。胡杏看见罗吉如此卑鄙下流，不免又是一阵恶心，连吐了几口水。想不到罗吉前脚刚走，郭标后脚又来了。胡杏觉着很不受用，就拿双手把脸捂住。郭标要找大少爷何守仁，说有要紧事情禀告。何守仁刚穿好衣服，预备上衙门，也不让他里面坐，就站在门口和他说话。郭标说管账何不周要他告诉大少爷，要大少爷赶快收回震南试验农场租出的全部土地。又说农场里雇佣了许多共产党，还有所谓十大寇的，尽是些调戏妇女、打家劫舍的歹徒，不久前才捣毁了乡公所，乡公所碍着陈家三姑娘、董事长陈文婕的面子，又不好将他们怎么的，说不定过几天还要暴动呢！何守仁是老练的人，一听就知道那不周是危言耸听，砌词诬告，就把手一摆，说：“知道了。”又问：“农场不是要改良水稻么？今年晚造收成好不好？”郭标说：“改良个球，那些改良的水稻，连不改良的三成都打不下来呢！”何守仁象是很中意他的答话，就掏出五块钱西纸，赏给他做茶钱。郭标接过了钱，欢天喜地，一面唱着西皮调，一面大甩着手走了。这许多荒唐事情，胡杏不想看也看见了，不想听也听见了，止不住连连几阵恶心，肚子里面的东西险些儿全要翻了出来。她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知什么年月，才能跳出这无边的苦海，不免十分悲伤。她对着白兰树发闷，她对着白兰树哭诉，她对着白兰树干嚎，——可是她的哭诉却没有眼泪，干嚎却没有声音，只有那白兰树好象已经懂得了她的意思，对着她摇头叹息。悲伤了好一阵子，她觉着头晕眼花，浑身发软，正预备站立起来，忽然心口上一阵大疼，从肚子里涌出一股腥腻的东西，一直冲上咽喉。她忍不住一张嘴只见一口鲜红的血液，斑斑点点地洒在白兰花干上。她伸手想扶住那白兰树，可是她什么也没有扶着，蒲达一声，摔倒在石头长凳上，昏迷不省人事。可怜她这时候才不过是十五岁的年纪。这时候，却巧何家小姑娘何守礼从里面走了出来。她比胡杏小三岁，今年才十二，暑假后才考上了中学，如今正高高兴兴地准备上学，忽然看见胡杏这等模样，不觉十分同情，就大叫大嚷地把她亲娘、三姐何杜氏和使妈阿笑叫了出来，三个人七手八脚地把胡杏那奄奄一息的身体抬了回去。……

这一天下午，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婕穿着一身黑哔叽西装衫裙，外面披了一件黑呢子大衣，怒气冲冲地跑到震南新村的办事处来，

告诉农场经理郭寿年，要找他的堂侄儿郭标来问话。这位董事长是一个年纪才二十三岁的少妇，又是一个快要毕业的文科大学生，平时懒散淡泊，只愿少一件事，不愿多一件事的，却没见过她这样疾言厉色。何况她最近才坐了月子，生了一个女儿，叫做李静，才满月不久呢。当下郭寿年估量她的神色，想问又不好开口，只得打发人去叫郭标，同时又吩咐那个人，通知郭标好生留神。不大一会儿，那油头粉面的年轻人就大甩着手走进来了。他今年已经二十六岁，比陈文婕还大三岁，因此开头的时候，他有点瞧不起这位董事长，露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可没想到陈文婕一张嘴，就把他降住了。陈文婕猛然把脸一沉，说：“表少爷，听说你们那边造了我们这边许多谣言，什么窝藏共产党啦，什么殴打团丁啦，什么捣毁乡公所啦，等等、等等。你是有凭有证的，你就指名控诉，可不许说我们公司、农场、新村的坏话。我们纳了税，是受法律保护的。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何不周，尽管那些耕仔怕他，象怕老虎一样，我们公司可不怕他。你们如果还要瞎闹，我们的法律顾问就会登门拜访，咱们到时候在法庭见！”郭标虽然油滑，一时摸不清她的底细，早吓得没有了主意，只见他一面说：“是，是，是，”一面伸手去抹额角上的汗。陈文婕见他这样脓包，又说：“表少爷，你自己的行为，也要当心。你欺负何娇，强迫她的婚姻，这也是犯法的事儿！”郭标又是抹汗，又是强辩道：“哪里有的事儿！是她缠住我，要我娶她，我怎么也不答应呢！不过把话说清楚也好，我以后发誓再不见她的面！”陈文婕这时候才笑了笑，说：“还听说有人造谣，说农场的科学试验已经失败了，改良的水稻还打不下不改良的三成，公司就要关门了，你听说过么？有这事儿么？”郭标猛摇头道：“没听说过。怎么能这样随便放屁？真是曹操也有知心友，关公也有对头人呵！”陈文婕抖动着那短短的、丰满的身躯，象个狡猾的小姑娘似地，压着喉咙笑了起来。后来她掏出五十块西纸，轻轻塞在郭标的表袋里，说：“这才象个捞世界的人所说的话。回去吧。往后有什么听见的，赶快来告诉你叔叔。如果何不周那边把你辞歇了，你只管过来。有饭给你吃！”郭标于是欢天喜地走了。

在这一天下午，陶华、马明、关杰、马有、邵煜、丘照、王通、区细、胡树、胡松十个农场工人，另外加上农场杂差区卓，都集中在他们住宿的大茅棚前面的空地上，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蹲着的，也有躺着的，准备到胡家去吃胡柳的生日酒。郭标吹着口哨，扬扬自得地打他们面前走过。蹲在地上的丘照突然跳了起来，用洪亮的嗓子大喝一声，赶开他旁边一只小黄狗。郭标不知什么事情，叫他吓了一跳，也不敢回头望，急急忙忙蹦了。大家大笑了一场。不久，董事长陈文婕又打他们面前走过。她看见了相识的人，就举起了一只手，行了一个西洋礼，大家都不动，只有躺在地上的区细连忙站起身来，弯曲着那高大壮健的躯体，向她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大家看见这种模样，又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马有说：“你们看他那股漂亮劲儿，象周公不象？”丘照说，“大家不要说我是迫击炮，我看有时候十分象，有时候十分不象！”马有又灵机一动，说：“也不知阿柳送他一只海鸥，是什么意思！”茅通接着说：“这有什么不好懂的！鸥就是鸥，也就是区。就是不配对儿。海阔天空，随你爱怎么飞就怎么飞吧！”大家都不做声，其实是觉着他解得对。迫击炮又问道：“按那么说，一只马又是什么意思？”陶华说，“这就更明显了。自古说，独马踩无棋。一只马，没有炮，就是配不成马后炮的意思。”马有虽是诙谐，这时候却满粉通红，一句笑话儿也说不出。参谋长孔明问胡家兄弟道：“依你们说，长颈鹿和马后炮，哪一个好些？”胡树

老实，羞得脖子都红了，一声不响。急脚松年纪才十七岁，正是年少气盛的时候，就直统统地说：“哥哥，你说呀！怕什么？——你不说，我说，依我看，两个都不好！”大家又第三次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才落，区细就心有不甘地吭声道：“按你们这样说，只有关公夜读兵书是好的了？”关杰见烧到自己身上，连忙搭拉下脑袋，其余的人都不开腔，煜嫂就叹口气说：“依我看来，这也不妙。这关公夜读兵书，是说的关公伺候自己的嫂子哪。既然是嫂子——那……”他也说不下去了。他的解法惹起了大家的沉思，大家都觉着他们这朵黑牡丹才是一个有意思的、真正的谜。正在这时候，周炳匆匆忙忙地跑来告诉大家，在顺德县的丝厂里干活儿的黄群刚才来震光小学，说在大良县城见过冯斗一面。冯斗告诉她，如今在北江的乐昌、曲江、翁源三县地方跑汽车。大家听说冯斗有了下落，都非常高兴。陶华提议关杰去乐昌，马有去曲江，区细去翁源，明天就出发，务须把冯斗找寻到。大家都同意了，才欢天喜地，上胡柳家吃生日酒去。

## 十七 喜相逢

五天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又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这日子，按周炳看来，是令人难忘的伟大的日子。第一赤卫队今天晚上要在胡家开纪念会。事前，周炳已经布置了工作，规定晚上开会的内容是学习广东工农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他自己天蒙蒙亮就起来，拿起纸笔，一面在回忆那些内容，一面在记下一些发言的要点。在寂静无声的房间，他那庄严萧穆，全神贯注的神情使他看来更加英俊，更加奋发有为，更加令人敬慕。他专心到那样的程度，以致陶华推开他的门，把他那迷迷痴痴的样子看了半天，他还不曾知道。陶华从后面用手捂住他的眼睛，叫他扳了半天也扳不开。后来不闹了，陶华端了一张凳子坐在他身边，他拿胳膊围住陶华的肩膀，两人商量晚上开会的事情。商量停当，陶华拿起脚要走，忽然又转身回来，说：“何娇全家已经搬走了！何不周那肥猪跟郭标那小兔子强迫他们，又说耍歇他的工，又不给他开饭，硬要他们搬到东沙围外面的棚寮去住。你说气人不气人！”周炳说：“真是可恶极了！他们想着要把你俩隔开，可那不是活天冤枉？只要是真心实意的，哪怕阎王老子也隔不住呢！”正说着，到翁源县城去找冯斗的区细从外面走进来了。他垂头丧气地告诉他们，他把整个翁源县城找遍了，也没有冯斗的踪迹。周炳推算了一下时间，觉着他顶多只在翁源城住了一个晚上，一问区细，果然只住了一个晚上。周炳把脸一沉，责备他道：“你有心去办一件大事，怎么不多住几天？人家是专门约定在翁源候驾的么？老表，你这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区细的高大身躯，这时候好象搁在哪里都不合式。他一面辩解着，说翁源附近，张发奎和陈济棠正在打仗，宪兵查得很严，呆不下去；一面又赌气道：“我不对，我不对。你们说要去，我再就是！”后来看见没人理会他，才搭讪着走了。没料到他前脚刚走，马有后脚跟着就进来。他也跟区细一样，把整个曲江县城都找遍了，也没有找着冯斗。所不同的，是他除了县城之外，把浈水和武水的两岸河滩都找遍了，把江里面的住人船艇也找遍了，甚至把大石桥脚下的每一角落都

找过了。陶华问他住了几天，他眨眨眼睛，滑滑稽稽地回答道：“谁记得那么清楚！不是三天光景至少也有两天。”陶华正色训斥他道：“老弟，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那韶关是何等重要的地方，大小车辆，再没有不经过那里的。张发奎刚占领了那个地方，要管也管不了许多，正是咱们的人活动的好机会，——你怎么好意思草草收兵？象一个赤卫队员么？”马有还是油嘴滑舌地说道：“华佗大哥，这就难了。你只是要我去找冯斗，也没说要找多久呀！”陶华瞪了他一眼道：“这还用说？”随后就不睬他。马有觉着没趣，自言自语地走了。他走远了，陶华又对周炳说：“你看得出来么？我这回派他们三个出去，就是要试验一下他们。看来区细、马有，到底不成。关杰是不同的。他肯用脑筋，明白事理，比他俩高。近来，咱们关夫子对胡柳是转了一些念头的，他自己又说不出口。你助他一臂之力，给拉一拉，怎么样？”周炳乐得他们成事，当时非常爽快地一口就答应了。

半前晌的时候，周炳果然来到了胡家。胡柳忙着给他们做旗子，没下田。周炳一到，她连忙从衣箱底里取出那面红旗，给周炳鉴定。旗子不很大，约莫一尺来高，二尺多宽，是原封神红布做成的。上面钉着黄布剪成的铁锤、镰刀，是周炳画了样子，胡柳照样子做出来的。周炳把那面红旗用两手捧着，望着、望着，想起了许多事情，不觉发起呆来。胡柳见他这样，很不放心地问道：“怎么样？是不是我没铰对？”周炳摇摇头说：

“没那回事儿。是我看见了它，想起从前的苦日子，想起这几年的出生入死，想起将来的快乐、幸福。这面红旗代表着多少事情呵！”

胡柳听着，点着头，露出非常神往的样子。看周炳和胡柳两个人那默默无言的神态，大概那面发出新布气味的红旗，已经把他们的灵魂带出这间破烂不堪的瓦屋，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带到很宽很宽的地方去。后来周炳又说：“你铰是铰得很准，照着我画的线儿，一条头发也不差。只是我没画得正。你看，旗身是过宽了些，这镰刀尖儿也短了一些，——不过凑合着用吧，也不用再改了。”胡柳哪里肯依，拿过旗子，用剪刀收窄了一些；又找出一块黄布，另外铰了一个铁锤、镰刀。这回的镰刀尖儿剪成弯弯儿的，长长儿的，象她自己的眼尾一样，十分好看。裁剪停当，她就拿起针线，轻巧玲珑地缝制起来。这时候，周炳想起了陶华的委托，就拿她当亲姊妹似地，不假思索地，关切、朴实地对她说道：

“阿柳，你是我最能说话的人，我问你一件事。”

胡柳笑道：“说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周炳的神气象说家常话一般自然，说：“我要给你做个媒。”

她也落落大方地问道：“谁？你给哪个做媒？”后来索性停下手，抬起头，把眼光从旗子上移到周炳坚强平静的脸上。

周炳坦然回答道：“关杰。——关夫子。他为人怎样，我不说你也知道了。他十分喜欢你，恐怕你还不知道。”

胡柳拿她那张肌肉紧箍箍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脸对着周炳，拿那圆轱辘的眼睛在周炳那有点呆气的脸上扫来扫去，看见周炳一心只替旁人打算，自己并无别的念头，就象平常那样温柔淡定地说：

“炳哥，杏妹对我说过，你是三家巷里最好的好人。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为顾别人，总是那么真心真意的。我们家里没有大哥，你就是我们的大哥。你对我一番美意，我岂有不知之理？可惜你不知道我的心！我早就下了狠心：这辈子不嫁人了！”

周炳愕然，信以为真道：“那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往那条路上想的？”

他的殷切的心情，焦急的神态，对人的深信不疑，处处都使人感动。胡柳本来也只想戏弄他一下，见他认起真来，不免也受了感动，眼圈红了一红道：

“自古道‘红颜薄命’，这句话怎么讲？你看哪一个姑娘出嫁之后，能象做女儿家时候快活？不的话，为什么临上轿之前要哭‘叹情’，少的哭三天三夜，多的哭七天七夜，象生离死别，就要抬出去埋葬似的？婚姻、嫁娶，咱们也看得多了，又有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悲苦辛酸，自作自受？”

周炳使劲摇动那硬板沉重的大脑袋，看那笨钝怯滞的样子，仿佛他在摇动一个大石鼓，有点摇它不动似的。虽则现下是冬天，他那影影绰绰有点胡须影儿的嘴唇边却铺了一层小汗珠，可以想见他摇动得多么费劲儿。摇了一会儿头，他的眼光忽然往泥地上一落，声音清亮，带点甜味儿，说：

“谁教你这些的？你听谁说来？你看见谁家的事儿啦？”

胡柳用悲伤的调子说：“我也不要人教，我也不听谁说，我也不看别家的事儿！光看看咱们小杏子就得啦！她在家的时候，没吃过一顿饱饭。十一岁卖身当丫头，没见过一天太阳。你猜老天爷怎么折磨她？十四岁就迫她当了妾侍！往后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心口一疼，就随地打滚！如今不知道还活着、没活着呢！”说着就哭了起来。

周炳早就听胡柳说过这些事儿，也替胡杏悲伤难过，只是因为胡家的人把这些事儿当做家丑，不愿提起，因此也一直没提过。如今听见胡柳这么说，就虽然严厉，但仍然和气地教训她道：“你怎么一点也不觉悟？阿杏的受罪，不是一个婚姻问题呀！折磨小杏子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家的二姑、那何家大奶奶呀！老天爷什么时候管过这些事儿来？”说完也觉着没法儿替她分忧解愁，只好透了几口大气，陪着她歔歔叹息，伤心了一会儿。胡柳忽然放下针黹，把脚一顿，说：

“我怎么不觉悟？我可觉悟呢！正因为觉悟，我才下狠心不嫁人，跟着你们搞革命！”

周炳看来有点吃惊道：“那太好了。那敢情太好了！可是闹革命就闹革命，怎么忽拉巴又要不嫁人呢？赤卫队里女的有的是，没听说不嫁人的。”

自从周炳从上海回来之后，胡柳还没跟他单独说过这么多的话。她十分兴奋了，晒黑的脸上充满血，胀得通红。周炳望着她，她也望着周炳。四只眼睛定定地互相对望。后来，胡柳忽然非常大胆地说：

“炳哥，我是跟你学的！从前，你想娶生观音区桃。后来区桃牺牲了，你又想娶那水性杨花的陈文婷。后来陈文婷当了县长夫人，你为了搞革命，就不再想娶人了。——不是这样的么？”

周炳完全没有想到她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垂下头来，脸上红得和朱砂一般，要遮盖，又没个遮盖处。这会儿，他的心里面是羞愧呢，是愤怒呢，是感谢呢，是悲伤呢，还是各种滋味儿都有一点呢，他自己也分辨不清。

他那庞大的身躯，浑身那些小马一般的肉腱子，那太大了一点儿的脑袋，那长得过分了的大手和大脚，全觉着不知道有多么别扭。他的威严的鼻子对着地堂，他的漆黑的眼睛算是藏起来了，但是他那浅浅的、圆圆的笑涡儿，这时候红得就象真正的苹果一样，却暴露在脸颊外面。他现在是淡漠、迟钝、怯懦、无能、愚昧和呆傻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是出奇的漂

亮和俊俏。胡柳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针线和旗子，也没有缝，平静无声地望着他。要不是农场的小杂差区卓从外面走进来，这场面还不知道会怎样结束呢。当时那区卓一脚跨进了门槛，看见他两个在，就想往后退。周炳叫住了他道：“小卓，鬼鬼祟祟干什么？时候已经不早了。该洗的，赶快洗；该买的，赶快买；该修的，赶快修。天一黑，咱们就开会。”说完，他就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掉了。这里，剩下胡柳和区卓两个人，一个低着头在缝旗子，一个蹲在地上洗茶碗。区卓一面洗，一面拿眼睛瞟着胡柳，看出她心神不定的样子，就问她道：“柳姐，刚才表哥来干什么来了？”胡柳说，“他来还有什么好事呢？他来给别人做媒来了！”区卓问：“成事么？”胡柳恨恨地说：“不成事！”区卓的胆子忽然壮起来道：“我就知道不成事！我知道你不中意我哥哥。我知道你不中意马后炮。我知道你也不中意关夫子。我知道你中意我表哥！让我做媒，一定成事！”胡柳看区卓不象说笑话，倒象在说真话，登时满脸绯红，放下针黹，撵着那十五岁的少年人，要揍他。区卓跑出了大门，跑出了小巷，一直沿着螺冲在前面跑，胡柳紧紧跟着在后面追。她的嘴里呀、呀地叫着，象不会说话的哑巴一样。……

那天晚上，天一黑，人们就陆续来到了胡家。区卓年纪小，别人不大注意，就穿着一件破卫生衣，迎着北风，在街头、街尾、屋前、屋后，替他们巡逻、放哨。看样子十分负责，兴致也十分好。来开会的人一进堂屋，立刻叫那庄严肃穆的景象给吸引住了。堂屋里面，原来的两张木板床都已经拆掉，随便乱放的大小农具，蓑衣、竹笠，锅、盆，壶、瓢，都收拾得整整齐齐。那张矮方桌子靠北墙摆着，桌上点着一盏直筒煤油灯，玻璃灯筒擦得通明透亮，放出雪白的光辉。桌前摆了一排矮凳子，矮凳子后面又摆了两排长条凳。不用说，这里是要办什么大事情了。除此以外，那最耀眼、最辉煌、最叫人动心的，是北墙上面悬挂着的那面红旗。周炳一走进堂屋，见了这面红旗，立刻低下头，喉咙热辣辣的，眼睛痒痒的，不但说不出话，连气都透不出来。这面红旗改变了整个堂屋的面貌。这面红旗，本来是周炳设计制成的，如今斜斜地钉在墙上，却发出了这么大的威力！周炳暗自想道：“旗子受了屈，人也在受罪。哪一天这旗子插到南京，插到北京，插到喜马拉雅山顶上，映得祖国大地一片红艳艳的，人也就扬眉吐气了！那够多好！”接着，进来的人慢慢地多了。这些有说有笑、爱打爱闹的青年们今天都改变了面容，严肃地紧绷着脸孔，不开口说话。连平素快嘴快舌的王通，诙谐逗笑的马有，不甘寂寞的区细，都象哑了似地不吭声。不久，陶华点过人数，除了关杰出差没回来之外，其余的人都到齐了，就宣布道：“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正式开始。”先是默哀。大家怀着同仇敌忾的怒火，闭着眼睛，低着头，站在红旗底下，象一根、一根的石头柱子一般。坐在旁边旁听的胡源、胡王氏、胡柳三个人也站了起来，低着脑袋。

他们懂得这是纪念牺牲了的兄弟姊妹的。胡柳心中一酸，眼泪就滴出来。她拿手拽住妈妈，妈妈也在擦眼泪。默哀完了，周炳就站出去，面对着大家，逐条解释广东工农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他本来准备了一些纸片片，也没掏出来看。那些纲领都在他脑子里面了。他讲的时候，也不是在演说，而是在聊天。每解释一条纲领，他都联系到面前的一个人，有时提到陶华、马明、马有、邵煜、丘照、王通、区细他们做工的情形，有时提到胡源、胡柳、胡树、胡松他们种田的情形，有时提到死难的英雄区桃、周金、李恩、杨承辉、何锦成、孟才、杜发，有时把那些工贼、走狗王九、梁森、陈文雄、

林开泰、郭标抓出来示众，好象他在说一篇复杂离奇的《东周列国》，把大家听得都入了迷，——不知不觉地，那盏煤油灯也点干了。胡柳连忙添了煤油，又故意把灯头扭大了一点，这样一来，她看周炳就看得更清楚。她听说周炳很会演戏，可是她没看过。她知道周炳很会说话，可没想到他知道的事情那么多，那么深，讲起来那么动听。她想周炳的胸襟那么广阔，简直像木鱼书中所说的，满腹经纶的大人物一般。她把周炳看了又看，觉着他这阵子已经不是一个漂亮和俊俏的教书先生，倒是一个魁梧、威武、有胆、有识、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人物了。

队长陶华在一旁，看见大家都定着眼，张着嘴，满脸振奋，专心专意地静听，也不免心中叫好。周炳讲完了，回到座位上，大家也不用队长宣布，就十分热烈地讨论起来。大家都觉着只有这个政纲，才说了他们心里的话儿。这才是他们自己的政纲。这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提得出来。要扫除他们的贫穷、饥寒、屈辱、痛苦，只有实行这个政纲。胡源、胡王氏老两口子也情不自禁地插起话来了。大家尽情尽意地议论了一番之后，区细提出问题道：

“这政纲好是好了。可是凭谁来实行呢？如今广州大城还不知落入谁人手中，——可是不管它落入谁人手中吧：陈济棠是不会实行的，张发奎跟咱们还记着仇，看来蒋介石跟何应钦便不会实行了。到底凭谁来实行呢？”迫击炮丘照心中不忿，就顶他道：“你长颈鹿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咱们工农政府的施政纲领，自然是咱们自己来实行，还要凭什么的谁呢？”茅通马上应和道：“说的是，说的是。我就是这个心意！”马后炮说：“口讲容易，实地做却难。两年前，咱们有了政府，可是没保卫得住。如今政府是人家的呵！”队长华佗也开腔了，说：“正因为这样，刚才周公讲过的。咱们首先就要夺取政权！没有这个政权，什么也谈不上。”参谋长孔明很高兴地支持了队长的意见，说：“咱们成立赤卫队，就是为了打江山，夺取政权！不的话，要这赤卫队干什么？”急脚松年少气盛，听说要打江山，早已喜得心花怒放，说：“要干，马上就动手干！拿下乡公所不费事儿，拿下区公所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不知道拿县城怎么样！”他哥哥树叔比较老练，就教训他道：“你倒是好！把事情看得这么容易！是跟你玩泥沙一样么？”煜嫂也说：“树叔说得对。两年前，咱们就拿下过省城。可是咱们保不稳，一下子又丢了。目前，咱们的力量还没那时候大呢！”区细听见胡树和邵煜这样说，也就表明自己的态度道：“可不？我看要夺取政权，根本就没有希望！”马有又接着说：“的确没有什么希望。震光小学的老师丁献到处对人家说：共产党真正反帝、反封建，解决民生问题，对工人农民，大有好处。可是现在共产党完了，没有了，社会要永远黑暗了，人只有永远悲伤，永远不幸，永远痛苦，没法儿解救了！听他这番话，他对共产党是好的，可惜……”丘照按捺不住，打断他的话道：“可惜你相信了他的话，我可不听他的鬼话！咱们一定要象周公刚才说的那样，把政权拿过来！你瞧吧，咱们就是拿得下！”马明给丘照撑腰道：“咱们没保住省城，是因为大家还不齐心。咱们人少，敌人兵多。省城的工人还有许多没参加赤卫队的，有许多机器工人倒反过来跟咱们打仗呢！”陶华也说：“是呀。四乡的农民也来得很少。有许多地方的红军都没有赶到！”这样，夺取政权有没有希望，两方面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炳一面听、一面想，后来就说：

“目前没希望夺取政权，这倒是真的。可是我从这个没希望里面，却看出了无限的希望。你们想想看，目前中国乱成这个样子：外国人天天欺负咱



们，军阀们天天互相残杀，谁也活不下去，正是天下英雄，纷纷揭竿而起的局面。咱们震南新村有了赤卫队，别的地方就没有赤卫队？只看你对无产阶级革命忠心、不忠心，只看你对敌人有韧劲儿、没韧劲儿。是忠心的，有韧劲儿的，就一定会坚持下来，只等共产党一来，就能一齐出动。我看夺取政权也不难！我看这里面就有无限希望！”

大家都知道他演戏拿手，大家都听过他的清亮甜厚的嗓子，可是大家都诧异他这几句话怎么说得这么深厚，这么雄壮，这么好听！他最后说到“希望”两个字的时候，伸手轻轻在空中一抓，好象已经把那“希望”牢牢地抓在手里。同时他这一抓，又把这群野马似的汉子的心抓住了，拴定了，叫大家呆呆地望着他的拳头，动弹不得。

正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放哨的豪爽少年区卓带了三个中年男子从外面走了进来。大概这些来客已经听见了周炳所说的话，一跨进门槛，看见墙上悬挂着鲜艳夺目的红旗，就说：“好极了！对极了！有骨气！有胆识！”周炳一望见他们，就象孩子见了亲娘一样，连蹦带跳飞奔过去，扑倒在他们身上。大家跟着望过去，见冼鉴、冯斗、谭槟三个共产党员一齐出现，象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也不管这时候是什么时候，这地方是什么地方，一齐欢呼叫闹起来。大家问了他们数不清的许多问题，也回答了他们数不清的许多问题。他们也问了每一个人数不清的许多问题，同样回答了每一个人数不清的许多问题。又笑、又骂，又赞、又叹，像雷鸣似地一阵阵轰起来，传到左邻右里，传到螺冲和前冲，一直传到东沙江堤岸上去。足足闹了一个更鼓，才稍为静了下来。大家兴头没过，只管张大嘴巴笑，兴奋得不得了地在听着客人说话。冯斗说他在广州、韶关这条线上走货车，昨天才从韶关经过翁源回到广州，可惜没见着马有和区细，更不用说关杰了。他又说沿路的军队的确勒索得很凶，可说五里一关、十里一卡，不过只要老板肯花钱，还是走得通的。不单是走得通，沿路还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长枪、短枪、手榴弹，甚至还可以买到机关枪呢！他弯着那又高又瘦的身躯，眯起一只眼睛，象在放机关枪一样，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谭槟也给大家说了他怎样在南海、番禺、顺德一带地方组织农民武装的故事。他的确象传说中的那个英雄一样，又矮又圆，满嘴胡须，一口台山话，一身黑衣服，掖着两条枪，威武得很。大家要看他的枪，他就撩起黑衫给大家看。他说他的确在震北村出入过，也的确到过宝安县的深圳和香山县的前山，可惜他不知道周炳要找他，因此没有等候。他知道许多愚蠢的地主和脓包的军官的故事，一说起来又是嬉笑怒骂，妙趣横生。他说他本来老早就要攻打省城，可是现在，他宁愿等一等。因为看样子张发奎明、后天就要打到观音山，他想让张发奎跟何应钦、陈济棠他们干一场再说，这又引得大家开怀大笑。“研究家”冼鉴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沉静严肃，雄才大略，先谈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又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汪精卫派的张发奎之间的战争，随后又谈到国民党所挑起的反对苏联的战争。往后，他又使唤一种愉快的心情，激动的语调谈到毛泽东同志在赣东南成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听得大家连眼睛都不眨一眨，不知不觉到了天明。刚认得出路，他们就要走，大家把他们揪住、拽住、拖住、抱住，哪里肯放！后来他们答应将第一赤卫队的情况报告南、番、顺特委；留下了仙汾市的几个临时地址；又约定了半月后，如果他们不来，至少也叫如今在顺德县容奇镇做缫丝女工的黄群来碰一次头；大家才勉强地松开手把他们放走了。

## 十八 诀别

过了半个多月之后，约莫在冬至之后五、六天，有一个晚上，大家又不约而同地上胡柳家里来闲坐。整整半个晚上，大家只管抽烟，喝茶，却不说一句话。自从洗鉴、冯斗、谭槟三个人来过震南村之后，大家的日子过得挺热火，拿队长陶华的话来说，就是“吃也吃得香，睡也睡得甜，做起功夫来特别有劲”。按照马明参谋长的想法，他们这回有了共产党的领导，这第一赤卫队说不定很快就会改编成红军，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离开试验农场，出发去攻打广州。政治指导员周炳要大家做随时参加战斗的思想准备，又告诉胡柳：只要一打下广州，她的不幸的妹妹胡杏就能够获得自由。除此之外，周炳又在赤卫队中间展开了捐献运动：动员大家把能积攒的钱都积攒起来，准备和南、番、顺特委一联络上，就捐献给党，做为革命事业的活动费。大家都同意了这些想法，按照这些想法去做准备工作。胡柳给他们缝了一个钱包，上面绣上带铁锤、镰刀的一面小红旗，把所有的捐款都装在里面，然后藏在一个极为秘密的地方。胡树、胡松两兄弟赶快把那扇朽坏了的烂大门修理好，以便没人在家的时候，可以把大门锁起来。只有他兄弟俩对于当红军、出发到省城去打仗，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思，大家都拿这一点说了许多笑话，取笑他们。不知不觉，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

洗鉴他们还没有来，去乐昌找寻冯斗的关杰却回来了。他听说他们三个人来过，后悔得什么似的。他又告诉大家，他路过广州的时候，碰到一个从前一道在普兴印刷厂印《红旗日报》的工人，他向那个人打听他们的朋友古滔的下落，那个人也不知道古滔在哪里，却悄悄告诉他，有人传说周文雍同志已经回到省城活动，又有人传说金端同志已经回到广东，目前正在海、陆丰一带活动。大家听了，又是一番高兴。可是到了如今，半个月全都过去了。别说南、番、顺特委没来人，洗鉴、冯斗、谭槟三个人不露面，就连顺德县那方面的黄群也不来。他们慢慢着急起来了，心里头怅惘起来了，今天晚上坐了半个晚上，还没人吭声。大家都在心里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是不是又断了线？”可是大家都不愿意说出口来。后来，周炳重复谈起他在上海找党的情形，谈起那种左右为难、进退不得，想烂心肝、想烂五脏，又急、又恼、又气、又苦的滋味儿，说明革命工作是艰苦的，是真正地艰苦的，是料想不到地那样艰苦的，要大家拿出韧劲儿来忍耐。区细听了，嚅起嘴不做声。马有听了，就唉声叹气道：

“不用说了。象那回暴动那样痛快淋漓的日子，恐怕第二辈子才有了！”

区卓嫌他丧气，就骂道：“去你的吧！去蒸你的猪肠粉去吧！”

丘照、王通、邵煜三个人在嗡嗡有声地交头接耳。军师孔明接着就说：“小卓骂得好！”

也许咱们明天就回广州，也许迟几天。咱们凭什么丧气！周公说得对：困难是困难，希望是希望。你一减少韧劲儿，一变得脆弱起来，敌人就高兴。第二天叫你去打广州，你别装肚子疼呢！”

正说着，忽然远处有铜锣的声音，一声比一声紧地敲起来。一会儿之

后，几面铜锣一起，杂乱无章地急敲着。胡源年纪大，有经验，他一听就知道村里出了大事情。再一听，他就知道事情出在北面。第三遍锣响，他就判断是东沙江那边有事了。他对大家说：“如今十、冬、腊月的，不会有水。可别是火才好！”大家拥出门口，朝北一望，果然见东沙江基围下面那一片棚寮的上空，火光冲天。大家差不多一齐说道：“坏了，火烛！”说完就捞起盆、桶、罐、瓢和凡是可以盛水的家俬，一阵风似地朝东沙江基围的棚寮卷去。到了出事地点，果然火势很凶。几十间竹子和茅草搭成的棚寮密密地挤成一片，火从中心烧起，飞快地向四周蔓延。那些低矮的小棚子，好象纸做的一样，火苗朝它一卷，就卷去了半截，其余的半截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就倒在火焰当中。风在周围呼呼地旋转。人在风当中奔跑着。

噼啪声、爆裂声，金属撞碰声，哭、闹、叫、骂声混成一片。黑色的烟和白色的雾在空中翻腾，一片片、一点点的灰烬在烟雾中飞舞，象下雨之前的蜻蜓一样。那焦臭的气味是那么难闻，人们都在流着眼泪，打着喷嚏，透不出气来，说不出话来。所有救火的人都使唤着盆盆、桶桶、罐罐、瓢瓢，没有任何的消防设备，连一根古老的唧筒都没有。事实上，他们的作用就是给那凶猛的火场增加一点白烟。这样子，到他们把大火扑灭的时候，那一片棚寮和棚寮里面的全部财产，都已经完全烧光，什么也不剩下了。

据震南村有年纪的人说，这还算老大爷分外赏脸：没有伤人。华佗一面下死劲救火，一面心里却在嘀咕：怎么没看见何勤、何龙氏、何娇他们一家子呢？他问东沙乡的文牒王先生，王先生圆滑地回答道，“没有看见呀！没有看见呀！真是的，怎么没看见呢？”他问东沙乡的乡长何柔，何柔却反问他道：“你都不见我还见？你这时候还找他们干么？”这两个人围着火场打圈圈，指手划脚，却未见他们动过一根木头，洒过一瓢水。救完了火，天已经蒙蒙亮了。华佗只穿着一件贴身小汗褂子，也已经湿透。他找着自己的卫生衣，披在背上。

他觉着脸上粘糊糊的，一看双手，又是黑黝黝的，就到基围下面一眼鱼塘边去洗手。却没料到恰好在鱼塘边，他看见了何勤、何龙氏、何娇三个人，象三根拴舢板的木桩子似地坐在那里。何龙氏双手捧着那套准备给她装裹用的崭新的寿衣，这无疑是她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也是她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唯一的東西。何勤在抱怨她道：“你什么都不拿，光拿了这一样废物，还不如拿一把扫把有用！”何龙氏在上气不接下气地顶他道：“你呢？你拿了什么有用的东西？”陶华走近一看，只见那何龙氏身旁有一滩鲜血，何娇正在轻轻地给她捶背，知道她又激出病来了，就劝他们道：“算了吧，大叔，大婶！别的都不说了。先找个地方歇一歇吧。人要紧呵！”何娇看见他来了，就象见了亲人似地抓住他的手哭道：“总是那肥猪二叔公使黑心，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如今倾家荡产，连个窠口都没有了！华哥，你救救我们吧！”陶华是最能为顾人的，当时就拍拍胸口，说：“不要紧，凡事都有我！我还有一班好兄弟，你怕什么？如今之计，就暂时到胡源大伯家里搅扰几天吧！”何勤听见这么说，也没有别的奔头，就带上一家人，跟着陶华，投奔胡源家里。在胡家挤下之后，别的都还将就，就是衣食无着，却是一件大事。何福荫堂管账的何不周，定下规程，每一户受灾的只准借支五块钱。这一点钱，大拇指一般高的一叠双银角子，顾得吃来顾不得穿，顾得买两条毛巾、两双木屐，又顾不得给何龙氏请大夫、抓药材。何、胡两家人都急得没法儿。胡柳要拿出那准备给洗鉴、冯斗、谭槿他们带回去的钱包儿，陶华却连说：“使

不得！使不得！”周炳也没法儿，只好老着脸皮向校长林开泰预借十块钱明年的薪水。林开泰答应借了，只是嘴里不干不净地说：“销魂柳呀销魂柳！那是个无底洞呵！”周炳拿了钱，也不理他，就给何勤送去。第一赤卫队里其他的人，这个几毛，那个一块，也都给他们凑了一点，算是糊弄过去。

又过了一个月，眼看腊尽春回，阳历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年的一月底，阴历也快要过年了。刚祭过灶不久的一天早上，天气极冷。胡源见田里没有活干，衣服又单薄，就躲在家里不出去。太阳也迟迟不上来，天空灰暗暗的。约莫到了半前晌的辰光，太阳象一片金叶子似的，忽然落在堂屋的小方桌上。胡源正卷了生切烟，准备到门口去晒晒太阳，却没料到门口有人大声咤呼，是何不周的跑腿郭标的声音。这郭标平素只缠着何勤、何娇两父女，很少跟他打交道。正踌躇着，郭标就进来了。胡源问，“郭标，找我么？”郭标轻薄地说：“一点不错，正是找你！”胡源又问：“找我有何事？”郭标更加轻薄地说：“事儿可大哪！”胡源再问：“除死无大灾！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郭标摇头摆尾地说：“一点不错，正是这个事儿！”后来胡源再三央求，郭标才告诉他道：

“你的女儿胡杏，——不，何家的二少奶，快死了！何大奶奶怕在新年出事，不吉利，今儿一早拿船把她运回来了！那船刚才从东沙江进了‘横冲’，又从横冲进了‘槐冲’。如今停在‘大帽岗’下面的‘南渡口’呢。二叔公叫我来通知你：叫你赶快去把她领回来！——不，叫你赶快去把她背回来！她如今还没断气，不过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了。快走！二叔公还要我告诉你：人家何家不要她了，人家把她还给你了，从此一刀两断了！快走吧！”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把那几个地名、水名说得特别沉重，特别响亮。

胡源伤心极了，又气得浑身发抖。他想得到胡杏迟早会出事儿，可没想到这么快。正在做家务的胡王氏和胡柳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叫了一声“唉呀”；躺在床上养病的何龙氏也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胡源没什么可讲，就说：

“二姑奶奶他们真个不要她了？还给我们了？一刀两断了？”

好！走吧！”

说完就气嘟嘟地跟郭标一道走出去。过了半个时辰，他背着那曾经卖断了，如今又团圆了，但是也快咽气了的小姑娘胡杏，浑身大汗地走进堂屋。大家忙迎上去，着急得什么似地问他怎么样。胡源停住了脚，气喘喘地说：“还认得人！还叫了我一声爹呢！真心酸！”那病势沉重的“黑观音”好象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忽然睁开浑浊的眼睛，望了望她所能望见的地方，勉强笑了一笑，叫了一声妈，叫了一声姐，又把眼睛闭上。直到这个时候，胡源、胡王氏、胡柳，加上何龙氏，四个人才一齐放声大哭起来。太阳过了，整个天空又显得暗淡无光，北风在头顶上呼呼地嚎叫着。胡杏听见人哭声，又睁开了眼睛。这回，她觉着这地方好熟悉，又觉着这地方好陌生，一时没有了主意。这里的人们，她分明是熟悉的，可是一阵子工夫，又认不得了。她拿那双浅棕色的圆眼睛，皱起长长的、向上弯的眼尾，瞪着何龙氏发呆。她不能辨认这瘦削的大娘是谁，又不明白大家为什么放声大哭，只好又闭上了无神的眼睛。到她爹把她轻轻放在后房胡柳的床上，并且对她说：

“小杏子，你听见么？不是爹娘狠心作践你，实在穷得没法子呵！”她才浑浑沌沌地睡过去了。不到一顿饭工夫，胡杏回家这桩事儿就轰动了整个老震南村和震南新村。人们谈论着她的年轻和貌美，人们谈论着她的又深沉、

又聪慧、又温柔、又凛冽的性格，人们谈论着关于她的美好的记忆，人们谈论着卖身五年的痛苦岁月，人们谈论着她如何过了五关、杀出重围的赫赫战功。可是奇怪得很，随便哪一个人人都闭口不谈她怎样受了她二姑的欺骗那一段伤心事情。人们把这一位年方十六的小姑娘有那么美说得那么美，有那么神化说得那么神化，后来一传再传，就说成胡杏不是病，不是死，是快要成神了。所有认识胡杏的人，都跑到螺冲南岸那间快要倒塌的破烂瓦屋来看她。他们把成捆的柴草放在路边，把洗了一半的衣服摆在冲畔，把半熟的白米饭丢在锅里，把哭着的婴儿留在床上，都来看胡杏。胡杏在朦胧中好象知道有许多人来看她，觉着自己满身秽气，满脸羞惭，实在见不得人，就用两手把自己那张天仙般的、娇憨的莲子脸儿死命捂住，不让人看。人们又怜惜、又同情、又疼爱、又虔敬地、默默无言地望着她；人们想摸摸她的刘海，想摸摸她的肩膀，想摸摸她的小手，可是又不敢碰她；人们想对她说两句宽慰的话，或者说两句愤激的话，要不就说两句鼓励的话，可是又不敢惊动她。人们走出走进，都是庄严地，虔诚地，一声不响地，顶多也只是低声跟她家的人说一两句悄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何勤、何龙氏、何娇一家人心中非常不安。胡家遇了事情，又在年头岁尾的，自己帮不上忙不说了，怎好呆在这里给他们添些乱？何龙氏是烈性子的人，挣扎着爬起身，一定要搬走。何勤本来是没主意的，这时更加没有主意。何娇不管天高地厚地说：“事到如今，咱也不用去管它什么天条、什么王法了！叫我给咱揭掉那乡公所封条，咱们只管搬回从前的房子去住去！”说罢她当真登登、登登地跑到前冲旁边，他们原来住得好好的“太公”房子门前，唰的一声把那张封条扯得粉碎，又登登、登登地跑回来，把她娘何龙氏背上就走。这桩事儿传到何福荫堂管账何不周耳朵里，简直叫他不相信。他自己身体臃肿，不便走动，就叫郭标去探听虚实。郭标回报，说果然不假，直把他气得瞪着眼，说不出话来。他叫了东沙乡乡长何奕来商量计策，偏偏这何奕阴险有余，魄力不足，不敢拿主意。

何奕走后，二叔公一个人左右寻思，想不出个好办法，只好暂时哑忍，装做不知道。他眼看着胡杏回家这件大事激动了公愤，那群情汹涌的势头，来得不善，恐怕就是震北村的耕仔们抗租的势子，也比不上，心里着实有点慌乱，只想着什么时候到省城三家巷去跑一回，向何五爷禀报一下才妥。不料这时候，胡杏的姐姐胡柳睁眉突眼，咬牙切齿地直奔账房而来。何不周摸不清她的来意，只当是那小丫头已经断了气，她是来索命的，当时要躲也躲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坐着。胡柳的性情本来温柔淡定，这时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既不叫人，也不问好，劈头就说：

“你们把人糟蹋成这样，一文钱汤药都不补，倒想怎的！”

何不周油喉地说：“你坐一坐。那好商量，好商量。”

说罢，数出一叠大拇指一般高的双银角子，放在胡柳面前。胡柳拿手一拨，说：“五块钱？五十块都不够呢！我们的命没你那么贱！”何不周仍然笑嘻嘻地哑忍着，不跟她发脾气，又数了一叠五块钱的银角子，加在旁边，说：“大家住一条村，吃一条水，朝见口、晚见面的，有事好商量。我也是替人打工，做不了主。你先拿回去用着，我这一两天就上省城找何五爷问去，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胡柳没法儿，只得拿了十块毫洋回家，给胡杏请大夫，抓药，做一点吃喝的东西。

可没想到，做给胡杏吃喝的东西，她只是闭着嘴，摇摇头，一点都不

肯吃下去。更没想到，请了大夫来看，一面摇头，一面开方。胡松一口气奔跑到仙汾市给她抓了药，胡柳头发蓬松地蹲在炉边给她煎了药，她却不肯吃。尤其想不到的，是大家苦口婆心，好生劝她吃药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万事已成定局的神态，只拿一对感激不尽的圆眼睛瞪着大家，慢慢地伸出一只干瘦的胳膊来，大家以为她要拿药碗，正在高兴，不料她几个小手指轻轻一拨，哗唧一声，药碗翻倒，一碗药泼在地上，徐徐冒烟。大家退出堂屋，都觉着胡杏已经没有希望，不禁摇头叹息。这时队长陶华、政治指导员周炳、参谋长马明都在，就跟胡源、胡王氏、胡树、胡松谈起小杏子的后事来。胡柳在里间陪着病人，正是忧愁得气都憋住了，忽然听见那可怜的妹妹低声地，但是非常清楚地叫唤她道：“姐姐，姐姐，你过来。”胡柳心跳了一了，眼泪登时涨满了眼眶。她跑过去，坐在床边，紧紧地抓住胡杏一只手，嘴里说不出话来。等了一会儿，胡杏才慢吞吞地跟她诀别道：

“家姐，想不到我才十六，咱姊妹就要分手。别伤心。这个年，我是过不了的了，我自己知道的。分手就分手，不用难过。死了倒也自在，免得受这洋罪。这样的鬼病，能治好的，万中都无一呢。如今，我的心倒觉着平和，一点儿不乱。

只是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好讲、不好讲？”

胡柳声音发颤地说：“家姐在哪，你说吧！有什么话，只管放心说吧！”

胡杏反而紧紧抓住姐姐的手，从容不迫地说出来道：

“家姐，我要告诉你，周炳真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十分奇怪的人，十分少见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向着我，帮着我，偏着我！他说过，他要带着红军回三家巷，把何家的人捆起来，把我放回家。这是真的！他说得出，就做得到的！可是我等不到了，我摔到泥潭子里面去了，我完了。这是命数！——不过如今他就在你的面前，你怎么想的呢？现成放着这么一个好男人，你怎么想的呢？你还没有找人，就找了他不好么？”

胡柳低着头，不做声。她只觉着胡杏那只小手越抓越热，越抓越紧。过了好一阵子，胡杏又说：“家姐，还有一桩事儿，你得给我办一办。省城三家巷何家有个小妹妹，今年十三岁了，叫做何守礼。她虽然出身富贵，对咱穷苦人家，倒是挺义气的。她想要一只全白的小兔子，我也答应她了，你一定给我办到，免得我失了口齿。好了，家姐，我就只有这两桩心事了。这两桩事儿办了，我的心也就清静了！”

胡杏刚说完，外面的人就挤进里间，七手八脚地把她搬出堂屋外面，放在北墙下的那张木板床上。这是古老的规矩。这张床原来是胡树、胡松兄弟俩睡的，后来何勤、何龙氏借住了一个时候。北墙上不久前曾经悬挂过那面熠熠闪亮的红旗，如今大门外对面人家墙上的夕阳反射到胡杏的身上，好象那面红旗所发出来的红光，还停留在这堂屋里呢。胡杏侧身躺着，还是用两手捂住自己的两颊：没脸见人。周炳实在气愤不过，就在她身旁坐下，拿起她一只手，轻轻抚摩着，想宽慰宽慰她。没想到她一缩回手，厉声叫道：

“炳哥，不要碰我！我脏得很！”

周炳笑了笑，带痴带傻地说：“你不脏！你有什么脏呢？

你干净得很！”

胡杏忽然睁大了娇憨的圆眼睛，象小孩子撒赖似地说：

“炳哥，我多么想见你一面！那棵白兰花还是好好的呢！可我——我完了，我没了，我毁了！你替我报仇！你答应么？”

你答应么？你答应么？……”

周炳惊奇地望着她，不明白她的眼睛怎么会这样神采奕奕，不明白她的声音怎么会这样宽宏嘹亮，不明白她这时候从哪里借来了这么一胜横蛮粗野的生命力。他非常喜欢这个身患重病的女孩子，就坚决地摇摇头说：

“我不答应替你报仇！你过几天就会好的！有多少仇，你应该自己去报！”

胡杏望着周炳气概遇人的大圆脸，觉着这个年轻人是在老老实实地说着真心话。她相信周炳不是虚情假意地安慰她，不是随随便便地应付她，也不是空洞无物地哄骗她。她想，敢情周炳真从自己身上看出有希望的东西来了，就轻轻呼出一股游丝般的气息。安安稳稳地睡了。可巧，她那一整晚都没有吐血。第二天，何娇带了一批女孩子来看她，左邻右里的贫苦农民带着许多红糖、生姜、糯米、腐竹、花生、红枣来探望她，大家以为她说不定已经出了事，想不到她却并没有死。这里面只有胡柳知道，是因为周炳给她说了几句话，才叫她硬挣着活了下来。妈妈胡王氏心疼女儿，就走到床边，一面掉泪，一面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胡杏对娘说：“第一，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小帽冈，葬在那洋学堂和观音庙当中的地段。第二，不要竖碑，不要叫人认出我来。第三，只要拿土在我身上垒一个饽饽堆，然后在我头上种一棵白兰花就行了！”听见她这样说，胡柳心里就想：“唉，她还能捱磨多久呢？”那颗心痛得跟刀挖一样。

## 十九 恍如隔世

第三天，胡杏还没有死，那精神看来反而好了一些。大家都说这是“回光返照”，想必是年前的事儿了。女儿救不转，办大事又得花钱，胡源老汉为这事儿又悲伤、又烦恼，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天下午，第一赤卫队在小帽冈前面的观音庙开会，商量筹款的问题。一上来，这班英雄好汉个个都悲痛万分，慷慨激昂地大骂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说他们为了抢地盘、争权利，便勾结帝国主义，压迫穷苦人民，这胡杏的凄凉身世，便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无形中把这个筹款会议变成一个讨贼大会。

接着，大家又将何应元、何胡氏、何守仁、何守义、何不周、林开泰、郭标、罗吉这伙子禽兽，一个一个地痛骂起来，说这些畜生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大家都发誓有朝一日攻下省城，一定要将这班丧尽天良的家伙交给人民公审，戴上高帽子游街。可是一讲到怎样筹措一笔大款，给胡杏料理后事，大家就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拿绣着铁锤、镰刀的布包装着，准备捐献给革命的那一点钱，大家都认为是动不得的。近来，大家又给何娇她娘凑了一点钱治病，如今手头部空空如也，再也想不出法儿了，怎么办呢？区细主张把乡公所最近摆出来的四条驳壳枪缴过来，看附近哪条村子合式，就去打一家土豪，给胡杏办装裹，也算第一赤卫队开开斋，给统治阶级一点颜色看看。丘照、王通、区卓都觉着这办法痛快，赞成了他。但是胡树、胡松、邵煜、马有四个人反对。胡家兄弟认为如果为了革命，别说打一家土豪，就是打十家土豪，他们也只有赞成的份儿；可要说为了他们妹子个人的事情，动用这

一份革命力量，那却万万使不得。邵煜提醒大家要慎重考虑：倘若当真打了土豪的话，这“第一赤卫队”该朝哪儿走？小杏子的事儿还办不办？胡家爹、妈、姐姐还要不要在震南村呆下去？马有却直截了当地说：“广州暴动那么大的那股子劲，尚且失败了，如今村村有碉楼，乡乡有团队，我看那土豪就是打不下来！”周炳一听，就生了很大的气，高声说道：“你怎么净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打不打土豪，全在我们。要打，随便你挑哪一家，也只象拈刺一样，说拿就拿下来！连我一个人敢去呢！不过煜嫂说得也对，要干，就得通盘打算，光泄一时之忿是不对的！”陶华也说：“为了我跟何娇的事儿，大家尚且打了乡公所，这如今为了小杏子的后事，打一两家土豪，本来没什么不应该。只不过煜嫂的话，大家也不该当做闲文！”周炳又说：“不是么？要是我在场，我也不赞成大家去乡公所抢人的。本来是乡公所抓人不对，你这么一打，倒成了他们有理了。现在有党在，我们要动手，就该先问问党。”陶华、马明、关杰三个人都赞成周炳的意见。马明还提议大家应该鼓动其他的农场工人，向公司要求发放年终双薪。如果发了双薪，筹款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公司不肯发，大家就立刻发动罢工，一直到胜利为止。大家都赞成了他的意见，只有区细一个人坚持反对。

会就散了。

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所办的试验农场，在招募工人的时候，本来说过要给大家发年终双薪的，后来因为农场赔本太多，没有发放出来，一直拖到现在。现在，还有两三天就要过年，工人们把这问题正式提出来了，还威胁经理郭寿年说，如果不立刻发放，就要罢工对待呢！早在一个星期之前，董事长陈文婕就拿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重要股东的意见。那些重要股东大概都是陈文婕的至亲好友，都迎合她的意思说：“倘若农场周转不动，就宣布取消双薪吧！”但是公司堂堂正正许下的话，又不好随便勾销，所以董事长给经理的指示只是说：尽量往后拖，拖过了年再说。想不到工人来的来势那样猛，要求立刻发放双薪，限四个小时答复，不答复就要立刻罢工。事情实在太突然，要进城一遭也来不及了，于是郭寿年就去向震南公安稽查站求救。如果梁森站长象对待二叔公何不周那样对待郭寿年，那倒也罢了；偏偏这梁森不知哪根毛竖起来，不只没跟郭经理讲价钱，并且立刻派出大队稽查，全副武装，手执短棍，到震南新村去镇压罢工。不用说，农场工人们坚决抵抗，跟他们对打起来了。这场冲突的结果，工人们有二十几个受伤，稽查队的损失也不小，罢工一开始就受到了挫折，停顿下来，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纷纷自动复工，年终双薪的事儿也不再提了。

到了旧历年三十晚，第一赤卫队的全体人员在胡源家里吃过了团年饭，就在那堂屋里商议起来。这次的武装冲突，赤手空拳的赤卫队也有丘照、王通、陶华、马明四个人负了轻伤。丘照和王通闷闷不乐地喝了很多酒。这时候，丘照满腹牢骚地拍着胸膛，使足那洪亮的嗓门开腔道：“不用商量。还商量什么呢？你不动手，人家倒先动了手！如今只要定个日期，冲进那稽查站里面，杀他一个寸草不留，再放一把火，把那狗窝烧了了事！我跟国民党正规军也打过仗，也没少了一根汗毛。几时倒轮到这些稽查耀武扬威？”王通接着说：“真是的！那天只要我手里有一枝小曲尺，说老实话，咱们的罢工失败不了！这个仇不报，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打！打！没有别的话说！”他挥着手，把堂屋里的风挥得呼呼地响。象往常一样，一提到有什么行动，区卓便头一个赞成。他看不出事到如今，除了动手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



令大家惊讶的，是驯良、羞怯的邵煜，还有那深思、明理的关杰，这回也觉着忍无可忍，非打不中。往后大家拿眼睛望着长颈鹿区细，料想他一定会有一番激烈的言词，赞成立刻动手。谁知他看见有人望他，就拧歪脸，象跟谁怄气似地，一言不发。倒是对于赤卫队的任何行动，从来不表示意见的胡源老汉，这回却抢先说道：“不能朝这么办！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造反了呀！咱祖祖辈辈，——说句不怕失礼的话，从来是忍气吞声熬过来的，不能由咱坏了这规矩！”胡树嫌他爹的话过于守旧，不合年轻人的脾胃，就撇开他的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道：“打是个好主意，可得看怎么个打法。我看咱整个赤卫队应该立刻拉出去，投奔红军。等咱当了兵，有了枪，那时候要拔掉这稽查站，也只当是拈刺的一样！”急脚松一听去当红军，脚板就发痒，急急忙忙地说：“去，去！再大也杀起！今晚出发就好！”华佗和孔明觉着胡树说得对，也都赞成了他的意见。这时候，胡王氏就出来干涉了。她说：“哪有这么撇脱的道理？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拍拍屁股就走？你两个要当兵，除非把我们带上一道走。不然的话，你们可别想走得成！试试看吧！”胡树向他爹、妈解释道：“事到如今，你们还看不透彻么？从前有党，有红军，有农会，咱们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后来没了党，没了红军，没了农会，咱们的日子又是什么日子？看阿杏吧！看阿娇吧！”

咱们还过得下去么？如今又有了党，有了红军，咱们还不跟着红军走，难道一齐在这里等死？”周炳心里十分喜欢胡树，就接上说道：“阿树兄弟说的倒是正理。就拿我来说吧，头一回拿我当个人看待的，不是共产党，是谁？正因为这样，咱们不能随便行动。咱们如今是一支赤卫队，有着党的领导。该怎么做，下一步走哪一着棋，该先问问党！”大家一想，都觉着周炳说得对，便不再说什么。只有区细和马有两个人，满脸晦气，始终不开口。胡柳一看急了，就责备他们道：“你两个不开金口，打的什么主意？你们不说，我说！这一年来，我听的革命道理多了，我也有一点谱子。不怕大家笑话，我说句失礼的话，我想：是炳哥说得对！大家找生找死，好容易把党找着了，如今有了大事，怎么不问问党？”这样，大家一致同意去向党请示，会议就结束了。

散会之后，区细、马有、关杰三个人拉在后面，一道回农场。关杰问他两个道：“你两个是顶爱说话的，怎么今天晚上却不开口？”区细叹口气道：“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说东，人家往西；我们说西，人家往东！只要指导员一张嘴，就都对了！”马有说，“一点不错。这里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你说打，也错；你说不能打，也错。大家都爱看咱周公的脸色！阿柳更加不用说，连他放个屁都是香的！”关杰规劝他们道：“凡事都得讲个道理。如今大家都在患难之中，你们放蛮来，怎么使得？”区细不做声，走了一阵子，又说：“我算是把我表哥看透了！从前，他是一个横冲直撞，重义轻生的烈性汉子，遇着梁森，他能把他活活地吃下肚子里面去。可是他变了，变成一个婆婆妈妈的人了。什么事情都‘问问党吧，问问党吧’，象个老太婆整天上观音庙去问‘胜杯’的一样！”马有把他的话接过来往下说道：“可不！我倒也看出另外一桩事儿！自从那回咱们给阿柳送东西过生日之后，咱们就象犯了罪似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也批评，我也讥诮。咱们是永远不得开脱的了！”关杰不高兴他们这种腔调，就声色俱厉地说：“你们不害臊么？怎么把不相干的事儿往一块儿扯！阿柳的事儿是阿柳的事儿。人家喜欢谁就喜欢谁，这原是勉强不得的。大伙儿劝我们，也只是为我们好。我一想，大

伙儿说得对，我也就收了这条心！这也怨不得别人。这不省了烦恼？至于革命的事儿，人家有理，就是人家对，你们怎么乱嚼牙巴骨子？真是岂有此理！”马有冷笑一声道：“怨不得你是一位关夫子，的确汪洋大度。我看周炳当了教书先生，是瞧不上咱这粗手粗脚的手作仔了！”区细也鼻子哼哼地说：“大约莫儿是在上海住了那么一年半载，把浑身的骨头都住得酥脆了！”

第二天是旧历大年初一，周炳蒙蒙亮就出了校门，坐渡船过了东沙江，上仙汾市去。他这回出去，一来为了要找洗鉴、冯斗、谭槟，最好还能找到金端；二来也为了给胡杏买一种贵重的药品，希望能把胡杏的生命挽救过来。那胡杏自从病重回家之后，请了大夫来诊治，说是气虚胃寒的症候，先用“黄土汤”的甘草、干地黄、白术、附子等等几味药给她止血。

起先她不肯吃药，认定病已无望，后来周炳好好劝导她，她为了顺顺周炳，才勉强地吃了。这当丫头的人，平时没吃过什么药，就是心气痛、吐血，何大奶奶也只认为是有点热气，叫她喝“王老吉凉茶”了事，因此病势越来越重。这回吃下了温中、扶阳、养血、止血的真正的药剂，那效验可就不同常人，一下子把血就给止住了。可是吐血虽然止住，人照样还是心痛、呃逆、虚弱、多汗、呕吐，甚至经常晕厥，成天水米不沾，迷迷糊糊地躺着。那苍白虚弱的神态，真是石头人儿见了也会伤心。大夫诊了病，又说要用“四磨汤”的人参、槟榔、沉香、乌药等等几味药给她益气暖胃才行，这就为难了。胡杏听说要吃人参，只顾团上眼睛，一个劲儿摇头。胡源尖着嗓子，象哭嚎一般地说：“活命敢情是件好事！咱们饭也没得吃的，吃人参么？”胡王氏合起巴掌对着天空说话道：“我的老天爷！就是倾家荡产，咱也救不活这苦命孩子呵！”大家看看这种局面，再衡量一下自个儿的能力，都打算撒手作罢。只有周炳不肯干休。他问了乡间两间药材铺子，都说其他的药好办，只有这人参一味，乡间却没有，就有也不会是好的，让他上仙汾市去找找看。大家正忙乱着，胡杏却还是一天几次地昏迷过去。胡家的人，左邻右里的人，都说听天由命吧，让菩萨给她作主吧。胡柳把两只眼睛哭得和桃子一样。昨天晚上大家在这里吃了团年饭，开了半夜的会，胡杏只是牵着一丝的气息，昏睡不醒，这里发生过什么争吵，她一点也不知道。会散了，大家看她，虽然叫财主家糟蹋得不成样子，却还是端庄安静，坚强清朗，露出即使枯萎衰竭，也仍然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周炳看见大家都认为她没有指望，心中很不服气。他知道胡杏是一个极有韧性的人，而一个极有韧性的人，是不会灭亡的，是不会叫灾难压碎的，是永远都有希望的，正象中国的革命是不会灭亡的，是不会叫灾难压碎的，是永远都有希望的一样！他一面想，一面就迈开大步，走到胡杏床前，弯下腰，又象自己发誓，又象鼓励病人似地低声说：

“我一定把你救回来！我一定把你救回来！你不会随便认输的！你不会半路就走的！你不会甘心叫人消灭的！”

周炳真是满腔热情，异常激动。胡柳泪眼模糊地望着他，轻轻地叹气。她发现周炳那宏伟高大的身躯有一种蛮干到底的楞劲儿，周炳那宽阔明亮的圆脸上有一种天真的孩子气，周炳那自信而粗野的鼻子直挺挺地闪着光，周炳那浅浅的左、右两个笑涡儿在缓缓蠕动，并非由于他在微笑，却是由于他在咬紧牙齿。胡柳十分相信他的话，但是又替他那股戆直的傻劲儿暗地里担心和惋惜。就是这个青年男子，——胡柳很迅速地回想起来，——他在提出“第一赤卫队”的名字的时候，或者他在准备做成一件什么大事的时候，他就露出那样一种神态来呢！胡柳用手按着自己的心窝儿，觉着周炳这种神态

使她的心里面产生一种复杂奇怪的东西，很不舒服。周炳可没有留心这些事儿，到了第二天天亮，也不管是大年初一，还是大年初二，他就带上同样的神态上仙汾市去。到了仙汾市，他先去那种叫做“米机”的碾米工厂找谭槟。那里没有几家碾米工厂，他一下子就找遍了。人家都歇着工，不开门，躲在深深的后进厂房里赌牌九，掷骰子。他打了半天的门，人家晦晦气气地给他开了门，说没有那么一个人，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再也不理他。周炳没法，只得去小机器修理店去找洗鉴，小机器修理店倒是多几家，他一家挨一家去敲门，赔笑脸，说好话，但是结果跟米机一样，连个影儿也没找着。有些小店根本锁上了大门，里边没人。他找了一遍，没找着，在街中心东张张、西望望，又下决心去找第二遍，好歹碰碰运气。人家看见这学生打扮的人，又敲第二遍门，又要找个什么姓洗的，只当他发神经病。有些个微笑望着他；有些个干脆不睬他，把门使劲关上；有些个正经说他，叫他不要再叫门；有些个拿话哄他，说向左转几个弯，向右转几个弯，那儿还有一家修理店，叫他去打听打听看，累得他走了半天，却是假的。这天仙汾市家家户户都关上大门，在里面吃、喝、玩、乐地过年。街上行人极少，店铺也不开门，想找个人问问，想买点什么吃的，都办不到。周炳随着仙汾市的街道走了又走，不知道踩过多少炮仗衣，不知道听过多少洗牌声，骰子在碗里蹦跳的仓仓声，可是除了碰见几个“唱龙舟”的叫化子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见着。看看到了太阳偏西，周炳虽然肚饿、嘴苦，还不甘心，可也实实在在没有法子可想。他找着一家大药材铺，也只当碰碰运气地去拍门。谁知这回却非常顺利：里面不只有人，而且有人参，听说病情危急，那伙计立刻拿厘戥出来给他称药。周炳买了人参，一半欢喜、一半忧愁地回到了震南村。上灯的时候，药煎好了，胡杏还是昏迷不醒。到了二更过后，人都散了，胡源跟胡王氏也在堂屋正面的木板床上睡了，剩下胡柳和周炳陪伴着病人。三更过后，胡柳乏累到了极点，就一个劲儿打瞌睡，象那种叫做“舂米公公”的小昆虫一样。周炳用大手掌亲切地摇着她的肩膀，使唤低沙的嗓音劝她道：

“去睡一会儿吧！别把人熬坏了！”

胡柳勉强睁开眼睛说：“哪里呢？我一点也不想睡！”说完，她就矮矮凳子拉到胡杏床边，上半身趴在胡杏床脚上，一下子就呼呼地睡去了。

这时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寒风吹着小煤油灯，轻轻闪动。周炳站在床前，望望那头发蓬松，羸弱不堪的胡杏，见她长着天仙般的美貌，却陷在十八层地狱般的痛苦和不幸之中，不免万般感慨。他怕脚步声吵醒别人，不敢走动，只是直挺挺地站着想道：“难道贫穷、痛苦、不幸是永远存在的么？难道生活就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么？难道世界上有什么永远不会变动的东西么？”就那么迷迷痴痴地想着，一直到了四更时分。一交四更天，胡杏好象要醒了，开始悉悉索索地有些响动。周炳赶快点上一把干草，把凉了的药温上，再轻轻走到床前，仔细看看。原来胡杏当真醒来了。她那浅棕色的圆眼睛，这时候又开始向那罪恶弥漫的黑暗世界放射着不可思议的光泽。显然从她那疑惑的神情看来，她一定没有弄清楚她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只听见她这样问道：

“我如今在什么地方？”

周炳说，“在你自己家里！”

她又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周炳说，“年初一刚过去，年初二刚来到！”

她再问，“这是什么时辰了？”

周炳说，“快天亮了！喝点药么？”

虽然周炳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出现，是极其费解的事儿，胡杏也不去深究了。她确信了那是周炳。她从被窝里伸出手去，紧紧抓住周炳那又宽又硬的手，既随和、又柔顺地在枕头上点了一点头。周炳斟了药，送到床上，胡杏歪着身，一口一口地呷着。周炳说：“这是十分好的药，一吃下去，病就好了！病一好，这世界也跟着好起来了！自然，共产党回来了，红军也回来了，咱们穷人又能够出头了！好不好？唔？”胡杏像一个婴孩似地相信了，又象一个婴孩似地，一点不掺假地笑了。

整整一个寒假，周炳没有离开过胡家。有时候白天回学校躺一阵子，一爬起来就又不见人影儿了。后来寒假过了，学堂开了学，他也是一个样儿，除了上课之外，总是找不着他。

白天，赤卫队员都忙着干活，到了晚上，就都聚集到胡家来，商量商量，谈论谈论。夜深了，周炳总是让胡柳去睡，自己守护着病人。看他那顽强执拗，尽心尽意的神气，好象他就是一个大夫，治好这个病，他满有把握；又好象他在跟三家巷何家的人斗法，他们要弄死她，他就偏要救活她；甚至好象拯救这小女孩子跟他们赤卫队的革命行动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仿佛张太雷同志宣布的施政纲领要他这样做，仿佛这一切都是一码子事儿。说也奇怪，如是者过了一个月之久，看看到了阳历三月，到处春风荡漾的时候，胡杏竟跟那复苏的万物一道，苏醒过来了。全村的人都认为这桩事儿如果不是菩萨显灵，就是不可思议。震光小学的同事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周炳的紧张活动，那目的是拯救一个什么人的生命。有一次，丁猷好心好意劝周炳道：周君，你正当年富力强，要干些国家大事才好。沉溺在一两个妇人女子的绮腻风情之中，空白了少年头，岂不可惜？”周炳不大在意地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丁猷耸肩道：“世界上救人，哪有这个日夜不分的救法？”周炳朗声大笑道：“我不只救一个人，还要救所有的人！也救你呢！”把丁猷笑得惊愕万状。

阳历三月初头的一个晚上，天气很暖。夜深人静，周炳坐在矮方桌旁边看书，胡杏忽然坐了起来，一面拨着自己的头发，一面用极细、极低、却极清楚的声音说：“炳哥，怎么我好象活到第二辈子来了似的？我想起了咱们种的那棵白兰花，——你知道么，长得可真不错，可怎么就好像是上一辈子种的似的？好了，如今好了，我再世为人了，我死不了了，我不用别人报仇了。你说得很对，有仇得自己报呢！”

周炳看见她那种忧愁中的憨笑，觉着极其美丽，同时也觉着她是真真正正地活转来了。

## 二十 后继和前仆

给胡杏治病的那位乡下大夫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老人。五十多岁，矮矮小小，头发灰白，胡子也是灰白的。他第一次给胡杏开温中、扶阳、养血、止血的黄土汤的时候，怕病家不信，就大吹大擂，说他的药方如何灵验，如

何药到病除。他第二次给胡杏开益气、暖胃的四磨汤的时候，说话就减少了，只是劝病家试试看，照理应该是有效的。到了三月底，胡杏真正活转来了，他就给胡杏开“四君子汤”的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等等几味药，替她补气、补血。可是这时候他反而十分矜持，一句话不说，好象他一点把握也没有似的了。如是者又过了三个月，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年的六月一日，恰好是旧历的端午节这一天，胡杏果然完全痊愈了。虽然从外表看来，她是灰白了一点，瘦削了一点，也长高了一点，但是她那灵慧、矫捷、轻盈、安详的风光气韵却完全恢复了。这一天大清早，胡杏捧着一面镜子把自己照了又照，忽然对胡柳说道：

“家姐，我好了，我完全好了。”

胡柳点头同意道：“是好了，是完全好了。他们说你在三家巷的时候，一疼起来就随地打滚，一口一口红的吐出来，真吓死人！”

胡杏声音还带点虚弱地笑道：“那么，我该谢谁？谢大夫还是谢菩萨？”

胡柳拿手拍着妹妹的脑袋，说：“该谢大夫，也该谢菩萨，可是更加应该谢炳哥哥。大夫治得了你的病，治不了你的命；菩萨治得了你的命，却治不了你的病。只有炳哥哥两样都能治！”

胡杏拿自己的圆眼睛对着胡柳的圆眼睛瞄了一下，露出娇憨的大笑涡儿，因为觉着她的回答十分满意，一直没有做声。胡王氏刚打她们身边经过，望了望这两个姑娘，才无意中发现了她俩的眼睛是一样地圆，那眼尾是一样地长，又是一样地朝上弯，象鼎鼎大名的青衣“千里驹”的眼睛一样，两姊妹真是活生生的一对儿，不觉叹了一口气。后来不知怎的，胡王氏才一转身，就听见胡柳爹一声、娘一声地尖声怪叫起来。她连忙跑到她俩身边，只见姐姐蹲在地上，两手无缘无故地摆动着，象在水中摸鱼似的；妹妹一只手抓着剪刀，一只手抓着一绺头发，眼眯眯地傻笑着。原来胡杏已经拿剪刀把自己那条又粗又大的黑辫子铰了下来。那辫子如今躺在地上，象一条蜿蜒前进的青蛇一样。胡王氏一手拣起辫子，顿着脚说：“怎么算好？怎么算好！”胡杏神色自若地说：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那晦气东西，我永远不要了！”

胡柳感触很深地说：“不要倒干净！——那不成了‘自由女’了么？”

胡杏剪掉了辫子，好象犯人脱下了号衣，好象病人揭去了膏药，那倒霉的忧愁、痛苦、疾病、罪恶仿佛都叫她一下子甩开了，只觉着浑身痛快。她先跑到屋子旁边的螺冲里去洗了一个澡，然后去摘了一大抱菖蒲、柳枝、龙眼叶、黄皮叶回来，把菖蒲和柳枝插在门口，把龙眼叶和黄皮叶用沙煲熬了一煲净水洗头。洗过头，涂上茶油，梳得整齐光亮，才动手洒水，打扫地方。等到处都打扫洗抹得一尘不染，她又动手拿黄纸铰了一个“锤馗”像，贴在堂屋中间、正对大门的板障上。看看像个过节的样儿了，两姊妹又把那一根根象肥大的灌肠似的硫磺熏香点起来，登时满屋子烟雾腾腾，香气刺鼻，两个人对着打喷嚏，又对着笑。吃中饭的时候，他们大伙儿吃了粽子，喝了酒，又吃了生菱角和熟菱角，还吃了又香又脆的大蒲桃。香包儿也做了好些个，有三角形的，有圆形的，也有菱形的，只是她两姊妹都不戴，说要给第一赤卫队每个人一个，到处乱扔着。吃了中饭，两姊妹又说要去看龙船，借了一只舢板，两枝桨，就从大帽冈下面的南渡口出发，经过槐冲、横冲，划出东沙江，一直划到乡下人管它叫“大海”的、很宽很宽的江面上。这是通

到省城去的水路，也是胡杏当初被人抛弃不要的时候，拿小艇子装着运回娘家的路径。胡杏这时候使尽全力划着，那舢板耀武扬威地俯仰前进，好象在质问那一江的流水道：

“你们晓得坐在我身上的是谁？你们晓得人家害过一场什么病？你们晓得人家如今已经是自由身了么？”

她俩看了半天龙舟竞赛，准备划船往回走。胡杏在后面划，她使了一个花招，把舢板搞得团团转，前进不得。胡柳正想骂她使黑心，只见她纵身一跳，一个大翻钻进水里，跟着船也翻了，胡柳也掉到水里去了。她知道胡杏在冲里洗了澡，还嫌不干净，一定要在大海泡一下才舒服，就游上前去，准备搔她的胳肢窝儿。胡杏也知道姐姐游过来，必定不怀好意，就一个扎猛，潜到水底去了。这两姊妹从小就得了个“美人鱼”的称号，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升一沉，一翻一仰，真是游得不亦乐乎。小舢板和水桨都在水面漂浮，没人理会。天空中的钓鱼郎越飞越低，想必是也把她们认错了。

……

这一天，她们就这样尽情玩乐。乐了扎扎实实一个够。到太阳西沉，她俩才扭干衣服，划着小船，红着脸儿，懒洋洋地回家。走进堂屋，胡杏首先吃了一惊。那里面如今挤满了人，周炳也在其中，有一个人坐在她的床上，好象在给大家“讲古”。那个人矮矮圆圆，满嘴胡须，一身黑衣服，她却记不起来是谁。那个人看见有个生面女子，跟在胡柳后面，比胡柳年轻，比胡柳略矮一点，没有胡柳丰满，却是个清清秀秀的黑美人儿，不认得的，也就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就是他们日盼夜盼的，专门在南、番、顺一带组织农民武装的谭槟，大家七嘴八舌地给他们介绍，说这就是槟叔，说那就是大难不死的黑观音胡杏。胡杏茅茅草草，又娇又臊地给谭槟点了个头，叫了一声“槟叔”，就拉着胡柳的手，溜到灶台下面吃饭去。这里谭槟继续给大家讲蒋介石和阎锡山如何打仗的事情。看来他对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到底跟中国最大的独裁军阀蒋介石火并起来这一点，显然感到十分满意。他高声对大家说道：“……自然，这是军阀混战，受苦受难的依然是穷苦老百姓，阵亡、受伤的依然是咱们穷苦的弟兄，咱们要反对这种战争，咱们要打倒这种战争，那是不消说得的！——不过，你们大家想想看：这回的反蒋战争，可不同于前一回，更不同于再前一回。这回是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邹鲁、张发奎七个大老倌儿一齐出场，落力拍演，也够他姓蒋的好看的！只可惜张学良和陈济棠两个孬头，一个东北，一个东南，还没有动静。大概拿了人家的钱儿，受了收买。我看只要蒋家军一败，大势一去，他们也会出台的呢！”大家听谭槟把张学良和陈济棠叫做孬头，就跟着他的思路，对于那些不是孬头的军阀、官僚，生出了很大的幻想，觉着依靠那些军阀、官僚，把另外一个最大的独裁军阀打倒，也不算很坏的主意儿。于是越谈越高兴，好象已经亲眼看见蒋介石通电下野之后，那副垂头丧气的寒酸模样儿了！加上谭槟又尽力在鼓动大家，要大家随时做好准备，以便命令一下，进攻省城，更把大家逗得牙痒痒地，乐呵呵地，恨不得这阵子就出发前往。

大家正在高谈阔论，周炳、陶华、马明三个人凑近谭槟身边，周炳低声开言道：

“槟叔，我们三个人研究了几个月了，我们想参加党，我们有这个要求……”

周炳的神气是极其严肃，极其认真的，仿佛他已经使尽了全身的力量，

才说出这几个字眼来。大颗的汗珠从那宽广的前额上淌下来，他也不敢用手去擦。他很不自然地微笑着，这微笑里面包含热情、胆怯、痴心和焦躁的等待。陶华和马明这时候面目呆板，一言不发，露出十分机密的神态。

谭槟问道：“你们谁先打这个主意的？”

周炳答道：“我先起心。华佗最操心。孔明最后给大家下了决心。”

谭槟一想，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儿，就悄悄说道：“我回去立刻给组织上反映。你们不要心急。”随后他又开玩笑道：“其实也不用急。反正不久就要回省城了，进城再细谈，也不算迟！”后来大家又把想法子搞枪枝的事情，谈论了很久，二更天过了，谭槟才离开胡家，到别处去了。谭槟走了之后，区细忽然感慨万端地大声说道：

“正是小孩子剃头：快啦！快啦！——大人哄孩子呀！”

他这句话引起了所有的人的反应。周炳、陶华、马明三个人在深思着。胡树、胡松、区卓三个人有点愕然。关杰和邵煜相对摇头。马有哈哈大笑。丘照和王通却激恼了，想跟着走到他面前，质问那长颈鹿道：“话要说清楚些！你这是什么意思？”区细也不隐瞒，就对顶地说：

“什么意思不意思，我受不了了！这鬼乡下——我算是呆够了！能攻进省城，我第一个回去。攻不进省城，我——早晚也得回去！”

周炳、陶华、马明觉着问题严重，暂时不开口。马有抱着冷眼旁观的宗旨，也不做声。

其余七条汉子一拥而上，把区细包围住，数他的不是。关杰是印刷工人出身，有点字墨，就指着区细的鼻子说：“你也是印刷出身，不要给咱革命工人丢人！人家要回省城，都是凯旋回去的！你愿意当俘虏回去么？”胡树是个温和青年，这时也愤激起来道：“你们都进城去了，只可怜我两兄弟进不去！我们在这鬼乡下长大，只怕也离不开这鬼乡下，可是细哥，是这鬼乡下有人送了帖子把你请来的么？没有。是省城有人要借你的脑袋，你自己才跑到这鬼乡下来的！炳哥人在繁华富贵的上海，还时刻记住这穷苦破烂的震南村，路过省城也不进去，先奔到这里来呢！长颈鹿，你的容貌倒十分象周公，可是你的心思差得太远了！”区细耸一耸肩膀，扯淡道：“骂吧，骂吧。墙倒众人推！”于是所有的人都跟着七嘴八舌，慷慨激昂地争吵、谈论、抒情、表意起来。大家都嚷着回省城，同时大家都反对区细那种泄气调子；大家盼望蒋介石赶快倒台，同时大家又都盼望扛着枪，整着队，威威武武地开进广州。

坐在一旁的胡杏对她姐姐胡柳说：“家姐，你相信那姓阎的跟那姓蒋的是真打的么？我就不相信。我去省城五年了，没见过多，也见过少。哪个不是你打我、我打你，打一阵子又好起来的？”胡柳点头同意道：“可不！红脸打黑脸，黑脸打红脸。狗打架的事儿，原是闹着玩儿，当不得真的。不象古往的人，有忠有奸，一打就打个水落石出！”周炳坐得离她俩近一些，听了一半，没听一半，就叫她俩把意见说出来，让大家听听。胡杏只是不肯道：“有你们在，哪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其实，我们又哪有意见呢？家姐，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大家就这么叫着、嚷着，一直吵到深夜才散。

这里人都散了半天，离这里不远，位置在蛇冈西边脚下的震南公安稽查站才开始热闹起来呢。这时候，听差们点起了白纱大汽灯，就走进站长的寝室去请站长办案。梁森在大烟盘子旁边睡得正香，叫听差们吵醒了，满肚子不悦意，走到大厅上来。汽灯的光照到他的脸上，看来象树叶的颜色一样。

他阴阴森森地坐在那里，不停地在咬着自己的嘴唇，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些稽查们的报告。听了大半截，他不耐烦了，就把手一摆，说：“得了。我通知道了。你们瞧我跟他斗三个回合再说吧！你们爱看的，就坐着看；不爱看的，只管去睡觉。”

——听见号令，通通给我爬出来！”值班的把犯人押解出来的时候，约莫还有十多个便衣稽查坐在那里。第一眼看去，这犯人矮矮圆圆，满嘴胡须，一身黑衣服，分明有点其貌不扬，叫梁森看着失望。第一个回合，就是在这种稍稍失望的情绪底下开始的。梁森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答，“我姓谭，谭延闿的谭。我叫阿槟。槟榔的槟。”梁森问，“哪里人？”谭槟说，“这你还听不出来？”正‘台城’的。”梁森一听，果然是纯正的台口音，又见他心境极好，有说有笑的，不免动起火来，高声喝问道：“这是审问你！谁给你叙家常？你是干什么的？快说！”谭槟搔了搔脑袋，有点为难地说：“实不相瞒了，长官。我原来做过米机，人家都说，真没见过这么好的机器仔，可是后来，时运不好了，什么都不好说了，也不好怎么拣择了，如今见什么、干什么就是了！”梁森拍桌子道：“别罗嗦！你就说你没正当职业！”谭槟极为融洽地附和道：“对了，对了，就是没正当职业！”梁森又追问：“那你漏夜摸进震北村干什么？”谭槟十分诚恳地说：“报告长官，这是我上了一个同行的臭当。他的名字叫阿钩，别人都管他叫‘屎钩’。他是一个毫无良心的人，公认的！……”梁森听见他说“良心”两个字，简直在叫自己的名字，不免勃然大怒道：“谁叫你乱鸡巴胡嚼的！你管他有没有良心？你只要供你为什么进村就行！”谭槟急急忙忙回答道：“是呀，是呀。我这就说到这儿了！他说震北村有不少破烂钟表，破烂台椅，只是要价太高，他没有做成，叫我去看看。长官，你知道，咱们收买破烂这一行是大家彼此通气的。”梁森非常生气，那小眼睛眯得更小了，但是他极力忍耐着发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晚上进村？”谭槟叹口气道：“话说到这儿了，还顾得什么廉耻，索性都对你说了吧！”

干咱这一行，不只要白天，还得要晚上；不只要拿钱买，还得要顺手拣一点，拾一点。长官，你是明白人，你瞧，我把事情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让我走吧！”梁森不理他，只顾追问道：“那你为什么要躲进一间破庙里？”谭槟说，“我又无亲无故，不找一间破庙，谁给我窝藏东西？”梁森又发火了，大声喝道：“胡说！我们的人逮捕你的时候，你把什么秘密文件吞下肚子里去了？”谭槟两手一摊，十分委屈地说：“这真是冤枉好人了！我哪里吞过什么秘密？连烟枣子也三天三夜没吞过了。你们进去的时候，我正在吃南乳花生呢！”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不分胜负。旁观的便衣稽查有几个相信他是个小偷，有几个不信，参差不齐。

第二个回合一开头，景象就是不同。梁森先叫人端过一张四方马机来，让谭槟坐下，又拿出一本很大很大的报纸剪贴簿子来，叫他看。谭槟打开一看，只见那上面剪贴着的，尽是大大的无耻叛徒的脱党声明、悔过启事。有些不认识，不知道的；有些只听说名字，未见过本人的；也有曾经认识，或在一道工作过，或彼此曾经以同志相称、以肝胆相见的。第一眼望下去的时候，有一股沸腾的热血冲上他的脑筋，使他稍为晃动了一下。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梁森两只小小的狼眼睛在死命盯着自己，便压住了满腔的怒火，冷冷地稳住了自己。这时候，梁森瞅准了机会开言道：“你识字么？看过了么？你觉着怎么样？”谭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十分自然地点头微笑道：



“冬瓜般大的字，能识几箩！——不过凭良心说……”站长一听见“良心”两个字，触犯了她的忌讳，就勃然大怒，登时打断他道：“混七账！这世界只有妻、财、子、禄，有什么鸡巴良心！”谭槟说，“长官说的是！这世界上，登声明、发启事的人有的是，也不希罕了！不过依我说，这些人无非也是不忠不烈，贪生怕死！”梁森故意歪头挤眼地问道：“这又有什么解究？”谭槟笑道：“古语有云：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梁森和颜悦色地说：“那是老封建了，不时兴了。如今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怎么样？你也写一张吧！你只要告诉我，你跟谁接头，你们打算修理些什么枪枝，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暴动，这就行了。我当堂就可以放你！”谭槟好象没有听懂似地，十分作难地说：“这怎么行？咱们这一行，你叫他洗手不干容易，你叫他一件一件说出来，那多难为情！拿咱们的头人李福林来说吧，他当了多年的第五军军长了，可没见过他卖什么悔过启事！”

大厅里的煤汽灯发出咻咻的嘲笑声，第二个回合好象就要到此为止，眼看着站长占不了什么便宜。梁森张开嘴，放出几个大大的哈欠，不想玩下去了。他叫人把谭槟关在从前关过洗鉴的所谓“大花厅”里，自己回到卧房，爬上板床，抽自己的大烟去。到天刚亮的时候，他从似睡非睡的境界中惊醒，决心进行第三个回合。他先叫了十二个武装稽查进来，对他们说道：“那姓谭的不肯招供，咱们是没有办法的。你把他送到广州去，人家也不给奖金。我想试试他，把大花厅的门打开，看他逃走不逃走，他要是个共产党，见机会没有不逃之理。

大门有哨岗，他一定会打后门窜上蛇冈。蛇冈又只有一条通路，不怕他飞了去。到时候咱们活捉了他，也不怕他不认了。”十二个武装稽查走后，梁森自己也掖了一条左轮，吩咐了听差依计行事，出了后门，爬上蛇冈去了。这里谭槟一夜没睡。苦苦地寻思脱身的办法。到天亮了，看见那听差打开门上的大锁，进房打扫，就假装睡着。后来看见那听差出去了，许久都不回来。他猛然跳起身见门大开，就走了出去。从过道走到后院，到处静悄悄地，不见半个人影儿。后门也大开，蛇冈雍容静穆地挡住了半边天空。他也不假思索，老实不客气地走出后门，一直跑上蛇冈去。走了约莫一袋烟工夫，他发现大路前面有一个稽查巡逻。他连忙后退，却发现来路上有稽查追上来。他想爬上冈顶，可是冈顶上有人，正在向下移动。

他想跳下山坑，可是山坑里也有人，正在抬头观望呢。他正踌躇着，只见梁森从竹林子后面闪出来，阴险地笑着说：

“这里全包围了，投降吧！”

谭槟一句话不说，跳上前去，照头照脸就是一拳。梁森抵挡不住，身子一歪，就掉到坑里去。后面一个稽查举起驳壳，打了一枪，——谭槟突然觉着有一把大铁钳钳住了自己，身体发软，脚步歪斜，后来甚至呼吸困难，神志不清，慢慢地全身不能动弹，倒在那青青的草坡之上。他想起广州西瓜园开大会的情景，他想起观音山上肉搏战的场面，他想起什么时候攻下广州……第一个进城的是他……于是逐渐模糊下去，长眠在蛇冈之上了。

## 二一 反脸无情

六月底，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到省城去跑了一趟。他选定了一个星期天的日子。这一天的天气热得不行，他自己的身体又胖得不行，因此他决心连一步路也不走，雇了一只那种叫做“四柱大厅”的木船，自己躺在上面，让艇家把他划到省城去。一路上的村村、树树，水水、天天，他都让给艇家去赏玩，自己闭着眼睛，打一会儿呼噜，又咂一阵子油嘴。其实说他睡得很舒畅，也是冤枉了他。他只是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地躺着不动，在那里反复想着胡杏这桩该死不死的怪事儿。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大人物象袁世凯、龙济光、张作霖，极其威武，极其令人崇敬的，却慌慌失失地死掉了；可是象胡杏这样的臭丫头，死了也不值个烂桔子，却偏偏活了转来。他想到这里，不免在心里又骂又叹道：“呸！好不知羞！还较了辫子呢！我看你索性剃光了头，当师姑吧！这世事也真是——不平的事儿总断不了有呵！”坐了半天船，又坐了好一阵子黄包车，他才算到了三家巷。这天却巧，何应元、何胡氏、何守仁都在家。因为事关机密，他们把他让到头一进南边那个华贵的大客厅里，由最漂亮的使妈阿苹出来奉了茶，掩上房门，才和他说话儿。省城的人都穿着轻软雪白的熟绸，摇着鹅毛扇；乡下人却穿着香云纱，摇着“油纸弓”。一黑一白，对衬十分鲜明。闲叙了老半天，何五爷才问起胡杏的事儿来。何不周见主家问，就叹口气说：“唉，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几千年呢！”跟着就把五个月来胡杏病危，胡柳吵闹，周炳服侍，工人罢工，一直到胡杏命不该绝，逐渐痊愈的情形，也不管别人知道的、不知道的，也不管从前的信中提过的、没提过的，一概从祖宗十八代讲起。讲了约莫一个时辰，才把话说完了，又加上说道：“这真是好心不得好报，好柴烧烂灶！这边老五侄哥、老五侄嫂、大侄孙少爷送那贱骨头回家，谁不知道你们的心呢，是想叫她断气之前，骨肉团聚一番呵！是再好也没有的好心肠呵！可是那贱骨头没有死，这就坏了。那些穷鬼不逞之徒，就说起不干不净的话来了。什么黑心烂肝呀，连棺材钱都想省掉呀，吃人不吐骨头呀，什么好听的都有了，倒好象无情无义的，是你们这边了。这真是好人难做——弄巧反拙呀！”何五爷立刻指正他道：

“二叔，你们就是不读圣人诗书之过。什么弄巧反拙！”

何胡氏想了想道：“只怕那个阿杏是死了。这个是妖精托世的！”

何不周哼哼哈哈地呻唤了老半天，才又说道：“要不是有那十大寇在那里为非作歹，单凭周炳一个人，他也救不活那贱骨头！这十大寇就是八字脚，那是审都不用审的！近来稽查站打死了一个共字号，听说就跟那十大寇有牵连。人家说得千真万确呢！可是咱有什么办法？人家十大寇有你们那边的亲家管着，咱们管不着。只为有陈家护着他们，连稽查站都不敢认真动他们呢！依我看，咱们不如把农场的土地收回来。那就一了百了，什么都了了！”

何应元正在思算着，踌躇不决。何胡氏捂住耳朵，不爱听这些事情。何守仁一直不做声，到这时却开腔了。他说：“陈家他们是新派。他们一天到晚，攻击我们是旧派。我还惹得起他们？只怕咱们堂堂县长，也惹不起他们呢！”

何胡氏只管自己说自己的道：“我们那个身娇肉贵的倒进了癫狂院！人家那么一只烂货倒白白地好起来了！真便宜了她！”她底下的话没说出来，可是谁都明白：当初以为她准死无疑，说了不要了；这阵子她却好了起来，想要也要不回来了。何守仁觉着事情没法办，只是摇头。何五爷看见这样，就教训他道：

“亏你还是个当官作吏的角色！你光摇头干什么？凭摇头就把事情办好么？咱们就该当机立断，把她要回来！咱老二也不是一辈子住癫狂院的。有一天回家来了，没个人伺候他成么？咱们当初是说了不要，可那只是一句话。她的卖身契还在咱手里，这就大有文章可做。

契约、契约——就是恐口无凭，才立此为据的呀！”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何不周告辞回家。对于当老子的那种老谋深算，洞察世情，何守仁钦佩得五体投地，心里想：“姜就是越老越辣，一点不假！”何不周走了之后，一家人还没有散，何守仁的大舅子陈文雄从外面闯了进来。这外号“外国绅士”，又经常被人称做“独创家”的洋行经理如今快到三十了，正是英年有为的时候，最近却遭了一点小小的不如意。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英国人让他当了兴昌洋行的经理，是为了他能够对省港大罢工。起一点破坏的作用。他自己也知道，英国人办事，是讲求实效的。可是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年，人家干么还要请他当经理呢？于是英国老板找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借口，把他开除了。这几天，他正在进行着十分紧张、十分剧烈的活动，准备另外搞一些什么名堂。今天，他一走进客厅，就大声叫嚷道：

“亲家老爷！亲家奶奶！二姐夫！你们都在这里摇鹅毛扇子，看样子，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了吧？”从那说话的狂劲儿看来，他今天的心情极好。

何应元把刚才商量要回胡杏的事情对他说了一遍。陈文雄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也真是，就钉着要一个人。纵然她比区桃还漂亮，又能值几个钱？给守义兄弟另外买一个用用就是了！”后来他又转了口气道：“不过，不谈这些小事情了吧。我有一件正经要紧的大事，来找你们。”何应元、何守仁爷儿俩听了，都有点不痛快。何守仁给他两句听听道：“什么正经要紧的大事？光景不外是这个洋行、那个洋行！”陈文雄点头大笑，使唤何应元听不懂的英文说：“塞尔屯利！塞尔屯利！”何守仁接着说：“这真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有英国人才有这么狠的心，只有英国人才有这么毒的手！要是我，我真做不出来！”陈文雄哼哼地冷笑道：“这是战争，不是做诗！什么叫做商战？不过我倒不在乎这些。不跟英国人做买卖，我可以跟日本人做买卖。英国老板不雇我，我就自己当老板。英伦三岛和扶桑三岛，在我看起来，都是岛而已！”何守仁说，“你总是乐天派。”陈文雄耸了一个欧洲的肩膀，说：“我过来惊动你们，就是为了这桩大事。我爹不知怎样，心血来潮，说要创办一个‘庚午俱乐部’，把省城所有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包罗在内。看他的意思，是想邀请大家投资，办一个专做东洋货的大商行。另外，还想筹办一些别的实业，象纺织、染印这一类的东西。

他那计划之大，筹算之精，我看了都头疼。主体是那东洋商行。好象连名字都有了，好象叫做‘东昌行’呢。你们何家也来俱乐部玩玩，投点资，怎么样？”何守仁不做声，只拿眼睛望着爸爸。何胡氏听得不耐烦，就站起身，拍拍屁股走了。何应元不动声色，轻轻摇那花白干瘦的脑袋。过了一会，这才冷酷严峻地回答道：“工商业投资嘛，按照我们的家规，是沾都不沾的。这叫做不熟不做。按理说，我也知道你们找钱容易，也很稳当，可是我不想找那个钱。我也不明白，一会儿美国货是劣货，一会儿日本货是劣货，一会儿英国货又是劣货，你们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又要抵制了！”陈文雄也不相强，就说：“投不投资，那是闲事。你爱买房子，买地皮，只管买你的房子、地皮。参加庚午俱乐部，那才是要紧大事呢！”何应元父子答

应了参加俱乐部，陈文雄才满意地走了。客人走了之后，何应元对那教育局局长教育道：“你看，这不是活活的一个东昌行大经理的身分么？还要办实业呢！放着现成的花旗布、红毛布、东洋布，既多又好，你穿一辈子都穿不完，他却想创办纺织工厂！陈家的事儿你猜得准？你拿钱去入股吧，你拿钱去打水片吧，哼！”剩下给何守仁做的事儿，只有点头一桩了。

经过两三天的筹划，何家决定派出大奶奶房里最机灵的使妈阿贵，去震南村“迎接”胡杏“回家”。按照何五爷的训示，这桩事儿应该当做一桩大事来办。第一，要以礼相迎；第二，要点明胡杏的身分，是二少奶的身分；第三，要让胡杏光光鲜鲜，欢欢喜喜地回来。不用说，除了中学生何守礼之外，何家大小、上下人等，都明白这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儿。

虽说按世俗的眼光看来，何家山高树大，谁不想挨挨靠靠，别说当他家的小媳妇儿，是巴之不得，就是再下贱的事儿，也有人抢着干呢！——可是胡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阿贵听说主家要她去接胡杏，也一时没了主意，立刻到厨房里找阿笑、阿苹两人商量。到了晚上，又在大门外的白兰树下，找陈家的使妈阿发、阿财、阿添三个一道斟酌。阿贵对大家恳求道：“我干什么事儿，就撒撒脱脱，说做就做。惟独这一回心大、心小，不知去好、不去好。众位姊妹给我出出主意吧！”这时候阿贵已经二十八岁，尖尖嘴脸，那刁钻的劲儿，仍然不弱于年轻的时候。她们这六个人之中，年纪最小、住年妹出身的阿添，今年也二十七了，不过大家都认为她的懵懵懂懂，没分没数，跟十年前、她十七岁、当住年妹的时候没有两样。当下她首先发议论道：“人家说胡杏心灵，我说胡杏心塞！是我年纪大些，别人不要我罢了。如果何家要我，我宁愿嫁给那疯子！有名有分，一辈子穿金戴银，我怕什么？”最狡诈的使妈阿财挤挤眼睛说：“可不！这正是：有人辞官不愿做，有人漏夜赶科场呢！”为人势利，今年已经四十八岁的使妈阿发慨叹道：“论相貌，胡杏比得上天仙。要说脾气，那真是再温柔、再随和也没有的了！就是年纪，也不多不少，正正十六。这样的人儿，你打锣也找不着。可是就这一样：对何家就是不服，就是强！这也只怕是前世的冤孽呢！”何家三姐房里最老实的使妈阿笑说：“这样的事儿，你怎么好开口？人家病了，快要断气了，你才把人家赶出去，说什么一刀两断；如今人家好了，又象一朵花一样了，你又要人家回来当媳妇儿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天下哪有这么横蛮的理儿！要是我，我才不去！”看来阿笑的话是正理，大家都驳她不倒，也就不做声了。阿贵说，“笑姐既然这样说，我也不去了。留给大奶奶自己去吧！”何家二娘房里最漂亮的使妈阿苹虽然只有三十一岁的年纪，可她是二娘房里的，老爷跟大少爷的意旨，她总是先摸着几分，因此说话就有分量。当下她摇摇头说：“不去行么？你受人家的二分四厘银子，人家叫你做事，你不做！”于是有主张去的，有主张不去的，分成了两派嚷嚷。后来还是阿笑让了步。她说：“阿贵，你平素机灵，这时候怎么笨钝起来了？有那非去不可的话，你只当玩耍，也就去上一回就是了。我倒要提醒你一句：你要见机行事，切莫太过认真。能说就说几句，不能说就拉倒。横竖不关你的事儿，别叫人耻笑到你自己的头上才好。”大家都觉着朝这么办好，事情就决定了。

何家准备下的礼物可真不少，有吃的，有穿的，有戴的：两个大金漆盒子，一盒鸡蛋卷，一盒南乳小凤；两个布，一个黑竹纱，一个白柳条；两个首饰盒子，一个装着一只玉镯子，一个装着一副朱义盛金耳环。另外还有

一个大红封包，里面封了二十块钱西纸的利市。

以上这些，都是送给胡杏的。此外，又给胡源送了一把家用双料蓝布伞，给胡王氏送了一个软缎珠花包头，给胡柳送了一条象牙鸡心西金项链，给胡树、胡松每人送皮带一条、“足安居”的双底竹纱袜两双。小姑娘何守礼听说有人要去接胡杏表姐回来，十分高兴，也跳出跳进地叫嚷着，又拿一张做手工用的绛红蜡光纸，包了十个双银角子，要送给胡杏表姐买东西吃。东西收拾停当，阿贵又查看通书，挑选出一个上好吉日，才穿戴整齐，打着赤脚片子，拿扁担网络挑起礼物，走到西濠口，雇了一只小艇，朝震南村不慌不忙地缓缓划去。一早动身，过午就到了震南村的槐冲南渡口。阿贵挑好东西，一路走，一路向人打听胡杏家在哪里。等她走到胡杏家门口，全村都知道省城何福荫堂有人送礼来了。

恰巧胡源、胡王氏、胡柳、胡杏都在家。阿贵一见他们都认得的，就开口叫亲家老爷、亲家奶奶，又管胡柳叫柳姨，十分嘴甜；见胡杏体态娉婷，容光焕发，就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二少奶。胡源、胡王氏、胡柳见阿贵来得突然，叫得肉麻，不知道怎样对答才好，惟独那胡杏听见阿贵这样称叫，心窝一阵绞痛，脸上气得灰白。跟着，阿贵把礼物摆开来，一面摆，一面说，什么好听的话都说完了，那礼物也就摆满了一堂屋。最后，阿贵才说出来意：何家老爷、大奶奶、二娘、三姐、大少爷、大少奶、小姑姑都惦记着二少奶，想看看她，想找个高明的大夫给她瞧瞧，想接她回省城去住几天，好好地把自己保养保养，如此等等。胡王氏听了，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只顾在胡杏床上坐着擦眼泪。胡源拿手扶着天堂，反复叫道：

“那怎么成呀！那怎么成呀！那怎么成呀！”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含糊不清的。究竟说礼物不能收呢，说胡杏不能回去呢，还是说何家不该来要胡杏呢，谁也听不清楚。乱了一阵子，胡源和胡王氏又洗米、生火，给阿贵做饭，还叫胡柳上街市去买菜。胡柳刚走出巷口，胡杏又追了上来，两姊妹一面在田基上走着，一面商量对付何家的办法。最后，决定胡柳买了菜，去农场叫胡树、胡松弟兄俩回家；胡杏上小帽冈震光小学去请周炳来走一遭。商量妥当，两人分头行事。在胡家的破烂堂屋里，那些辉煌夺目的礼物仍然象个杂货摊似地摆开，左邻右里，大人娃娃，都联群结队地来看新鲜。

对于那些玉镯子、金耳环、珠花包头、鸡心项链，个个都摸摸捏捏，爱得不忍释手。趁着胡柳、胡杏不在跟前的机会，阿贵一面喝茶、抽纸烟，一面把何家的恩德跟何家的威势给这两位亲家说得十分清楚，让他们好好地拿主意。最后阿贵说：“要是我对得上这么一门亲家，要我修行三辈子，我也乐意呢！”听了阿贵的话，胡源只是愕然地楞着眼睛，胡王氏只是重新擦着眼泪，都说不出一句正经话来。不久，胡柳买了菜回来，给阿贵炒菜、开饭。正吃饭间，胡杏也回来了。阿贵偷眼望望她，只见她一脸冷冷的威严，摸不透她的心思。刚吃完饭，周炳、胡树、胡松都到了。对于胡树、胡松这两个年轻小伙子，阿贵并不放在眼里；可是对于周炳，她却有着好感，同时也有敬畏之意，因此另眼相看。一见周炳个子高了，骨骼大了，英气逼人，象个大人的样子，也就亲亲热热地叫嚷道：“炳哥哥，炳哥哥！三年没见啦！你可好啦！跑了多少地方啦！快回三家巷看看大家啦！”周炳做出一种男人的沉着姿态，微微笑着，简单说了说这几年的情况，又问何家的阿笑、阿苹，陈家的阿发、阿财、阿添诸人安好。正说着话，急脚松等得不耐烦，就没头

没脑地插嘴问道：“是什么鬼打了我们二姑？她怎么一下子发起善心来了？”

经他这么一提，话儿又落到胡杏身上了。阿贵把刚才说过的话，又对大家重复说了一遍，末了还加上说：“老爷吩咐过，要我们大家尽我们的礼，还要二少奶做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欢欢喜喜地回去。依我看，他们财主家既然回心转意，亲家老爷这边也赏个脸给我们底下人，应承了吧！大家亲家上头，有什么三言两语的，不是弥弥缝缝地也就过去了？”这种言词，老实忠厚的胡松听了，很不受用。他拍了一下面前的矮方桌子，瓮声瓮气地说：“什么回心转意？什么弥弥缝缝？谁是你家的亲家？谁是你家的二少奶？人都要断气了，你家才不要的，如今人活转来了，你家又悔了，又要人了！怎么能这样反脸无情？哼，人不说人话！”阿贵瞅瞅大家的脸色，见所有的人都怒目而视，正在为难，周炳开腔道：

“阿贵姐，你素来机警，这回却上了那两只老豺狼的当！有话不会叫他们自己来说？你来挡灾？连二叔公何不周都不敢出头呢！你问问左邻右舍，看人家怎么说的？你再回去问问你们大少奶，看什么叫做妇女解放？什么叫做无产阶级解放？你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你怎么不向着受压迫、受剥削、受欺负、受侮辱、受折磨的穷人、苦人？就算你帮理不帮亲吧，理也不在那边嘎！”

阿贵听了周炳的话，就顺水推舟地说：“世界上的事儿呢，也没有个定准的。碰到这样的机会，有人还求之不得呢！总之，这不关我的事儿。我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说得好呢，说不好呢，有你们两家在！”胡王氏觉着一个劲儿责备阿贵，有点过意不去，就接过来：“是咯，是咯。阿贵姐好心好意，我们有不知道的道理？看目前这样子，事情也实在难。就劳烦阿贵姐回去说几句好话，只说孩子任性，不肯回去，也就罢了。不落家的媳妇，世上有的是呢！小杏子又不是下凡的天仙，又没有本事，脾性又臭，希罕她什么？何家的门户，要娶媳妇，还怕娶不来一百个？也只当好心的二姑、二姑爹做做善事，放放生就是了！”阿贵见胡王氏口软，就紧逼一步道：“话是怎么都好说的。只是亲家奶奶，你也知道古语有云：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如今何家又是官、又是富，正是当时得令，势大财雄。你们惹翻了他，是你们好呢，是你们不好？这你总该垫高枕头想一想呵！”胡柳拿起那条鸡心项链，朝阿贵面前一扔，说：“把这条婊子项链拣回去吧，我不受这么肮脏的礼物！”

告诉他何家的人，我们什么都不想！要想，让他们想去吧！你只要问问他们，说过一刀两断的话来没？看过《马前泼水》的戏来没？水既然都泼在地上，还能重新收起来么？”阿贵冷笑一声道：“柳姨，论起才情，我说不过你！可你千桩想得到，万桩想得到，就有一桩想不到：二少奶还有张卖身契，拿在人家手里呵！”胡杏一听卖身契三个字，登时忍耐不住了。

只见她圆圆的莲子脸儿拉长了，大大的眼睛竖起来了，左脸上那深深的酒窝儿跳动起来了，血色一直泛滥到眉梢下面了。她拿起盛金耳环的首饰盒子，乒令一声摔碎，嘴里说道：“卖身契！”又拿起装玉镯子的首饰盒子，乒郎一声砸烂，嘴里说道：“卖身契！”又将两个细布扔在灶台底下，又将两盒细点倒在黑泥地上，还将那包红封利市，用木屐踩了又踩，然后指着满地的礼物骂道：

“拿老爷的心去喂狗，狗都不吃！拿奶奶的肝去喂狼，狼都不闻！你回

去告诉他们，我宁愿上刀山，下地狱；跟猪狗一个窝儿，跟豺狼一个洞儿；再不然每天挖一块肉，每月剥一层皮，也别指望我会乖乖地回他何家，跟那些青面獠牙的恶鬼一道过日子！什么卖身契不卖身契，我才不在乎。我卖身也只能卖一辈子，还能卖两辈子？上一辈子的我，已经是死掉了！便宜了他们，连棺材都没施舍一副呢！这一辈子，我又活转来了！这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叫他们不要欺人太甚，不然我做鬼也不饶他们呢！”

阿贵低声细气地说：“那是陈年的老账了。如今人家一番好意，却不该反脸无情，恩将仇报。难道小姑姑阿礼，也使的坏心肠么？”

胡杏将那包绛红蜡光纸包着的十个双银角子揣进怀里，说：“既是阿礼表妹一番好意，我且收下，剩下的那些阴司货物，你替我挑回去，砸在那两只老狗脸上，叫他们留着上祖坟使唤吧！他们也没有什么恩。有的，只是仇！从前压迫我、剥削我、欺负我、侮辱我、折磨我，是仇！如今拿这些钱财物件来羞辱我，也是仇！告诉他们，不是我反脸无情，是他们反脸无情；这样的冤仇，我怎样报都不过分，报十辈子也报不完呢！”

周炳看见这十六岁的小姑娘眉宇间俊俏英武，做起事来干净撇脱，不觉又敬佩，又感动，眼睛里都含满了泪水，阿贵讨了个满脸没趣，吟吟沉沉地自言自语着，拾掇起那一担破烂东西，溜出震南村，无光无采地回广州去了。

## 二二 七月的奇遇

有一个下午，是一个盛夏的下午。太阳象火一样，整个世界象蒸笼一样。人身是热的，桌椅是热的，连地上的石头和泥土也是热的。周炳在自己的闷热房间里，坐在一张烫手的靠背椅上，心里象一锅滚油似地在追忆着往事。自己二十三年来，经历过的事情可真不少。光最近五年，那欢喜的事儿，那愤怒的事儿，那悲哀的事儿，那快乐的事儿，就是数，也数不清楚。社会的发展、变化，他在这几年里面，是知道了的：它总要象苏联一样，变成社会主义，最后变成共产主义。可是光知道这个，那怎么行呢？眼前的剥削和压迫，忧愁和痛苦，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呢？那帝国主义和军阀，什么时候才能打倒呢？那政权，什么时候才能夺取过来呢？——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这一切呢？他想起那一年，在广州河南济群药铺的后院子里，在那冰冷潮湿的大风大雨之中，在穷愁潦倒的、寂寞无聊的心境之下，一句、一句地细读《共产党宣言》的情景，觉着直到此刻，还留着一种庄严肃穆的印象。那时的脑筋多么清晰，那时的心怀多么宽敞，那时的情感多么单纯！但是往后阅历的事儿更多了，接触的世间更广了，惊天动地的豪迈事业也来了，也参加了，又象昙花一样地一闪又消逝了，他的心也就乱了，眼睛也就花了，头脑纷乱如麻，理也理不出头绪来了！他自己问自己道：“这是什么缘故呢？”可是自己又回答不上来。他知道，他应该紧紧地巴住党，象一个掉进海里的人巴住一块木板一样。“可是这块木板，”他自己对自己说出声音来道：“你刚一巴紧，又叫那滔天大浪冲走了，冲得无影无踪了！唉，多么苦闷哪！多么苦闷哪！”他越想越苦闷，觉着浑身发烧，胸膛里有一口气，

就是透不出来。他站起来，把自己的身躯旋转摆动了几下，就走出房门口，一直走出学校大门，找了几个住在附近的、年纪较大的、平时比较谈得来的学生，十个八个人一大群，到东沙江外面游水去。

水里面舒服极了。他们光着身子，只穿裤衩，在江心俯仰浮沉地耍了约莫一个时辰，才游到基围旁边，准备上岸。这时候，忽然有一只洋舢板，上面坐着四、五个人，有男有女，一齐划着桨，顺流而下。舢板上的人划得高兴，大声唱歌，大声笑乐，不提防来到了一个叫做“水鬼沓”的大漩涡前面，情况十分危险。有一个学生用手围拢嘴巴，大声叫嚷着发出警告道：“朝左！——朝左！——”但是那几个游客好象一点也不知道这里的水性，也没有听见岸边有人喊叫，一直朝水鬼沓划过去。霎时之间，那只洋舢板旋转起来了。那些游客高声叫着，听不清叫些什么。其中有一位堂客叫得特别惨厉。又霎时之间，那只洋舢板翻了。舢板上的游客象一铲垃圾似地倒进江水里，溅起很高的浪花。又霎时之间，水面上出现了一些白点子和花点子，挣扎着，沉下去又浮起来，浮起来又沉下去。……有两个学生在捉摸，那大概是一些游泳本领极高的人，才敢这么闹着玩儿呢。他们的老师周炳说：“我瞧着不象。

走，出去看看！谁跟我来？”他这么号召着，也没等别人答话，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有三、五个本领强的，也跟着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飞快地相跟着向江心游去。周炳在头里，游到出事的地点一看，登时整个儿都呆住了。原来那只洋舢板象一只大乌龟似地倒扣在水面上，木桨、衣服、阳伞、草帽在四处漂浮着。有一个年轻人穿着西装裤、大反领衬衫，用一只手死命巴住溜滑的船底，用另一只手死命地划着江水。这个不是别人，却是周炳少年时的伴侣，在上海的难友，陈文婕的丈夫，李民魁的弟弟，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的总技师李民天！周炳大声问道：“我的老天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啦？”李民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算是会点儿水……没沉下去……底下还有四个呢！……还有……”周炳和几个学生先把洋舢板扶正了，把李民天安顿在里面，然后跳进水里，去打捞其余的人。

第一个打捞上来的，是如今的县长夫人，今年才二十二岁的陈文婷。她喝了很多的水，脸色象石灰一样白，四肢蜷曲，缩成一团，象一条被打死的毛虫一样。周炳看见她那雕零萎谢的神情，不免摇摇头，叹口气。大家七手八脚，把她举上舢板，让她趴在一块隔板上，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后来周炳摸摸她的心口，还有暖气，赶忙叫人用舢板把她送到岸上急救，自己又跳进水里，继续打捞。果然不久，第二个又捞了上来。周炳双脚踩水，露出头来，抹掉脸上的水珠，一看：原来是如今东昌商行经理、庚午俱乐部总干事陈文雄。往后，第三个、第四个相跟着捞了上来。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们一瘦一胖，原来一个是如今本县的教育局局长何守仁，一个是国民党省党部资格已经太老了的干事李民魁。周炳心中暗想，除了他二哥周榕在香港，他大表姐夫张子豪在上海之外，当初在三家巷金兰结义的人都到齐了，——可是当初的神圣的盟誓，如今怎样了呢？真是可叹之至！……一面想着，一面指挥舢板，把捞上来的人送到岸上去急救。忙忙乱乱，一直闹到夕阳西坠，晚风一阵一阵地沿着堤岸吹来的时候，才算把这四个人都救活了。

陈文婷是头一个被打捞上来的，这时候，她也是头一个睁开了眼睛。她坐了起来，用手拨着自己的湿头发。她那浑浊的、恐怖的棕色眼睛呆呆地望着周炳，好象他们并不相识；周炳也用那双黑如光漆，深不可量的大眼睛



同样呆呆地望着她，也好象是他们并不相识的样子。旁边的人都莫名其妙，只有李民天懂得。他轻声对县长夫人说：“四妹，你醒过来了没有？你还没有醒么？他救了你的命！”陈文婷轻轻地摇摇头，使唤一种毅然承担罪责的高贵风度，向周炳伸出手去道：

“表哥，对不起你！……你又救了我的命，唉！”

说完之后，她立刻觉着她那“表哥”的称呼太生硬了，太刺耳了，太不合身分了，惨白的、冰冷的脸上热辣辣地难受，大概准是红了一块了，给自己出了丑了。周炳还是一样热情，一样高兴，又大方、又自然地握了握她那只冰冷的手，又去张罗救人。看他那麻木的神情，他不只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甚至连陈文婷那种毅然承担罪责的高贵风度，他好象也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出来呢。

陈文婷独自在心里下判断道：“你就是那样一个傻子！”

接着，陈文雄也醒来了。他定了一定神，便象一个真正的西洋绅士一样站了起来，精神饱满地走到周炳面前，拿两只胳膊捧着周炳，响亮文雅地说：

“戏剧场面！戏剧场面！我早就知道你在我的学校教书了，只因不得闲，没来看你！你也不回一回省城，多傲慢的性格呀！你看，如今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什么时候才了结呀！”

周炳只是微笑着，没怎么说话。不久，何守仁也醒了。他那尖瘦没肉的鼻子、嘴缩成一堆，哼哼唧唧地怨艾了半天，才对周炳说：“这回你救了我的命，真是没有说的。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要脸皮薄，只管找我，只管跟我说！”最后，那大个子李民魁也醒了。

他躺在地上不动，仿佛一堆叫雨淋湿了的破布似地，一边喘气，一边说：“小炳，你干得好，你干得出色。我一定要报答你，我一定要重重地报答你。苍天在上，决不食言！”周炳听了他们的话，只摆了摆手。后来听见李民魁提起苍天，他立刻又回忆起九年前在三家巷盟誓、换帖的情景，不知不觉把那刚正不阿的鼻子缩了起来，好象他闻到了什么腐烂发臭的东西一般。大家都平安活转来之后，陈文雄、陈文婷、何守仁、李民魁、李民天五个人看看天色已晚，就决定不回省城，到试验农场去歇宿。周炳别过了他们，和一班学生往回走。天气还是很热，走了不久，一个个又是浑身大汗了。

那天晚上，天气比白天更加闷热。晚饭之后，胡源和胡王氏实在乏累，冲过凉，也不管那一身水，一身汗，倒在床上就睡。胡柳和胡杏两姊妹跑到屋后面西北角上，一个人一张小板凳，坐在那棵九里香小树下乘凉。天空是黑墨墨的，她们面前的螺冲也是黑墨墨的，看不见一点水光，也听不出一滴水声。只有冲边的草虫和青蛙唧唧啾啾叫个不停，叫得人更加闷热，更加烦躁。胡杏自从病好之后，虽然身体虚弱，但是精神十分健旺，除做家务事、干庄稼活儿之外，每天还跟着她家姐学认字，少的三个、五个，多则十个、八个不等，慢慢地也能念木鱼书，翻翻通书，写个字条儿什么的了。这天晚上，胡柳有意考她道：“小杏子，你学认字也有些天了，我要来考一考你。”胡杏说，“你考吧！只要别挑那太难的，我答不出十成，也能答上八八、九九。”胡柳说，“先别吹！我问你头一个字：恩惠的恩，恩德的恩，怎么写法？”胡杏想都没想就说：“那有什么难的？因为的因，下面加个心字。”胡柳说：“对了。那么将字呢？将将就就的将字呢？”胡杏迅速地说：“这个字不好说。你摊开手板，我给你写。”胡柳果然伸出手去，胡杏在那上面一笔不苟

地划了一阵子，胡柳高兴地说：“是了，是了。我再考你第三个字：仇字你会写么？这仇字就是仇人的仇，仇恨的仇。

还记得么？”胡杏嗤嗤地笑着说：“我还当你越出越深呢！这谁不会？立人旁，一个九字，不是么？”胡柳说：“不错。还有一个报字，报答的报字，考住了吧？”胡杏撒娇地说：“我不干，我不干。昨天刚教的字，怎么能考呢？好吧，你伸出手来，我写写试试看。”胡柳伸出手去，她在手心里端端正正写了一个报字，一点没错。胡柳感慨地说：

“你真快。才不过一两个月，把我认得的字差不离儿都学完了。再要学，就得另外拜老师了！不过恩将仇报四个字，写你倒会了，讲可不知道会不会？”

胡杏低头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今天周炳救活了陈文雄、陈文婷、何守仁、李民魁、李民天五个人之后，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村，他们一家人都觉得不舒服。爸爸胡源搔着花白脑袋，鼓起虚松的腮帮说：“姓赵的他不救，姓钱的他不救，姓孙的他不救，姓李的他也不救，唉……”妈妈胡王氏也说：“他那姐夫不是他说的那工贼么？他那表妹不是个水性杨花，贪图富贵的贱东西么？那姓何的不是咱二姑家的大少爷，把他的嫂嫂抢走的畜生么？那姓李的不是拿了手枪到处杀人，跟梁森站长一样的禽兽么？救这些人干什么？要救，光救一个总技师倒也罢了。这农场也不是好东西，也打伤咱们的人，可比起那几个来，还算好了一等呀！”胡柳、胡杏两姊妹一直闷闷不乐，一声不吭。如今胡柳说出了这四个字，胡杏就猜想她指的是这件事，于是用低沉的、动人的声音回答道：

“家姐，我懂得。你是说炳哥如今救了他们，他们将来还要害炳哥！是不？”

胡柳比胡杏大六岁，还把她当成小孩子看待，拿手摸着她的剪了辫子的头，说：“小杏子，你真聪明，你真摸透了我的心！”

胡杏在姐姐的掌心下面摇着脑袋说：“很难讲，很难讲。你能不能让我也考你一考？”胡柳温柔地说：“考吧，考吧。说不定你能把我考住呢。”胡杏叫姐姐伸出手来，在她的手心里画了两画，胡柳忍不住笑出来了，说：“你捣的什么鬼？这样乱画两下，算得什么字？”胡杏说，“怎么不是字？可是字呢！”胡柳说，“要是字，不过是个个人字。有什么好考的？”胡杏说，“是了，是了，就是个人字。还有呢！”说着，又在她手心里画了十来下。胡柳笑道：“是个家字。”胡杏说，“对了，对了。”接着又画了几下，是个有字。姐姐说中了，她又画。这回是个心字。胡柳把四个字合起来一想，是“人家有心”，就不做声了。黑暗中看不出妹妹的神情，只听见她一阵狡猾的笑声，禁不住自己的脸上也热了起来。

胡杏又逗她道：“怎么啦？这么浅的字倒认不得了？”胡柳使劲摇着葵扇道：“好热呀！”胡杏说：“热是好事！冷就使不得了。”胡柳轻轻打了妹妹一下道：“你怎么老爱捉弄我？”胡杏使唤庄重的声音乘机说出自己一番苦水道：

“不，不，不是玩儿的。是我看见炳哥在咱家里出出进进，没早没晚，没光没黑，浑是一家人一样，只是不提那桩事，我的心就急了。后来又听见区细背地里对马有说，左邻右里都在传：咱家迟早要把炳哥招郎入舍。我的心就更加急了。往后想来想去不对，我就找炳哥去，当面问问他。”

胡柳轻轻叫了一声：“哎哟！”

胡杏又说：“你猜炳哥怎么说的？他说他从前真心真意爱过的，只有一个人。真心真意好过的，也只有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后来呀，悲惨极了。这自然指的是区桃表姐，她是叫沙面的鬼子兵杀死的。他说他一碰到姐姐，就想起区桃；一想起区桃，就触目惊心，再不敢往下想。他在他家门口栽了一棵白兰树，就为的纪念他表姐。这个人多情长呀！多傻呀！后来我再问他：纵然是这样，可区桃表姐死了已经五年了，他还不娶人，难不成要去当一辈子和尚？他叫我问得无言对答，只是一个劲儿点头。后来我索性直问他：姐姐对他怎样，他知道不知道？他对姐姐又怎样？要他给一个确信儿！”胡柳提高了嗓子叫道：“哎哟！哎哟！不好了！你疯了！”

胡杏接着往下叙述道：“你猜他怎么表示？别揪我，你听嘎！他说他这回到咱家里，一看见了，就牵肠挂肚地不安宁。他说你的相貌叫他吃惊。他说你的心地叫他感动。他说那阵子只有你一个人能谈两句心里话。他说他一天不上咱家里来，就觉着浑身不自在。他说他的心事你知道，你的心事他也明白。他说后来……后来那赤卫队立起来了，他看出关杰、马有、区细他们三个对你也有意思，他就十分为难了。他怕他们三个人难过，宁愿把自己的心埋在胸膛里，越深越好，一点都不敢露出来。”说到这里，胡杏故意停了一下，看姐姐有什么动静。见她不做声，也不动弹，就加上说：“依我看来，一个男人越是不大做声，越是深沉不露，他的心越是真心，他的好越是真好，他的情越是真情，他的义越是真义！那些整天吊在嘴唇边，说过来、讲过去的，倒兴许是单料铜煲呢！倒兴许是一烧就热，一拿开就凉的呢！”

整整一个更鼓，她姊妹俩默默无言地相对着，没说过一句话儿。到了三更时分，天气突然变了。一阵大风过后，就大雷大雨地下将起来。胡柳躺在里间的床上，胡杏躺在堂屋灶台对过的床上，两家都翻来复去地睡不着。雷声去远了，雨却越下越大。那雨点象石子儿一样，不休不止地撒在屋瓦上，胡杏听着，心里都有点儿害怕。她夹着瓦鼓儿跑到里间，和姐姐一达里睡。这样一来，就越发睡不着了。又过不久，屋里的的答答地，这里漏，那里也漏。雨水从屋顶流进来，从墙壁上的裂缝流进来，也从门槛外面流进来，甚至好象从黑泥地堂下面冒上来。一家人都起来了。先搬床，后搬地面上的东西，把所有的衣物、器具都摆在床上和灶台上；人就这里靠一靠，那里站一站，把两只脚泡在水里。四更天过后，雨不只没停，还下得更猛，好象把整个白鹅潭的水，一下子都倒在震南村头顶上似的。地面上的水慢慢地泡到踝子骨，泡到腿肚子，泡到膝盖，泡到大腿，差一线的位置就要泡上灶台。泥灰从墙壁上泻下来，屋瓦从房顶上垮下来，整座破烂腐朽的房屋处在眼看就要倒塌的危急情况之中。胡柳、胡杏两姊妹主张挪个地方，好歹避开一下，可是胡源跟胡王氏都坚决不答应，双方僵持着。到了五更天，在那狂风暴雨的喧闹声中，东沙江的基围外面突然响起一片锣声，村子里的人都在水中叫嚷着：“西水来了！西水来了！冲崩基围了！冲崩基围了！”这预告着一场很大的灾难。试验农场的工人们划着公司的舢板，在大帽冈附近开始救人。陶华、马明、关杰、邵煜、丘照、王通、马有、胡树、胡松、区细、区卓都脱光衣服，只穿裤衩，在水里跳进跳出，大显神通，十分活动。胡家四个人听说西水冲崩基围，也着了慌。

胡源叹口气说：“这西水不比寻常，半个时辰就能淹过屋顶！”

胡王氏气愤愤地顶他道：“你要是有地方去，你只管把孩子们带走！我是死了心不走的。没了这个家，我就算走出去，也活不成！”

胡柳跟胡杏面面相觑，不敢说话。后来还是胡杏大胆，向妈妈央求道：“妈，咱走吧！祠堂地势高，墙脚牢，咱去躲一阵子也好。你不走，大伙儿也不走，一没都没了！有了人，就是再辛苦，也不怕没东西。没了人，就是有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正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周炳划着一只舢板来到了胡家门口，那门口叫水浸了大半截，如今只剩下一个扁扁的方洞儿。他在白兰树梢上系好了舢板，轻轻地跳进水里，顺着水面往里望，只见一片浑浊的水，水上闪着微弱的灯光，却没有人影儿，他运足丹田之气，高声喊了一声：

“大伯！”

里面听得亲切，顿时腾起欢乐的笑声，恢复了生命的气息。胡柳首先扑通一声跳下灶台，冲出门口，周炳伸出两条碗口般粗壮的胳膊迎接她，也来不及说话，只用自己的大手紧紧捏住胡柳那虽然粗糙、可是非常温柔的小手，两家的心事就都畅通了。随后，大家一齐动手，把能搬的东西都搬上舢板，人也坐了上去，朝村东小帽冈震光小学划去。才划开四、五丈光景，忽然听见哗啦一声巨响。大家回头一望，都伸出舌头来。原来不知哪家的房屋已经倒塌在水里，整个儿都看不见了。

## 二三 西水图

东沙江里面奔腾泛滥的西水把附近三十里的村庄都淹没了之后的第三天，县长宋以廉到震南村来视察灾情。陈文婷兴致很高，自动陪他来了。李民天、陈文婕夫妇关心试验农场，自然不能不来；难得东昌商行的新经理陈文雄也有那样的清兴，想来看看。陈文雄的夫人、周炳的姐姐周泉十分想来看看那三年没见面的兄弟，可惜她最近给陈家养下了第二个孙子陈国梁，目前正在坐月子，行动不便。大家高兴，一问陈文娣，她也要来。第一她没有到过震南村，第二她没有看见过水灾，第三她没有见过阿贵说得天上有、地下无的美人儿胡柳，因此她决定走一走。何守仁自从上回掉进水里之后，提起坐船都害怕，哪里还敢去看水灾？听说陈文娣动了游兴，就劝她不要冒险。但是陈文娣自从今年四月间养下了第一个儿子何汝温之后，她在何家的地位就发生了显眼的变化。这不只是解除了何五爷何应元绝后的忧虑，而且也给何福荫堂争回了不少的体面，使得何应元也有根据对他的亲家老爷陈万利回敬道：“这虽是你陈家之功，也未始不是我何家之德呢！”从此以后，陈文娣也扬眉吐气，对大奶奶跟丈夫的吩咐，不尽依从。大家还看得出来，有时老爷听大少奶的话。比听大奶奶跟大少爷的话更十足呢。这样，县长出巡，就带着夫人、二姨、三姨、大舅、连襟等等差不多整个家族了，热闹得不得了了。他们乘坐了一艘官家的“电船”从广州直驶震南村，绕到村后的大帽冈脚下上岸，一直走到震南新村的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办事处，休息了一会儿，才正式巡视。他们先到办事处的各个办公室看看，那里已经住满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有许多生病的老人和妇女，就和衣躺在过道上，辗转呻吟；那不懂事的孩子，就哭着、闹着，要吃东西；一股酸臭腐烂的气息，象尖刀一样挖着人们的鼻子。宋以廉领头，捂着鼻子，其他的人随后，也捂着鼻子，

穿刺着这灾难的行列，疾驰而过。他们没向任何人打招呼，也不向任何人问好，更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大家看见这些衣冠楚楚的省城人来了，又走了，也不知他们来干什么的，也就不理他们。他们通过办公室，来到阳光下面，才不约而同地透了一口大气。陈文娣身子弱，禁不住干呕了几声。陈文婷气喘喘地说：

“看来，中国人的卫生还是一个重大问题！”

陈文婕以事业家的口气纠正她道：“不。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更大呢！”

陈文娣依然干呕不停，没有说话。男子们微笑着，也没有说话。往后大家又到试验农场宿舍、那座竹子和木板搭成的庞大的茅棚里看看。那里面也同样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目前总算活着的人。这些人之中，连不幸的何勤、何龙氏、何娇也在内，也许灵魂里面有着馨香华贵的东西，但外表却邋遢破烂，没有什么可看的。而那恶臭的气味，嘈杂的喧哗，比起办事处来，厉害十倍。他们同样捂着鼻子，提心吊胆，一言不发，疾驰而过。大家也同样不理他们。连区细、区卓、胡树、胡松这两对弟兄也混在人群之中，没有和他们相认。他们走出了那原来三丈来高、宽敞无比的庞大的茅棚，才觉着免除了闷气窒息的痛苦。这时候，浩浩荡荡、一片汪洋的震南村在他们的脚下展开了。李民天指着洪水里面的屋顶和树梢，不胜感慨地对大家说起话来道：“你们瞧，从这山脚下一直到那片树林子，都是咱们农场的庄稼。——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改良新品种！有高产的丝苗！有肥大的银粘！……如今，粮食都溶化在水里面了，科学也溶化在水里面了，连你们大家的资本也溶化在水里面了！”大家向着他所指的方向望了一望，好象对于他那些幼稚的，小气的，书生味儿的语言提不起象他那样高的兴趣。陈文雄不落俗套地说：“整天躲在红尘世界里，如今忽然接近了大自然，真叫人有点茫然！我倒想起了一桩事：你们说水这个东西，是温柔的，还是凶恶的？是既温柔、又凶恶的，还是有时温柔、有时凶恶的？是表面温柔、里面凶恶的，还是里面温柔、表面凶恶的？”大家见他问得有趣，就按着各人的看法，七嘴八舌地争论了一番。笑乐了一阵之后，宋以廉忽然对大家提出新问题道：“你们谁能知道对着这浩瀚水景，这泽国奇观，我的心里头在想着什么？”陈文雄只微笑，不说话。李民天猜他心里在惋惜着万顷禾苗，尽付东流，他说不是；陈文婕猜他心里在为子民百姓的流离颠沛而悲伤，他说非也；陈文娣说：“难道你在想着那些护堤值理、修基执事的可恨、可杀么？”他说更不对了。陈文婷使唤一种洞烛肺腑的犀利腔调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不是在那里想着怎样请领赈灾款，如何争夺救济粮，还能想些什么好事儿？”宋县长不慌不忙地笑道：

“善哉，夫人。你也不免落了俗套了！那些事情，我刚才倒是想过一下，如今倒不想了。我在想着苏曼殊的两句诗。我念给你们听：‘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看见这样的大水，我就想起观潮来。要看水，就得赶八月十八回去看钱塘江的潮水！”

大家又挨着这个题目，谈笑玩乐了一番。宋以廉兴致还没有低落，又提议乘坐电船去小帽冈震光小学那边去看看。陈文婷一来有些累，二来觉着丈夫在身边，见了周炳怪没意思，就嚷着想回家。大家也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儿，就相跟着回到船中。这场正规的水灾巡视，就这样子结束了。

后来陈文婷才知道，就在他们坐电船回家的时候，胡杏在小帽冈那边表演了一手惊人的绝技。可惜他们急于要走，错过了一个难逢的机会。一想

起来，她就后悔得什么似的。原来他们在大帽冈这边的大茅棚里巡视的时候，周炳、胡柳、胡杏三个人也在小帽冈那边的震光小学的各个教室里来回巡视。这样的巡视，已经成了他们三个人日常的功课。大体说来，小帽冈震光小学的每一个教室的情况，都跟大帽冈那边差不多。书桌上、长椅上、黑板上、门板上、地面上、过道上，到处都挤满了酸臭、破烂的活人。他们有蹲着的、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走着的，可多数还是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动。那呻吟、那叫唤、那咒骂、那梦话，此起彼伏，嗯嗯不止。他们三个人一家、一家地问过去：有要做的事儿就给他做一做，有要茶、要水的就给他斟一点茶水，有爱诉冤苦的就陪他多坐一会儿，说上几句话儿。大伙儿看见他们来了，都十分高兴，就是饿坏了、病坏了的，也要挣扎着爬起身来。今天，胡杏也跟昨天一样打扮：打着赤脚，穿着黑地白柳条大襟衫裤，那剪短了的头发蓬蓬松松地竖在头上。跟昨天不同的，是她手里拿着一个蓝花瓦碗，碗里盛着八分满稀饭，上面拿个红花碟子盖着。她的人缘之好，是没法儿说的。她到何家四伯那里，那里就有了笑声，好象她把一阵香风，带到那酸臭的角落里去了。她对着胡家八叔望一眼，那个人就舒服了，什么痛苦灾难都减轻了，好象她那黄金色的圆眼睛发出一种热力，好象她那尖下巴的莲子脸儿发出一种强光，赶走了周围的郁闷的水气，穿进了他的胸膛。她在三姑床沿坐下，就是病得神魂不定的三姑，也清醒了过来。这时候，三姑真觉着金子不漂亮，银子不漂亮，就数旧柳条布衫漂亮，就数不曾修饰的蓬松短发漂亮，就数涂了泥巴的、病后欠补的、黑中带红的脸孔漂亮。

走到最后一间教室，胡杏悄悄地在六婶的身边坐了下来。周炳和胡柳站在她的后面。大家都没有说话，六婶自己却醒了。胡杏拿个调羹把那碗稀饭一羹一羹地喂她吃。吃完了饭，她两只眼睛楞楞地望着胡杏出神。她想胡杏要不是天仙下凡，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命数，这么好的脾性，这么出众的人才。她想这样的人才，只有龙舟歌、木鱼书里面才找得到，绝不会在肮脏破烂的冲边小巷里长出来。她想真是说也没人信：周炳的英俊、胡柳的美貌，已经是长绝了的，可拿胡杏一比，又把他们比下去了呢！她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拿手在胡杏身上又摸又捏，好不心疼。慢慢地，她的手不动了，她又想起自己那可怜、命苦的遗腹女儿小妙子来了。六叔已经死了三年，要不是为了这一块肉、六婶自以为是准活不下去的。可是那天晚上，她母女俩从水里爬出大门口的时候，六婶在黑暗中叫门槛绊了一交，她的手一松，手里抱着的命根子就叫水冲走，不知去向了。她不顾死活地钻进水里，一下子就昏迷过去，后来才叫别人救了起来。……如今她一想起她的永远不再回来的小妙子，就放开嗓子，嚎啕大哭。胡杏想起那剥壳鸡蛋一般的小女娃子，也满眼含泪，说不出一句话来。大家默默相对，伤心了一阵子。六婶忽然挣扎着要坐起来，又四处搜寻，说她有一枝银簪子，要他们替她拿去变卖，买一点米，又买一些纸钱回来，烧给她的小妙子。后来找不到，她就沉痛万分地说：

“完了。银簪子多半也掉到水里去了。叫小妙子空着手怎么上路哇！”

胡杏对胡柳说：“走！家姐，咱们去看看！”

两姊妹借了一只舢板，不一会儿就划到了六婶的门口。有许多爱看热闹的好事之徒，也把正经事儿搁下，把船划过来，围成一圈儿看。胡杏照样穿着黑地白柳条衫裤，先沉下水里，一眨眼又冒出半截身子来。她用一只手攀着船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象一条泥鳅一样，楚鲁一声就潜进水底。大家紧张地望着水面，只见这边轻轻一晃，那边微微一动，却不见人上来。

围着看的人见时间太长，已经开始窃窃私语，可是胡柳矜持地坐在舢板上，不动声色。果然不多久，胡杏就从水里冒了出来。她冒出来的位置，不会离船太远，也不会碰着船底，恰恰在船边，在她潜下去的地方，不歪不斜地冒了上来。四围瞧着的人，齐声喝起彩来。在这喝彩声中，胡杏用手抹着脸，抹着头发，和胡柳说了几句话，摇了几下头，一个不留神又钻了下去。四周围又悄悄地静下来了。这一回下去，看来比上一回还要久。水面上，同样是这边轻轻一晃，那边微微一动的，只是范围更大了，从六婶门口台阶一直到巷子中心，一直晃动不停。时间大了，一只艇子上的男人们就在低声数着数目：“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另外一只艇子上的看客们注意到水面上有小水泡升起来，就互相通知道：“下面有鱼！下面有鱼！”后来有些人发觉这位再世还阳的小姑娘下水的时间太长，已经超过那些职业性的“水鬼”的潜水纪录了，怕下边有什么东西绊住她，出了岔子，就都鼓起焦急的眼睛，望着坐在舢板上的胡柳。胡柳仍然不慌不忙、不声不响地注视着水面，她知道妹妹的能耐，她很放心。果然，在众人眼光的照耀之下，胡杏又突然象一头海獭一样挺了出来。大家才一看见她的黑头发，就齐声叫起来道：

“好！”

她扶着船边，一只空着的手又在抹脸、抹头发。姐姐问了她一些什么，她歪起头妩媚地笑了一笑，左颊上那又大又深的酒窝儿不在意地漏了出来。在阳光下面，大家都看得十分清楚：那十分好看的酒窝儿里面还装的有水呢。大家正看着，忽然水光一扎眼，胡杏又不见了。打巷子两头，又进来了几只船。人们问清了怎么一回事儿，有人就把手按住天堂惊叫道：“我的天，这是海底捞针哪！”大家点点头，兴趣浓郁地围着看。船越来越多了，密密挤挤围了好几层，把六婶的门口变成了一个热闹的码头。胡杏这回下去的时间更加长了。大家都闭着嘴、屏着气地瞪眼望着。……一片云影过去了，一片云影又过去了。水面同样轻轻晃动，小水泡同样一个、一个地升起来。先来的人们又开始数出声音来道：“一百六十九，一百七十，一百七十一……”后来的人们都伸出了舌头，缩不回去。又往后，大家计算已经到了活人在水底所能忍受的极限了，才看见一个接连一个的黄泥水晕，从水下面翻上来。大家以为胡杏要上来了，却没见她上来。不久，水面上一片平静，连刚才那些黄泥水晕也没有了。只见几只“水剪子”用它们那些细长的瘦腿，在浑浊的水面上窜来窜去，好象水底下不仅没有人，也没有其他随便什么活着的東西一般。人们忍耐不住了，就乱纷纷地议论起来。

这个说，“不行了，一定出了毛病了。”那个说：“说不定是抽筋，说不定是撞到砖墙上去了。”这个说，“也许叫什么东西绊住了，也许叫什么东西压住了。”那个说，“不对劲！”

“得下去看看！”胡柳坐在舢板上，外表虽然镇静，可是也伸出一只手掌，轻轻拍打着水面，好象有点不安，又好象在向水底下的人发出问讯。忽然之间，有一团黑色的东西，从离开她的舢板老远的水面上飞腾起来，同时有一种又欢乐又娇憨的声音沙沙地叫道：

“在这儿！”

大家都是先听见这一声喊叫，然后不约而同地朝那里望，才瞧见胡杏的。她这时候两脚踩水，半身浮在水上，黄泥浆从她的天堂上、眼睛边、嘴丫角顺着往下淌。她的右手高高举起，只看见大半截光彩夺目的银簪子，在太阳下熠熠发亮。大家找不出什么话来说，就又不约而同地使劲拍起巴掌来。

这件事成功了。胡杏的行为和她的绝技在这泽国里引起了广泛的传说。从前人们疼爱她，同情她，怜惜她，惊讶她那种险死还生的本领；如今人们钦佩她，尊敬她，崇拜她，管她叫“黑观音”的时候，不单是指她的漂亮，并且也指她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了。

有一天，何娇附搭着别人的小艇子来到了小帽冈。胡家姊妹一见，就亲热得不得了，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这平时蹦蹦跳跳的秀气姑娘，那天却不爱说话，老扁着嘴想哭。问起情由，原来他们一家人不只没柴、没米，她娘何龙氏又发了病，想照老方子打剂药吃吃，也是分文无有。何娇恨恨地说：“光听说官府要施粥、施药，也不知等到哪一年，也不知妈妈是等得了、是等不了呢！”胡家姊妹叫何娇安心坐下，两人商量了一阵，就跑去向周炳讨来几大张做手工用的五彩蜡光纸，一人一把剪刀，嗤嗤嚓嚓地铰起纸花儿来。既无家可归，又百无聊赖的人们都围拢来看。震光小学的校长林开泰，教员丁猷、华大维都闲着没事儿做，听说“黑牡丹”跟“黑观音”两人当场献技，也大惊小怪地跑过来看。林开泰跟华大维两人嘴贱，还说了一些黑呀、白呀诸如此类的没搭没撒的话，她两个也没理他们。周炳睁眉突眼地站在一旁，早就握好拳头，准备他们一旦越轨，就叫他们下不来。幸亏他们见周围人众，不敢过分放肆，才算相安无事。只见那些蜡光彩纸在她们手里翻腾飞舞，不到半个时辰，她们的草席上就开满了梅花、兰花、莲花、菊花，还有玫瑰、丁香、石榴、向日葵，成了个四季长春的花圃，把一间课堂都熏得香喷喷的。胡杏到底年纪小，就趴在草席上跟那些纸花玩儿。胡柳对何娇说：“你拿到仙汾去卖卖看。算它一分二厘银子一张，好歹也有几钱银子。”何娇欢天喜地走了。她挨晚回来的时候，果然得手，抓了药，又余了米。这一下子，把那些受灾受难的人们惊动了。四伯、八叔、三姑、六婶都来向她俩要纸花，其他凡是有病在身，或是生计无着的人，没有别的指望，也向她们开口。她们也是来者不拒，一天到晚坐在席子上铰呀铰的，忙得不亦乐乎。胡杏越铰得多，手势越精。有一次，她铰了一幅高一尺、宽二尺的“西水图”，把整个震南村都铰了进去。连大帽冈、小帽冈、蛇冈这三个山坡，连一片无边无涯的大水，连水上的屋顶、树梢，连水中漂流的生命、财产、家具、牲畜，都铰得玲珑浮突，十分清楚，又十分动人。胡柳看见爱极了，就搂着她小妹子的肩膀指点道：

“你这鬼灵精，你铰得比我都好了！不过在这茫茫大海上面，你应该铰一只电船……噗、噗、噗、噗地走……上面坐着县正堂……还有一位夫人……”

## 二四 鬼地脚

七天之后，那泛滥的洪水倒也渐渐地自己退去了。仿佛已经沉到海底去了的树木、房屋、街道、农田，如今又慢吞吞地浮了起来；仿佛已经变得又尖、又小了的大帽冈、小帽冈和蛇冈，如今又变得粗了、大了；仿佛已经丧魂失魄、一蹶不振的人们，如今也恢复了雄心和勇气，决心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活下去。胡源跟胡王氏带着胡家姊妹回家一看，就知道真正的灾难，现在不过才开始。老汉坐在刚支起来的床板上，两脚浸在齐踝子骨的水里，手



里夹着一根纸卷的生切烟，跟老伴儿一款一款地盘算着：屋顶塌了三处，横梁垮了一根，砖墙倒了一幅，——四人大轿可以一直抬进堂屋；此外，灶台溶化了一半，大门漂走了一扇，床板不见了两块，条凳缺掉了三张，罍罍、罐罐、把把、刷刷，流失不知其数。……到了第二天绝早，水退清了，胡柳、胡杏扛着锄头、铁锹，挑着箩筐泥斗，到向何家租来的禾田里看庄稼去。在震南村的正北，有一大片水田，土名叫“鬼地脚”。这里，一大半归试验农场种着，一小半分租给几家佃户，胡家也在其中。农场的地界和佃户的地界当中，横着一条大路，路上长着一丛一丛的竹树，随风摆动，沙沙作响。胡柳、胡杏两人到田边一看，不由得伸出了舌头。偌大一片田地，黄霜霜的，竟连一根青草也没有，更不要说什么禾苗了。一层三四寸厚的油泥，严严实实地盖住了整个大地，油泥的表层有一片姜黄色的泡沫，小螬在泡沫当中横行游逛，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大路的路基也叫洪水冲刷得这里坍一块、那里坍一块的，浑不成个样子。只有路基上面的竹树林还屹然挺立，不曾随波逐流地倒下去，还仿佛用沙哑的嗓子对她们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鬼地脚，鬼地脚。”她们在竹林子前面找了两块大石头，拿锄头把那上面的浮泥刮掉了，面对面坐着叹气。

胡杏说，“这怎么弄法？咱们还有谷种么？”

胡柳说，“旧年留的晚造种都使光了，今年留的早造种——该明年用的，都吃光了。还有！”

正愁着，另外几家佃户的姑娘们也出来了。她们就是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跟胡执、胡带、胡养、胡怜八个年轻女子，有住得很近的，有离得很远的，只是佃种的田地，却紧紧连成一片，好像她们将来也许嫁到五十里以外，也许嫁到一百里以外，她们的命运也将紧紧连成一片一样。胡柳指着面前的一片油泥给她们看，大家相对着摇头叹气。胡杏年纪最小，忽然大声对姐姐们说：“不叹了！叹够了！”

动手吧！”

于是大家就捋起衫袖，卷起裤脚，动手整理田基。泥浆飞溅在她们的衣服上、头上和脸上，不大一会儿工夫，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泥鬼。一群正当十八、二十二年华的大姑娘聚在一块儿，不会没有笑闹声音的。就算她们目前又穷、又苦、又烦闷、又悲伤，她们也闭不住嘴。有人说：“小杏子大难不死，将来只怕要当正宫娘娘呢！”又有人说：“偏咱不当皇帝。要当了，咱今天就封她正宫！”另外一个姑娘说：“你不当皇帝，也能当黄泥！全身都是的了！”第四个姑娘也说：“看咱们这鬼模样，只怕连宫娥都挑不上一个呢！”大家嘻哈大笑，看来快乐无忧。后来大家又谈论谁该当太监，有人说何福荫堂的大东家何五爷何应元合式；有人说不如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有人说何不周太重不好，一顶轿子，十六名伙也抬不动；有人说何应元好在轻巧，只要两名伙抬起来，满田里飞跑也不在乎。大家更加笑得痛快淋漓，觉着舒畅之至。

既然提到何不周。有个叫做何好的就说：

“说开又说了。讲起何不周，就讲何不周。你说他把咱的护堤捐拿到哪里去了？”

那个叫做胡执的接过来道：“是你何家的人提了，我才敢提。你怕不是他把咱的护堤捐吞了下去了！”

有个叫做何彩的附和道：“一定是吞了，一定是吞了。没全吞，至少也

八成！”

一个叫做胡带的反对道：“八成？才不止呢！怎么说修堤，却一点儿也没修？水来一冲，就崩了！”

接着，何兴也说：“准是全吞了。真可恨哪！把咱们害得好苦！”

胡养更是恨恨地说：“我真想吃他的肉！你瞧那么好的禾苗都一推平了！”

这时候，何旺提供一个新材料道：“听说修堤银子是何五爷跟二叔公叔侄俩分了，三成归二叔公，七成归大东家！”

最后胡怜哼哼哈哈地说：“总之，他们该活，咱们该死！我听说那死鬼乡长何奕也有份儿呢！你瞧上护堤捐那会儿，他多热心！挨门挨户勒索，少一分银子也不甘休！”

胡杏听见她们谈得热闹，就在远远的地方插嘴道：“没有不吃羊的狼！谁没份儿？那些绅襟父老，连王文牍，一定都打了份数的了！咱们找个人带头，给他们算账去！”

胡柳摇着她那条逗人喜欢的大辫子，高声对同村姊妹们说：

“小杏子说的怎么样？你们敢去算账么？敢算账的跟我走！”

大家听见她这么说，都说敢，都说走。虽然并没真走，只是畅快地说一说，大家也就乐了，笑了，干起活儿也轻松了。

后来，过了许久，胡柳又叹了一口气，低声对她妹妹说：

“要真是算了账，咱们也占不了便宜！别说咱们算不清，就是算清了，你瞧下回吧！下回上什么捐、什么税，咱准得出双份儿！”

就这样，大伙儿说说、笑笑、嗟嗟、叹叹，一直干到太阳快当顶，才收工回去。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八个姑娘都陆续走了之后，胡柳、胡杏两个就坐在竹树林前面的大石头上歇凉。胡柳挑袖子上泥浆少一点的地方擦汗。一面擦，一面长叹道：

“嘻”！这世界是要变了，是要变了！再不变，咱也顶不住了！”

胡杏很懂事地说：“变的好，变的好。只怕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这会子都不管事儿！”

正说着，忽然从竹树林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愤怒的声音道：

“鬼地脚！鬼地脚！我算是看透了！我要走，立刻就走！”

“我不愿意葬在这儿！”

胡柳、胡杏两个人一跳、跳起来，跑到竹林子跟前，用手扳开竹子，朝那边望。那边一大片农场的禾田里，有四个男工在挖泥。他们是区细、马有、胡树、胡松。那在气嘟嘟嚷叫的人，正是长颈鹿区细。他一生气，那涂满了黄泥的脖子觉得更长了。一颗圆脑袋在那上面两边晃，好像怎么也放不安稳，眼看就要滚下来的样子。在他们旁边的田基路上，有另外一个少年男子，坐在一把横放着的锄头柄上，在跟区细说话。他正是农场的杂差、区细的兄弟区卓。他们这些人离胡家姊妹约莫五丈来远，不但声音听得清，连样子也看得真真的。当下看见区卓噘起生气的少年的嘴，感情强烈地对他哥哥抗声道：“你要走，你一个人走个够！”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我死也不走！”区细带着威胁的语气说：“你说什么？娘那会儿说什么话来？你好大胆！你敢！”一面说，一面在齐磕膝盖的泥泞中向他兄弟走过去。马有在半路上把他挡住了。那马后炮劝他道：“鬼地脚倒是真的鬼地脚。只怕这样的鬼地脚，连鬼都不来种呢！可你又急什么”

来？有事儿慢慢商量，不行么？”胡松一听不对劲儿，就急急忙忙辩护道：“谁跟你说的？地名是地名，土可是好。我听爹说，咱祖祖辈辈就是爱这块地！谁也没说过半句——总之，没什么二话！几时轮到你晓得？”胡树什么时候都不想争吵，就不停地喝住他道：“阿松！……阿松！……”谁知喝也喝不住，他还是把话讲完了。区细对胡松说的什么，显然并不在意。他仍然正面对着他兄弟说：“我是走定的了。你不走，你只管赖在这儿。这儿又没有哪个漂亮姑娘拽住你，你要赖，你就赖。我们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儿，这兄弟做也罢，不做也罢，干脆拉倒！”区卓也不让步，就和他对吵道：“你不要吓唬人！我还是为了你！爸爸一清二白，都叫人拉去，坐了牢。你要是抓走了，哼，只怕坐牢也不行，连打靶都有份儿呢！”区细拍着胸膛说：“打靶就打靶！打了靶，也比这浑身牛屎强！”区卓听他说得这么绝情，不觉幻想起面前这个漂亮汉子不跟自己做兄弟了；又幻想起他叫人反绑双手，押到红花冈脚下打了靶；又幻想起枪声一响，他就躺倒在荒草中间，血流满地，妈妈区杨氏跪在他身边，失声痛哭。想到伤心处，区卓自己也就呜呜地哭将起来。在竹林子那边，胡杏瞅着胡柳两手掩面，那十个指头都在轻轻颤抖。胡杏自己也咬紧牙关，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后来再往那边看，就瞧见胡树放下铁锹，趟着齐膝的黄泥浆，朝区细走去。这身材高大、头发金黄、举动缓慢的年轻人越走越近了，停下来了，开口说话了。

“细哥，你听我说，”他老练沉实地开言道，“咱不能使唤这种腔调说话！咱第一赤卫队要打天下，定乾坤，打倒军阀、买办、地主，打倒帝国主义，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不是么？咱们对天发誓，革命一天不成，共产一天不实行，咱们一天不罢休，不是么？咱们彼此都恨不得挖出心来叫人看；彼此都你疼我惜，情深义重；彼此都说父子没有这么亲，夫妇没有这么近，兄弟没有这么好；不是么？这几天熬煎日子，又值得什么！有朝一日打回省城，就是你想留在咱村里不走，只怕也办不到呢！到那时候，你们只管把这鬼地脚给我弟兄俩撂下，我弟兄俩一点也不嫌弃它！可是现目今，大家也只好委屈委屈了。哪个当皇上的，当王爷的，当公侯将相的，开头没吃过几天苦、辣、咸、酸？你们说！”

胡树这番话说得大家眼睛热热的，心窝痒痒的，都受了感动。在竹林子那边，胡柳跟胡杏互相望着，轻轻点头。她们都以为那几条好汉会以情义为重，抱头痛哭，重新和好。谁知在长颈鹿问心有愧，进退两难，想说话又不行，想不说话又不好时，马后炮却走上前来。他摇头晃脑，滑稽地替区细解围道：“怎么办呢，树叔！你说到情深义重，我真心甜。咱们论情，果然比桃园结义的情深；论义，果然比梁山聚义的义重。这话没什么研究！”

可是你怎么能够说：革命就一定离不开这鬼地脚？革命就一定得在乡下革，不能上省城去革，也不能上别处去革？革命就一定要满腿牛屎，浑身泥浆，不能在省城逛逛街，饮饮茶，看看戏？能这么说么？”区细恍然大悟道：“就这话，就这话！你不说，我也想说了。认真说起来，要革命，在省城比在乡下好！省城的无产阶级多，觉悟深，热情高，没有农民意识，枪械又好找！我回省城去，只等大令一下，就立刻捞起我那条‘六密哩八’，像大前年起义的时候那样大干一场！只怕你们从这里赶到广州，我早都把公安局拿下来了呢！”胡树、胡松、区卓正待说什么，马后炮抢着发言道：“阿细说得对。咱们来到这震南农场，原来不是想跟它做人做世，厮守一辈子的。

咱们无非没处藏身，才到这儿来避避风头，谁知一混就混了这年多两年，真正是逼不得已。如今省城的行情已经松了下来，人家说咱赤卫队的总指挥周文雍周志都已经回到省城来了，咱还呆在这里干啥？只怕过不得几天，连咱的政治指导员也会溜到省城去，把这些鬼地脚忘得一干二净呢！”区细又接下去道：

“可不！你们记住给你们柳姐姐说，人家是中学生，是知识高、头脑新的人，谁要是没有中学程度，谁也别想跟他厮守一辈子！”

在竹林子那边，胡柳本人没想到会听见这么一句话。她像着了一棍子似地，倒退了两步，脸色发青，差一点失去了身体的平衡。她只对胡杏说了一句话：“你先回家吧！”就头也不回地朝小帽冈震光小学走去。胡杏没听她的话，没有回家，却紧紧跟在她后面走着。进了学校大门，两姊妹一前一后，一阵风似地朝周炳的卧室卷去。房门开着。周炳刚吃过饭回来，一转身看见她俩，就朝门口迎出来两步，诧异地望着客人。

“炳哥！”胡柳两眼发楞地叫了一声，微微喘着气，接着又没头没脑地质问道：“你过几天就要溜到省城去么？把咱们这些鬼地脚忘得一干二净么？是有这个话么？”

周炳摸不清来意，憨头憨脑地反问道：“这句话是谁跟你讲的？”

胡柳低着头说：“是呀，是呀。没人跟我讲过。”一边说，一边走到周炳跟前，又把头抬了起来。胡杏走到门口，一只脚踩在门槛上，不知道该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这时候，胡柳又向周炳质问道：

“你不是说过，革命是为了给一些人报仇么？”

周炳点着头，没有说话。胡柳又问道：“是给区桃表姐报仇么？是给周金大哥哥报仇么？是给你们杨家舅舅的那个表哥报仇么？”

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周炳显然是激动了。他的眼睛直望着胡柳的眼睛，脸上露出那又执拗、又顽强的神气，声音高亢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要不，人还活着干什么？还不止呢！还有张太雷同志！还有省港大罢工时候的好伙计何锦成跟何大嫂，还有海员程仁跟程嫂子，还有工人赤卫队里面的真英雄孟才师傅跟大个子李恩，还有亲兄弟一般的铁匠杜发，还有你不认识的许多英雄好汉！这些人有魄力、有义气、有热肠、有才情，只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如今都长眠在红花冈上！”

胡柳听着、听着，眼泪就要滴出来。她尽力提高自己的嗓子，以便和周炳的语调相适应，说：

“你就光给省城的人报仇，不给乡下的人报仇么？”

没想到她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周炳不免打了一个楞怔。随后又镇静下来，满腔热情的问道：“阿柳，这又是谁给你讲的？”

胡柳使唤一种乡下姑娘的固执说：“这还用谁给我讲？我自己还瞧不出来么？咱一家人受了何不周多少欺负，你说过一句话么？阿娇受了那郭标多少欺负，你替她报过仇么？小杏子受了何五爷多少欺负，你也替她报过仇么？你就是瞧不起乡下人！”

周炳跟跟忙忙地替自己辩护道：“没有那么回事！咱们革命一成功，咱们一夺取了政权，你们的仇全都能报！”

胡柳再前进一步，她的刘海差不多碰着周炳的鼻尖。胡杏看见她的头往上一仰，就听见她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叫我参加赤卫队？我要革命！我不能革命么？——

也不止我一个人！要五十有五十，要一百有一百；有男的，也有女的！你们不是怕人少么？你们不是怕人离开赤卫队么？你们怕什么？我入了赤卫队，我给你们带很多、很多人进来，要多少，有多少！你说好不好？”

周炳伸开两手，做出迎接的姿势，说：好极了！好极了！

欢迎你，欢迎你！”

这时候，胡柳望着周炳，觉着他是那么快活，那么宽阔，那么雄壮，仿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他的头发发着光，他的脸上发着光，他的全身也发着光，那一屋子的太阳，都成了多余的东西。还有他那股子劲，叫人说不清有多大，也说不清是从哪儿来的，只觉着要是他愿意用双手把这个世界举起，他就能把它举起来。那一边，周炳望着胡柳，觉着她今天勇敢极了，美丽极了。仿佛有一种什么流窜不定的东西，从她的眼睛往外喷射，从她的脸上、手上冒出来，从她说话的声音当中溅起来。这种东西使得她的全身长出一种她从前没有过的丰姿、仪态和力量。而在后面不远，胡杏望着他们两个，觉着他们彼此互相吸引着，越离越近了，粘在一块儿了。胡柳扑在周炳胸膛上，肩膀、脊背、腰肢都在颤抖着，也分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周炳那两条滚圆的胳膊轻轻地搂抱着她；周炳的脸歪着、挨着她的光亮漆黑的头发。胡杏把那一只踩在门槛上的脚收回去，决心退出房门之外。

她的心是甜蜜蜜的。

## 二五 请命

三天之后，胡杏单独去找周炳。那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她手里拿了一本识字课本，头发在新生的阳光下面一跳一跳、一闪一闪的，一直闯进了那乡村教师的房间里。她直截了当地对周炳声明来意：她也要革命。周炳正在改作文卷子，从那歪三倒四的墨笔字中间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

“你要革什么命？”

胡杏使唤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革你们要革的那些命。”

周炳放下毛笔，把手一挥道：“用不着你来革，你乖乖地坐着，我们替你革。”

胡杏不好意思地翻着眼皮，嘎声问道：“为什么？我有什么不好？”

周炳敦起老师的款子说：“你有什么不好？好！你还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就……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胡杏扭歪嘴唇，抗声说道：“不，我不是个小孩子！”

周炳仍然坚持道“不，你就是个小孩子！”

于是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顶将起来：“不，我不是个小孩子！”“不，你就是个小孩子！”“我都说我不是的！”“我都说你就是的！”“不是，不是，偏不是！”“就是，就是，就是的！”一直到胡杏气得两眼都噙了泪水，周炳才有点失悔地不做声了。憋了一会儿，胡杏又说：“你跟区桃表姐上街游行，到沙面去打倒番鬼那阵子，难不成你们也是小孩子么？”周炳笑了。他笑得那么高傲，叫胡杏很不高兴。她咬着嘴唇，听那乡村教师说道：“我们那时

候十八岁了。你今年几岁？”胡杏把头一歪，简短地说：“十六。”周炳说，“这不就对了！十八岁才算大人。”胡杏不服气地说：“不知又差了多少呢！”周炳不想再逆她的意，就把话岔开道：“坐下来吧！咱俩好好谈一谈：你怎么忽然想起要革命的呢？”胡杏在他的书桌了角落一张木椅上坐下了。她拿那双浅棕色的圆眼睛娇憨地把周炳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才作古正经地说道：

“炳哥，你不要生气。我是看见你十分为难，才说这句话的。——你为什么不跟家姐住在一道呢？照道理，你们应该相好，应该早就把事情办了的。可你怕区细和马有两个人，怕他们开小差！那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俩开了小差，我家姐跟我两个人补上。两个去，两个来，——不是一样的么？”

周炳摇摇头说：多你们两个，敢情好！他两个不走，不是更好么？你该知道，他们跟我是从小在南关混熟了的。省城起义的时候，咱们的枪口对着一个方向。——怎么能够轻易分手！”

胡杏把自己的衫角拉起来，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就笑了笑道：“让我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你从前是怎么样的一人？要游行就游行，要演戏就演戏，要北伐就北伐，要骂人就骂人；就是抄起家伙打仗，也说打就打！哪里见过这么粘粘糊糊，正所谓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周炳见她说得有道理，就点头承认道：“是呵，你说得不错。从前我是听党的指挥的。

党说干，我就干起来！如今要我自己出主意，我怎么能出主意呢？叫人怎么不心忙意乱呢？”

胡杏跟着皮哩帕啦地，一口气到底地接上说：“炳哥，说起来就说吧！赤卫队里有人说，你稳是稳了，就是不冲。他们说你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他们说只要你同意，咱赤卫队就是拿下广州，也拿下仙汾。左邻右里的街坊呢，他们也说他们的。他们说，目前东家要是不借点粮出来，大家免不了是饿死；今年的租子要是不免了，明年大半也是个饿死。大家都说想何福荫堂借粮、免租，除非你去跟何家大少爷说一说。你救过他的命，你说话就灵。还有许多人说，只要你跟何家大少爷说说我的事儿，何家就会让我留在家养病，不会催着要我回去。可是我家姐倒不赞成。她说不该把什么事儿都堆到你的头上。她说她打算上省城去跑一趟，找我们二姑、二姑爹求情去……”说到这里，她的话本来已经都说完了，可是她的鼻子、嘴还在噓噓地喘着气，好像还有什么要说似的。

周炳低头沉思地等了好大一会儿，没见她再说什么，就安慰她道：“你不用担心。有咱赤卫队在，他何家要不了你去！”这句话看来本是一句普通安慰的话儿，可是在胡杏听来，却发生了极大的力量。她知道周炳的为人，平素不轻易许什么愿，不过他一答应了什么，他是极其有口齿的，拼了命也不在乎的。当下她两只眼睛十分信赖地，静幽幽地望着那雄壮的青年人，柔顺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周炳又说起话来。这回他不把胡杏当做小孩子了，把她当做大人了。他带着有点惭愧的感情说：“你所讲的都是真话。我真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心红，一会儿虚弱。

跟弟兄们打打闹闹，跟你家的人说说笑笑的时候，我是心红的，红得像一个烫斗一样，碰见什么，就能把什么烙得滋滋响；一回到这房间，一碰见林开泰、华大维、丁猷我那些好同事，我就虚弱起来了，我的心肝五脏都

是空的，浑身是软不塌塌的，就像一团饭一样！……每逢见着金端、麦荣、洗鉴、冯斗、谭槟，我是心红的；可你哪里想得到，一离开他们，我就虚弱起来了！……每逢想到将来，想到革命成功，也许再远一点，想到共产主义那么一个天堂，我是心红的；可是一回到现在，一回到这座活地狱，我就又虚弱起来了！”

胡杏十分惊讶，使唤刚听得见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周炳自问自答道：“我也说不上来。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日想夜想，就是想的这个。看起来，我是把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在广州起义的头一天，我就想：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成功！所以我叫杜发去告诉你，让你拾掇拾掇，回家过年。我绝不是哄你的！我为什么要哄你呢？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哄谁！如今，我明白了，那不但是什么成功，那才刚刚是个起首！说来说去，还是咱孟才师傅说的对：路还远着呢！看你，你如今也要革命了，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那股韧劲儿么？你愿意干上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么？”

对于这么一个严厉的问题，胡杏并没有轻易回答。她一句话不说，夹起那本识字课本，缓缓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背起一个竹筐子，就到田边、冲边摸田螺当天上午九点钟，周炳就打陆路徒步跑到广州去，在一家饭铺里故乱扒了几口饭，就到南海县衙门找着了教育局长何守仁。进了那又排场、又俗气、又豪华、又势利的会客室，周炳冷冷清清地坐着，待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搁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麋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一见客人，就伸出一只手说：“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周炳本来坐着好好地，听他这么一咋呼，只得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周炳突然觉着十分狼狈。他想：“坏了！该怎么称呼这个官儿呢？叫他何局长吧，似乎太生外了。叫他何君吧，又似乎太不客气了。叫他表姐夫吧，那又怎么叫得出口呢？”后来他还是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大哥！”——算是跟着何守礼叫了。何守仁并不在乎这些，他拿手在空中砍了一下，算是做了一个外国人打招呼的手势，接着就说：“老弟，，好几天没见着你了。乡下离省城那么近，怎么不到我家里来吃顿饭？如果我是你，我每个礼拜都要回省城来看一看，走一走。你令尊、令寿堂那边，多么记挂着你呀！你出门快三年了，也不回家去看一看！唉，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的家庭感情都淡薄了。好，喝茶吧！”何守仁说罢，拿手朝茶杯让了一让。周炳木然坐着，毫无动弹，也不知道拿什么话跟他应酬好。紧接着，何守仁又说起话来道：“真没想到，上回广州造反，偏没你的份儿！我们在香港就想，你一定是参加的了。年轻人嘛，谁躲得开共产主义的诱惑？当做一种幻想，那是够美丽的呀！可是你到底不错：稳！你大哥、二哥他们就不行了，飘了。”碰着在这种场合提出的这种问题，周炳更加没法对付。他是走直道的人，他只会一种做法，那就是站起身来，把他臭骂一顿，然后离开这座衙门。可是他回心一想：不行！如果朝那么办了，不是什么事儿都闹不成了么？不是白进城一回了么？不是叫震南村捱饥抵饿的人大失所望了么？这么思算着，他就仍然坐着不动，哑口无言。看来，何守仁今天是有心多说话，把时间都占了，不让周炳开腔的。他果然又说道：“乡下的水，如今退了没有？说真的，我实在放心不下！前几天，他们去视察水灾，硬要拉我一道去，说这回坐的是电船，万无一失。

按我的良心来说，我是非去不可的，事关桑梓嘛。不过不怕失礼说一句，自从那回过了水关之后，听见水字我就不舒服。老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没有胆量的。”周炳见他说到顶儿上了，觉着水到渠成，就趁机说明来意道：

“不错，大哥。我今天出来，正是为着这件事儿！乡下的你那些佃户，经过这么一场水灾，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伙请求你借点粮食，好歹多支撑几天。大家伙还请求你把今年的租子免了。不然的话，只怕今年过不去。”

周炳看得清楚，何守仁的脸色变了三变：一开头，好像因为受惊过度，变得那样苍白；后来，好像十分生气，满脸涨得通红；末了，好象没有听见谁说话似地，一切归于平静。

当他平静的时候，他说话了。

“老弟，你说得对。是应该这么办！天理良心，该朝这么走！”何守仁似笑非笑地说，“本月初那回，我没有跟你说过么？我说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要脸皮薄，只管找我，只管跟我说。今天你果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对。这就是瞧得起我！往后还要这么推心置腹，开诚相处才好！”看来，何守仁对于自己的语言，是控制得十分准确的，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直走。果然，他转弯了。他摊开两手，继续回答道：“不过，我们家里的事儿，你全都是知道的。现如今管家的是家父，不是我。我一定把父的话向他慷慨力陈，然而结果如何，还得凭他的高兴。他一高兴了，兴许能免三年租子；碰着他不开心，兴许连一粒谷子也不让。总之是没准儿！”

周炳满腔热情，满怀希望，想给那些耕仔们办一点事情，没想到得到这样的结局。听那位县教育局长的发话，这件事儿肯定是完结了。周炳就是再痴、再傻、再呆、再蠢，他不能连这么普通的一些话都不会听！正踌躇着，忽然有一个听差来到会客室，向那位矮小的局长禀报，说省府有电话来。何守仁站立起来，做了一个意思含糊的手势，也不知是跟客人道别，也不知是请客人稍坐一会儿，一个鹞子翻身，就走出了会客室。周炳跟着站起来，他的心冷得就像一块冰一样。他想起了胡杏的事儿。可是他又想，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自然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即使有机会开口，对着那么一个畜生，他也懒得提起了。他自己对自己说出声来道：

“可杀！”

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客室，走出了县衙门，经过那些监仓和高墙，回到“大市街”的阳光里面来。他本来也想过，办完了这件事儿，顺便回家走一走，看一看爹娘。可是如今怎么成呢？如今他多么焦躁，多么愤懑，他不能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那三年没回去过的家！

——于是他朝南走，朝西走。又朝南走，又朝西走……村过村，渡过渡，一直走回震南村小帽冈震光小学去。整整一个黄昏，他都不开心。他今天来回跑了八十里路，如今既不吃饭，也不走动，只顾坐在一张靠背木椅上发呆。谁知快上灯的时候，却来了一个陌生人，指名要找他。校役把客人领到他的房门口，客人朝着黑咕咚的房间问道：“周先生在家么？”周炳答应了一声，连忙点起煤油灯一看，只见一个矮矮墩墩、二十七八岁的男子，却不相识。

那人见校役走开了，就对主人自我介绍道：“你不是认识一个姓洗的，外号叫‘研究家’的机器仔么？是他叫我来的。我姓李，——我叫李子木。”周炳一听，知道他是党里面派来的人，不觉大喜过望，连忙抓住他的手，热情充沛地说道：“好极了，好极了。我们等很久了，我们等很久了。”说罢，



把客人按在靠背木椅上，拧暗了煤油灯，就走到门口去关门。

李子木把煤油灯重新拧大了，又叫周炳把房门打开，说：“用不着这样。不要过于神秘。——那只能引起别人怀疑。你只要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同学，我从省城来探望你，咱们无拘无束地闲谈。——那样就好。要是咱们喝一盅酒，搞点什么吃的，那就更好！你明白了么？你吃过饭了么？”他这样说的时侯，你的脸并没有对着周炳，却在那里四处张望，四处打探，四处搜索。可巧周炳今天没吃晚饭，就跟他一道上村西市街的“发记”饭馆去，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叫了一碟草菰蒸鸡，一碟苦瓜牛肉，一个苋菜鱼片汤，两碗鼓味双蒸酒，慢慢地喝喝、谈谈。这时候饭馆里除了伙计、掌柜之外，没有别的顾客，正是说话的好机会，李子木却只顾吃菜喝酒，说些不当紧的话，不谈正经事。周炳问他赤卫队什么时候才去攻打广州，问他们要求入党的事情结果如何，问佃户们要求借粮、免租该怎么办，问胡杏不愿回三家巷又该怎么办，问他要跟陶华、马明谈一谈不，要跟大家见见面不等等、等等，他笑着，含糊其词地推脱道：“看你忙的！你猜我带了许多锦囊妙计来么？”好在有他这一笑，周炳才看清楚了他的脸孔。原来他的脸孔白一块、紫一块的，十分难看。也许恰恰由于这个缘故，他老是不愿意把相貌露给人看。周炳又看清楚了他的眼睛。那眼睛不只小得出奇，又整天的溜溜打转，露出眼神不定，东张西望的样子。后来，等李子木把三碗双蒸喝下去了，饭馆里的顾客也陆续多起来了，他却突然醉醺醺地大声说起话来道：

“老朋友，你这两天看见过谭楦没有？我来就是要找他！他已经失踪一、两个月了，不是死掉，就是开小差了！——

哼，这混账家伙！”

他这句话叫周炳万分吃惊，又万分着急。他观察一下李子木，见他尽管还是眼神不定地东张西望，却已经不害怕说话声音叫别人听去。周炳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谈这种事情，就说：“走吧！”李子木不答应，又硬要添了两碗酒，才勉强跟着周炳走了出来。他们在田基大路上朝东走，周炳问他：“你说谭楦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李子木说：“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在震北村被捕了。是公安稽查站抓的！”周炳越听越不受用，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抓住李子木的两肩，使劲地摇，好像要把李子木整个儿拆开，瞧瞧他的心有没有撒谎似的，同时又大声吆喝着说：“你没造谣？你没扯谎？你没喝醉？”李子木大概平生没受过这么激烈的震荡，加上又喝醉了酒，登时浑身发软，坐在地上，抱着周炳一边大腿说：“我是这一带的巡视员……我负责的……扯谎干什么！你不晓得，我是整天、手里、提着自己的脑袋、走来走去的！”周炳没办法，只得把他扶了起来，搀着他走。走了一阵子，他又说：“老朋友，你说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你今天吃了饭，你不知道明天还吃不吃饭；你今天晚上睡在床上，你不知道明天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你今天跟谁千恩万爱，你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面！”周炳听了，觉着恶心，就不做声。谁知快到小帽冈的时候，他竟越说越离奇了。

“唉，咱们虽然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像老朋友一样。”他响亮地打着嗝儿说，“老朋友，说实在的吧。这革命，我看是完结了。在一百年之内，我看不会有什么认真的革命！”

过去那些辉煌的日子，越去越远了，正所谓往事如烟了！

……”

周炳把他扶回学校，扶进房间，安顿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给他掖好蚊

帐之后，周炳自己坐在靠背木椅上，眼睁睁地过了一宿。他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生气，不由得埋怨起洗鉴，怎么叫这么一个人来！第二天早上，天亮不久，周炳叫醒了李子木。他穿了衣服，洗了脸，想走、又站住了，对周炳提出一个要求道：

“老朋友，替我写一封介绍信好不好？”

周炳漫不经心地问：“给谁？”

李子木拿小眼睛东张西望一番，然后说：“给你们学校董事长陈文雄。”

周炳声色俱厉地说：“为什么？”

李子木笑嘻嘻地说：“是这样子的，也不为什么，就是想认识认识。——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有用处的人。——不为别的，不，认识了他，说不定会有好处。是不是？——常言道：‘落雨担伞不顾后。’这是不行的。路子总是越多越好。——山穷水尽……说不定有相逢的日子呢！”

周炳实在忍耐不住了。他运起“鼓锤蕉”那样粗的手指，葵扇那样大的手掌，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气力，在李子木那张邈邈的脸上掴了一巴掌。帕塔一声，李子木全身打了个趔趄，然后就像俗语说的：抱头鼠窜，溜了。

这里剩下周炳一个人站在书桌前，背着窗子，对着门口，气苦了。四周寂静无声，只听见他那大颗大颗的眼泪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像雨天的廊檐水一样。

## 二六 善有善报

这一天，是周泉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陈国梁满月的日子，陈家办大喜事。本来陈文娣给何家生下了第一个孙子何汝温之后，何应元着实感到脸上添了八分光采。他嘴里不说，可是他心里想，这回又压倒了陈家！陈家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何家却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这优劣的形势是明摆着的。且不说陈家已经表露出三代单传的趋势，就是那么一个孙子，也还是孟兰节出世的，大有讨债鬼的模样呢。想起这些缘由，何五爷心里直觉着痛快。

可惜好景不常，周泉不过略迟几个月，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陈国梁，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雳的一般。这心里的痛快，脸上的光采，又该轮到那边屋里的老爷享用了！的确，何应元想得到的事情，陈万利也想得到。他嘴里同样不说，可是他心里同样在想，这是皇天有眼！何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陈家却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这至少从表面看，已经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均势。何况何家的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住在癫狂院的，这又算得什么均势！他想用一句话来表达这种局面，要把一切隐秘之处都能表达出来的，但是他想来想去，都不惬意。后来有一个晚上，睡到半夜三更，猛然得意惊醒，却叫他想出来了。他推醒老伴儿陈杨氏，兴高采烈地说：

“老藕，你懂么？这叫做善有善报！这就是善有善报！”

陈杨氏听了，也是十分佩服。这句话传到何应元耳朵里，他一听就懂了。他的亲家老爷不单在夸陈家，并且在讥诮何家！如果第一个孙子在孟兰节投胎，到现在快满两周岁了，也看不出什么讨债鬼的形迹，反而又加上了第二个孙子，——是善有善报的话，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好好的，却无缘无

故疯了一个，那岂不是恶有恶报么？可他虽然听得懂，猜得着，他却无话可说，无言可答，只得叹了一口气，忍了下去。

这天下午，陈家举行家宴。一过午，吃满月酒的人们就来了。也像往常举行任何宴会一样，真的亲戚、假的亲戚，真的本家、假的本家，真的世交、假的世交，全都来了。看样子，那些有钱的假亲戚、假本家、假世交比那些穷的真亲戚、真本家、真世交都要来得早，情绪热烈，说话畅快，举止大主，因此地位也显得更加显赫。下午五点钟左右，舅舅杨志朴和舅母杨郭氏也来了。他们在楼下的大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见客人虽多，却没有说话的人，就上二楼的客厅。那里的人也多，又大半是隔壁亲家的人，就上三楼外甥女们的书房看看。

那里是清静一些，只有周泉、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几个人坐着闲谈。她们好像在商量什么秘密军机，见了舅舅、舅母，只顾起身让坐，也不往下谈了。杨志朴和杨郭氏坐了一会儿，问了问各人的身体安好，就站起来说：“我是前清的人，你们是民国的人，我也不打扰你们的姑嫂会了。”说罢，就和杨郭氏一道下楼，去看他们的二姐周杨氏。却没有想到，皮鞋匠区华和三妹区杨氏也在，杨志朴指着区华大声笑道：“怪不得我到处打锣，都找不到你，原来你倒躲在这里！真是……”直到这会儿，杨大夫才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起来。区华耸耸肩膀、藐藐嘴说：“在那些珠宝绸缎当中，你坐得安落？等一会儿叫大姨妈另开一桌过来，咱们在二姨妈这边慢慢吃、慢慢饮就好！”杨志朴伸出一只手，好像要阻拦什么人似地说：“且慢！我刚才的话没讲完，半拉子你就插乱了。我正要问你，你和我那辣子三妹为什么只管往这边窜？”区杨氏干脆利落地抗声道：“你这舅舅就是为老不尊！咱不往这边窜，倒往哪边窜？”杨志朴拍手笑道：“对嘛，对嘛！要往我傻子二姐这边窜！不光是老的要窜呢，就是小的也要窜呢！”区杨氏恐吓道：

“你再说一遍！”

杨志朴果然再说一遍道：“不光是老的要窜呢，就是小的也要窜呢！”

区杨氏一站起来，追着杨志朴就要打。大家才恍然大悟，就纵情乐起来。原来区家的大姑娘区苏在香港已经和周家的二小子周榕结了婚，一直没告诉家里。今年三月区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周贤，比陈文娣生的何汝温还大了一个月份。周、区两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单有了媳妇、女婿，还有了孙子、外孙子，所以杨大夫才用了个“窜”字逗他的三妹区杨氏。当时追打了一阵，大家又重新坐定，慢慢闲谈。杨志朴说：“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该叫我那傻子二姐做姨妈，要亲亲热热地叫声亲家妈才合式。”铁匠周铁今天为了赶吃喜酒，提前放工回家，听见杨志朴这么说，只坐在一旁傻笑。其他的人也只笑得见眉不见眼。

周杨氏早就笑出了眼泪，一面拿手背擦，一面说道：“咱们这几兄弟姊妹，就数那当大夫的调皮。你看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跟出了嫁的妹子打架！”杨志朴慢慢收了笑容，正经说道：“我闹是因为我心里舒畅，不闹不行。其实认真说起来，咱们周、区两家，早在五年前就该对亲家的了。——那对比这对一点也不差，说不定要更加出色呢。……真真令人可恨！”

可恨！……”大家听了，就都不做声，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杨志朴觉着沉默不好，就又说笑起来道：“说起咱周、区两家，倒名符其实地配称门当户对。二姐夫打铁，妹夫也打铁，——不过不用烧红就是了。只是这么瓜连藤、藤连瓜地连下去，咱们免不了都和‘八字脚’沾亲带故了！”杨

郭氏本来很少说话的，听见他提起八字脚，就开言道：“你瞧你，说得好好的，又来了！”……大家正谈笑着，陈家最年轻的使妈阿添过来请杨志朴，说奶奶想请他把把脉。杨志朴一个人走过陈家，上了二楼，走进大姐陈杨氏的房间里。陈杨氏歪歪地靠着床栏，背后垫了木棉枕和软席子，一只手敲着脑袋，直嚷疼。杨志朴用心地把了脉，见没大妨碍，就说：“刚才还好好地四处走动，怎么一下子又烦躁起来了？”陈杨氏说，“谁知道呢？谁知道那鬼毛病呢！舅舅你也说句老实话，究竟这头风是个什么症候，是能好，是不能好？”杨志朴安慰她道：“今天是孙子满月——大好日子，怎么又说起这种话来？只要你别心焦，过些时候，慢慢就会好起来的。”陈杨氏摇头不信道：“你光这么说，光哄我。”

我自己就不抓拿几分么？眼看着我也五十八、九了，那川芎、白芷只是论斤、论斤地倒进去，也不过好两日、坏三朝的，还能好到哪里去呢？”杨志朴坚持道：“药力是药力。只是还得你自己清心少虑，才能见效。依我做兄弟的说，你如今家业也有了，子孙也有了，就不用再像从前摆摊子、卖绒线的时候那样操心劳虑了！一个人反正不过两餐一宿，钱银太多了，光觉着累赘！少几个钱，多活几年，看看这个世面，岂不更美？”陈杨氏听着开心，就笑了一笑；忽然又觉着头疼，就皱起眉毛。歇了一会儿，她才说：“舅舅，你是至亲，我也不瞒你。你别看我整天跟那些三姑六婆混在一起，放放债，生生息，买买屋，收收租，是我自己有什么图谋计算。不是的。我一个月，也不使一个小钱。我只是替儿子、孙子、女儿、外孙留一条后路。他们如今都当时得令，穿金戴银，可是也难保将来会有三长两短呀！”杨志朴笑道：“这就是你的过虑了！他们各有各的大家业，用不着你担心。要是那么大的家业都保不住的话，你这点小意思倒反而保得住么？你还是保养保养你自己吧！”陈杨氏点头同意道：“不错，我也想自己的事儿。如今我也快六十了，我只想多行点善事，给子孙们多积点阴功。对儿女们，我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劝他们……”

两姐弟正谈论着，那最狡诈的使妈阿财挤眉弄眼地走进来，说少奶奶和姑奶奶们请舅舅上三楼，不知有什么好事情。杨志朴上得三楼，只见还是周泉、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四个人坐在那里，不知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争论过什么，大家都面红耳赤，一言不发。后来还是周泉一五一十地把情形说了。原来她们几个人刚才正在商量捐款救济震南村的水灾难民的事情。捐的钱已经差不多了：周泉二十块，陈文娣五十块，陈文婕也是五十块，陈文婷双份儿：一百块，再等陈文雄、何守仁两个人来认个数目，就齐了。可是有一桩难事儿，怎么商量也决定不下来。那就是：到底拿这笔款子买饼干好呢，还是拿这笔款子买番薯好呢？陈文娣和陈文婷是主张买饼干的，但是周泉和陈文婕主张买番薯，一边两个人，相持不下。

周泉把情形讲完了，又加上说：“就是专门请舅舅来做个主。你说怎么好，咱就朝怎么办。”

你一定说番薯好的。番薯又多、又好吃、又好运，对不对？”陈文娣和陈文婕都笑着，没做声。陈文婷抢着抗议道：“不对，不对！饼干又香甜、又干净、又有益。舅舅一定说饼干好！”杨志朴听明原委，就故意逗弄她们道：“要我做主也不难，只要你们要先回答我一个问话：你们四个人到底是聪明、还是笨钝？”周泉和陈文婷摸不清他的来头，不敢吭声。陈文娣却颇为自负地说：“聪明！”陈文婕也马上露出事业家的神气道：“不笨！”杨志朴

接着就说：“可不是么？我也这么想！聪明的人想起了饼干；不笨的人想起了番薯。依我说，都好。不过比较起来，番薯自然更好些。番薯粗贱，更合他们的胃口。——我这个笨钝的舅舅倒还有个笨钝的主意：你们买白米不好么？有那么二三百块钱，满可以买二三十石糙米，送到灾民那里，岂不更加实惠？”四位姑娘听了，都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只怪自己怎么一时糊涂，就没想到白米，——作兴是天天吃，吃多了，吃腻了，反而不在意了。

杨志朴下楼之后，何守仁又不请自来，突然在书房门口出现。陈文娣一见他就说：“你又来做什么？”何守仁还来不及回答，陈文娣就替他回答道：“做什么？还不是来管管你们！你们五分钟没人管就不行的！你们又不知道，我当了官儿，我管的事儿可多呢！我管的范围可广呢！”何守仁十分委屈地辩白道：“这真是冤枉死人了！我管得着谁呢？县长夫人，我能管么？经理夫人，我能管么？至于董事长本人，我更加没法儿挨了！”陈文娣说：“按那么说，你只管得着我二姐了？”何守仁说：“有的事儿就好了！别说局长夫人我不敢管，——倒过来，只要她的手指头稍为松一点，我还不知多么好彩呢！”陈文娣说：“既然如此，二姐你就下个手令，叫他认捐一个数目，看看他的话是不是真心诚意吧！”陈文娣有点作难，拿一双棕色眼睛瞅着她嫂嫂，只是不开腔。周泉会意，就把捐款救灾，舅舅主张拿白米赈济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何守仁听了，一个劲儿摇头道：“如今白米飞涨，你们买饼干倒容易，买白米可实在难。这且不说。——震南村的局势你们知道么？哼！那里的共产党十分猖獗！今天说要借粮，明天说要免租，连国家的赋税都要抗缴呢！不用说，那锋芒正对着我们何家！倘若这当儿咱们办粮赈济，那正显得咱们理短心虚，也助长了那些流氓的气焰。这怎么使得？”陈文娣一听就生气，但她仍然使唤那种淡淡的情调说：“要真有那样的事情，也是你们手下那些小人营私舞弊，将修理堤围的公款侵吞中饱，引起水灾，激发起来的。你们是为共产党开路，你们是为共产党驱鱼！”何守仁没有说话。陈文娣也不等他说话，就站起来赶他道：“走吧！你这孤寒鬼！你不捐就不捐，谁要你多管闲事？滚吧，滚到你那些猪朋狗友那里去吧！”何守仁站起来，走到房门口，又停住，觉着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个时候，胡柳穿着洗烫干净的白布衫、黑布裤、双乌布鞋，拖着一条光滑粗黑的大辫子，恬恬静静地走进了三家巷。大家瞧见这么一位眼睛水汪汪、亮晶晶，朴素、大方而又美貌、矜持的乡下大姐，都觉着清格，觉着舒服。就是她二姑何胡氏看见了，也出神地盯着她，看了又看，不曾眨眼。——不过看尽管看，不眨眼尽管不眨眼，何胡氏想她来了，必有缘故，也就在想法子对付。后来，她不等胡柳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高声说道：“阿柳，你们上回的做法，多么无情无义！直气得咱们那心灵嘴刁的阿贵走一路、哭一路地哭回来呢！”

你是不是给你二姑赔不是来了？”胡柳恳切自然地说：“不是。”何胡氏又说：“敢情是你们回心转意了，把阿杏送回来了？”胡柳同样恳切自然地回答道：“不是。”她二姑转为恶声恶气地说：“难道又来求情，说不回婆家来了？”谁知胡柳仍然恳切自然地加了个“也”字道：“也不是。”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倒叫何家大奶奶纳闷儿起来了。她想凶凶狠狠地骂她侄女儿一顿，可是对着这么一位人见人爱，也一定从来没伤害过别人的姑娘，怎么骂得出口呢？没办法，她只得压下了火气，没精打采地问道：“那你进城来干什么？”

胡柳忽然妩媚地笑道：“来求你老人家疼疼她，怜惜怜惜她！”

何胡氏对着她束手无策。想发作也不行，想不发作也不行。这时候，正在暑假期中中的中学生，十三岁的小姑娘，尖尖嘴脸的何守礼刚从外面游水回来，听见胡柳来了，把湿漉漉的手袋一扔，就跳进大奶奶的房间里，一来想看看胡柳，二来想打探胡杏的消息。她听见胡柳央求大奶奶的话，就接上帮腔道：“妈，算了吧！干么要逼着阿杏表姐回来呢？她病成那个样子，才险死还生地歇了口气，真是怪可怜的，让她在乡下调养吧。只当妈妈你做好心，行行善事！”谁知何守礼是言者无心，何胡氏倒是听者有意。“行行善事”的“善”字狠狠地刺伤了大奶奶的心。她想道：“哦，原来大家都说我不行善事，只行恶事！人家说善有善报，你何家的贱货也说行行善事！看来倒是打通通的呢！”想到这一层，何胡氏就破口大骂起来道：“怪不得俗语有云：好心不得好报，好柴烧烂灶！我一心抬举那烂货，她倒是满天满地的不受用！我买她进门的时候，我就是抬举她！豆丁那么一点儿大，连倒尿壶都不会呢！在我这里吃一碗粗茶淡饭，不比在家里活活地饿死强么？后来，我叫阿义收她做二房，这也是亲上加亲，还不抬举她？她什么门户，什么身价？有多少身娇肉贵的千金小姐，日夜做梦都想不到手呢！阿义的身命不好，倒是真的。这就委屈了她么？他慢慢地不会好起来的么？如今，我叫她回我家调养，不正是抬举着她？阿义就要出院回家了，她做小的能不回来伺候么？就说病后的补养，我这里汤是汤、水是水、焖是焖、燉是燉，还调养不了她，就要在乡下嚼马草、啃萝卜缨子才过瘾？不成！不成！一万个不成！”胡柳跟何守礼受了训斥，退出房间。三姐房里那最老实的使妈阿笑把胡柳带到周家这边来，交给周杨氏照料之后，就站在巷子当中，那棵白兰树旁边，和陈家的使妈阿发、阿财、阿添一五一十地谈起胡柳如何可爱，大奶奶如何生气的情况来。何家阿苹、阿贵那两个使妈也出来了。六个人开怀畅叙，议论纵横，都说大奶奶这样狠心，虽说道理讲得响口，却未免有伤阴鹭。

何守礼也气嘟嘟地跑上陈家三楼，跟周泉、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几个人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恰好陈文雄也在座。大家听了之后，都问陈文雄该怎么办。陈文雄首先赞美何守礼道：“你们瞧她年纪虽小，志气却大。你们从她那义愤填膺的神态，就看得出一副五四时代的面影。我们都有了暮气了，她却锐不可当。她是咱们这里一个最纯洁的人！”往后顿了一顿，他又加上一句道：

“她是三家巷的灵魂！”

何守礼听着，那梳着大松辫子的头婀娜多姿地扭动着，茫茫然，不知怎么才好。其他的人听了，也触动往事，各人有各人的感慨，没有做声。后来还是陈文婷说：“哥哥，你就是会做诗。你说的话总要人往深处想。可是，小杏子的事儿到底该怎么办？”陈文雄露出突然严肃起来的模样，说：

“对于这件官司，我守中立。但是亲家奶奶的做法，我看还欠文明。”

说完这句话，陈文雄就下楼去了。这里几位姑嫂，一齐过去周家，去看胡柳去。胡柳只跟陈文婷同年，两人都二十二岁。她在家算大姐姐，在这里只能算小妹妹了。大家抓她的手，摸她的脸，揪她的辫子，对她赞不绝口。对于胡杏的不幸遭遇，也说了许多同情的话。

只有陈文婷想起四年前，胡柳头一回来三家巷的情景，不免心里酸溜溜的，还有点醋意。那天晚上坐席的时候，周妈讨了一桌酒菜过来，她两口子加上舅舅、舅母、三妹夫、三妹、胡柳、何守礼八个人同吃。大家招呼这、

招呼那，把胡柳疼爱得什么似的。喝了几盅酒，杨志朴又不甘寂寞，就指着周铁、区华两人，妙趣横生地说道：

“二姐夫，三妹夫，咱们又在一道吃酒席了。但愿佛爷保佑，不要明天一早又在公安局门口会面才好！不然的话，又得二姐夫吆喝三妹夫赶快进去坐席，怕酒凉了昵！”

他这番话把大家乐得嘻哈大笑，差一点把酒杯子都摔到地上。胡柳、何守礼看见大伙儿笑，也跟着笑了。

## 二七 三灾

胡柳从省城回家之后的第三天，大家因为田里没有重活，就把早饭省掉了，一人端着一碗番薯汤，一面呷着，一面嗟叹胡柳空跑一趟，徒劳无功。没想到这么早的天气，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竟拿他那肥胖松弛的身体，呀的一声挤开了他们那两扇虚掩着的破烂大门，走了进来。他把一筒拿纸卷着的双银角子，大概是十块钱的模样，重重地往矮桌子上一放，然后转身坐在胡杏那张木板床边上，将那张木板床压得吱吱作响，中间凹了下去，像一个铁锅一样。胡源老汉脸色发青，一言不发。何不周一边喘气，一边咳嗽，一边声色俱厉地恐吓他们道：“意思都懂了吧？不用我再说了吧？”胡源老汉摇着花白脑袋说：“意思都懂了。不用你再说了。再说，——还不是那么回事！”何不周说，“好！三天，人家给了三天的期限。”胡王氏和胡柳觉着大祸临头，心乱如麻。胡杏大声丧谤他道：

“三天？叫他们再等三十年吧！”

何不周阴险地讥诮她道：“二家嫂，话可别说得那么死。”

胡杏咬牙切齿地骂道：“放你的屁！谁是你的二家嫂！”何不周捺着性子，油喉地说：“小少奶，火气不要太盛了。你能不认我们，我们还能不认你？”随后又转向胡源老汉说：“你的年纪比我大，你跟何福荫堂打了那么几十年的交道，你摸我那五侄老爷的脾气比我摸得准，你瞧着办吧！不过我既然来传了口信，我也顺便跟你通一通声气：我那五侄老爷已经从癫狂院接了我那可怜的二侄孙少爷回家，说是病已经好了，等着人伺候呢！——另外，我那五侄老爷也请了律师，向地方法院递了状子，说先礼后兵……谈得拢就免伤和气，谈不拢就打官司呢！”胡源眉毛打结地说：“既然请了律师，递了状子，还有什么礼不礼、兵不兵的呢？”何不周见他有些畏惧，就逼紧一步道：“你这人真是薯头！递了状子就不能往回撤么？人家儿子是局长，儿子的挑担是县大老爷，官司还不是爱打就打，爱不打就不打？有谁还拽住他么？——只是你也该打点打点！兴许是打官司，兴许是坐班房……官司这东西，谁也说不准，兴许你打赢了，也是有的。三天，你想想吧！”何不周走了之后，胡源、胡王氏吓得发了呆。法官、刑警、债主三种人物凶神恶煞地在胡源的脑子里打转，像一台走马灯一样。胡柳只是心酸流泪，也说不成什么言语。胡杏看见事情已经很难挽回，就挺起腰杆说道：

“爹，妈，家姐！这样吧，我还是回去吧，索性跟他们拚了吧！”

胡柳呜咽阻拦道：“那是死路一条。咱们见不上面了！”

胡杏镇静坚定地说：“反正是个死！”

左邻右里，叔伯姊妹何勤、何龙氏、何娇、何四伯、胡八叔、三姑、六婶、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等许多人听说大东家又来寻事，都纷纷跑到胡源家里来，一面慰问，一面商量对付办法。大家想不出什么高明的计策，就一致主张到地方法院递禀子告何应元去。何四伯识几个字，他认为这场官司准胜无疑，他惯用的口头禅是：“有理走遍天下！”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仙汾市去找一个朋友写状子。这个人叫做马文卿，已经五十多岁，不单会写状子，熟悉法律，就是法院里面的人，和他认识来往的也不少。他虽然贫穷，却有侠义之气，看见何四伯去求他，便立即答应，钱固然不收，连状纸也贴了出来，到地方法院去告了何应元一状。不过他事情是做了，却不像何四伯想得容易，他对何四伯说：“何应元财雄势大，又是恶人先告状，这官司胜负，还很难料！”何四伯回到震南村，把这句话对大家说了，大家都认为这是震南村第一个大灾难，愁眉苦脸，惴惴不安。

就在这天上午，何勤打胡源家里出来之后，就到震南新村试验农场去找第一赤卫队队长陶华和参谋长马明。这何勤一辈子扛活，也到了这五十岁年纪，却是一个全无主意的人。三个人在一棵高大的凤凰木下面站定，他就慌里慌张地说：“阿华，阿明，不得了了！咱村子要出大灾难了！”陶华、马明同时问道：“什么灾难？”何勤搭拉着脑袋说：“今天早上，又饿死了一个人！连以前一共是三个了！前两回死的还只是单身孤寡，这回死的却是个妇道人家，有男人、有孩子的呢！”陶华、马明同声叹息道：“唉，可怜！”何勤忽然抬起头，神色不安地说：“今天绝早，我那亲兄弟何俭上我家里来了。你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正因为他不安分，所以他在哪家打工都打不长。他告诉我，村子里饿着肚子等死的人，真是十过十，百过百的呢！他又告诉我，何福荫堂不肯给大家借粮，却一包、一包白米，一船、一船白米地运走仙汾市，卖很大很大的价钱！我说，人家有米，人家要卖，卖什么价钱不好！我那不安分的弟弟说不！他说田地是太公祖上的，耕种是长工伙计的，米粮就该是大家兄弟叔伯的。他何应元当真绝情不借的话，大家就要动手：抢！——你们两个瞧瞧，这不是大灾难是什么？总算是我死命把他揪住了。我说不行，他们要干什么事儿，让我先找个人打问打问，是能干、是不能干，再说。你们两个瞧瞧，这犯法、造反、杀头、灭门的事儿，如今也能干么？不碍事儿么？”陶华一听，就撩开衣襟，拍着多毛的胸膛，热血激荡，奋不顾身地说：

“对！抢他狗日的！一百件当紧，总是活命当紧！咱十大寇一向爱闯祸，只要大伙儿一动手，咱断无袖手旁观之理！”

马明为人谨慎，就笑笑地说：“大哥说得对！吃他几斤米是不过分的！有朝一日，咱们还要打倒他，抄他的家呢！只是目前这件事儿，咱们不妨多捉摸一下，多商量一下。等商量停当，再动手不迟。”

陶华一想也是，就对何勤说：“告诉俭叔，过两天有回音！”

何勤走了之后，陶华跟马明缓步走向工棚。走了几步，陶华就扭回头，对马明说：“他们光知道饿死人是灾难，光知道何五爷要胡杏是灾难，还不知道咱第一赤卫队如今也遭灾难呢！”马明一听，就明白他是指区细今天就要离开大伙儿、独自回广州大城的事儿，不免十分感慨地苦笑了一声。两人回到工棚门口，只见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坐在地上。区卓拿手捂着脸，



呜呜地哭。胡树、胡松两人气得睁眉突眼，一声不响，马明蹲下来，问区卓道：“他非走不可了？”区卓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他……他今天……今天就……马上就走！”

马明再问道：

“那么你呢？他走了，你走不走？”

区卓没有立刻回答，却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工棚里面，十分庄严地高声说道：

“他走他的，我干我的！我不是他的兄弟，我是大家伙儿的兄弟！就是把我烧成炭、煨成灰，我还是跟大家伙儿粘在一块儿！”

胡树、胡松一齐跳起来，搂住他，又一齐说：“这才像句革命话！”

陶华也走近他身边对他说：“小兄弟，你伤心什么呢？你有这个志气，你就是一个人！”

大家伙儿绝亏待不了你！”

眼看着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有商有量地下了山冈，朝田基大路走去了，陶华、马明两个人才走进工棚。这大茅棚里面，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有抽烟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有看小说的，有赌钱的，有唱木鱼书的，有睡觉的，有洗衣服的，成百个人、成百个样儿。区细在自己的木架床前收拾行李，只等公司的手续一下来就走。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四个人围着他苦苦劝说。马有是同情区细的，他只是站在一旁，既不动手，也不动口。陶华、马明把关杰拉在一边，研究佃户抢粮的事儿。研究了一会儿，没有结果，就丢下区细，走出工棚，一道去找政治指导员周炳商量。周炳听明了情况，那眉头结成个大疙瘩，只是打不开。过了半天，他才透了一口大气，声音沙哑地说道：“也没见过这么难的！什么事情都从四面八方堆过来，压在一道了！”关杰接上说：“可不！按道理说，是该动手的。可是一动手，人家何福荫堂也不肯干休，那时又该怎么办？偏偏这个时候，谭槟大叔又不露面，真是作难死人！”一提起谭槟的名字，周炳就想起那自称巡视员的李子木，又想起他所说的那番不祥的鬼话，不觉头脑胀痛，像拿绳索勒着似的，连气都透不出来。他举起拳头捶打着前额，声音紧绷绷地说：“他何家从前逼死过多少人，饿死过多少人，害死过多少人，还没给他算过账！如今大家没吃的，眼看又要饿死许多人了，他们却把粮食运到仙汾，高价卖出！”

大家要吃他几石米，有什么话讲？正是顺天理、合人情的！至于以后，那也不打紧。他们要逼死大家，大家跟他们干就是！大不了咱们把从前那些破枪挖出来，擦擦干，上点油，也就对付着能使唤了！实在打他们不过，咱们还可以上梁山！不过——”说到这里，他停住了。

他想说事情重大，最好等谭槟来商量商量，但是他又不想提起谭槟的名字，便转了口气道：“孔明、关夫子两个说得对，这么大的事情，应该问问党。不然的话，你把队伍拉出了村口，你还不知道该往东江呢，该往西江呢，还是该上北江呢。——没有罗盘，驶不到埠！”大家都点关。可是难处也在这里：党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大家再三斟酌，还是要周炳去顺德黄群那里走一遭。这边的事情，搁两天再说。周炳毫不踌躇，立刻从床底拉出藤筐子，吹去灰尘，收拾行李。

这时候，区细也背着一个破烂口袋，离开了试验农场，由邵煜、丘照、王通三个人陪送着，来到了震南村北面的村口。区细坐在社台旁边一张石头凳子上，两眼无光地望着他后面的村舍、村边树木和广阔的田野。这张石头

凳子，就是两年前周炳从上海回到震南村，刚进村，在这里歇脚，遇见何娇的地方。区细叫他们三个人骂了一路，只是不吭声，现在仍然紧紧闭着嘴巴，光拿眼睛望天。邵煜用手摇着他的肩膀，又生气、又恳切地说：“拿眼睛望着我！你敢么？你只要望我一眼，你就一定舍不得离开我！我什么话没给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回心转意！唉，枉费你长得一貌堂堂，却是个冬瓜倒瓢！看你生来好眉好貌，跟炳哥也有得比的，那里面却看不得！你挑这阵子丢开大伙儿，你这不是人面兽心、狼肝狗肺么？”区细上身动了一动，还是没做声。王通又着急、又心疼地接着说：“我不像煜嫂斯文，也不会说话。我跟你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只因你是炳哥的老表，一向也把你看成亲兄弟一般。有吃的，从来不曾少过你！有玩有乐的，从来不曾漏过你！有灾有难的，从来不曾推过你出头！”

如今嘴唇皮都说裂了，你只管犟！莫怪我心直口快说一句：你只要一脚跨过这东沙江，我们这朋友是准做不成的了！”丘照拿手捶着胸膛，愤慨之极地说：“的确，是话都说尽了！我跟你玩泥沙，一块儿长大，你如今给我丢人！这叫我怎么受！我只想象把刀子捅开这里，把心挖出来，叫你瞧瞧是怎样的！也拿刀子捅开你那里，把心挖出来，叫大家瞧瞧是怎样的！”

我亲手杀了你，也比叫国民党杀了你好！”最后，他悲痛干嚎地大叫了一声：唉！——”就没再往下说。区细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受了感动。只见他浑身发抖地移动一下位子，还是不开腔。

正在这个危急关头，周炳、陶华、马明、关杰四个人走出村外来了。关杰首先上前劝区细道：“阿细兄弟，不怕得罪你说，做人是不能光想自己的！你越是眼红别人走运，越是怨恨自己倒霉，——那你的霉就越是要倒下去！凡事看开一点，听听别人的话，顺顺别人的意，你就没事儿，心里就舒坦了，跟弟兄们就处得好了，看队里的事儿就比自己的事儿重了！”马明接着也劝区细道：“关夫子说的一点儿不错。他是肯用心思，明白道理的人。咱们队里如今正要办大事呢！你不是说咱们不算赤卫队，只算耕田队么？这回可不一样了。这回是真正的赤卫队了。够你干的呢！够你过瘾的呢！快回去吧！你只要一往回走，咱们一样是打虎不离的亲兄弟！”陶华笑着，拍着巴掌，使唤他那出众的豪迈劲儿说：“岂止是亲兄弟！比亲兄弟还亲多了呢！正像俗语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就要割五斤肉，打十斤酒，贺他一贺！阿细兄弟，不要心急，也不要心灰。咱们的事业是很大很大的事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听洗鉴、冯斗、谭槟他们的口气，比起省港罢工、出师北伐、广州暴动，还不知要大多少多少倍呢！咱们还不知道要翻多少山，越多多少岭，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冒多少枪林弹雨，砍多少虎豹豺狼，去跟全天下的英雄豪杰会面呢！干这样出色的事情，还有什么亏负了你的地方？别懵住了吧！”

任凭别人怎么说，骂也好，劝也好，区细只是摇摇头、点点头，又点点头、摇摇头，不曾开过口。周炳看见这种情形，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对大家说：“你们回去吧。”又对区细说：“走，我送你一程。”于是他两老表各人挽着自己的行李，坐渡船过了东沙江，一路向仙汾市走去。沿途塘、塍、冲、湾，祠、庙、村、店，风景极其秀丽。可是他们既无心观赏，又无话可说，只是频频擦汗，闷闷走路。到了三岔路口，要分手了，周炳紧紧握住区细的手，不肯分开。只见他两眼发呆，嘴唇发抖，很久都没说出话来。过了一會兒，他极力压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低声嘱咐区细道：

“回去之后，第一替我问候三姨爹和三姨。其次，替我问候舅舅和舅母。顺便也到我家里，瞧瞧我爹跟娘。告诉他们大家：我在这里很好，连伤风咳嗽都没害过，——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回家的。……至于你……自己的船、自己掌着舵，凡事小心一点，多想几遍才干就是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临别赠言：我说有三件事，你一生一世，也不要忘记！第一件，你要记住，你有个好姐姐。她不但才貌无双，而且英勇壮烈。是帝国主义夺去了她的前途远大的生命！第二件，你要记住，你参加过广州起义。这回起义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可是迟早要达到的！你是挂过红领带的人，民众自然喜欢你，可是有些人不喜欢，你要当心他们的明枪暗箭才好！第三件，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们的赤卫队员。咱赤卫队要闹革命，这是定了的！咱目前不知怎么闹法，将来总会知道。你在省城，要是混不下去了，站不住脚了，你就赶快归队，好比浪子回家一样，不要多心！”

听了这样情深似海的话，区细能说什么呢？当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他有点儿后悔，又觉着如今后悔是太迟了。周炳抓住他的手，一直不放松。他觉着周炳的手好像一团烈火，烧疼了自己的手。他想去抓那团烈火，又不敢去抓；他想甩开那团烈火，却又怎么也舍不得。后来周炳去远了，区细还如痴如醉地站在那三岔路口，想着那重重的心事。最后，他想到：

“怎么人人说我那么像他，——我又那么不像他！”

周炳大踏步赶到渡口，雇了一只小艇接驳，上了开往顺德容奇镇的轮渡。这轮渡由一只小火轮拖带，在江面上绕了一个大湾，走了几个钟头，来到了顺德县的容奇镇。这容奇镇是顺德的热闹地方，往年蚕丝业繁荣的时候，市面十分旺盛，近几年蚕丝业衰落了，市面才显得清淡下来。但是周围几十里地方，家家种桑养鱼，育蚕缫丝，光景也还算富裕。又因为这些手艺，多半是妇女干的，所以她们手里有钱，嘴里也就能说话。有不少妇女，就不肯嫁人受罪，自己把头发梳成髻，叫做“自梳”；也有些妇女虽然名义上嫁了人，但不到婆家去过日子，叫做“不落家”。这些妇女立志过一辈子独身生活，就邀约三、五个知心好友，找幢房屋，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人们把这样的房屋叫做“姑婆屋”。那天周炳上了码头，曲曲折折地拐了几个弯，就来到一间那样的“姑婆屋”前面，一打门，恰巧开门的正是黄群大姐。这黄群年纪虽已二十八、九，比他姐姐周泉还大一些，但是没有结婚，矮小结实，热情活泼。她一把拉住周炳，将他当做亲兄弟一样，又摸、又捏，又疼、又骂，十分亲热。周炳怪不好意思，一直拿手帕擦汗，那张白净的脸红得像猪肝一样。他拿眼睛望望四周，见墙上供的神像，都是观音菩萨、斗姆娘娘、龙母娘娘、繇祖先师之类，全是女的。桌案上摆的照片，又都是姑姑、婆婆、姐姐、妹妹之类，也全是女的。四围挂的衣、裳、巾、帽，到处摆的杯、盘、碗、盏，甚至连桌子上搁着的几枝水烟袋，几套《再生缘》、《金叶菊》、《背解红罗》之类的木鱼书，也一望就知道是妇女使用的。坐在这样的一个堂屋里，周炳感觉到有一点局促不安。他还没有开口，黄群倒首先对他诉起苦来。她说她十分想念广州的工友，她十分想念省港大罢工跟广州起义的时候所过的痛快日子，她一个月至少有三回梦见苏兆征同志和张太雷同志。最后，她发誓要离开这里。她说整天躲在茧锅旁边，外面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一定会把人闷死。周炳也告诉她：胡杏如何得了重病，被赶回家，后来病才刚好，何家又来逼着要她回去；震南村如何遭了大水，病的病死，饿的饿死，何福荫堂见死不救，如今倒要把粮食运到仙汾市高价卖出；区细

如何中意胡柳，如何逞意气、闹别扭，如今已经离开赤卫队，回省城去了。后来，周炳又把他们几个人要求入党，外间谣传谭槟牺牲，巡视员李子木的无耻行为等等，都对黄群说了，问黄群能不能想法子找到金端、洗鉴、冯斗这些人，或者想法子找到党的关系。黄群一面听，一面摇头，最后才叹口大气道：

“这真是怎么办好！鉴哥有时十天半月来一回，有时一两个月不见面。有时寄存一点什么秘密东西，过几天又拿走了。有时叫我去什么地方给他送个信，一眨眼又不见他了。我怎么找得着他！每见他一见面，我也催他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催他给我分配工作，他也只是劝我忍耐着点儿，慢慢来。看来他们也是难呵！”

于是他俩愁眉苦脸地相对无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周炳不知道抽了多少根生切烟，把舌头都抽苦了，还想不出什么办法。到他站起身来要走了，他才果断地说：

“千紧万紧，还是人命要紧！我回去了。”

黄群也说：“对！找不着他们，——你们自己下个决心，豁出去干就是了！”

## 二八 南渡口的风波

那天黄昏，周炳从陆路回家。天都快黑了，才走到顺德和南海两县交界的地方。突然有一辆载货卡车，飞快地从他身边擦过，扬起了满天的尘土，呛得他咳嗽不止。他没有在意，稍为站了一站，又继续往前走。不料过了五分钟，又来了一辆载货卡车。这辆卡车不但扬起了满天的尘土，而且离他那么近，几乎把他披在身上的衣服也撕破了。看来这汽车的司机，是有意地要戏弄他。他伸出拳头，朝那辆汽车晃了几晃，又继续往前走。可是走不多远，第三辆运货卡车又从他后面驶来了。听那马达的吼叫声，这辆卡车的速度显然比前面两辆还要快。他朝路边让了一点。没想到那卡车已经来到了。这回，那卡车没有从他身边擦过，却在他后面不到三尺远的地方，嘎的一声刹了车，猛然停了下来。周炳拧转身，正待发作，忽然从车头驾驶座上跳下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来。在苍茫的暮色之中，周炳定神一看，不觉大喜过望地惊呼道：

“斗叔！你把我找得好苦！”

那个人正是冯斗。他一把拖了周炳上车，扔了一扎红卜卜的、皮儿带刺的桂味荔枝给周炳，一边开车、一边说：“后生仔，我在老远就看着像你了。可你怎么这阵子跑上这儿来？”周炳坐在驾驶台旁边，一边剥着荔枝，一边把震南村的无穷灾难，一桩桩、一件件地仔细诉说，好像他在山穷水尽之中，遇着了神仙搭救似的。走了一阵子，已经到了震南村附近。冯斗看见路旁有一眼池塘，就停了车，趁着蛾眉新月，取出一个小铁桶，和周炳一道舀水去。利用这加水的机会，冯斗对周炳说：

“不错，炳仔，如今的局势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本家，又和所有的官僚、政客、地痞、流氓、叛徒、工贼打成一片，一起向咱们开刀。这是不容易顶得住的。但是咱们到底也顶住了！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就叛变了，自首了，投降了，出卖组织了！”

有一些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被捕了，坐牢了，残废了，甚至牺牲了！——这又怎么样？这又能吓倒谁？让胆小鬼滚他娘的吧！咱们无千无万的人还是照样干！这就是说，你不要奇怪，也不要泄气，要更加沉着坚定地干！大家谁也不用瞒谁：这正是咱们的苦日子。可是苦尽——总要甘来的！”

这几句话既不复杂，也不深奥，可是很对周炳的口味。他听着舒服极了，满意极了，——他正要听这样的话。他很奇怪自己近来为什么会心烦意乱；也奇怪为什么平时吗吗呼呼的冯斗，这会子头脑竟是如此清晰！冯斗加完了水，做了一个手势，叫周炳坐下。周炳嘴里重复说着：“对极了，对极了！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一面顺着冯斗的手势，在池塘旁边的青草地上坐了下来，冯斗又说：

“虽然红军离开了广东，广东的苏维埃也散了，可是在粤北的边界上，在江西、湖南、福建，又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红军，又建立了许许多多的苏维埃，所以咱们不把帝国主义放在眼里，也不把国民党放在眼里！虽然——谭楦可能牺牲了，李子木可能叛变了，甚至还有人传说周文雍同志也被捕了，这也可能是真的，但是真的又怎么样？能吓退咱们么？不用慌！

咱们照样干！我这卡车里就藏着八支六密哩八的大枪，谁又能把我怎么样？每听一个坏消息，我就对自己说：又来考验我了。好，考吧！咱们又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不是么？过不了几天，好消息又会来的！有人说，金端同志已经到了咱们南、番、顺特区了！还有人说，咱们赤卫队的中队长麦荣也回来了！你高兴不高兴？”周炳听了，乐得连嘴巴都闭不拢来。

他抓住冯斗的两手，只管揉，只管笑道：

“我高兴不高兴，你猜吧！我离开省城到上海去，是为了找他们！我离开上海回到广东来，也是为了找他们！我跑遍了珠江三角洲的每一个渡口，还是为了找他们呵！听了你的话，我好象吃了一剂十全大补药，登时腰杆都硬了起来！你见了他们，千万给我捎个话儿，说我要见他们。好，既然如此，那就跟那些反动派较量较量吧！赤卫队随时准备着。——反正，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咱们又不是没有较量过！”冯斗听他这么说，也融洽无间地笑道：

“你说得对！是呀，这才象咱炳仔！你们那里的事儿，你们自己商量拿主意。我这里立刻给组织反映。见了金端和麦荣，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你们要注意：一定得给农友们认真宣传，不要去借什么粮，不要去告什么状，这全是对统治阶级的幻想。一定要把任何改良主义的幻想都抛得远远的，坚决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一直到攻打仙汾市！好了，我的任务很紧急，我得走了。”

周炳听了冯斗的话，十分激动。他紧紧抓住冯斗的手，不肯放松。他觉着那双手又大，又有劲儿，他嗅到那上面散发出来的、浓烈的汽油味儿。在朦胧月色之下，他傻傻地望着冯斗那瘦削的脸孔，才发现那张脸儿不象平时那样糊糊涂涂，倒是出奇地精明，出奇地威风凛凛；才发现他那两只眼睛不象平时那样睁一只、闭一只，象睡觉的样子，倒是两只眼睛都同时圆圆地瞪大着，精神抖擞。周炳捧着冯斗的两手揉着，捏着，搓着，揪着，象玩弄两块美玉，爱得不忍放下。后来，伙计俩分了手之后，周炳站在路当中，望着冯斗的车子去远了，才转进横路，走向震南村。这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蛙声和虫声一唱一和，好不热闹。晚风吹拂着，星光映照着，人也觉着凉爽。周炳孤单地在大路上走着，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脚步那么轻，自己的腰杆那么硬；更不明白为什么那许多烦恼慌乱，都消散得无影无踪。走

到二更过后，进了村子，他也不回学校，一直走进胡家。果然，赤卫队的全班人马，除了缺少一个区细之外，都在那儿等候着他。一见了周炳，大家都骚动起来，可又不敢大声吵嚷，就嗡嗡、嗡嗡地闹着，象飞进了一大群蜜蜂的一般。周炳坐下，一面擦汗，一面把今天所遇到的事情，怎样去容奇，怎样找黄群，怎样找探消息，怎样无意中遇见冯斗，怎样和冯斗谈话等等情形，对大家讲了一遍。陶华也十分悲痛地对周炳说了一件事情：原来今天下午，有一个叫做胡茂的佃户，全家大小四口人，已经三天没有吃的，看着都要饿死了。

胡茂逼得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向何不周求借。那二叔公心狠，一粒米也不借。胡茂走投无路，也不回家，就上村西街市发记饭馆，除了一碟猪肠粉，又除了一斤双蒸，喝得烂醉如泥，歪歪倒倒地跑到东沙江边，投江自尽。有人看见，把他捞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身死多时了。周炳听了，愤慨到了极点，缓缓地举起了沙煲一般大的拳头，那手指骨、拐肘骨、肩胛骨同时历历作响。只见那大拳头往下一落，通的一声，矮桌上的东西都跳了起来，接着有一股清亮雄壮的声音说起话来：

“你何家也欺人太甚了！伙计，干吧！”

于是大家又仔细商量了一番，便下了决心，明天动手。政治指导员周炳又提出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打土豪，分粮食，抗税捐，废租债”这四句话，要大家对耕家们、长工们、农场工人们讲解透彻。队长陶华又吩咐大家三件事：第一件要把纠察队组织起来。一部分在南渡口附近放哨，一部分在大帽冈顶上了望，一部分用小艇在横冲、槐冲一带拦截，不让何福荫堂的运粮船只逃走。第二件要把全体参加征粮队的人员编成小组，以十个人为一组，五个人担任征收，五个人担任运输，一起护送粮食。第三件要全体纠察队和征粮队自己准备武器和运输工具。多带铁笔、铁锹、铁锄、铁耙等长武器和扁担、竹杠、绳索、箩筐等搬运家生。参谋长马明又把现有的人员分配了一下：陶华、周炳、邵煜、胡树、胡松五个人负责征粮队，联络胡源、何勤、何俭、何四伯、胡八叔、三姑、六婶等人，再由他们约集缺少粮食的本村佃户和长工；马明、关杰、丘照、王通、马有五个人负责纠察队，约集见义勇为、强壮有力，平时又谈得拢、走得近的农场工人；区卓就负责传令和交通，四处奔步，传递消息。马明又提醒大家，这回行动，主要的任务是征收粮食，除非为了自卫，绝不伤人。分派已定，正准备散去，忽然看见胡柳、胡杏两姊妹当众站了出来，那两双纯洁的眼睛有点怯场地，可又充满希望地望着参谋长马明，只是不言语。周炳会意了，朗声说道：

“孔明，这回是你的疏虞了！——为什么不给她俩分配任务？”

马明点头承认，随即把她俩也编进了征粮队，专门联络何娇跟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何、胡两族姊妹。一切停当，大家才雄心万丈地散去，——只有马有一个人心中纳闷儿：这两位娘们儿软手软脚，又不是当真的赤卫队员，怎么却又掺进大队儿来，分配了任务？可是碍着众人的面子，又不好说的，只好忍住不讲。当天晚上，这些英雄好汉一个也不曾闭过眼睛，只在床上翻来复去，一直巴望到鸡叫过了三遍，便都跳下床来，分头行事。

那震光小学校长林开泰也是个有心眼儿的人。他看见周炳一天没在家，直到深夜才回来，料想必定有事儿。天还不亮，周炳房里就有响动。这使他更加怀疑。他起了床，听见周炳走了出去，也跟着走了出去。周炳心情激动

地在前面走，林开泰弯着虾干一般的身体，转着狐狸一般的眼睛在后面钉，一直朝观音庙走去。周炳进了观音庙，林开泰不敢往里跟，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观望。只见人出人进，川流不息。那阵阵的笑声、说话声不断传出，想听又听不清楚，十分着急。庙里也有人告诉周炳，说他的校长在附近徘徊不去。周炳把手一摆，说：“知道了。一切照常进行。人家当校长的要画地图，你还能叫他不画么？”随后又和陶华、马明商量，派出马有一个人去，直接监视林开泰的行动。不久，区卓来向他们报告：各路人马，都已经准备妥当，只等大帽冈上一声锣响，便要动手。……

果然，东方的天边才露出一抹鱼肚色，脚下的道路刚刚能够辨认，大帽冈上就突然响起一片催人振奋的、旁旁的铜锣声。在南渡口的堤岸上，就是当日胡源老汉背着半条人命的胡杏上岸的地方，马明、关杰、丘照、王通四条大汉领着二、三十个农场工友，扛着铁笔、铁锹、铁锄、铁耙，威风凛凛地一字排开。马明高声对船家宣布道：

“众位弟兄听着：今天震南村农会来征粮，救济同胞，请大家多多帮忙！我们只要粮食，不伤人，不动东西。你们不动手，我们也绝不动手。有什么账项，我们跟何福荫堂去算，绝不连累大家！伙计们，起货！”

他的话刚说完，只听见一片呐喊，象晴空霹雳似的，——陶华、周炳、邵煜、胡树、胡松、区卓、胡柳、胡杏带领着胡源、胡王氏、何勤、何龙氏、何娇、何俭、何四伯、胡八叔、三姑、六婶、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二、三十人，后面还跟着挨饥抵饿的二、三百人一面吆喝着，一面冲上前去。他们都带着扁担、竹杠、绳索、箩筐，准备搬运。这天早上，南渡口停泊着五条米艇，都装着用麻袋盛着的白米，堆得舱面满满的，看来每一条船都过万斤。他们正准备按照何不周的吩咐，收起跳板，开身前往仙汾市，却忽然碰着震南村农会来征粮。船家之中，有些深明大义的，知道震南村中饿死不少人，这运粮去仙汾市、高价卖出的勾当是伤天害理的行为，就站在一边，不加干涉。有些不明是非的，正在茫然不知所措，看见震南村农会人多势众，杀气腾腾，也就不敢动弹。只有少数平时跟何不周一起走私漏税、为非作歹的人，还打算留难一下，或者悄悄溜走。那时天已蒙蒙亮，陶华、马明领着何勤、何龙氏、何娇、三姑四个人，先上第一条船；周炳、关杰领着胡源、胡王氏、胡柳、胡杏四个人，先上第二条船；其余三个组，每组六个人，三男三女，分别准备上其他的船。第一、二组上了船，马明、关杰两人和船家说明来意，陶华、周炳两人指挥众人动手打开米袋，把白米倒进竹箩里。邵煜、丘照带领第三组人马，正要上船，不料船上有个何不周的走狗，竟想抽起跳板，拒绝征粮。丘照看得清楚，一步跳上船面，举手一拳，把那走狗打进水里，岸上的人齐声喊打。第五条船见农会的纠察队来得厉害，就连忙收起跳板，大家七手八脚，用竹篙把船撑离了岸，慌忙逃走。胡松、何俭两人带领第五组人马，一面吼叫，一面追赶。恰好纠察队划着两只小艇，从横冲迎面飞来，拦住去路；又用竹钩软索，截住米艇，逼船家撑回南渡口码头，卸下粮食。

霎时之间，这南渡口堤岸上人头涌涌，欢声雷动。太阳急忙地从大帽冈那边探头出来，给震南村穷苦饥饿的人们添了光彩。大家舀着米，分着米，挑着米，扛着米；讲的是米，笑的是米，赞的是米，骂的还是米。大家碰破了脚趾，擦伤了拐肘，扭闪了腰肢，撞痛了胸膛，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今天早上多么风凉呀！”“那些鸟儿唱得多好听呀！”听见鸟儿都开嗓了，姑娘

们也纷纷地唱起来；听见姑娘们唱起来，汉子们也放开沙哑的喉咙唱了。

姑娘们唱的多半是龙舟、木鱼、南音、叹情，爷儿们唱的多半是班本、粤讴、山歌、水歌，内容不同，腔调也差得远，一时祝英台和岳武穆搅在一起，一时赵子龙和孟丽君合在一块，十分好听。有个冒失小伙子泼洒一把米在地上，有个长胡子老汉就蹲下去，一粒一粒地拣在手心里，然后又连泥带土，一齐送进嘴里嚼着。太阳越升高，越明亮；人们越奔跑，越心红；小艇越聚越多，围着米艇，象蚂蚁啃大象；槐冲的水却黄澄澄地，象一槽油一样，纹丝不动。村子里有少数不缺钱、米的人家，看见那些衣服褴褛、愁眉苦脸的穷鬼，忽然兴高采烈地满街跑、满巷钻，男女老幼，奔走相告，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不知是不是红军打进村子来，连忙关紧大门，给菩萨上香祷告。也有些吃斋礼佛的婆娘们，忽然看见全村轰动，就想道：“如今才六月初头，离观音菩萨诞还远着呢，怎么就这般热闹起来？”后来她们大胆走出门外，听说今天农会分米，还是不相信地自言自语道：“你倒想！民国十九年来，还没听说过这样的好事呢！——谁也不会分给谁一个大铜板。阿弥陀佛！”尽管这样，尽管没有什么慈善心肠的人，何福荫堂那些雪花白米却当真象早些时候的西水一样，从每一条冲，每一条缝，每一个社，每一个洞，流呀流的，一直流进震南村。……

在小帽冈上，马有仍然紧紧跟着震光小学校长林开泰，这里转一转，那里转一转，一步也不放松，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林开泰听见南渡口那边喊声震天，又看见震南村里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心中实在纳闷儿。他觉着这马有钉着他，不太舒服，就站定下来问道：“马后炮，你们十大寇是不是要在今天造反？”马有用大拇指搔了一下自己的腮帮，滑稽地笑：“不知道。别人没给我说，我也不晓得。”林开泰也开诚布公地说：“老友，咱俩从小就要好，我买蒸糕、肠粉，从来也没上别家店铺去过。这如今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尽可照直说出来。你这样穷跟着我，算哪刀菜？”马有抵赖道：“谁跟着你？真不害羞！你走路，我也走路：船多不碍海呀！”林开泰没法儿，只好随他跟着。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村子，不觉来到了螺冲桥上。谁知冤家路窄，一碰上郭标，正狼狈不堪地迎面走来。郭标一见校长，慌忙问道：“太子爷，你看见那老王八乡长何奕来不？”林开泰反问道：“出了什么事了？”郭标说，“反了，反了，何五爷的白米叫那些合家铲、斩头鬼抢光了！”马有看见林开泰、郭标碰在一道，自己只有一个人，那螺冲桥又是一颠一颠的，恐怕吃亏，就退回桥北去，站着不动。林开泰见他退却，就反而走回头对他说道：“马后炮，原来你们干的好事！你听着：你要是敢走前一步，我们就把你扔到螺冲里面去！”说罢，就和郭标两人快步跑到何家账房，找何不周商量对策去。马有果然不敢穷追，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就上南渡口找陶华、马明他们去了。

谁知在他磨磨蹭蹭地走到南渡口之前，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稽查们，已经在站长梁森的率领之下全体出动，并且已经接近南渡口了。大概在距离南渡口还有一里路光景，站长梁森就下命令开枪。于是稽查们就象过年放炮仗一样，霹雳啪啦地放起枪来：朝有人的地方放；朝没人的地方也放；朝天空放，朝鱼塘放，朝墙壁放，朝树林放；有不少稽查故意朝那些还没下蛋的鸡姑放，也有不少稽查聚精会神地朝那些十来斤重的小肥猪瞄准。在南渡口征粮的人们已经清理了三条米艇，第四条跟第五条才清理了一半光景，枪声就打响了。没有经验的乡亲们一听见枪声，早吓得跑光了。陶华、周炳、马明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也决定将征粮队和纠察队暂时撤退，以后再说。公安稽查们打了一场没有对手的混战，却没有看见任何抢米的人，——只有七、八条狗和五、六十只鸡被“流弹”和“砖瓦”所“误伤”。也不知什么缘故，也不知走不脱还是舍不得走，倒有三个看热闹的农民和两个看热闹的农场工人叫稽查们逮住。他们把这五个不相干的人带回稽查站去，马上向省城去报功去了。……

## 二九 踢蛇羹

阳历八月初，快到立秋。在七月里，大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一件接着一件，有些是人们一辈子没经历过的，有些是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因此过这一个月，好象过了整整一年一样。一交八月，人们就叹口气道：“唉，七月过去了！”胡王氏也和别人一样叹口气道：“唉，七月过去了！”她之所以叹气，是因为她心疼的胡杏，虽然东家催得火急，总算拖拖拉拉过了一个月，还没从她身边抢走；又因为她那可爱的、破烂的家，虽然遭到西水的无情袭击，墙塌屋倒，东西也漂走了一大半，可是活着的人一钻进去，家总还是个家。有时她摸一摸胡杏那挺出的胸膛，缓缓地吞下一口野菜汤，就不免感谢神恩，苦笑起来。那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也和别人一样叹口气道：“唉，七月过去了！”他之所以叹气，不是为了胡杏，也不是为了西水，却是为了钱、粮两空。准备运到仙汾市出菜的粮食之中，九成是何五爷的，其中有几十包却是他二叔公自己的。如今不止那堆满一屋的雪花白米烟消云散，连那几口袋雪花银角子也烟消云散了。如果说这是失算，那么，这是他何不周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失算。要不叹口气简直就不可能！谁知那乡村教师周炳也和别人一样叹口气道：“唉，七月过去了！”——他为什么也要叹气呢？原来他之所以叹气，是因为他有重重叠叠的、一肚子的心事。胡杏，那可爱、可怜的小丫头，究竟保得住、保不住呢？区细走了，是福、是祸？他们赤卫队往后该怎么办？革命究竟应该怎么革法？朝哪里革起？谭槟大叔到底怎么样了？是象金端同志那样失踪了么？是象麦荣大叔那样被捕了么？还是象阿金大哥那样牺牲了呢？——正确地说，叫国民党卑鄙齷齪地暗中谋杀了呢？李子木到底是个共产党员么？是个巡视员么？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还是很少的，绝无仅有的？党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混进党里面来了？此外，还有那被关在稽查站里面的三个佃户和两个农场工人如今又怎样了？这几个无辜的人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梁森那毒蛇会释放他们么？——七月，这短短的一个月里，竟出现了这许多事情！这许多事情就象在他的心里打了许多死结，一个死结上面又加上一个死结，——他一个也打不开！

这还不说。马有还从第一赤卫队内部，给大家添上一些新的麻烦。自从区细开了小差之后，他老是一肚子“不必”，——这也不对眼，那也不合式。那回征粮，没叫他参加征粮队，只叫他参加纠察队，又派定他去监视林开泰，——他也不满意，认为马明是广州西门口的人，不相信他这个广州南关的人。征粮之后，他逢人便说，这回征粮的行动，是错误的。

他认为他们赤卫队应该去攻打广州大城，不然的话至少也该攻下仙汾市，不应该老呆在村子里，招是惹非：打打乡公所，救救火灾、水灾，征征

粮食什么的。他又认为如今粮食虽然征来了，又能吃几天？——还连累了五个人无辜受罪！那何五爷岂是善良之辈，一定不肯甘休的。他们赤卫队却毫无准备，坐在工棚里面，等候别人摆布！……大家听了他的话，都不赞成。陶华、周炳、马明、关杰这些人比较稳重，就耐着性子，跟他慢慢解释；邵煜、丘照、王通、区卓这些人脾气不好，一听他这么说就恼火，开口就和他争吵，又骂他道：“你马后炮少说两句吧！你不开腔，——别人又不说你哑巴！你说了话，别人也不称赞你聪明！”丘照还走到他跟前，拿拳头在他的胸膛前盖图章似地，上下左右地揪着道：“咱们好了个开头，咱们也得个好收尾！”只有胡树、胡松两个，虽然年纪比他小，却固执地和他分辩道理。他们认为攻打广州大城，攻打仙汾市虽然是好，可那不定哪一天才能实行，那打打乡公所，救救火灾；水灾，征征粮食什么的，却是当前的大事儿，况且人命关天，他们断无袖手旁观的道理。这样，双方就争吵起来，不肯罢休。每争吵一回，马有看见大家都不帮他，就越觉着自己孤单，没趣儿。——显然自己是占了下风了。

事情还不止这些。自从前几天农民们奋起征粮之后，二叔公何不周上了省城一回。第二天，震南公安稽查站的全体稽查和东沙乡公所的全体团丁一齐出动，到震南村中挨户搜查。

名义上是搜查，实地里是敲诈勒索，偷摸抢劫，调戏奸淫，欺压报复。看见什么米、面、粟、豆、银、钱、珠、宝，一律算是赃物，加以没收。谁要是有那么一言半语，不论男、女、老、幼，便是一顿毒打。更不要说抗拒搜查，立刻就拉人封屋了。这样一来，赃物虽不少，白米却不多，外加抓鸡摸狗，倒足够二叔公何不周、稽查们、团丁们大大分肥一顿。村民之中，不管他是参加过征粮的，还是没参加过征粮的，都人人自危，觉着日子混不下去。

这也使得第一赤卫队的英雄好汉们咬牙切齿，气愤不过。加上从稽查站传出消息来，说那五个无辜被捕的人，天天受着毒刑拷打，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看来过不了观音诞了。那五家人的妇女孩子，天天求神拜佛，又上二叔公家去磕头求情，又在街市上那间新观音庙门前大哭大嚷，凡是看见他们那凄惨可怜的样子的人，没有不伤心掉泪的。丘照和王通两个，看见这种情形，只拿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哽咽着说：

“叫我怎么受得了！叫我怎么受得了！”

阳历八月十三那天，正是阴历六月十九观音诞。半前晌的时光，周炳到外面去散去，信步走到螺冲旁边的胡家。胡柳、胡杏两姊妹正梳好头，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准备上街市的新观音庙去拜神。周炳看见她俩还想去拜神，就笑道：“你们不是要革命么？几时看见过革命的人还拜神的？”她两个听了，都脸讪讪地不做声。后来胡柳才低声说：“神有，还是没有，——我已经不是那么相信的了。只不过瞧着别人拜，我也拜拜就是了。”胡杏听见姐姐这么说，也大胆接上道：“我许过多少、多少愿，一回也不灵验！我只是一面不信，一面去拜的。”周炳说，“就是嘛。神仙佛爷是没有的。纵使是有，也管不了咱社会上这许多事情。纵使管得了这许多事情，你也拜他，你二姑也拜他，他到底保佑谁，也还说不定呢！”提起二姑何胡氏，胡杏就想起了自己的官司，也不知道打成怎样了，就问道：“对了，咱们在地方法院递了禀子，怎么一直没有音讯？”周炳摆了摆手道：“音讯？还早着呢！我已经托何四伯去找马文卿催问过了。那马文卿真没说的。他不只去打听，还向专

员公署加了一张状子，可仍然没有消息！不过没有消息也好，要是法院判咱输了，那更要糟糕呢！”胡柳听了，鼻子一酸，眼泪汪汪地自言自语道：“那该怎么办？”胡杏挺起胸脯说：“有什么怎么办？我才不怕！”周炳使唤期许的眼光望着她，说：

“对！应该极力抵抗！干脆不理他，不回去。我不相信他就能来抢人！就算他无法无天，把你抢去了，只要你坚决抵抗，他又能把您怎样？这就叫做‘全靠自己救自己’！你们记得这句话出在什么地方么？”

胡柳含着眼泪微笑着，故意不开口。胡杏却扬起眉毛说：“《国际歌》！谁不晓得？”周炳轻轻抓住胡柳的手，低声缓慢地唱起《国际歌》来。破屋里出奇地寂静，只有那屋顶破洞上面覆盖着的竹篾，轻轻地霏啪作响。胡柳和胡杏全神贯注地听着，一直等周炳唱完了，才从幸福的梦中惊醒，站起来擦眼泪。胡杏换下干净衣服，拿起竹筐，蹦蹦跳跳地到外面去拣生蚬，准备给周炳做午饭。胡柳和周炳两人，每人一张小板凳，紧紧挨贴着，坐在矮方桌前面，读一本叫做《社会科学概论》的小书。胡柳读着，揣摩着。有不认识的字，周炳就教她；有不懂得的地方，周炳就给她讲解。读了大半个时辰，胡柳有些疲倦了，就停下来，把头挨着那乡村教师的胸膛，阴声细气地慨叹道：

“我那杏妹子真是一等人才，怪不得人家管她叫‘翻生区桃’的，只可惜她的命太苦了！我没见过区桃，我想她比区桃命苦！”

周炳极有自信地安慰她道：“不怕！区桃叫帝国主义屠杀了，不能挽回了！小杏子却死里逃生，又恢复了过来。目前的灾难，很快就要过去的！革命一开了头，也就不能罢手！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要走的一步。谁也阻挡不了。至多是迟一点、早一点罢了！”

胡柳反举双手，搂着周炳那又粗又硬的脖子，说：“炳哥，你一来，我就大胆，有劲。

——什么发愁的事情，想死都想不通，你一讲就通了！”

周炳轻轻抚摩她的头发道：“不，恰恰相反。我干了许多事情：已经干了，还不知道对不对。象这回征粮，就是这样。——老是心大心小的，多苦闷哪！这一点不假，是真正的苦闷。可是一到你家里，一看见你，我的信心和勇气又恢复了，我好象一下子聪明起来了，我那满脑子的苦闷也溶化了！”

胡柳十分快活，又十分恬静地说：“炳哥，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们。你上哪儿去，我也跟你一道去。”周炳肯定地，甜蜜地发誓道：“我一定不离开你！我永远、永远不离开你！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分开我们！”说完，他低下头去，在胡柳那闭着的、美妙的眼睛上温柔地吻着。

……

这时候，传来了越走越近的脚步声，——有点凌乱，又有点急迫的惯熟的脚步声，不用问，这一定是陶华。他俩一齐望着门口，果然，一会儿陶华就打着赤脚走进来了。他的眼睛发楞，一面呛咳着，一面说：“你们看，这还有什么天日！那班稽查，那班毒蛇，那班狗东西！他们刚才上何勤家里去，翻箱倒柜地搅了一阵，将何娇她娘打了一顿，把她打得吐出大口、大口的鲜血来了！”胡柳将粗大的黑辫子往背后一甩，握着拳头说：“不行了，这样子下去不行了！人家动了刀枪，咱不拿起刀枪不行了！”周炳本来坐着不动，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时候他突然踢开了小板凳，毛发直竖地站了起来，白中泛红的脸蛋变青了，牙齿磨着牙齿，好象他一下子就要把屋顶顶穿

似的地说：

“来而不往，非礼也。咱做他！”

陶华大喜过望地紧钉着问：“做？”

周炳一身倔强地回答：“做！事不宜迟，立刻下手！今天就是好日子！”

陶华点头赞成道：“我看那也不过一窝鼻涕虫，比团丁们强不了多少！”

接着，他俩就坐下来，商量布置。不久，胡杏也提着一筐生蚬蹦蹦跳跳地回来了。她剥着蚬肉，胡柳生火做饭。周炳和陶华在满屋的柴草烟中，很快就安排停当。又不久，胡源老汉跟胡王氏也回来了，大家一道吃饭。他们怕老人家担心，只当没事儿似地，一字不提。

白天过去，看看到了二更天气。听说要去踢蛇窝，第一赤卫队的人马个个心痒痒、脚踉踉的，好象走到戏院大门口的孩子一样。月亮刚从小帽冈那边爬上来，大家就收拾齐备，带上铁笔、铁尺、铁斧、铁锤等等短小武器，又带上电筒、绳索、刀、钳、钻、凿等等应用物品，个个精神抖擞，喜笑颜开，三三两两地离开工棚，向蛇冈方面走去。陶华对大家说道：“咱眼睛里面这根刺，咱非拔掉它不可！要是让他们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咱赤卫队还叫什么赤卫队？大家拿出广州暴动的胆量和勇气来，看他们能凶到哪里去！难道这些蛀米大虫，比国民党的军队还厉害不成？大家只要多加小心，我包你万无一失！”王通接着说：“就是咱赤卫队长指挥得法！上回在南渡口，我就以为要开斋了，谁想要留到观音诞才开斋！”马明笑道：“虽是队长指挥得好，也是政治指导员决心下得对！选定了今天这个黄道吉日，是看得准，算得到，真没话说！”丘照故意撑开他那洪亮的嗓子大声说：“还说什么好呢，不好呢！今天要再不使出这一着儿，我当堂就躺下闹病了！”大家听他说得有趣儿，都哈哈大笑起来。胡树、胡松两人心情激动，因为没见过这样的世面，也不免有点紧张。人家笑，他俩也笑，可是不知说什么好。两兄弟不约而同地赶前两步，一个人拽着丘照一边胳膊，把他推拥着往前走。区卓年纪最小，在这样的场面里，照例轮不着说话儿，也只是跟着大家笑。

邵煜的心最细，他发觉笑声之中没有马有，就有意尖声发问道：“马后炮，你该高兴了吧！”

从前区细咒我们是耕田队，如今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赤卫队了！”马有照样不笑不言，也没有其他动静，在黑暗中，谁也看不见他的脸孔。关杰最后开言道：“这是一点不假。今天晚上这一仗是头威头势！这一仗打好了，明天咱就能进攻仙汾市！——可是探子怎么还不来回报呢？”正说着，忽然横边小路转出一名彪形大汉，应声说道：“启禀元帅，探子回来了！”大家一听，正是到村西街市去打探军情的政治指导员周炳。周炳告诉大家：这届观音诞虽然没有演戏酬神，那酒馆赌场，却也十分兴旺。小小一个街市，少说点也有二三十摊赌博。有番摊，有牌九，有纸牌，有鱼、虾、蟹。此外抽大烟的，唱盲妹的，吃粉、面、粥、饭的，吃咸甜零食的，也不计其数。据他的计算，稽查站的稽查们，三停之中至少有两停，都在街市上吃酒鬼混，看样子都醉得差不多了。按这么估算，在稽查站里的人，至多也不超过十个。最难断定的是站长梁森的下落。有人说他进城去了，有人说他躲在姘头家里，有人说他已经大醉，正在稽查站里睡觉。……说完了情况，周炳也加上几句鼓励话道：

“第一，咱们要给谭槟同志报仇！第二，咱们要给震南村全村出气，把他们扣留的人救出来！第三，咱们要尽量缴枪、缴子弹，做进攻仙汾市的本

钱！总之，咱们要大获全胜！”

大家站在路旁听着，每一个英雄好汉的情绪都十分激昂。陶华给大家详细讲解了这一仗怎样打法，马明把人力约略分配了一下，就又绕过蛇冈，向稽查站进发。……这一天晚上，稽查站门口值勤的稽查正因为赌运不佳，输得浑身发烫，又要上班，想找人替班，又找不到，因此非常不高兴。他把那枝破烂长枪扔在墙角里，自己坐在麻石台阶上抽烟。一盏长方形、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挂在他的头上，发出倒霉的幽光。忽然之间，他发现远处有一个白影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没有一点声响。他想：“难道观音菩萨显灵？”连忙咬一咬自己的中指，搂起步枪，大声喝问道：“谁？”那白影子回答道：“我！”他又问道：“干什么的？”又吆喝道：“站住！”那白影子并没站住，一面走过来，一面高声说：“有紧急事情报告！”值勤稽查问：“什么事？”那白影子说：“走私！”他正要问走什么私，那白影子已经走到他身边了。稽查使唤输了钱的眼睛看那个人：浑身白竹纱对襟衫裤，头戴巴拿马软草帽，脚踏白麻帆布鞋，是个真正的商人打扮。他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又想不起是谁。

原来这个人正是周炳。他化装商人，扮相满不错，只是身体过于魁梧，而胸前又没有黄金色的表链。不过这些小毛病，一个输了钱的人是未必看得出来的。当下稽查问走的什么私，周炳在他耳边低声说：“十箱金山装！”这金山装是最高级的大烟土，如果有十箱之多，那么，一切的梦想都将成为现实。稽查听了，不敢怠慢，就说：“货在哪里，你只管告诉我！”周炳说，“那可不成。我要报告你们站长。”稽查说，“他喝醉了，睡死了！”周炳说，“那我明天来吧。”说完，回身想走。稽查哪里肯放，拖住他央求道：“你出来捞世界，怎么这样古板？告诉我不一样么？我可以分整整半箱给你！——不，整整一箱！你明白了么？”两人正争持不下，周炳一手夺下他的步枪，说：“抛开这玩意儿！”稽查不懂，正惊愕着，陶华从他后面一手勾住他的脖子，一手捂着他的嘴巴，几个人一拥上前，撕下他的衣服，堵住他的嘴，又用绳索把他捆得一只粽子似地，扔在路边。周炳背起缴获的第一条枪，陶华、马明指挥众人，一阵狂风似地冲进震南公安稽查站。这是一间古老大祠堂，里面阴森潮湿，黑暗异常，凭着微明的月亮认路。大家看见宿舍里灯光掩映，就一直奔向那里。

不用说，为头的人是迫击炮丘照和王通两个，其他的人紧紧跟随。丘照一脚踢开房门，也不说话，举起斗大的拳头，见活的东西就打。果然不出周炳所料，这里的稽查只有七、八个人，有的躺着吸烟，有的站着说话，有的坐着赌钱。丘照和王通两个左一拳、右一掌，打歪了几个，一直走到墙边挂枪的架子旁边，老实不客气，动手就取枪。有两个身躯高大的稽查跳开来拦阻。周炳早就一步赶上，举起枪托，照头照脑地劈下去。陶华也顺手捞起一张条凳，使尽平生之力，朝另外那个稽查的天灵盖上砍下去。此外马明、关杰、邵煜、马有、胡树、胡松、区卓七个人，早就一拥上前，有的一个对一个，有的两个对一个，怒气冲天地和敌人肉搏起来。一时霹霹啪啪，砰砰嘭嘭，喊声大作，桌椅横飞；人们你撞击我，我掀倒你，你骑着我，我压着你，扭成一团，难解难分。这些稽查们平时骄横暴戾，对着有些逆来顺受、胆小怕事的老百姓，倒显得力大无穷，凶恶无比，如今碰上了这些从广州起义锻炼出来的英雄好汉，立刻就软了下来，一个个成了银样蜡枪头，全不中用。经过三、两下拳脚，五、几番较量，蛇冈下面这一窝毒蛇，个个脸肿唇

青，血流满面。有几个都已经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墙上挂着的煤油灯也悠悠晃晃，欲灭欲明。赤卫队员们越打越强，越战越勇，简直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样相，才肯罢手。有一个稽查看见大势已去，就长嚎一声，翻过窗户逃走，其他两三个人也跟着跳窗逃命。他们一面朝后门跑上蛇冈，一面高声喊叫：“快走哇！”

有人来踢窠哇！”稽查站长梁森正喝醉了，和衣倒在床上，忽然叫这种凄厉的喊声惊醒，连他的驳壳枪也找不着，就跳出房门，屁滚尿流地从后门窜上蛇冈。赤卫队员们提着马灯，亮着电筒，把在押的三个农民、两个农场工人释放了；又搜出了步枪、驳壳等长、短火器十几枝，有背一枝的，有背两枝的，有又背、又掖的，好不威武。最后，大家都说要斩草除根，就四处浇上煤油，一把火将稽查站点燃了。霎时间火焰四射，好象给观音菩萨生日送来了一盏大莲花灯一样。

那天晚上，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正躺在一张竹躺椅上，在院子里乘凉，忽然听到稽查站叫人捣毁，如今正起火焚烧的消息，不禁害怕得心胆碎裂，魂也掉了一半。他从竹躺椅中站起来，又跌倒在竹躺椅中，嘴里连声惊呼道：

“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 三十 有缘千里

到了八月中旬，胡杏的处境看来更加不妙。专员公署、县政府、法院、乡团都派人来过，明面说的是调查、调解，实地里都是威胁、恐吓，叫胡源不要打这官司，叫胡王氏明白这是“有抄家、没封诰”的事儿，叫胡杏乖乖地回去，不要顽强死赖，弄得到头来“拉了人，还要封艇”。胡杏早已立定心肠，倒也处之泰然。胡柳心疼妹妹，整天坐立不安。胡源老汉跟胡王氏商量，想求周炳再去找何家大少爷说情，好歹再宽个期限。周炳正犹豫不决，左邻右里、何四伯、胡八叔、三姑、六婶也来帮着央求，都说周炳曾经救他性命，他何大少爷再不是人，也不能不卖个面子。二叔公何不周那边每天早晚来催两次，象排了日课的一般。周炳没法儿，只得咬紧牙关，再进城去。那天中午，他走到广州大城里面的南海县衙门，一打听，说何局长今天在雅荷塘市隐诗社请客，没有回衙门来。周炳无奈，只得退了出来，沿着大市街朝东走，去找好呢，不去找好呢：一时决定不下来。正渺渺茫茫地走着，忽然看见二、三十步之外，有一个中等身材、三十岁上下的壮年男子，缓缓行走。他一眼望见这个人，心里就扑通跳了一下，纳闷儿道：“这是谁呀？看身形背影，这么熟悉！”那时太阳灿烂，暑气逼人，虽然行人众多，却看得十分清楚。那个壮年男子，头戴罗克式破草帽，身穿大反领衬衫，米黄色西装裤，白皮鞋，脚步十分稳重。后来，周炳从那稳重的步伐看出那个人的右腿微微有点破，觉着很象自己的二哥，广州起义以后就没见过面的周榕，那颗心就禁不住扑通、扑通乱跳起来。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他么？这是他么？他能回广州了么？”又走十几步，周炳仔细观察那个人的头形，那个人的发脚，那个人的后背，那个人两手摆动的姿势，差不多叫嚷起来道：“天啊！这就是他！这就是他！”周炳正想赶上前去相认，忽然发觉在十四、五步之

外，在他二哥和他之间，又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鬼鬼祟祟地行走。这个不伙子身体宽横象冬瓜，背驼胸陷象茄瓜，四肢粗短象节瓜，周炳定神一看，就认出他是出入西门口一带的无业流氓罗吉。原来这罗吉一向在三家巷鬼混，后来何守义进了芳村癫狂院，林开泰、郭标又各奔前程去了，他就在广州公安局找了一份小小的差事，当了一名“驳脚侦缉”，每天混一毛几分度日。今天他在西濠口人丛中发现了周炳的二哥周榕，认定这是一条大鱼，一直钉梢到这里。当下周炳在他们两个人后面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仙湖街。三个人越走越近，彼此的距离都不到两丈了。周炳看准罗吉是在跟踪自己的哥哥，不觉怒火烧心，晴天霹雳似地大喝一声：

“吠！站住！”

罗吉做贼心虚，听见吆喝，不敢动弹；周榕听见后面有人叫嚷，也停了下来。周炳飞步上前，拦住罗吉的去路，又举起斗大的拳头，在他脸上晃了两晃，问道：“你想怎样？”罗吉脸色苍白，两只绿幽幽的眼睛四下转动，说“炳哥，我走我的路，与你什么相干？”周炳说：“路多着呢，你都不走？”罗吉说：“我爱走这条路！”周炳说：“我不爱你走这条路！”罗吉说：“我非走……”周炳说：“我非不让……”说罢，把脚一顿，把巴掌一扬，罗吉知道这一关过不去，将身子一蹲，脚跟一拧，转身飞跑。两兄弟快活亲热地见了面，胳膊勾着胳膊，一面问短问长，一面向东南方向走去。来到永汉路，周榕低声告诉他兄弟道：“最近，咱红军占领了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胜利！如果湖南的工农民主政府巩固了，广东也不远了！准备好！迎接这一次最后的斗争！”周炳听了，当然十分高兴，又问了许多攻打长沙的情形，又问了许多长沙赤化以后的景象；还把第一赤卫队的事情告诉了他，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够集中待命。最后，周炳向他二哥提出要求道：

“二哥，不要走了，不要离开我们了！这三年来，我们直情是过着孤儿一般的生活！一会儿，以为找着了党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摸不着了。多么难堪的苦闷！你和我们联系！你给我们解决组织问题！你来指挥我们第一赤卫队！”

但是周榕平静地告诉他道：“我多愿意不走！——可是我今天晚上就得走！我没时间回家了，可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们？”周炳咬了咬嘴唇道：“我回去？我拿什么脸回去见他们？要是占领了广州，我就回去。”周榕笑了一笑道：“不要紧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你表姐区苏不久也搬回省城来住。我们在香港同居了。五个月前，她养了一个男孩子，胖得很。你找她，就能打听我的消息。”周炳十分高兴，使劲碰了二哥一下，说：“要是二嫂回来了，我一定回去！”说着、说着，两个人拐进珠光里，走进了他们三姨爹区华的皮鞋作坊里。大家热闹寒暄了一阵，周炳悄悄拿眼睛四围打量一下这使他留下许多甜蜜回忆的老地方。这地方跟三年以前，五年以前，不，就是十年以前，都多么相似！区华仍然坐在铁砧子后面，区杨氏仍然坐在缝纫机后面。墙上仍然挂满了牛皮、布襪、鞋楦、鞋面，地上仍然铺满了铁钉、碎皮、黄蜡、麻线。太阳仍然强烈地照在天井里，到处仍然充满了皮硝的气息。

只是这里没有了从前那种欢乐兴旺的情趣，显出冷冷清清的样子，这是第一件不同了。三姨区杨氏不再那么粗野泼辣、随意说笑，倒一直罗罗嗦嗦，埋怨他们不回广州，埋怨他们不记挂着爹娘，回头又反过来埋怨周炳好放区细单独回省城，——叫她白天、黑夜都担心害怕，不知道国民党会不会抓他，这是第二件不同了。三姨爹区华一见他们，就搔着那刚刚有几根花白

的短头发，大骂国民党道：“你们做得对！那些伤天害理的脚色不打倒，日子也没法过！不过我知道，光凭我也打不倒他们就是了！”这是第三件不同了。……正思忆着，区华、区杨氏看见又是亲姨甥上门，又是亲姑爷上厅，就都解下围裙，一个要去打酒，一个要去烧水，都走开了。这里，周榕问起震南村的情况，周炳把那些打乡公所，胡杏被赶，农场罢工，谭槟牺牲的谣言，后来何家又要人，西水成灾，巡视员李子木的下流行为，区细离队，南渡口抢粮，火烧稽查站等等十件大事，简单扼要地给他讲了一遍。周榕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听完了就说：

“你们这些事情，都干得很不坏，也可以说都很出色！这些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几个人，少数人的事情，对于革命不起什么作用。就拿你们抢粮、打稽查两件事来说，你们很勇敢。然而可惜得很，那只是个人的勇敢。光凭个人的勇敢，是办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你们救活了一村人，打掉了一个稽查站，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村子你们救不了，还有几十、几百个稽查站你们打不掉，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把一切斗争都转变为政治斗争。

只有占领了广州，夺取了政权，全省的工人、农民才能得救。其他一切都是没有用处的！”

周炳听了，也只是将信将疑，不加辩驳。他那么想着：“能够占领广州，夺取政权，解放全省的工人、农民，那敢情好！可怎么能够说挽救胡杏的生命，挽救全村人的生命，跟何应元、何不周、乡公所、稽查站这些东西做斗争，都不是政治斗争，都是个人的勇敢，都是没有用处的呢？——按这么说，区细、马有这两个人的意见倒反而是对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倒反而是错了。有这样的事么？”周榕看见他沉思着不做声，就以为他是同意了，也没有再往下说。不久，区杨氏泡好了茶，区华打来了酒，话头又转到香港的生活跟区苏怎么养孩子那方面去了。周炳本来要看看区细，等了这老半天，还不见他回来，加上心里搁着胡杏的事儿，坐不安稳，就站起身来，辞别了众人，走出珠光里，经地府学东街，一直向雅荷塘方向走去。……

这时候，在雅荷塘的市隐诗社里，何应元、何守仁两父子都在等着客人的光临。何应元躺在水榭西间一张酸枝躺椅上，两眼紧闭，嘴扭唇歪，阳光透过彩蓝色的嵌花玻璃，在他的脸上投下一片紫色的阴影。何守仁躺在对面一张酸枝躺椅上，知道他父亲如今正在生很大的气，便也一声不响。原来三天之前，市上有一种无聊小报，忽然派人送来一张清样，里面有一篇新闻，说将于某月某日发表，请他过目。这篇新闻详细叙述了何家如何撵走垂死的丫头胡杏，胡杏如何得庆复生，如何拒绝回何家，乡人们如何跟何家打官司，以后震南村发了西水，胡杏如何领头救济灾民，如何聚众抢粮，又如何纠集不逞之徒，放火焚烧震南公安稽查站等等，末了还极力渲染地说，目前囤积粮食的大户人人自危，纠纷正在继续扩大云云。不消说，这新闻是专门写给他何五爷看的。这样的手段，他何五爷不止懂得，还有得出卖呢！

当时他看了之后，气得浑身发抖，叫何守仁也来看。何守仁看了，看不出什么蹊跷。何五爷就训谕他道：“你怎么这样实心眼？他们把胡杏叫做丫头，不叫媳妇，这是攻击我们蓄婢！”

他们明说灾民抢粮，这是说我们非法囤积粮食！他们登载火烧稽查站，这是攻击公安稽查站没用，同时攻击我们勾结稽查，欺压乡民！——这还不是公然发我们的揭帖，数我们的十大罪状么！”何守仁听了，虽然有点佩服，却总是不太了然。何五爷又说：“看你这一团饭似的，你怎么当官儿来的！”



也罢，你拿去给你们县太爷看看，听听人家那些文案师爷怎么说的！”何守仁果然把清样拿回去给县长看了，又回家对何五爷说：“爹，你猜人家怎么说？”何五爷说，“他们本来可以打通市政府封了这家小报，可是他们一定不愿公然插手！”何守仁笑道：“妙极了！县长看了，屁也没放一个。县长夫人——我们亲家四姑娘却骂了我们一顿。”何子爷说，“嗯，她……她一个小姑娘人家，参与什么军机大事？”何守仁说，“她骂我们是封建余孽！她宣称她坚决反对封建、反对宗法、反对礼教！她表示她的同情一点也不在我们这边！爹，你看是庙、是土地堂！”何五爷说，“既不是庙，也不是土地堂。小雏鸡乱叫，让麻鹰跟她分辩去。”何守仁最后说：“那些文案师爷看了，只是简单明了地说：新闻固然不容登载，但是官了不如私了。”何五爷拍手笑道：“怎么样？看你糊涂到几时！我打了一张牌出去，人家打了一张牌回来。他们也知道这新闻厉害，就是不愿拉屎上身！”到这时候，何守仁才俯首无词，着实佩服了。后来何五爷还是花了两百块钱毫洋，把这段新闻买了下来，才算了事。不过事情虽然过去，只要一提起来，他还要生很大的气，抱怨宋以廉不讲交情，抱怨陈家的姑娘们标新立异，抱怨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天下午，客人还没有来，何五爷又在生着气，无法排遣，恰恰管账二叔公何不周撞了进来。何五爷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捱骂骨朵，登时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口大骂起来。这侄老爷骂那族叔光吃饭、不做事，毫无用处；又骂他辜负了那二百斤体重，光会睡觉，竟敌不过一个弱小女子；又骂他随口乱说，竟敢把家中丑事，任意向丧尽天良的新闻记者泄漏；又骂他戒备不严，竟把如许雪花白米，付之东流；甚至连乡长何奕，稽查站长梁森，都一个一个地骂得狗血淋头，不曾饶过。何不周只是当天发誓，说他不曾向任何记者泄漏过任何机密，其余的也就不敢辩驳。何五爷骂了半个时辰，觉得舒畅了一点儿，就站立起来，对何不周指示道：“你们只管闯祸吧，二叔，有我我来收拾。如今我又对那些党棍们说了：‘快把你们那些宝贝公安站、私安站给我收起来吧！我头疼够了！’后来我又另外找一些混蛋，跟他们要了一连军队。你看，真真正正的军队！我告诉他们：把连部放在蛇冈脚下，带一个排；另外一个排安在大帽冈上，专门对付那班农场流氓；还有一个排安在小帽冈上，专门对付那间洋学堂，——取了一个三角联防的阵势。你要把村子里的虚虚实实，全都告诉他们：你要加意小心，伺候他们；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他们如果要你的女儿，你就立刻打轿子！”何不周叫侄老爷骂得魂都掉了，哪里还敢张嘴？只见他诺诺连声，哈腰曲背地退去。二叔公走了之后，何守仁想说两句俏皮话，叫何五爷开开心，就自鸣得意地说道：“我好容易才想出一个主意，把市隐诗社改成市隐酒社，去掉了那些咬文嚼字的寒酸气；想不到爹、你更痛快，索性再把市隐酒社改成市隐兵社，在这里调兵遣将，布阵打仗呢！”何五爷仍然紧闭两眼，躺在酸枝躺椅上，好象听不出儿子所说的话，有什么很大的味道。

不久，花王兼门公姚满在水榭正厅外面对何守仁做手势，暗示外面又有人来找。何守仁踮起脚跟走了出去，过了木桥，来到园中凉亭下面，遇见了远道来访的周炳。何守仁也不将客人往里让，随便往石台旁边的石凳上一指，让他坐下，自己就地站着，和他说话。姚满从自己看花小屋里，拿粗瓦碗倒了一碗龙眼叶茶，捧出来放在客人面前。他对这位壮硕英俊的客人，忍不住看了两眼，又看两眼。何守仁也不顾有人在旁边，态度轻狂地说道：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有什么见教？”

周炳先是红着脸，不做声，后来又悄悄说道：“有点小事来求你。”

何守仁开怀大笑道：“是筹款演戏呢？还是恢复学籍呢？不要做难。大事、小事，全可以说。自己人用不着转弯抹角。”

俗语说：开口求人难。何况周炳又是从来不开口求人的，所以难上加难：竟是面红耳赤，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何守仁看见他这般模样，越发得意了，说：

“好，你不讲，我先问你：你知道我们乡间最近发生了暴民抢粮的事儿么？”看见周炳没有回答，他又问道：“你是否也参加了那种不轨行动？”

这乡村教师一辈子没说过谎，那冰盘大脸一直红到脖子根，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我应该对你说，我没有参加。”

何守仁不予深究地说：“你没有参加？那很好！原不该把别人拿血本赚来的粮食随便装走！我还以为你在乡下没有打够，一直打到广州来呢！”

周炳也有意甩开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说：“大哥，我来请求你，是另外一件事。我请求你对令尊翁、令寿堂说一说情，让胡杏在乡下再休养一个时候。……她刚好起来，还虚弱得很。……就是这样。别的……以后再说。我本来没有这个胆量，不过在东沙江边上，你说过，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只管找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也不知道周炳感觉到多么大的难堪，多么大的羞耻，多么大的屈辱，多么大的痛苦，一个出名的演员，竟变成结结巴巴，说起后来含糊不清的人。他的声音又越说越低，越说越弱，简直连侧耳倾听，也还是听不清楚。

看来何守仁是听清楚了。要不然，他不会那样不假思索，就果断地回答道：“什么？太凑巧了！你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你如果要我替你去死，你会发现那是太轻而易举了！可是胡杏这件事，那完全不一样！——她必须回来！她必须明天就回来！如果她考虑到她自己的终身幸福，她宁可今天晚上漏夜赶回来！——阿炳，你也知道，她是何家的人了。连你妈妈都不敢替她出头呢，你姓周的怎么倒替她讲起话来！”

说到这里，这酒社所请的一位客人来到了。这位客人年约五十，穿着慰劳纱长衫，样子很潇洒。周炳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过看见何守仁对他那股谦恭劲儿，料想他也就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何守仁跟那位客人揖揖让让地走进水榭之后，再也没有出来。周炳坐在凉亭石凳上等着，不知道他的话已经说完，还是没有说完；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出来，还是不再出来。不久，酒社的客人陆续来到。这里面，有自称野叟的大官儿，有自号居士的捧伶大舅，有不称民国年号的遗老、遗少，有在烟榻、妓馆归隐的墨客、骚人，他们经过周炳的身边，都拿怀疑的眼神打量着他。周炳实在受不了了，花王姚满也看出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请他离开凉亭，到自己那间看花小屋坐坐。周炳看见这老花王眉目之间有义气，就跟他回屋坐下，重新请教姓名。姚满再给他倒了一碗茶，诙谐地笑道：

“你问我的名字？什么名字不一样呢？我算是叫姚满。今年五十二了，还是光棍一条。

我一吃饭，全家都饱了；我一锁门，全家都出去了。我本来也有个爸爸，他是个花王。他把手艺传了给我，自己就死了。我也是个花王，可是后来跌伤了腰骨，不能干了。看来姚家这门手艺，不想往下传了！”

周炳看见这花王乐观练达，也就一五一十地把胡杏的不平身世告诉了他。又说如今官司没有着落，何家又逼着立刻要人，这小女孩子的命运还不

知道如何终结呢！一面说，一面愤慨，一面叹气。看得出来，姚满是受了感动。他也逐渐咬牙切齿，摩拳擦掌起来。听完之后，他眼圈红红地说：“唉，可怜！这么好的人才！这么重的折磨！”周炳也义愤填膺地说：“哼！可不是么！如果比起小杏子的险恶身世来，那泰山也只能算是平地！”姚老头儿深思熟虑地建议道：“她的处境是十分险恶。如今之计，她应当离开村子，到外面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不能呆在家里，让他们想宰就宰，想杀就杀！”周炳说，“是倒是。不过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躲到什么地方呢？”花王想了一想，就毅然说道：“我倒想助她一臂之力，我有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今年六十几了。他家住芳村，专靠收买破烂度日，也是光棍一条。他穷是穷，可穷得有志气。遇到别人有危难，他拼了命去替人出力，死也不悔。这人最妥！”周炳问道：“这叫什么名字？”姚满说，“他姓冯，叫冯敬义。”周炳惊叫起来道：“冯敬义？老相识了！他也救过我们的命。的确是一位高人！不过他一个单身老汉，忽然添了一个小姑娘，却是招人思疑。”花王摇头道：“你们早就相识，那太好了！也太巧了！你顾虑的也对，不过不要紧。在他的附近，还有一位专门收买酒楼菜脚的老妈妈，叫做洗大妈……”周炳跳起来，摇摆着葵扇大手道：“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洗大妈正是我的干妈！”姚满搔着头皮，忽然大笑起来道：“有这样的！我说来说去，说到你们一家子里面去了！哈、哈、哈、哈……”

### 三一 有人快活有人愁

一年之中，有不少的神诞节日，惟有这中秋节，能得胡王氏的欢心。她说：“穷人之家，那至亲骨肉，一生一世之中，能有几回团圆？”因此最看重这月儿团圆，人儿也团圆的中秋节。到了中秋节这一天，按照胡源老汉的意思，买一块猪肉，几斤田螺，洗几个芋头，煮一煮，炒一炒，蒸一蒸，拜拜神，叫胡树、胡松回来吃顿饭，也就过得去了。胡王氏不依。她为了表明这个中秋节不同往年的中秋节，如今胡家正是脱离灾难，骨肉团聚，非让大家欢欢喜喜地过一过不行，就要杀鸡、打酒，还要叫周炳也来高兴高兴。胡柳、胡杏自然悦意，连忙就扫地、擦蜘蛛网、洗刷桌椅。胡源看见胡王氏一辈子没有坚持过几件事，也就依了她，拿起瓶子到村西街市上打酒去。到了晚半天，周炳依时上胡家来。一进门，见里面的气象，干净整齐，和平常不大相同。胡源剃了头，很光鲜，脸上的皱纹也减少了，正坐在竹椅上抽生切烟，见了周炳就说：“你瞧他们那股劲儿！穷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愁眉苦脸的！”周炳十分乐意地点点头，往四周看，只见胡王氏梳得头光髻滑，满面春风，坐在矮凳上烧水做饭；胡树在矮方桌上摆筷子、碗；胡松蹲在地上吹火，他面前的黄泥风炉上，正熬着一锅东西，喷香、喷香的，咕噜咕噜响；胡柳、胡杏两姊妹，一会儿你躲在我后面，一会儿我躲在你后面，只管做鬼脸，只管嗤嗤地憨笑。周炳从来没见过她两人露出象今天这么调皮的样子，就把眼睛挪到别处。在祖宗神位前面的小茶几上，他看见分两盘摆着八个月饼。

这两斤月饼，是他送给老人家的，可是下面盛月饼的盘子，他却没见过。他走近细看，原来是用草编成的，上面有通花，有红花，有绿花。再一

细看，那五彩的花朵不是染的，却是用有颜色的草编的，手艺十分精巧。周炳赞不绝口，胡柳走过来了，说：“这是小杏子的拿手好戏。你抬起头看一看，还有好的呢！”胡杏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拿脚顿着地，娇憨地唔、唔地叫着道：

“不许说！不许说！你已经说出来了，坏了，坏了！”

周炳抬头一看，果然见祖宗神位上面，挂着一个六角高身、彩辫丝绦红灯笼，每一面红纸上，还镂刻出鲤鱼、蝠鼠、寿星、蟠桃等等吉祥物件，又用白纸托地，十分显眼。他伸手拨转灯笼，仔细辨认，竟认不出那是竹子织的，是柳枝绑的，是草梗编的，还是绒绒缠的，总之玲珑浮突，巧夺天工，叫人爱得不行。他看了又看，赞不绝口道：

“真是，把这灯笼点上蜡烛，竖在门口，一村子都光了呢！”

“你有这门手艺，怎么我十年都不知道？”

胡杏没有回答他的话，只对着胡柳报复地说：“你不给我瞞，我也不给你瞞！”说完，一把拉着周炳的大手，带他去看胡柳的剪纸。在大门旁边，胡杏的床头墙上，贴着一幅用白纸铰成的“薛礼叹月”；在神厅正面，胡源、胡王氏的床头板障上，贴着一幅用绿纸铰成的“太白追月”；在套间的木板门上，贴着一幅用红纸铰成的“嫦娥奔月”；在套间里面，胡柳的床头墙上，贴着一幅用黄纸铰成的“貂蝉拜月”。这里面有老、有嫩，有男、有女；又有庙宇、又有山水，又有仙境，又有人间；而又是一色的月夜景致，看来却各各不同。至于人物的神态装束，那更是维妙维肖，呼之欲出。最难得的是那手作的细致，真叫人不敢相信。有些笔划，细得就跟那头发丝的一般，别说拿剪刀去铰，就是使唤眼睛去看，也不容易看得清楚呢！周炳一路咂着嘴，拍着腿，把自己会说的赞叹话儿都一起说出来了，最后还加上说：

“怎么天下的聪明灵慧，全都给了胡家了！”

胡源从竹椅上站起来。丢了烟头，说：“你别把她们都奖坏了！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处？无非是弄着玩儿的。天下的聪明都给了我们，那倒不要紧；天下的灾难都给了我们，那就糟了！”胡王氏嫌胡源出口不吉利，就喝住他道：“少罗嗦了，你管你灌马尿去吧！”到一家人都围着矮方桌子坐好席，胡源举起小酒杯说：“来，灌马尿吧”的时候，胡柳那满月般的，柔媚端庄的古铜脸儿还没有红完呢。正在喝酒之间，天色慢慢地黑下来，胡柳放下筷子，点起了煤油灯。外面街头巷尾的孩子，已经亮了灯笼，开始剥芋头吃。他们一面点，一面剥，一面对刚升起的滚圆大月亮唱道：“八月十五竖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又唱道：“剥蟊、剥癩，剥了就好世界！”胡柳听了，就笑笑地问他小妹子道：“你听见他们唱的没有？你还记得么？你说，你算是快活的，算是愁的？”胡杏又露出调皮的神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快活。你才愁！”胡松把她的脑袋推了一下，说：“你到底怎么样？上不上芳村洗大妈家去躲几天？怕不怕何五爷黑心烂肝把你捉回去？”胡杏说：“不怕，不怕。”

说不怕，就不怕。我怕他——”话没说完，胡妈就打断她道：“不躲，不躲！躲什么？躲到哪儿去？”大家都拿眼睛望着她，她于是拿筷子在空中比画着，往下说道：

“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了又怎样？从今天起，咱们一家都团团圆圆地过日子，谁也不许走开！你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也给我死在这儿！一个小女孩子家，人生路不熟的，怎么能随便出门？他何家就是霸道，也断

断没有平白无故，上村、上门来抢人的！他就不怕上刀山，下油锅？”

胡杏也说：“我不怕他，就不用躲！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把我怎样！”

大家听见她娘儿俩这么坚心，也就不再说什么。惟有周炳喝了两盅酒，心里实在安静不下来。他看见她俩表现出对什么祸害临头，都全不惧怕的精神，心里又甜又乐，觉着这时候应该成人之美，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帮扶她俩一下才对。这样子，她俩就会神更旺，气更壮，不会觉着徬徨，觉着孤单。想到这里，他就喝了一口酒，指着胡杏，慷慨激昂地说道：

“既然如此，我来做担保！有我在，就有她在！”

胡杏听见那高大的、信得过的哥哥这么说，实在快活得没法儿。她觉着，既然一个这么英俊的汉子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她觉着，周炳象一座山一样挡住她，象一个海一样围住她。她觉着，从今以后，谁也不能够把她抢走，谁也不能够把她扔到那火炕里头去，谁也不能够把锁链套在她的脖子上。她觉着，从今以后，她春、夏、秋、冬都能够拿肩膀套着犁绳，拿脚趾勾着田土，犁田、插秧、车水、收割，自由自在地吃碗安乐饭。想到极乐处，她不由得歪起头，眯起眼，做了一个很少出现的，极其动人的媚笑。这个媚笑是这样的美，周炳瞅见了，也不由得不心花怒放，十分赞叹地叫了一声：

“呵！……”

随后又态度潇洒地喝了一盅，表示一言为定。胡杏见他又喝酒，也会了意，就想说句让他高兴的话，报答报答他。后来看见姐姐胡柳低着头，却不住地拿那长长的眼尾去膘周炳，这才想起来了。只见她调皮地挪动一下身子，又调皮地假咳了一声，才调皮地装成一副正经的样子，侃侃而谈道：

“有炳哥在，就有我在。这敢情好！可也得有家姐在，才有炳哥在呀！谁知道家姐能不能长在家？谁知道炳哥让不让她长在家？谁知道炳哥能不能卖个人情，就做个招郎入舍，——让她长在家？”

她这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胡柳都笑了。周炳也笑了。他心里极其中意听这些话，可是他的外表却装做发恼，站起身来，走到胡杏后面，弯下腰去，使唤金刚一般的大手罩住她的天灵盖，用那鼓锤蕉一般的五个手指抓她的脑壳，做为对她的大胆、放肆的惩罚，一直到胡杏唷、唷喊疼，百般告饶，才算罢手。吃过饭，胡树、胡松回农场去，周炳也跟他们一道去玩一玩，都走了。这里的人正在收拾东西，胡杏蹲在大门旁边洗碗，何娇却来了。

胡杏把刚才周炳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何娇。何娇单脚蹲在她身边，听完了，低着头说：“你们就好了！阿柳姐有了终身的依靠，你也有了人保护，不用发愁了。——只是我，还不知道怎样呢！”说完，拿手摸胡杏的乌黑油亮的头发，不胜羡慕之至。胡杏又好心、又正经地告诉她道：

“不，不是依靠。炳哥不喜欢这么说。他常常给人讲，要人家革命。他要人家一辈子革命，把敌人完全打倒。他时常说那句话：全靠自己救自己！……我已经不信神了，我已经学认字了，我已经决定要革命了！——你呢？”何娇听她这么说，又低着头深思，默然不语。

这时候，在大帽冈试验农场办事处前面的草坪上，第一赤卫队全班人马团团围坐着，一面赏月，一面聊天。草坪上坐满了农场工人，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人影儿在长老了的草叶上浮动，烟卷的火光星星点点地闪烁着，低沉的语声在夜露当中流窜着。他们故意选了一个僻静的角落，以便说话。

——其实这是用不着的。别人都给莫能够猜得出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因此既不去听他们，也不走过来打扰他们；而他们自己呢，却是气闷有余，开腔很少，对着这么一个凉快的秋夜，总觉着十分憋气，象在暑伏天的时候一样。回想起来，自从那回周炳从省城回来，把周榕所说的话对大家讲了，大家的情绪就是这样。只有马有一个人例外。马有一个人是一派。他听完了周炳的话，心里觉着一阵清凉，立刻接着发话道：“是不是？我说了的吧！我就知道咱们闹得不对！你们说我错了，我辩不过你们。难不成人家周家二哥也错了么？要知道，人家是共产党员呵！”确实的，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他们能和人家辩驳么？他们不能。可是要说他们干的事儿全不对：为拯救陶华跟何娇而打乡公所，为筹款料理胡杏的后事而发动农场罢工，为救济水灾难民而征收何福荫堂的粮食，为释放无辜的群众而惩罚震南公安稽查站，——要说这些都是个人的勇敢，都是没有用处的，他们却又不服气。这就不能不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极大的混乱。周炳经常对陶华、马明两个叹气道：“糟糕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头脑跟大家一样混乱！”马明好象要嘲笑自己似地说：“要是一样混乱，那倒好了！”陶华拍着多毛的手笑道：“对！只怕更加混乱！”今天晚上，马有并不因为鉴赏月色，就让大家清静一点。他见大家沉默，就挑战地说：

“唉，回想起来，区细也不是完全不对的！但愿我们没有冤枉好人！”

为了他这一句话，第一赤卫队登时分成了四派。第一派是丘照和王通。丘照说，“你马后炮算了吧！我不管个人勇敢、还是不勇敢，也不管什么有用、还是没有用。你要是说，不准打乡公所，不准农场工人罢工，不准没收何五爷的粮食，不准烧那鸡巴站的蛇羹，——我宁愿不去打广州！”王通立刻附和道：“就是这话！咱就是光棍不吃眼前亏！谁愿意当孬头的，谁就只管自己去当个够！”第二派是胡树、胡松和区卓。胡树说，“咱们打什么都得分个先后。咱们先打乡公所，再打何福荫堂，最后打稽查站，打完了这些，就去打广州。先讲个人的勇敢，再讲政治的勇敢！这有什么不好？咱们能看着陶大哥跟何娇受罪不救么？”胡松立刻接上说：“咱们能看着村子里饿死人不理么？”区卓跟胡松最为投契，也就立刻接上说：“咱们能看着他稽查站横地霸道、老百姓无辜受害不管么？”第三派是邵煜和关杰。邵煜说，“那些事情，做是要做的。可是咱们打了乡公所，打了何福荫堂，打了公安稽查站，人家又换来了军队，——咱们怎么办？还打不打？迫击炮说只要打这些，不打广州也行。那分明不对！”关杰也说：“对。事儿没有错。区细不对，还是他的不对。可是周家二哥不比区细，他说的话斤两不同，咱们也得好好儿仔细斟酌。”第四派是陶华，周炳和马明。为了避免在混乱之上再加混乱，他们自始自终，只是静静地深思着，一言不发。天空那个月亮尽管十分清朗，十分柔和，十分逗人，可是这些汉子们都把她忘了。

……

第二天早上，周炳起得稍为迟了一些。他用冷水冲了一个凉，精神颇为振作。回到房间，穿好衣服，忽然发见一位顺德阿姐，站在他的房门口。这位阿姐梳着长辫子，年纪在三十上下，五官端正，鼻子不高，眼睛略小，眼睛周围有一些雀斑，神态端庄而稳重。周炳看见她，一步跳到她跟前，紧紧抓住她的两手，双脚在地上蹦跳，久久不停。他的嘴也不停地叫唤着：“章虾大姐！章虾大姐！……”原来她就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香港洋务工人章虾，罢工结束以后转为沙面洋务工人，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又和黄群一道转去顺

德做缫丝女工的。周炳从上海回来之后，倒是看见了黄群几回，惟独她、却一次也没见过。这回忽然碰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所以高兴得双脚蹦跳，不能自持。章虾望着他，眼圈发红，说不出话，慢慢地就流下泪来。后来擦了擦眼泪，也不进房里去坐，就急急忙忙地站着告诉周炳道：

“快走！古滔约你在仙汾市娱乐街锦华洋货铺门口见面，现在！”

周炳不听还好，一听之后，更加瞠目结舌，惊喜欲狂。这古滔原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香港印刷工人，后来广州起义，也在普兴印刷厂做工的，多年不见了，如今忽然约他见面，其中必定大有缘故。他摇着章虾大姐的手，说：“你就不坐一坐么？”章虾说，“我还得赶回容奇，不坐了。”两人一道从震光小学走出来，沿路周炳把这几年的情形，给她讲了个大概。临分手的时候，两人依依不舍，看来真象一双亲姐弟。后来周炳又站在路边，望着章虾的背影，一直到她转了弯，望不见了，才甩开大步，直奔仙汾市而去。他走得真快，不久就进了仙汾市，转入娱乐街，一找，果然有间锦华洋货铺。门面不大，装璜布置，倒算可以，只是门口并没有人影儿。他在门口来回走了三遍，忽然洋货铺里面有一种熟悉的声音叫道：

“周炳！”

周炳一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再定神一看，原来柜台里面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沙面洋务工人洪伟。他年纪大约三十四、五，瘦削脸孔，一身买卖人打扮，和蔼热情地对门外的客人拱着手。周炳差一点儿失声嚷了出来。他一步跳进铺面，就要拉洪伟的手。洪伟保持着自己掌柜的身分，笑笑地招呼道：“要买什么东西么？”随后又低声加上道：“你得象个顾客的样子！”周炳没料到约好古滔，却见着洪伟，正想问个究竟，又不许他说话，还要他装个顾客的样子。他不知道这顾客该怎么个装法，只好两眼无神地望着玻璃货柜，心不在焉，很不痛快。忽然之间，他觉着有一个矮小的身影，从外面晃了进来，又听见一种清亮的嗓子高声叫道：

“掌柜的，有秃尾龙牌的毛巾没有？”

周炳顺着这熟悉的声音望去，却见一个身材矮小的汉子，年纪已经三十六、七，长脸上长着一个圆鼻子，工人打扮，风度沉实，正是古滔。他一把抓住古滔那沾满了黑色油墨的手，就要问短问长。古滔使劲捏了捏他的手，就放开了，说“这里不是倾谈的地方，跟我回外寓去。要记住，你是教书先生，我是印刷工人。……”周炳听他这么吩咐，就不再说话，默默无言地跟着他走了出去。他俩一前一后，一直走到汾江岸边一片木头房子前面，才停了下来。原来这一片木头房子，是一个工人住宅区。那些厂房住不下的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孩子，都集中居住在这里。古滔领着周炳，来到一间独门的木屋，有一个前厅，有一个后房的，推开大门，一面叫道：“来了，来了！”周炳不明白他跟谁说话，正在纳闷儿，忽然见后房走出一个比古滔年轻、个子更矮，可是比他宽横强健得多的男人来。这个人正是周炳盼望多时，可又遍找不获的共产党员，“研究家”洗鉴。周炳一步跳上去，两只碗口粗细的胳膊将洗鉴抱了起来，很久不肯放下。后来，他们三个人一齐动手做饭，一边做，一边谈。饭做好了，一齐动手吃饭，一边吃、一边谈。吃完了饭，古滔劝洗鉴睡一睡，他不肯，还是和他两人说话。谈到当前的形势，洗鉴沉着有力地告诉他们道：

“咱们的红军壮大了！咱们的苏区巩固了！咱们受了沉重的打击，咱们经历了重重的苦难，可是咱们到底站住了，站稳了。红军跟苏区，这是咱们

党的创造，这是咱们每个人的希望，——伟大的希望！”

他这样说的时侯，他的脑袋总是向上仰着，两眼熠熠闪光，给别人的感觉是强壮、有力，令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只是在提起谭槟的时候，他的倔强的头才搭拉下来了。他使唤一种不平常的低沉的声音向他们证实道：“组织上做了很详细的调查。结果是……没有别的可能……他牺牲了！那地点大概就在震南公安稽查站的范围以内。”过了一会儿，他又对周炳说：“你们打了那班乌龟王八，烧了那个狗窝，真是做得对，做得好。应该惩罚他们！”周炳听了，浑身是劲儿，对着洗鉴诉苦道：“可不！还有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呢，说我们这样做是个人的勇敢，没用呢！你看激死人，不激死人？我们这样做不对，又该怎么做才对？”往后他又把打乡公所，胡杏回家，农场罢工，有关谭槟的谣言，何家要人，西水成灾，李子木无耻，区细离队，南渡口抢粮，一直到火烧稽查站，都对洗鉴、古滔两人说了一遍，随后又谈了谈周榕的看法，和区细、马有两人的主张，最后他噘着嘴唇，又用两个手指揪着自己的下巴，说：“喏，你们瞧，这些事情哪件该办，哪件不该办，我们怎么知道？想问问你们，又怎么找得着你们！”洗鉴和古滔都同情地点着头，认为他们干得对。洗鉴又说：“这革命是千头万绪的事儿，谁说得那么准？你就是问我，我也回答不上。总之，大家商量，按众人的意见办就好。你二哥周榕所说，也是很有道理的，回头我们党内也来讨论讨论，再不然就提到金端同志那里去，请他来说。”周炳拿手板挡着眼睛道：“总之我是瞎子走路，一面走，一面打冷颤儿。迈出一步，还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迈。不走又不行，——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人呢！比方说胡杏的事儿吧，该叫她回三家巷去？该叫她到别处躲起来？还是该叫她留在家里？又比方踢蛇窝的时候，缴来了十几条枪，我们把它分散开，全埋在地里了。

这是做对了，还是没做对？……唉，这个世界太不简单了！革命，——它是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怎么做法才对呢？”洗鉴笑着接上说：

“所以一个人必须跟着党走。”

周炳象小孩子撒娇似地抓着洗鉴的手，顿着脚央求道：

“就这么办。一言为定！往后你直接领导我们。我们有事就来找你。”

洗鉴站起来，好象要找什么东西，走进后房去，一面走、一面说：

“这可不成。我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权力。组织上一定会安排的。你们应该谅解：组织上现在也处在困难境地呢！”

一会儿，洗鉴从后房走出来，将一枝曲尺手枪和一把子弹递给周炳道：“来，这是好东西，送给你。”周炳大喜过望，连忙双手接过来，摸弄了半天，才放进口袋里：一个口袋不合式，又换第二个口袋；上衣口袋不合式，又换裤子口袋；左边口袋不合式，又换右边口袋。……那天，一直谈到太阳西坠，周炳才起身告辞。洗鉴送到大门口，好意嘱咐道：“胡柳那姑娘不错。你们能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吧！”周炳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才说感激，到底惭愧，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 三二 凯旋



中秋节后的一个星期六，下了课，吃了午饭，周炳拿一条干毛巾缠在手腕上，步行回家。这次从省城，他有三个心愿。头一个，前年冬天，他从上海回到广州，曾经发过誓，说找不到共产党，绝不回家。如今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连金端也有了下落。他胜利了。胜利就应该凯旋。他也十分记挂着爸爸、妈妈、姐姐，想看看他们。第二个，他听说表姐区苏——不，应该叫二嫂区苏，已经从香港搬回三家巷来居住，连那个七个月大的小侄儿周贤也带回来了。他想看看他们，也想打问一下香港那边的情况。第三个——这是一个什么心愿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跟胡柳有关的么？好象是，又好象不是。是要宣布胡柳跟自己结婚么？好象是，又好象不是。是要征求妈妈、姐姐、嫂嫂的意见么？好象是，又好象不是。总之，他翻来复去地想着这些事情，在太阳偏西，爬上了墙头的时候，回到了三家巷。谁都想得到，他的突然出现，会给三家巷带来很大的震动；但是很少人想得到，这回的震动，比广州起义前他兄弟俩回家那次的震动还要大得多。第一个发现他的，凑巧又是他给她当过证人的、陈家最狡诈的使妈阿财。她一眼瞅见周炳，就使劲大嚷道：

“哎哟，秃尾龙回来了！秃尾龙拜山了！”

不久，三家巷的全体居民，不论男女老幼，都拥到周家那冷落的门庭来看希罕。陈家老太爷陈万利，老太太陈杨氏，大少爷陈文雄，大少奶周泉，小官仔陈国栋、陈国梁，使妈阿发、阿财、阿添，都来了。何家老太爷何应元，大奶奶何胡氏，二娘何白氏，三姐何杜氏，大少爷何守仁，大少奶陈文娣，小官仔何汝温，大小姐何守礼，使妈阿笑、阿兵、阿贵，也都来了。这一大堆客人一齐来临，把婆婆周杨氏和媳妇区苏忙得一仆、一骨碌的，连小把戏周贤躺在床上吼叫，都没人去抱。大家把周炳看了一顿，摸了一顿，问了一顿，才慢慢散去，各自发表议论。有人从这个方面说：“这出名的靓仔长得更加俊俏了！”有人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倔强的野牛长得更加雄伟，也更加倔强了！”但是大家都一致地认为：“这傻得离奇的傻小子长得越发傻了！”不然，为什么连上海也不住，却去住震南村？连高等人家的家庭教师也不当，却去当那掉在地上也没人拣的乡村教师？——这不是跟发达有冤，就一定是跟自在有仇了！……周杨氏懒得去听这些瞎三话四的议论。众人走了之后，她已经累得要死，却不肯坐下歇一歇，只顾围着周炳团团打转。她也象大家一样，把周炳看了一顿，摸了一顿，又问了一顿，好象他是个陌生人似的。她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哼，都已经三年了！也不回家来，叫我看一看！”有一回，周炳正准备解释两句，她忽然指着小儿子的脖子后面问道：

“怎么那个地方有一片血迹？”

周炳伸手摸了一下道：“多半是蚊子咬的。”

妈妈叹口气道：“瞎，都那么大了，还不会赶蚊子！把蚊子赶净，才放帐子嘛！我又不能跟在你身边，你自己又不赶快娶个人！”

周炳冲口而出地接上道：“我就要娶媳妇了。如今就是回来跟你们商量。”周杨氏这一乐，真是非同小可。她连忙抓住小儿儿子的大手，问是哪家姑娘，人品怎样。区苏听说，也抱了小把戏过来，一同盘问。周炳抱过周贤，细细地把胡柳的性格、手艺、相貌、为人，一件件对她们说。区苏听了，赞不绝口。周杨氏是见过她的，那颗心喜欢得就要跳了出来，可是脸上装做镇静道：“你喜欢了，娘没有不喜欢的。不过这样大事，该问问爹。也该听听

嫂嫂、姐姐，看她们怎么说。顶好还能对对年庚八字！”周炳不回答，只是抱着周贤，将他左看一看，右瞧一瞧，觉着他一会儿象二哥周榕，一会儿象大哥周金；一会儿象二嫂区苏，一会儿却又象表姐区桃。他爱这侄儿爱得不得了，就拿嘴巴上那几根稀疏胡子去戳他的小脸蛋。那小把戏把脸拧过来、拧过去，叫那几根软毛戳痛了，就呀呀地哭了起来。周杨氏心疼了，一把抢过小孙子，嘴里低声抱怨道：“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人家好好地，你又要撩人家！”周炳搓着两手道：“孙子嘛，有什么希罕的？将来你要多少，我给你送来多少！……”

晚上，周铁回来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一面喝酒，一面骂他心里不悦意的东西。他的身体还是那样又矮、又圆、又粗、又壮的，只是头发、胡子都白得多了，也稀得多了。他先骂周炳不安分守己，又骂周炳爱多管闲事。周炳懂得所谓不安分守己，就是离开上海，跑到震南村；所谓爱多管闲事，就是说他好参加广州起义。此外，他再也知道什么了。骂完了周炳，他跟着就骂起那官府，骂起那“刮民党”来。照例，他得挨着次序骂三件事：第一件，痛骂“刮民党”胡乱抓他去坐班房。第二件，痛骂“刮民党”屠杀了许许多多年纪轻轻、头发硬硬的青年男女。第三件，痛骂“刮民党”腐败无能，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官贼不分。

这天却巧，他正在骂着，舅舅杨志朴也来了。他一来是给隔壁陈家他大姐陈杨氏看病，二来是有意带着他的二小子杨承荣、三小子杨承远来看看表姐区苏，不想却意外碰上了周炳，不觉大喜过望，问了他外甥一阵子话，又一连喝了几盅。酒一到肚子里，话头就上来了，挨着那三件事，跟他二姐夫周铁你一句、我一句，骂得十分起劲，将那大姐陈杨氏等着他把脉的事儿，忘记得干干净净。两人此应彼和，十分投机地骂了一顿饭工夫，把从前讲过的话都重复讲了一遍，把所有该骂的地方也都骂过几回了，才转过了话题。那玩世不恭的老中医杨志朴选定了何家欺压胡杏这件事，就抹了抹那两撇仁丹胡子，说：

“自然，我不会象何五爷那样发达。可是要是我真象他那样发达了，我一定留一点后路。象胡杏这样的事情，只求个息事宁人，也就罢了。常言道，有风不可驶尽帆：你何家仗着刮民党的势子，又能仗得几天？”

那时他的二小子杨承荣年方十五，生得聪明伶俐，矮矮胖胖，相貌很象他那死去的大小子杨承辉，如今正在念中学二年级，坐在旁边听了周炳说何家怎样横蛮霸道，又听了父亲说何家不该仗势欺人，心中极为愤懑。刚才他父亲跟二姑爹周铁喝酒说话，他并没留心去听。

他一进门，就跑到神楼底里面去，把可以拿到手的书籍都拿了出来，一本一本本地翻。他很爱读书，可没有长性儿，很少读完一整本书的。后来听到胡杏的事儿，他眼睛虽然望着书，手里虽然还在翻动着，但是已经什么也看不进去了。他生着气，他很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周炳看出他的心事，就朝他点点头，又朝着杨志朴说：“这是你们老一趟子的人的想法。按我们年轻人说来，只有真理和非真理两面。”周铁对他摇头道：“你都恁大了，还不改一改？舅舅说话，你为什么要冲撞？”杨志朴大笑道：“他从小就是这样的！我不喜欢他跟我抬杠子，——可是我又喜欢他跟我抬杠子。他走的是直道，我们走的是曲道，还是他好！”不料杨承荣小小年纪，这时也坐在一旁开言道：

“不知道何家既然这样野蛮残暴，反复无常，连一点人性儿都没有，怎

么没有人起来革他的命！”

周铁一听，就拍手笑道：“好哇！舅舅你瞧，这还不是现眼报？一个不小心，你家里也长出一根直道来了！”

这时候，何家的小姑娘，也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今年才十三岁的何守礼，忽然从外面走进来，直挺挺地站在大家的面前。她听见了杨承荣说的话，心里明白那都是事实，但却又十分难过。她本是活泼热情的，这时突然楞住了，她本想邀杨承荣出门口玩儿的，这时突然不好开口了。杨志朴的三小子杨承远，年纪才六岁，这时正在一旁玩耍，看见何守礼就高兴地叫唤着：“表姐！表姐！跟我玩儿‘跳大海’去！”何守礼垂下头，眼里含着泪，轻轻牵了杨承远出去。过不多久，杨承荣觉着何守礼神情不对，也就跟着走了出来。何守礼跟杨承远并没有跳大海，而是打对面坐在枇杷树下的麻石长凳上，在下一种叫做“捉炮”的六子棋。杨承荣走到何守礼身边低声说：“你生了气么？”何守礼不睬他。他又低声辩白道：“我是照事实直说的。你看，事实就是那样！”何守礼早就知道这一点，因此也不睬他。他最后又低声解释道：“你看，我对你没使黑心！我说应该革你们的命，可又没认真动手去革！”何守礼自己倒也经常想过要革自己家庭的命，只是别人如果也那么说，她就不乐意。

因此，她还是不睬他。

当天晚上，周炳留在家里过夜。他睡在神楼底里面。那面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那样的熟悉，简直好像昨天晚上还在那里睡过的一般。可是说也奇怪，他躺在木板床上翻来复去，直到夜深人静，还啞是睡不着。他想起大哥周金……他想起表姐区桃……后来又想起二哥周榕……后来又想起陈家表妹陈文娣……最后他一骨碌坐了起来，自己对自己说：“生活呵，好复杂的生活呵！”这样子，睡意索性全部消退了。他披了衣服，走出门口，坐在那棵白兰树下面出神。白兰树长得结实粗壮，已经比枇杷树都高了。迟出的月亮把凄清欲滴的冷光洒在三家巷里，每一块白兰叶子都像打了蜡的一样。他坐了一会儿，觉着寂寞难堪，就转回神楼底去。回到房间里，又不想睡，就拧亮了电灯，动手找起区桃从前那张画象来。一直找到四更过后，快要五更了，还是找不到。他用手搔着自己的脑袋，将那发苦的香烟丢进痰盂里，自言自语道：

“你真是鬼灵精！这阵子你跑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早，何守仁就起来了。他洗刷干净，在头发上涂了许多蜡，又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准备吃了早饭，陪陈文娣出去游逛。但是陈文娣觉着头痛，不想出去，也不想起床。她把何守仁叫到床边，把这种情况告诉他。他站在床边，弯着腰，心里嘀咕着：“这才真是女人爱变卦！”但是嘴里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陈文娣把蚊帐口撩大了一点儿，眼睛直望着她丈夫的瘦脸盘问道：“怎么周炳在三家巷一露脸，你父子俩就那么杀气腾腾的？”何守仁油腔滑调地掩饰道：“我的尊贵的夫人，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相来？”说完就想走开。但是陈文娣把他喝住了。“站住！”她命令道：“你说实话！——如果你不想后悔！”何守仁没办法，只得招道：“这不关我的事儿。爹不知打哪里弄来了情报，说打乡公所，烧稽查站，告我们的状，抢我们的粮，都是周炳的主谋。这都是政治行动。依爹的意思，要通过兵兵司令部，取得政治的解决。”陈文娣生气了，咬牙切齿地说：

“放你们的屁！我不懂得你们的什么政治，我不问你们的什么政治，我

也不管你们的什么政治！你那些废话，就少拿到我面前来献！我老实告诉你：你要是还打算安宁过一辈子的话，你就别动周炳一根汗毛！”

何守仁撑开薄薄的眼皮望着陈文娣。他掂不准她的话的斤两，他看不清她这番话后面还有多少队伍，可是他当真害怕：陈家的人说话，从来没有白说的。于是他非常有教养地，低声下气地问道：“那么，我一向乐于服从的夫人，你要我怎么办呢？”陈文娣微笑道：“这才是呀。我给你一枝令箭，你去见你的爸爸，就说你反对他这么做。别说是我的意见。

理由呐，随你乱诌。”何守仁微微鞠躬道：“马丹，就这么办。”后来又加上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在他身上花那么多心思呢？”陈文娣朗声发笑道：“这已经超出你的职权范围了。

——况且又是一个老问题，已经说过一百遍了。你要知道，他是我们陈家的干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做丈夫的说“就算你的亲弟弟，你也犯不着这样替他保镳。”陈文娣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一面理着头发，一面宣言道：

“我本来不想说，你逼着我说：我喜欢他！我疼他！我惜他！我爱他！这就是一切！要不是他年纪太小，我们四姊妹本来会一齐嫁给他的！你知道什么？”

这时候，还说何守仁什么也不知道，那未免有点冤枉。他知道了，他明白了，他一面倒抽着凉气，一面鞠躬引退。他知道这时候再不走，下面还会有更加好听的。陈文娣见何守仁走了，就倒身再睡，一直睡到吃中饭才起来。胡乱吃过了中饭，就有许多人来看她的病。首先是周泉拖着大小子陈国栋，抱着二小子陈国梁来看姑奶奶。其次是区苏抱着周贤来看——怎么称呼好呢？——对，来看表姑奶奶吧。她们坐下不久，陈文娣也拖着刚刚会走的女儿李静来了。除了李静之外，她还带来了一个十岁刚出头的小姑娘。这小姑娘叫李为淑，是她的侄女儿，也是李民魁的大女儿。那李民魁虽然长得粗俗笨赘，但是他这大女儿却跟他完全相反，长得清格秀气，逗人喜欢。大家把她看了一顿，摸、捏了一顿，称赞了一顿。周泉忽然叹息道：“我们一个、一个地老了。这世界，又是他们这后一辈子的了！”陈文娣冷静地笑道：“那也看谁。象你弟弟，他就越长越年轻！”陈文娣附和道：“我总偏心我们三姑奶奶，她说话有准头。大嫂，你弟弟不止越长越年轻，还越长越漂亮呢！”区苏不知道那么些内幕，只是卖口乖地加上道：“可不是么！正是——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一个疤！”陈文娣瞪起眼珠说：“那也不一定。我们那个烂脏局长，他从小到大，都只是一个疤！”说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大吵、大嚷、大哭、大闹的声音，打破了她们的欢笑。

原来二娘房里的使妈，那最漂亮的阿苹，抱着何汝温在三姐房里玩耍，不知怎的，那六个月的小官忽然脸色发青，手脚乱动地哭闹起来。大奶奶何胡氏跑进三姐房里，一手抢了小官出来，抱回二娘何白氏房里，两个人攻守共盟，将三姐何杜氏破口大骂。又说出身不正的人一定乱伦，又说当过丫头的人惯使黑心，又说不知给小官吃了什么东西，又说不知小官身上有针没有。何杜氏不肯相让，就站在房门口跟她们对骂。骂一阵子，又走回房中，跟何守礼相对大哭。哭一阵子，又走出门口，跟大奶奶、二娘继续作战。……

陈文娣、周泉、区苏、陈文娣四个人听见这种事情，正在面面相觑，不知怎样收科，恰好周炳红光满面，精神奕奕地来找她们几个姐姐辞行，要

回震南村去。陈文娣很温和地对他说：“阿炳，我本来以为你完全不对。现在想起来，你也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你高低不肯盛在这三家巷里！”陈文娣冷静地加上说：“你住了这一宿，得到一些什么印象？”周炳把右手大拇指插在胸前第三个钮扣上面说：

“印象么？咱们三家巷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圣地，但是后来没有成了。现在是：腐败。肮脏。混乱。荒唐。感慨极深，不能忍耐！”

说完就掉头走了。区苏望着他的背影说：“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大脾气！”陈文娣叹口气说：“我懂得他。他是极其有性格的人。那正是他的动人之处！”周泉也学她二姑奶奶的样子叹口气说：“人到了火气全收，不声不响的时候，就跟那墙上的挂钟停了摆一样了！”

### 三三 佳期

四个月之后，又是腊尽春回的时候。那天是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的一月中，也是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九，——碰着这个月小，也就是除夕了。震光小学早已解了馆。周炳在一个课堂里召集了第一赤卫队的会议，给大家讲时事。他从古滔那里拿到了一种油印的小册子，就照那上面说的给大家讲。约莫早上九点钟，他就开始讲了。才讲了几句，就发现胡杏自动跑来，在课堂外面站着，又象要走，又象要进来。周炳一直往下讲，没有停顿，也没有招呼她，看她怎么样。谁知她逡巡了一下子，竟毅然跑进课堂里面，坐在远远的后面听。周炳心里高兴，也不管她，只继续讲。首先，他讲到今年一月一日，就是在半个月之前，江西、湖南、湖北苏区的红军活捉了国民党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围剿”。大家一听就欢欣鼓舞，哄堂大笑。周炳拿眼尾归一扫最后一排，见胡杏也噘着小嘴巴笑，后来觉着有人注意自己，又勉强忍住。其次，周炳又讲到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宣布了一种非法的法律，叫做“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按照这个法，他们喜欢抓谁就抓谁，喜欢关谁就关谁，喜欢杀谁就杀谁，一概不讲道理。大家听了，都义愤填膺。最后，周炳又报告了一段新闻，说在前几天，就是二月十日，国民党蒋介石又动员了二十个师以上的部队，兵力大约三、四十万人，以何应钦为总指挥，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重重包围的战术，举行了第二次的“围剿”。有些进到苏区里面的敌人，到处骚扰，破坏群众的春耕。他们抢牛、抢粮、报种籽，放马吃秧，放干田水，又加上拆烧民房，强奸妇女，真是无恶不作。大家听了，更是气破了肚皮，纷纷咒骂起来。区卓年纪虽小，却意气豪迈地说：

“看来这姓何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胡杏年纪也是最小，却也举起小拳头，咬牙切齿地声讨道：“打倒他！打倒他！”

这回讲的时事，大家都很满意，认为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又快、又真，又有东西、又有条理，既令人知道事情，听来有味，又令人大地打开了脑筋。讲完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钟的光景，大家纷纷散去，只有胡杏留下不走。

她跟着周炳回到了房间，周炳让她坐下，就问她道：

“怎么样，你问了姐姐没有？她答应跟我结婚么？”

胡杏先吐了吐小舌头，然后说：“问过了。她把我骂了一顿！”

周炳摊开两手道：“既然如此，那就算完了。”

胡杏更正道：“不，不！她只是轻轻地骂，很轻、很轻地骂。她骂了，就是她肯嫁了！”

——唉，你这个人真是……”

周炳又问道：“你姐姐说起我的时候，她是怎么说的？”

胡杏先紧闭着嘴唇，点着头，然后说：“家姐说：你那阵子痴、傻、蠢、直、这阵子横、蛮、韧、皮，十分讨人嫌！”

周炳叹口气道：“是不是？你瞧，她一点不喜欢我。”

胡杏不以为然，改正他道：“不对，不对！她说十分讨人嫌，就是说喜欢得不行了！——唉，你这个人真是……”

周炳最后问道：“她赞不赞成正月十五结婚？她赞不赞成行文明结婚礼？她赞不赞成先别通知广州？她赞不赞成把刚才那课堂改成礼堂？她赞不赞成把这房间布置成新房？”

胡杏看他有点着急，就更加调皮起来，先皱紧眉头，冷绷着脸，然后说：“都问过了。”

都问过了。家姐说：不要，不要，不要。她什么也不赞成，她什么也不知道！”

周炳露出失望的样子，摇头道：“这还是搞不成呀！这还是搞不成呀！”

胡杏顿脚道：“她说不要，不赞成，不知道，就是要，赞成，知道了！——唉，你这个人真是……真是……真是呀！”

周炳忽然从她那莲子脸儿上找到了一股调皮劲儿，觉着上了她的当，就伸出鼓锤蕉一般的五个大手指，要抓她的短发覆盖着的脑壳。她早知道周炳不怀好意，连碰都没让他碰着，一溜烟就跑掉了。

第二天是旧历大年初一，大家欢天喜地过了一个年。胡柳因为好日子已经一天比一天近了，更是喜上加喜，除了剪这、剪那，缝这、缝那之外，暗中也在清理清理，拾掇拾掇。到了第三天，年初二，震南试验农场也仿照商场的惯例，请那百儿八十个农场工人吃了一顿“开年饭”。原来广州大城的一般商店字号，都有这样一种习惯：当年伙计是留用，还是辞退，要在年初二中午吃完开年饭以后决定，宣布。这顿饭虽说也有鸡、鸭、鱼、肉，可是当伙计的都提心吊胆，食不下咽。那当老板的却神气活现，亲自让菜。这让菜，也大有文章：如果让给你一块鸡骨头，嘴里再骂你一顿，那就算恭喜，你不用发愁，是留你了；如果让给你一块鸡腿，嘴里再恭维你几句，那你吃过饭就该卷铺盖，到帐房去算帐，是辞你了。吃这顿饭，就叫做吃“无情鸡”。大革命的时候，这种随便解雇工人的陋习，已经取消。可是大革命失败以后，资本家这种权力又恢复了。当下那八、九十个农场工人，听说农场经理郭寿年要请吃“无情鸡”，都心神不定，议论纷纷。第一赤卫队的队员们因为经常闹事，自己也觉着岌岌可危。倒是没想到吃饭之后，郭经理只把众人大骂了一顿，无非姓张的如何懒散，姓王的如何牛精，此外却也没说什么，就散了席。一场虚惊，到那时候才算平安度过。马明喝了一头的酒，下到村子里，在螺冲的边上闲串着门子。他在震南村里，人缘极好。平时人家一看见这高大壮健的年轻人，就要拉他坐下倾谈。开头都管他叫“打铁仔”，往后又管他叫“军师”、“孔明”。连村中的大姑娘，象何好、胡执等辈，都半羞半喜

地和他斗斗口角，开开玩笑。这天，他先上何四伯家里，随便闲聊道：“你看胡杏多可怜，连过个年也不得安生！郭标那狗日的一天上门三趟，催着要人。也不知你家那何福荫堂要横行到几时！”何四伯说，“是呀，想起小杏子，真叫人心疼！她要是落在帝王之家，你怕还不是个绝代公主？可惜她落在孱头胡源家里，怎么不多灾多难！”马明说，“老伯，你辈分高、人望重，你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别人不能不惧你几分！”何四伯说，“好。要我说话的时候，我一定挺起腰杆站出来！”马明见谈得投机，顺便就告诉他道：“四伯，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约莫一个半月以前，江西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国民党的总指挥张辉瓒抓了，割下脑袋，搁在一只小艇上，顺着水放下来。许多人都这么说：“何四伯拍掌道：“快哉！快哉！我早知道他们能打！那时候打陈炯明、打刘、杨，打吴佩孚，不是他们、谁能打？”马明接着又说：“可是蒋介石又要搞第二次送死，如今正在打呢！他又搞出一套什么紧急治罪法，象你、我这样的人，他想杀谁就杀谁！”何四伯拿脚顿地道：“畜生！可恶！可恶！”后来，马明又闲串了胡八叔、三姑、六婶、何勤、何俭以及何好、胡执许多兄弟姊妹的家里，都说了差不多一样的话。队长陶华一听，大叫使得，就趁过年歇工之便，分散人马，多找平素走得拢的，谈得来的，一家一家地串门拜年。不消几天工夫，家家谈胡杏，户户谈红军，把蒋介石严密封锁的军事失败的消息，尽量散播，闹得人人交头接耳，满村都是风雨。

到了初七、八日那天半前晌光景，事情就发生了。胡源正上街市，胡树、胡松照样出去串门，家中只剩下胡王氏、胡柳、胡杏母女三人。给何福荫堂管账何不周当跑腿的郭标按照向来的姿势，大甩着手，一跳一拐地走着路，带了乡公所的四名团丁来到了胡家门口，找胡源说话。胡源不在，他就对胡王氏说，何家二少爷已经出院回家，要胡杏立刻回去伺候；又说船在南渡口，已经准备好，立刻就要动身；又说不能等胡杏吃中饭，立刻就要出门；总之，他一连说了三个“立刻”，最后还大叫大嚷道：“嗨！正是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胡王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着，诉着，哀求着，毫无效果，就点起香来，不停地往天神香炉添香。郭标带领四名团丁，进了堂屋。他气势汹汹，两手插腰，站在堂屋正中。四名团丁有坐在矮凳上的，有蹲在地上的，有拿手指在泥地堂上画道道的，有拿生切烟包出来卷着的，都神情呆钝，毫无生气。胡杏躲在后房里，浑身哆嗦，不敢出来。胡柳见事情急了，就安慰妹妹几句，随后就一步跳出堂屋，对那些人说：“当家的不在，你们先出去。有事等一会儿来谈！”那些人不睬她。她生气了，瞪圆了一双水汪汪、亮晶晶的大眼睛，指着破大门命令道：“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那些人听见她口出大言，不免一齐拿眼睛厉了她一下，仍然没有动弹。胡柳气极了，她穿过人堆，冲出巷外，使唤了全部的气力，大声叫嚷道：

“抢人哪！抢人哪！大家快来呀！大家快来呀！救命呀！”

救命呀！”

左邻右里听见是胡柳的喊声，大人小孩一齐跑了出来，霎时间，胡家门口挤满了人，高高矮矮的，足有一百多。胡柳讲明情由，大家鼓噪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都谴责何福荫堂不讲道理。那四个团丁之中，多半是在乡公所捱过揍的，知道这左近的农民厉害，如今见势头不对，有的就想推卸责任道：“我们也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公事公办，不得自来。”另外的就说：

“上面叫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谁知道谁对、谁不对呢！”郭标也趁风扯犊道：“是呀，是呀！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可也不关你们的事儿呀！自古道：清官难审家庭案。——你们何苦要强出头？”胡柳立刻驳斥他道：“胡说！你不讲道理，谁都能管！”郭标扭歪嘴唇说：“我怎么不讲道理？”胡柳举起菜刀，拍在砧板上，怒气冲天地说：

“妹妹临死，你把她送回家里的时候，你没说过‘一刀两断’么？死了的，你们不要；活了的，你们就要！这还讲什么道理？”

胡柳的话登时得到大家的附和，都说受欺负的人有理儿。郭标也明知理亏，就想法儿抵赖道：“这不能怪我。冤有头，债有主，寻不上我的事儿！”一个叫做三姑的妇人堵他的嘴道：“你别赖！到底一刀两断这句话儿，是人说的？是狗说的？”郭标没法，只得承认道：“话是我说的。可那有什么法儿呢？我不过传人家的话儿。人家改了口，我有什么法子？”另外一个叫做六婶的妇人钉着他骂道：“你算一个人？还算一只狗？”郭标叫逼得没地方退步，就跳起来说：“好，好。你们骂人！你们骂人！”何四伯排开众人，走到门前，对堂屋里面说：“姓郭的，既是不关你的事儿，你回去吧！——省得惹恼了众人，给你一个不好看！”胡八叔在人丛中使唤威武的嗓音吆喝道：“给我揍！揍那小兔子！”听胡八叔这么一挑，有十来个后生仔就磨拳擦掌，应声咋呼起来。郭标一瞧这势头不对，就把手一招，对四个团丁说“走！我们犯不着多费唇舌。我们回去给二叔公报告去！”众人嘿、嘿笑着给他们让开一条很窄、很窄的小路，这几个灰溜溜的角色就侧着身子，夹着尾巴跑了。众人慢慢地也各自散了。胡家母女三人正在透一口大气，却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源老汉叫人用一块门板从街市上抬回来了。原来他叫几个彪形大汉打得遍体鳞伤，昏了过去三次，险些儿丧了老命。可那几个彪形大汉是谁呢？莫说胡源老汉认不得，就是街市上的雇工、伙计，也都认不得。有人说是从小帽冈的驻军那儿来的，有人说是从仙汾市的保安队那里来的，各执一词，不相上下。至于为了什么缘故，要毒打胡源老汉呢，那就更加没人知道。甚至连胡源老汉自己，也是说不清楚。据后来他自己追忆，那几条大汉好象只问了问姓名，就动手打他，根本没说理由。看见这种情形，胡王氏又只顾点起香来，往天神香炉上添。胡柳、胡杏两姊妹坐在一旁，激得都呆了，连哭也哭不出来。又幸亏何四伯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半杯跌打药酒，叫胡源老汉喝了，才慢慢醒定过来。他一睁开眼睛，就抓住何四伯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报、应。报……应。也不知、我争了、谁的，也不知、我欠了、谁的！”

何四伯也把这里的情形：郭标如何带了四个团丁来要人；胡柳如何惊动了众人，据理力争；最后，众人如何激起义愤，把他们挡了回去；都大概说了一遍。胡源听着，一言不发。

等何四伯走了，他才把胡王氏、胡柳、胡杏叫到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这就是，就是，报、应，报……应。不是么？咱欠他，咱欠他何、家的……是欠了……还、还、还给吧！小杏子，你……回、回、回到……他家住吧！”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胡杏觉着自己连累爸爸受了苦，就用手捂着脸，心中十分悲切。

她想说：“这是什么人世？自己活来做什么？不如硬顶着回去，看他何



家能把我宰了？蒸了？煮了？还是磨成面面了？”胡王氏跟胡柳泣不成声，只是掉泪。

胡源又自嗟自叹地说：

“唉！天意呀，天意！东家——就是鬼神莫测，跟老天爷一模一样！我要什么？我想什么？我瞎张罗什么？一把米，半碗茶，——做到死，心也足了！”

这一天，胡家沉沉闷闷地过了一天。没有人愿意说话，也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什么话。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周炳听见出了事，连忙赶来探问的时候，才炸开了这种可怕的沉闷。他听完了所有的情由，就把矮方桌子一拍，使唤深沉有力的嗓音说：

“这些人，咱们见过！就他们有拳头，咱们没有拳头？叫我出去访一访，访出了根芽，咱们揍他！至于小杏子，不用管他们那一套！看他们还为何什么能耐！咱们人多势众，怕他们什么！”

听完了他这一番话，胡王氏、胡柳、胡杏一齐放声大哭起来，好象受过委屈的孩子一下子看见了亲人的一般。胡源就在堂屋正面的床铺上辗转呻吟，十分痛楚。后来，胡柳走进后房，挛在床上痛哭。周炳跟着走进去，安慰了她几句，自己也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周炳就轻轻趴在胡柳身上，抱着胡柳吻了又吻，亲了又亲。他的眼泪滴在胡柳的脸上，胡柳的眼泪也沾在他的脸上。两个人抱得紧紧地，又是疼惜，又是怜爱，又是愤恨，又是悲伤，回旋冲激，辨不清是什么滋味儿。这阵子，周炳觉着他最热烈地爱着胡柳，胡柳也觉着她最热烈地爱着周炳，——两个人几乎同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再过一个星期，他俩就要结婚。想起了这件事，两人的心里同时象刀撬一样地绞痛。胡柳举起手来，一面轻轻摸周炳的前额，一面说：

“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怎么好办喜事？”

周炳也轻轻摸胡柳那长长的，向上弯的眼尾，说：

“对，对，你说得对。我们改期吧！”

胡柳问道：“改到什么时候呢？”

周炳想了一想，就低声说：“改到打进广州城那天吧！”

胡柳发誓道：“对，对。不打进广州城，我们不提那件事儿！”

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把他们的新春人日搞得乌烟瘴气，同时也把他们的洞房花烛搞得无影无踪。……

### 三四 大展鸿图

三月有一天，太阳晒得红通通的，万物都在那里争妍斗丽。研究家洗鉴领着一个服装奇特，背脊微弯，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四、五十岁的人，到了芳村，经过吉祥果围，走进市头后面洗大妈所住的竹寮里。洗大妈正在挑起箩筐，准备上街，见堂侄儿来了，好不欢喜，连忙放下箩筐，又让坐，又倒茶，又问这，又问那。可是看见洗鉴后面站着的那个高大男人，她心里十分纳闷儿，不知道是什么人，该怎么称呼，该怎么招待。瞧那人的容貌：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颧骨，一排“哨牙”露出唇外，分明是个广东人的样子。可是广东人哪有穿那种衣服的呢？一件深灰布长衫，一条黑布唐装裤子，一对

深口双梁布鞋，这又分明是个外江佬。他一开口，就说：“洗大嫂，你好么？你还记得我不记得呀？”听来不但是个熟人，而且是道地的香山口音。这时候，洗大妈已经记起这是个熟人了，可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洗鉴见堂婶子为难，就提醒她道：“中队长呀！咱们的中队长呀！你怎么倒忘了？”洗大妈拍着自己的天堂说：“是了，是了。你看我多不中用！麦大哥嘛！才三，四年不见嘛！”麦荣笑道：“大嫂，你大概也五十了吧？好精神！”洗大妈说：“还五十？早出头了！”麦荣叹口气道：

“你看你多好！白头发都没有一根。我的牙齿都动了，头发差不多掉光了！”

洗大妈踌躇了一下，说：“你这几年在哪里发财呀？”

洗鉴纠正她道：“大婶，我们不兴说发财。”

洗大妈逞能地说：“知道！谁不知道？周家我那些好干儿子早就对我说过了！——可是你叫我怎么说呢？说什么才好呢？”

麦荣又笑道：“不要紧。不是发财，也很象发财。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整整吃了三年的‘太平粮’！不过‘发财’这两个字，我们那里不说，是忌讳的。”随后就在洗鉴旁边坐下来，把过去三年的监狱生活一五一十、详细地说给洗大妈听。洗大妈听了，又是惋惜，又是痛恨，说：“从前坐监的尽是坏人，如今坐监的尽是你们这些人！他老蒋这样子就能保住天下？我不信！”这样说的时侯，她的外表朴实无华，她的眼睛诚实无欺，表示她不是随意应酬，而是真正的不信。正谈论着，古滔和章虾领头，洪伟和黄群随后，一对、一对地走了进来。看样子，这几年来，他们跟麦荣分手以后，今天也还是第一次见面。大家使劲地握着手，好象彼此永远不会放开。古滔和洪伟抱着麦荣，差不多把他抬了起来。同时几个人嘴里叫着，嚷着，笑着，闹着，也听不清谁跟谁说了些什么话。乱了一阵子，大家才静下来，找一些矮凳、竹椅、木桩、砖块一一坐好，听麦荣继续往下说。一直到半前晌，麦荣才把个大概讲完了，最后结束道：“你们看他们是帝国主义、不是帝国主义？我什么也没有讲出来，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不在乎。他们一没有供词，二没有凭据，三没有证人，却一样可以判我三年！”大家又愤愤不平地把帝国主义者骂了一顿，才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古滔平素老实，这时却抢先开口道：

“洗大妈，刚才你光顾得生气，却忘了招呼你的新外甥女婿了。”

说完，拿手把洪伟一指，洪伟的脸马上红了一块。原来洪伟最近和黄群结了婚，还没告诉洗大妈呢。洗大妈正在愕然，黄群就指着古滔强辩道：

“别听他的，表舅母。他和虾姐结了婚是真！”

大家乐了一阵子。洗大妈更加愕然，听不明白。原来古滔和章虾最近也结了婚，她自然更无法知道。后来，她弄清楚了他们四个果然是两对新婚夫妇，就合起掌来，笑得闭不拢嘴，说：“这太好了！这敢情十分太好了！就是跟菩萨许愿也不过这样。真是万事胜意——想什么，得什么！什么时候给姜醋我吃？”章虾和黄群正在难为情，洗鉴出来给她们解围道：

“大婶子，你也太性急了！人们才过的门，你就要吃姜醋，那成话么？”后来他一转就转到正经事儿上，说：“时候也不早了，带我们去找那个人吧！”

这回洗大妈一听就明白了。她知道她堂侄儿所说的“那个人”，就是不久来到芳村的上海人金端同志。她拿眼睛环视了大家一遍，好象怀疑是否所有的人都要一道去。后来看见所有的人都露出坚决的神态，她也就不说什

么了。眨眼之间，她领着大家出了门，穿过一片菜地，一片杨桃林子，不过五、六丈远，来到了另外一间竹寮门口。这间竹寮跟洗大妈所住的竹寮样子差不多，只是门口的一边，斜放着一张破烂不堪的竹床；门口的另一边，放着一只破水缸，水缸里面种着几棵“一品红”，却是别的竹寮所没有的。洗大妈轻轻喊了一声：“冯大爹！”里面那个收买破烂的冯敬义就把一颗雪白的脑袋伸了出来，见是洗大妈带了众人来，虽然一个也不相识，也就往里面让坐。洗大妈说明了原委，就向大家交代道：“你们要找金先生，他会带你们去。我也不知道金先生住什么地方。我们是一手交一手，一站管一站。我走了。我该上街了。”这里冯敬义也不问大家的姓名，就挑起竹箩，锁上大门，领着大家往东南方向走。快走到“大冲口”的地方，大家看见了一幢房屋。这种房屋，外面看来很象一座高大的砖墙平房，其实里面是一楼一底。房东是个老太婆，儿子在“暹罗”做工，家里没有别的人。她自己住了楼下，楼上完全空搁着。冯敬义去商量租房子的時候，老太婆说儿子早晚就要回家，不肯出租；又说如果他的朋友一时找不着房子，就借住几天也行，房租不收，也不用惊动警察局。金端听说不用惊动警察局，不用找铺保办入伙手续等等，也就十分高兴，随即搬进那幢房屋的楼上居住。当下众人只说来做绸缎生意的，见过房东，上了楼，会见了金端。冯敬义也自己挑起竹箩走了。这楼上的家俬陈设，虽然简陋，倒是干净整齐，样样现成。金端看来瘦了一些，腮骨也大了一些，但是态度镇静，精神饱满，说话还是那股热情乐观劲儿。他跟每个人握过手，又和每个人说起广州话来。他问大家这几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遭遇了一些什么困难，又问起过去大家相识的一些人，情意十分恳切。后来麦荣拿出一张小纸头，递了给金端，等他看完了，又加上说：

“他们经过考虑，认为我不去香港较好，我就直接来了。”

金端点点头，又很注意地听麦荣讲那三年监牢生活的经过。麦荣讲完了，洗鉴接着又讲广东这方面的情况。金端抽着香烟，默默地听着，没有说一句话。整个房间的空气是又严肃、又紧张的，还带着点神秘的色彩。金端听完了洗鉴的话，看见古滔、章虾和洪伟、黄群两对儿都挺直腰杆坐着，十分拘束，就用广州口音说起上海话来道：

“哪能啦？依四家头……蜜月过得好哇？”

古滔和洪伟听懂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章虾和黄群没听懂，但是也会意了，脸蛋登时绯红。大家都松动了一点儿。洗鉴低声对他的表妹黄群说：“咱们结婚也是为了革命，养孩子也是为了革命，有什么好羞的？”黄群只对他做了一个鬼脸儿。过了一会儿，金端又开言道：

“目前咱们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把‘鸿发绸缎庄’办起来！一定要叫反革命分子看见咱们，就象看见真的买卖人一样。古滔同志，你来管账；洪伟同志，你来跑街；章虾同志和黄群同志，你们管做饭、打扫和茶水。咱们有了这个机关，就能把所有的组织联系起来，把所有的同志团结起来，团结得象钢筋水门汀一样牢固。”

大家都叫金端所设想的美丽远景迷住了，兴奋地静默着。联系，团结，这是几年来多么缺乏的东西呵！洗鉴头脑冷静，想了一想，就说：“这样安排很不错。可是你跟麦荣大叔又做什么呢？”金端点头笑道：“想得对。我的意思，这司理的职位，非他担当不可。”大家都赞成麦荣当司理。金端又问道：“你们看我当什么好？”黄群抢着说：“麦荣当司理，你就当经理。你是老板。”章虾沉静地驳她道：“不对。要是老板，就该当董事长。大资本家

都当董事长的！”金端给大家解说道：“那就不合式了。当了老板，要整天见人，不合我的身分。我要经常跑上海、香港，又要少露面，顶好是当个买手。”大家这才明白，金端当进货手最合式。后来金端又吩咐黄群，好生央求她妈妈黄五婶出面做中人，在西关找一间体面的房子做铺址；还吩咐古滔、洪伟、章虾，铺里一切生财器物，都要挑选象样儿的；开张那天，要办两桌喜酒，搞些客人来庆贺，务必铺排得跟真的一样。安排已定，金端最后又鼓励大家道：

“国民党以为咱们倒下了，可是咱们又站起来了！那些无耻的叛徒以为革命完结了，可是革命离成功更近了！现在的问题是：咱们敢不敢胜利！胜利，它总是突如其来。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只要时机成熟，一个命令，一个信号，一个暴动，——你们说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胜利！”

金端把大家的情绪鼓动得那样激昂，以致章虾和黄群临走的时候，都浑身哆嗦，只想飞出街外，不愿一步、一步下楼梯。黄群回家，果然跟妈妈黄五婶说了。黄五婶一口答应，放下纸盒活儿，一连奔走了三天，果然找到了一幢高大的水磨青砖庄口房屋，地点又好，座落在纱绸业集中点的“第八甫”附近，从她所住的志公巷走过去，转眼就到。古滔、章虾和洪伟、黄群两对儿又忙着购买采办，不消几天工夫，早已一应俱全。麦荣检点了一下，觉着十分满意。到了鸿发绸缎庄开张那一天，那幢三边过、三进深的大房子到处油漆粉刷，焕然一新。头厅里灯火辉煌，陈设华贵，正中摆着两桌喜酒，墙壁上挂着“大展鸿图”的巨幅喜幛，人来人往，象煞有介事。二进左边住着古滔夫妇，右边住着跑街洪伟夫妇；三进里面，左边是司理麦荣的房间，右边是客房，——目前暂时让买手金端住着。大家在对外周旋的时候，都改用了另外一些应时的官名、别字、外号，可是自己人在一起，依然用原来的姓名称呼。这天打太阳偏西的时候起，宾客就陆续地来了。最先到的，自然是黄群的妈妈黄五婶；其次是何锦烈士夫妇的老母亲何老太，今年已经七十一岁，精神奕奕，带着六岁的孙子何多多，还有几个六、七岁，八、九岁的革命孤儿；又其次是程仁烈士夫妇的老母亲程大妈，今年也快六十了，带着跟何多多一般大小的孙子程德；最后，震南村的乡村教师周炳也依约前来了。金端、麦荣、洗鉴这些人和大家一个个见过面，一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济济一堂，好不热闹。何老太在这里，年纪最大，身分极尊，大家都围住她，和她说话，奉承她，逗她欢喜。周炳告诉麦荣，自己怎样在上海寅丰搪瓷厂门口看见他，怎样叫警察阻拦着不得见面，以后又怎样思想他、惦念他。谈话中又说起金鑫里张子豪家的江妈和春兰，周炳就打听江妈的儿子江炳的下落，问麦荣是否认得他，是否见过他。麦荣竖起大拇指道：“熟极了！怎么不认得？热情，勇敢，坚定，一个好后生！可惜我出狱的时候，他还没释放呢。”

这几年，咱们党是非常艰苦的，好在有江炳这样的青年人，也有你和你们一班这样的青年人，咱们再难也不怕，反动派再凶也不中用！”

说得周炳默默点头，怪不好意思。后来金端又走过来和周炳拉话。他们谈起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那桩快事，你推我、我打你地笑做一团。笑声才歇，金端忽然严肃起来，对周炳提起一个问题道：

“洗鉴跟我谈过你们的情况，也谈过你哥哥周榕的看法。不成问题，老弟，你们干得对，干得出色。你们享有我的最充分的支持。你们的所作所为，我看既是个人的勇敢，也是革命的勇敢。那里面自然有些不是政治的行动，

但是也有些本身就是直接的政治行动。整个说来，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自然咯，如果你们只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那是不够的，不能成大事的。你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也对人民大众进行教育，带领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一点，咱们往后再仔细研究。我倒是觉着，你们过于暴露了。为了马上夺取政权，你们应该避免牺牲，保存力量，以便‘做一次最后的斗争’！不会太久了，是么？”

这一番话说到周炳的心里头去了。他只觉着心里又甜、又痒，不免连连点头，十分钦佩。他钦佩金端说话的整齐严密，也钦佩金端语气的果敢决断。不会太久了，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后来冼鉴又走过来，手指缝里夹着香烟，跟金端谈起冯斗正在运送一批枪枝的事儿。他说冯斗运送的这批枪枝，必须经过南海县的“九江”渡口，这条路冯斗是走熟了的，运送军火也不止一次，不知怎么，这回却还没消息。金端问起路上的敌情，冼鉴说九江有一个缉私队，原来在震南公安稽查站当站长的梁森，自从稽查站撤销之后，就调到那个缉私队当队附，他并不认识冯斗，此外也没有新的变化。金端吩咐冼鉴再派人去调查一下，就叫章虾、黄群起菜。大家坐定了之后，金端举起酒杯，对大家祝酒道：

“不久之前，蒋介石把胡汉民囚禁在南京的汤山里面。广东的军阀和南京的军阀看来又要大吵大闹了。让他们鬼打鬼、狗咬狗去吧！咱们祝贺红军很快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咱们祝贺共产党很快就夺取全国政权！何老太，程大妈，黄五婶，还有这些小把戏，咱们的苦日子到了尽头了，马上就苦尽甘来了！”

说完，他把杯里的“肉冰烧”一饮而尽。大家也跟着他，郑重其事地把杯子举起来一饮而尽。……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漫漫长夜之中，就在这云山珠海之旁，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有八个便衣侦缉，象乌云盖月一样，突然冲进芳村冯敬义所住的竹寮里。冯大爹拿手挡住小煤油灯一看，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来逮捕金端同志的。同时，他立刻就决定了应付的办法。只听见他使尽了嗓子高声叫嚷道：“快来人哪！快来人哪！有人抢东西呀！”

有人抢东西呀！”

他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来抢他的东西，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抢走。他只是希望他的高声叫嚷能够让别人听见，最好能够让冼大妈听见。一个便衣侦缉讨厌他这种大吵大闹，跳上前去，在冯大爹脸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冯大爹跌倒了，又爬起来，用更高的嗓子叫嚷道：

“救命啊！救命呀！有贼呀！有贼呀！”

有一个便衣侦缉，好象是个领队的模样，掏出手枪来，对准他的胸膛说：“不准嚷！再嚷，打死你！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来搜查军火！”冯敬义笑道：“你们又不早说！连门都不敲一下！你们早说是司令部的，我也不怕了！”其实这个时候，冯大爹的目的早已达到。他那副锻炼了四、五十年的叫卖嗓子，是传得很远、很远的，不要说五丈、六丈，就是十丈、八丈，也听得清楚。加上如今更静人静，自然传得更远，也更加分明。冼大妈一听见冯大爹叫嚷，就知道不妙，后来听他叫救命，更证实是出了事儿。她连忙吹灭了灯，反锁上大门，就穿过市头，走到过江渡口，匆匆忙忙过了江，一口气朝第七甫志公巷她表姑奶奶黄五婶家里赶去。……芳村这边，便衣侦缉一面搜查冯大爹住处，一面对他进行盘问，要他说出他最近跟些什么人来往，

那些人姓甚名谁，家住哪里，等等。折腾了半天，既搜不出东西，又问不出苗头，就要把他带走。冯大爹看见既然如此，知道没有办法逃脱，又不明白洗大妈听见了他的暗号没有，就滑稽地，同时十分镇定地说：

“别忙。让我把鸡笼口打开再走。鸡笼口打开，明天它们自己会钻出街外找吃的。不然的话，到我回来的时候，它们全都饿死了。”

其实他想明天绝早，那些鸡出了笼，到处乱窜，说不定洗大妈看见了，会跑过来教训他，然后就会发现他人已经不在，那就……但是那领队的侦缉不懂这些道理，反而讥诮他道：

“你想得倒怪美！你知道你准能回来么？”说完，又对几个伙计说：“他既然舍不得他的鸡，你们谁做做好事，把他的鸡一道带走吧！”

果然有两个侦缉一声“得令”，就动手去捉鸡，绑鸡。鸡呱呱地叫着，挣扎着。那两个侦缉低声地在嘲弄自己。一个说：“他妈的，办这种案子，不晓得倒他妈的几辈子霉，半点子油水也没有！”另一个说：“还不好么？美美的一顿消夜！卖了你的屁股，也不过挣这么些！”冯大爹不管这些，又提出另外一个题目道：

“你们哪位老友，陪我到门口外面去一趟好么？我得把那块布帐放下来。不然的话，到我回来的时候，我那几棵‘一品红’全都晒死了。”

那领队的极不耐烦地把手一扬道：“去吧，去吧。什么都死不了，你自己倒很难说！”早就有两个侦缉夹着冯敬义走出门外，把那块破布帐放了下来。——那些便衣侦缉哪里知道：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暗号！按照原先的约定，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不论金端同志也好，洗大妈也好，一看见这个信号，就知道这屋里出了事儿的。一切停当，冯敬义很希望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赶快离开他的房子，就反而催那些侦缉道：

“走吧！时候不早了。”

领队的叫人把冯大爹的两手反绑着，把他押出门口。那领队的见冯大爹冒冒失失，婆婆妈妈，滑滑稽稽，糊糊涂涂，心里觉着好笑，也替他呼冤，就在出门口的时候问道：“怎么，你不锁门么？”冯大爹冷笑一声道：

“哼！他已经六十四年没有叫人锁过了！谁得闲去锁他！”

### 三五 真伪之间

也是那年三月，何娇的妈妈何龙氏旧病发作，医治无效，吐血死了。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是个没主意的人，见老伴儿咽了气，就一面嚎啕大哭，一面问女儿道：“阿娇，如今已经出了事了，家里面一个刮痧的铜钱也没有，你看怎么办才好？”何娇已经泣不成声，掩着脸不说话。何勤问了又问，她才抬起尖削秀气的脸来，勉强开言道：“随便怎么都成。爹，你赶快拿个主意吧！”何勤打赤脚走出门口，去找他们的管账的商量。二叔公何不周见他送羊入虎口，就笑起来道：“你又来了！你死了老婆，虽是可怜，可现下刚插完秧，哪有闲钱给你使？”何勤一再哀求，二叔公就说：“这样吧。郭标有五十块钱，存在我这里。你立刻拿花轿把你女儿抬过门，跟他成了亲。回头我叫他把那五十块钱借给你。利息也不会太贵的，顶多不过每两银子月息三分。”何勤两眼红肿地望着他的管账的，说：“利息贵贱，倒不去说它了。”

只是孩子过门，迟一年半载不行么？”二叔公说：“你整个都是废的！这世界，今天不知明天。谁跟你谈一年半载的事儿？”何勤声音低得蚊子似地喃喃自语道：“她有孝在身哪！”二叔公笑道：“你真算得上一个食古不化！人家古时，卖身葬母好少的？那才真是大孝呢！”何勤辩他不过，只得应承了，拿了五十块钱毫洋回家，给老伴儿办理后事。人力上头，早有陶华邀约了胡树、胡松、马明、区卓四个人，山上、山下，奔走料理。第二天出殡，大家把何龙氏棺木抬了上山，落土安葬。何勤、何娇父女俩，又是一番伤心，哭得声音都嘎哑了。回家之后，何勤把何不周逼他答应婚事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单独给何娇讲了一遍，并且鼓励她道：“不是你爹糊涂，不是你爹不明白你的心事，你爹实在没路可走！那孩子声名不好，我也是明知的。你好好地过去，好好地跟他过日子吧！皇天有眼，说不定咱们还有出头之日的！”何娇的眼泪早已哭完了，听见这么说，也没有再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整整一天，水、米都没有沾过。她十遍、百遍地自思自想道：

“事情已经这样，到底对他说好，不对他说好？”

最后她下了决断：爹已经答应了别人，又使了别的人银子，过门的日子都有了，说不说吧，反正不顶用了！第三天一早，这位年方二十，又善良，又刚强，又孝顺的姑娘扛了把锄头，说要看田水去，就出了门，一直朝东沙江基围走去了。陶华从大帽冈上走下村子，想帮帮何勤，恰好何勤一个人在家，就坐下闲聊。那可怜的老汉忍不住又把何不周逼婚的事情对陶华讲了出来。陶华气得眼睛都炸了，问：“何娇怎么说？”老汉说，“她一句话没讲。”陶华又问：“她如今哪里去了？”老汉说，“她独自一个人看田水去了。”陶华突然变脸道：“你真是老糊涂了，爹！她是个什么性子的人？你放她独自一个人出去，这阵子岂不完了！”说完就跳起来，出了门，朝田里飞跑追去。何勤是个长工，给何福荫堂扛活儿，自己本来没有地。当初何龙氏在生的时候，见日子不够过，就佃了离村很远的一亩几分边角地，带着何娇胡乱种了点东西，贴补贴补。陶华一看这块地，没有何娇；再一看哪块地，也没有何娇；又向何娇的女伴儿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一一打问，都说没有看见。那时陶华急了，一口气跑上东沙江基围，嘴里大声喊叫何娇的名字。没有人影儿，也没有应声儿。他跑到西边，又跑到东边，象一匹烈马似地大堤坝上来回奔走。忽然之间，他发现东边远处，那十分僻静的地方，有一个黑点。他发狂似地跑过去，同时大声呼叫。但是那黑点没有听见。那黑点在堤岸上，徘徊着，以后就突然跳进了暗绿色的江水里面。那的确是一个人。那个人一会儿浮起，一会儿沉下，慢慢地漂向江心。陶华赶到那出事地点，看见基围上撂着一把锄头，——不用细看，那是何娇的物件。他跳下水里，奋勇游上前去，把那可怜的姑娘救了起来。上了岸，陶华横抱着她，朝村里走去。陶华一面走，一面摸着鼻子里的水，一面说：

“你干么要这样子呢？才五十块钱嘛！——我借也借得到，抢也抢得来，造也造得成，死也死得出呀！”

何娇没听见他说什么。何娇昏迷不醒地，浑身发软地睡在陶华的怀里，既不说话，也不动弹。许多人围着他们看，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村，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都说二叔公何不周不是人。第一赤卫队的好汉们就要打何不周和郭标两人出气，好容易才叫陶华压住了。三天之后，陶华凑齐了五十块毫洋，外加一块半钱利息，交给何勤，拿去还了账，才算了事。在事情平息之后，有一天傍晚，马有拉着陶华，悄悄对他说：

“大哥，我要走了。我明天早上就走！这样的世界，我忍受不下去了。我现在就要动手干。赢了，马上夺取政权。输了，拉倒！也落得个痛快。你们在这里呆着，等我带领红军回来，杀了管帐何不周、乡长何柔、狗腿子郭标这些王八蛋，给你们出气！”

马有要离开赤卫队去投红军，陶华是早就知道的；马有的这一些话，陶华也是早就听过的；不知道为什么，陶华总是不大相信。他想，红军是个个都想投的，可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迫击炮丘照和茅通两个人，尽管是火药性子，也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这心急是不是一种托词，是不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陶华实在怀疑。他闷声不响地过了好大一阵子，才慢慢地说：

“要投红军，就全队一起去。一个人单独行动，就是离心离德！”

马有也反唇相稽道：“一起去，那敢情好。可是你们又舍不得！”

陶华听出他这句话里有馅子，只拿眼睛瞪了他一下，没跟他纠缠。后来，陶华还是耐着性子，用好话苦苦地规谏他，希望他回心转意。从傍晚到二更天，一直说到口苦唇焦，把多少英雄烈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那些叛徒败类的肮脏卑鄙的下场，都两相比对，一一说尽了，马有还是不动。最后，陶华把心都掏了出来，交给马有道：

“马有兄弟，咱俩是一块儿玩泥沙长大的，我有话瞒了你，就不是人。我觉着你要去投红军，是假话。真要投红军，不会这么不讲道理。——这就很危险啦！这一步，你不能踩空了呀！”

马有冷笑道：“好哇！你既是这么看我，我只能穿了红军军装回来见你了！”

大工棚里面的人，见他俩长久不回来，就一个跟着一个出来看他们。后来差不多全赤卫队的人都跑了出来，索性围成一个圆圈，就地坐下，将马有这件事儿展开讨论。大家都不同意马有单独行动，都众口一词地劝他留下，他只是坚持己见；这样，一谈又谈到四更天，他仍然坚持己见，大家不得已才散了。第二天一早，马有当真算了工钱要走。众弟兄这个送胶鞋，那个送竹帽，也有送袜子，送毛巾，送烟，送钱的。陶华背起马有的铺盖，送他上路。

一路上，陶华问这、问那，生怕他缺这样，又怕他缺那样，临分手的时候，又掏出约莫五块钱的一把毫洋，硬要塞进他的衣兜里。那种热肠细心，就是亲兄弟，也没有这样的。马有深深受了感动，那脚步不觉慢了下来。后来他暗地里把牙一咬，把脚一顿，把心一横，和陶华分了手。走了十几丈远，陶华又把他叫回头，跟他说道：

“你瞧我，差点儿把件要紧事给忘了！你去参加红军一场，难不成不去看看我弟弟么？——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呀！他叫陶实，你记住：实在的实，老实的实。他是周恩来、朱德他们打曲江过身的时候，在‘犁铺头’参军的，如今已经四年了。听说他们时常在南雄、始兴、曲江一带活动，也没个确实信儿。你碰见红军的人，一打听曲江‘大坝墟’姓陶的，兴许有人知道呢！”

马有走了半里路之后，陶华又追上他，再叮咛嘱咐道：

“唉呀，好兄弟！你舍得大家么？我怎么也舍不得你走！这样吧，你去试一试。投上了，你就好好呆着，等着我们；要是投不上，你一定回来，我们等着你。你千万别难为情，别想着‘好马不吃回头草’，别以为大家会拿斜眼睛厉你，——不会的，绝不会的！你一定回来！千万别忘了手足之情，倒去胡思乱想！”



这样，不管陶华怎样舍不得，他们终究真地分了手，各奔前程。第二天一早，马有坐夜车到了韶关。说也凑巧，前年冬天，他来韶关找冯斗，碰上戒严，结果人没找着，住了一两天就走了；这回来韶关，不知怎的，又是碰上戒严。他自怨自艾道：“上回戒‘盐’，这回又吃酱油，真不走运！”他正在街上蹀躞着，又不知怎的，叫一队巡逻兵糊里糊涂地拉进了军营，把他毒打了一顿，说他没有正当职业，又没有店铺担保，不准在韶关停留。那些老总也还客气，只把他的现金和新的手巾、牙刷等没收了，旧的衣物都发还给他，把他赶了出来，要他立刻离开韶关。幸亏他也不傻，还藏了一张五块钱的香港钞票在一件破蓝布衫的衣摆贴边里，才不至于捱饿。他胡乱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就离开韶关，从大庾岭的方向走。沿途但见五里一个排，十里一个连，到处开烟、开赌，十分热闹，好象这里立刻就要打仗似的。马有自己问自己道：“凭你这个样子，你能找到红军么”想到这一层，他的气就泄了，他的心就凉了，他的腿就软了。后来，他一个回马枪，一口气跑回韶关车站，乘火车回了广州。到广州的时候，大概也只有二更天。他出了黄沙车站，顺着沙基大街走到西濠口，又从太平路、丰宁路转进惠爱路，准备到小北门去找一个番禺同乡借宿。走到宪兵司令部大门口，他踟蹰了一下，连正眼也不敢望一望那阎王殿，只用耳朵听了一听，见没有什么声音，就放胆走了过去。

其实那里面并不是没有声音，只不过隔着好多堵墙壁，那声音，他没法儿听见。比方说，在那儿，在离他不到十丈远的地方，那里面就有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又丑陋、又凶恶的男人，正在拍着桌子，跟一个站立着的六十几岁的老汉说话。拍桌子的那个人，就是广州的好人和坏人都认识的侦缉课长贯英。站着的那个老汉，就是家住芳村那个收买破烂的冯大爹冯敬义。他虽是个受审的人，却态度从容，心平气和。那贯英虽是个审人的人，却急躁暴戾，六神无主。原来那贯英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间谍杀了三家巷的共产党员周金之后，这几年来，又谋杀了数也数不清的爱国青年、革命志士。别的杀人比他少的，头脑比他昏的，哪怕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瘟猪，都升了官了，他却依然是个课长。为了这种怀才不遇的局面。他年年月月都在长嗟短叹，懊恼万分。如今又碰上这么一宗案子，他必须去审问一个收买佬，——这用不着审，一望就知道毫无出息。一个收买佬如果也是共产党员，那么，全广州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了。——真正岂有此理！但是他不能不耐着性子，问了那些循例要问的话。问完之后，他已经十分疲倦，就把头靠在椅背上，眯起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说：

“冯敬义，不要再来糟蹋我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有人亲眼看见你跟共产党来往。你现在只要说：你跟哪个共产党来往，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是外江佬、是本地人，你给他做过一些什么事，这就行了。其他不关你的事儿！”

冯大爹简单明了地回答道：“我最老实的。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共产党！”

贯英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这句话的。他一向办案子，都喜欢把事情分做三大类：一类是杀人，一类是搞钱，一类是搞女人。这老流氓看来够不上第一类，跟第三类也是风马牛。

“倒是他既然给共产党做事，共产党一定会给他酬劳，”贯课长想道，“说不定还有卢布呢。只是不知道他花光了没有！”主意既定，他就试探冯大爹

道：“好，那些你都不说，只管说些别的也行。他们到底给过你多少钱？”冯大爹笑了，玩世不恭地说：“这一辈子，还没人给过我一个小钱。钱哪里是人家给的呢？得自己找！我是找一天、吃一天的。不信你搜去：全家带全身，你搜不出一个‘三分六’！真珠也没这么真！”贯英一听冒了火。一拍桌子，勃然大怒道：“你要钱还是要命？要钱，我就把你枪毙了！要命，你就把共产党给你的那些脏款，全部交出来！”冯大爹抱歉道：“我要命。人家说，命跟姜一样，越老越值钱。可是我交不出钱来，——那玩意儿，我的命里没带来！”贯英一按铃，叫了两个手下进来，又一摆手，两个手下把冯大爹带了去。他们用毒刑把冯大爹拷打了两个时辰，但是一无所获。这案子的初审，就算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的审讯，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后，冯大爹的伤口逐渐愈合，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贯英将他毒刑拷打，本来是有两层用意：一层是自己心情不畅，拿他出出气；一层是想讹诈他一下，看能不能弄出几个钱来。往后看见他这么强硬，好象刀斧在前，全然不惧的样子，倒反而对他疑心起来，觉着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却很象共产党。这回看见他一拐一瘸地走进来，贯英却想起了另外的主意，指一指那张木椅，叫他坐下，换了柔和的口气道：“好了，好了，前回的事儿别提了。我们换个题目谈谈吧。”冯大爹坐下，拿眼睛望着他，不开腔。贯英说：“你真是守财奴，孤寒种！你宁愿死一丁人，也不愿出一两银！”冯大爹纠正他道：“钱是打不出来的，长官！要是打得出来，你不妨天天打！”贯英瞪了他一眼道：“这样吧。你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倒是想再给点钱给你。”冯大爹也使唤鄙屑的神情厉了对方两眼道：“说得到，做得到！瞧你也不会白给我！”贯英见他有点意动，就搓弄着两手，象吃东西之前似地说：“不，不。等于白送，等于白送。我打算送你十块钱，你知道，十块钱——七两二钱雪花银子……”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看见冯大爹一动不动，就继续说：“不，我的意思是说，二十块……”冯大爹还是不动，他又往上加道：“嫌少？三十……还不行？四十……你真贪心：五十……五十……你真厉害：六十……”后来见还没动静，他再加道：“算我倒霉！七十……八十！算我服了……九十！这是顶了角了！……好吧，好吧！一不做，二不休。我也是豁出来了：齐头数，一百！”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观察出：冯大爹的雪花眉毛，轻微地跳动了一下。于是他钉住道：

“好吧。就这么办。一言为定！”

说完，他当真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拉出一个草席袋来，有一只死猫一般大小，装得胀鼓鼓的，是整整一百块毫洋，折合七十二两银子，放在犯人面前。

冯大爹用手把银子轻轻一推，笑笑地问道：“你的条款？”贯英大方地说：“我只有一条。没有‘二十一条’那么多。

你只要说出一个名字就行了！”

冯大爹猛烈地摇起那雪花脑袋来，好象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症候。摇了半天，他才缓缓说道：“你要是喜欢偷仔、地痞、流氓、收买佬的名字，莫说一个，就一百个也行。你要么？你要么？”

贯英不跟他纠缠，好言劝说道：“不要急。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你说出来，我保险守秘密。没有人能说你出卖朋友、出卖同志。你拿了一百块钱，做个小生意，娶个翻头婆，说不定还能生下一男半女的。何必赌气呢？”

说完，也不等冯大爹答话，就把他押回监仓。实际上，贯英虽然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一给就给了十天。第三次审讯是在一个晚上举行的。这时候，贯英对冯大爹已经不感兴趣。

对于已经不感兴趣的犯人，他们通常有两种待遇：要么就杀了他，要么就放了他。照贯英想：如果姓冯的真是一个收买佬，经过这么两次审讯，是该屈服了的。而照警察方面的调查证明，姓冯的恰恰是一个真凭实据、妇孺皆知的收买佬。甚至在前清光绪年间，即在课长他本人出生之前，姓冯的已经是一个收买佬。这样一来，贯英打算放了冯大爹出去，继续钉梢，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主意已定，他按了按铃，叫人把冯大爹带了进来。贯英满不在乎地开言道：

“姓冯的，你真是倔强！你不怕死么？”

冯大爹摇头叹息道：“我活了六十四了，当初也没想到。

干我们这一行，多少总有点犯法的，也说不上怕死了！”

贯英又问道：“干你们那一行，有什么秘诀么？”

冯大爹诙谐起来道：“秘诀？有！就是贱买贵卖！本来值十块钱的东西，我只出三毛钱；本来值三毛钱的东西，我能讨价三十块。有时候，天理良心也顾不住。不象你们当官的，还要顾点良心，留点后路。”

贯英点点头，又问：“贱买贵卖——你们靠一套什么本领？”

冯大爹更放肆了，简直是在笑谑了，说：“实不相瞒对你讲，长官，我们全靠混乱真假，颠倒是非。这里又没有外人，我都跟你说了吧。我顶拿手的是玩玉器。次货我可以搞成上货，新货我可以搞成古董，缺了、断了的我可以搞成没有退迹，最厉害的是假东西我可以搞成真东西！有时拿到当铺，也当得出钱来。”

贯英细心观察，见冯大爹毫无破绽，就摆一摆手，叫人把他押了回去。随后，他把冯大爹全案的卷宗拿了出来，翻看着，拿起毛笔，蘸饱墨汁，就想在上面写上“释放”两个字。

但是后来回心一想，就放下了笔，自言自语道：“我这几年不升官，是不是破案太少的缘故？如今一个嫌疑犯，又把他放了。上面会怎么说？对！宁可冤枉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于是他望着冯大爹的照片，指着冯大爹的脑袋说道：

“对不起，姓冯的。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不过借你这玩意儿用一用！”

说完，他又把手下叫进来，命令道：“把那姓冯的吊起来！”手下领了命，又悄悄地问道：“那家伙年纪不会太大了么？

受得了么？”

贯英把不停眨着的眼睛一瞪，说：“管他！他一天不说，一天就吊；一月不说，一月就吊！受不了，拉倒！”

安排停当，他就换上便服，饮酒取乐去了。

## 三六 女英雄

震南村的人心烦意乱地又捱过了一个月，到了阳历四月了。胡源的伤势虽说一天比一天有起色，但仍然不能随意走动。眼看清明已过，禾秧还没插下去，不免长嗟短叹，十分着急，那天一早，胡柳、胡杏姊妹俩吃过早饭，就挑上秧箩、秧簦，先去秧地，拔起秧苗，接着就到鬼地脚、她们那块水田里插起秧来。胡柳原是插秧的把式，震南村是有名的；胡杏回家这一年多，原先丢生的手艺也重新拾了起来。只见两个人弯着腰，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在田里插着，插得又快、又齐、又匀、又直，好象一对画家在宣纸上纵情挥洒一样。天空阴暗，飘着小雨点，一层薄薄的雨粉铺在她们的头发上。在她们旁边的几块水田里，还有七、八个姑娘，疏疏落落地在那里插秧，这里面有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人。这些人既不象平时那样唱歌，不也象惯常那样说笑，都闷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干诌。突然之间，胡柳听见田基路上有粗鲁的男人笑声，好象还不止一个人。自从上回四个团丁来逼着要胡杏回省城之后，胡柳心里就分外警觉，听到什么地方有陌生男人的声音，她一定要全神注视。这时她抬起头来，一眼就望见田基路上，果然有七、八个穿灰色军服的，象是县里的保安队那样的人物，正在对着这边，叽哩咕噜不知道说什么。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胡杏也抬起头来。她却看见那些不怀好意的灰家伙里面，大半是徒手的，只有两个一高、一矮的背着长枪。有一个背枪的高个子正拿穿了草鞋的脚丫子踢她们的竹帽，把那两顶竹帽踢得飞上了半天。胡杏生气了，离得远远地大声骂那灰家伙道：

“喂！你瞎了眼了！怎么连你姑姑的雨帽也认不得了！”

另外有一个背枪的矮个子，也高声向她们吆喝道：“嘿！

你们谁是胡杏？”

胡杏说，“你找我呢！”。胡柳说，“你别理他。”随即在泥水中迈前两步回答道：“她不在这里。你找她干什么？”其中一个声如破罐的人说：“你多嘴什么！你叫什么名？”胡柳说，“用不着你问！”又有一个喉咙很窄的人说：“我们不是来找胡杏的。我们是来抓胡杏的。她犯了案！你们谁是胡杏，快说！”她们没答话。又有一个声音象猪叫的人说：“你们谁是胡杏，我们抓谁！你们不说，把你们一齐抓走！”听说那些灰家伙要抓人，田里的姑娘们都放下农活，站了起来，慢慢地从四面八方走过来，七嘴八舌地咒骂那些人强横霸道。其中有两个姑娘，一个叫何好，飞身跑回村里，向胡柳家里报信；一个叫胡执，飞身跑上大帽冈，找胡树跟胡松两兄弟来解围。这时候，有四个灰家伙拿了绳索，下了水、两个、两个地朝胡柳、胡杏进逼。在水田的泥泞里面，那四个人却不是她两个人的对手，一滑一跌，弄得满身泥巴，却摸也摸不着她俩。那两个背枪的只是站在田基上咤呼，不肯下水。

另外两个徒手的也跳进田里，帮着兜截。三个追一个，在田里乱转。旁边的姑娘们一面咒骂，一面高声呐喊，给胡柳、胡杏助威。不大一会儿工夫，田里的秧苗都叫踩得稀巴烂，陷到泥土里面去了。忽然之间，胡柳看见胡杏叫三个人围在当中，已经无路可走，十分危急，嘴里直叫唤：家姐！家姐！”她奋不顾身，在田基上捞起一根农民叫做“竹升”的竹杠，朝那个正准备伸手揪胡杏头发的保安队打下去，把那家伙打得狗叫一般直嚷；“哎哟！哎哟！

疼死人了！你们快开枪呀！快开枪呀！”胡柳打了那人之后，还来不及把竹升收回来，背上已经着了一拳，差不多要摔倒在田里。她咬紧牙关，使尽全身的劲儿，回身一扫，正中那人胸膛，蒲达一声，倒在水里，却没想到

又有另外一个人，也捞起一根竹升，朝胡柳头上打来。胡杏一嚷，胡柳把头一偏，打在脸上，鼻子、嘴里都流出血来。胡杏和其他姑娘们见保安队动手伤了人，便一齐捞起家伙，有竹升的拿竹升，有扁担的拿扁担，也不管人家有枪、没枪，向那些保安队攻击，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一般。胡柳平时温柔淡定，从来没伤害过别人的，这时杀得性起，横冲直撞，闪避腾挪，竟是英勇非凡，象学过武艺的男子汉一般。

“你们把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姑姑跟你拼了！”

胡柳这么一嚷，众姑娘们也跟着嚷起来。那些保安队虽是野蛮，虽是男子，叫这些娘子军奋勇一冲，竟冲得东倒西歪，束手无策。胡柳头发散乱，满脸流血，手脚青肿，衣服破烂，平时水汪汪、亮晶晶的两只柔媚眼睛，这时红光闪闪，杀气腾腾，那恬静的面容，骤然之间，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同时，在这事机紧迫的一刹那之间，她又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她觉着伤她妹子的是这些人，打她爸爸的是这些人，害死何娇妈妈何龙氏的是这些人，杀死区桃跟周金的也是这些人。她又觉着，她一竹升打出去，她那满腔的仇恨就顺着竹升流出去，——那股神力，简直不知道从何而来！胡杏、何彩、何兴、何旺、胡带、胡养、胡怜七个姑娘见胡柳带头，猛烈冲杀，也就一个个地跟上去，捅、扫、挑、打，浑身的劲儿都从血管里涌将出来。但是不幸得很，何旺首先受伤倒下了，胡怜也跟着受伤倒下了。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胡柳也觉着天旋地转，不过还拼死撑持着。这时候，胡王氏披头散发，从一条田基路上飞跑而来，何好紧跟在后面。在另外一条田基路上，胡执领路，胡树、胡松、陶华、马明、丘照、王通、关杰、邵煜、区卓九条好汉随后，手里拿着铁笔、铁尺、铁锄、铁锹各种武器，一声不响地赶来增援。到了鬼地脚，胡树一马当先，举起三尺长的一根加粗铁笔，双脚一跳，跳进泥潭似的水田里，一直奔向那背枪的高个子，嘴里大喝道：

“这里是什么的地界，你们敢来踩秧苗！缴枪！”

保安队素来知道震南新村的农场工人厉害，听说缴枪两个字，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又加上那许多赤卫队英雄，一齐象旋风似地朝他们卷来，哪里招架得住！斗了一顿饭工夫，那些灰家伙一个个肿眼、歪鼻子，一双双瘸腿、拗胳膊，却又不肯开枪，只得抱头鼠窜而去。周炳听见消息，赶到鬼地脚，满眶热泪地走到胡柳身边的时候，她已经支持不住，突然昏迷过去了。大家将受伤的姑娘们搀的搀，扶的扶，背的背，抬的抬，一同回到村子里。周炳横抱着胡柳，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胡杏紧跟在旁边，拿手帕擦家姐脸上不断往下滴的鲜血。走了一阵子，胡柳悠然苏醒了。她浑身无力，只望了周炳一眼，就又闭上了眼睛。周炳十分痛心，紧紧地搂着她，吻她脸上的伤口，又安慰她道：

“打得好！打得好！你不单救回了妹妹，还显出了咱穷人的威风！你是一个真正的赤卫队员！比有一些男子汉更配当赤卫队员！”

胡柳在浑身热辣辣的，针刺般的痛楚当中勉强笑了一笑，这一笑，又甜蜜，又端庄，又娇柔，又矜持，完全恢复了一个女孩子的本色。胡杏在一旁，听见周炳这么说，心中十分高兴。可是忽然一想，就噘起嘴道：

“那么我呢？我打不得么？我不配当赤卫队员么？”

周炳力气大，他横抱着胡柳，看起来十分轻松，一点也不吃力，但是他又十分小心地望着路面，避开哪怕是极小、极小的坑坑坎坎，以免胡柳受到哪怕是很轻、很轻的颠顿。这样，他的眼睛就不能望胡杏，只用他的声

音回答道：

“你要革命，自然是对的。可是我跟你说过三件事，你都记得么？”

胡杏斩钉截铁地说：“记得！”

周炳问：“第一件？”

胡杏回答道：“要永远、永远、永远跟着党走！”

周炳鼻子里唔了一声，又问：“第二件？”

胡杏挺起胸膛说：“要使尽所有的气力夺取政权！”

周炳说：“是呀。你看咱们受的许多折磨，都因为咱们没有政权！第三件？”

胡杏拿两个拳头并在一起，又慢慢地朝两边分开，表示她正在使用很大的力量，要拉开一样什么东西，结果还是拉不开的样子，嘴里同时说道：

“要有这个——韧劲儿！”

后来她又增加道：“受了打击，不灰心；受了毒刑，不害怕；受了挫折，不泄气！照你那样说，——百折不回！”

周炳用嘉许的眼光对她笑了笑：“不错，你全懂得了！小杏子，记住今天的事儿，也记住从前的事儿！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当一个赤卫队员？能！能！区卓和你一般年纪，他能当，你为什么不能！”

胡杏听了，仰起头，挺起那本来已经很高的胸膛，步伐也加大了。

几天以后，他们打退了保安队的消息传到了三家巷。这消息在那里着实引起了一番极大的骚动，谈论的人们都吐出舌头，缩不进去。那天是星期六，外面的酒局虽然不少，何守仁因为心情不快，都一一推辞了。他很早就回了家，老太爷何应元也在家，父子俩开了一瓶白兰地酒，弄了几样清淡的菜，在家吃晚饭。呼罢，使妈们收拾了碗盏，泡上了细茶，一家人坐在饭厅里闲谈。何应元喝了几盅酒，牢骚满腹地开言道：“如今的世道已经是乱而复治的时候，怎么还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出现呢？那胡杏，论宗族，她是这里的小辈；论法律，她是这里的丫头；论情理，她是这里的小媳妇；她怎么能违抗这里的意旨，赖在家里不来呢？无他，圣贤的道理衰微就是了。所以不尊孔，不读经，治世就永远不会出现！”何守仁也喝了几盅，也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加上他自从当了官儿以后，也学会了拍桌子、砸板凳的，于是他就拍起桌子来道：“哼！治世！没有法治，那里有治世”我是学法律的。这方面的事情，用不着瞞我！胡家那些刁民，农场那些土匪，还有咱们隔壁周家那位美男子——，嘿嘿，美男子，他们的行为是些什么行为？看：毁弃文书，捣乱乡府，破坏婚姻，抢劫粮食，焚烧房屋，殴打兵丁。——这是目无法纪！这是大逆不道！这是造反！

如果真想维护法律尊严，这些人都该处以极刑！”说到这里，他用尽平生之力，往桌子上一拍，连茶壶都跳起三寸高。所有的人听见极刑两个字，都觉着有一把钢刀架在脖子上，面面相觑。在大奶奶房间里，二少爷何守义正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照片。他虽然从癫狂院回了家，但仍然语言颠倒，神志不清，听见砰訇一响，就吓得魂不附体，哇哇直叫，跟鸭子的叫唤一般。后来，何守仁又接着往下说：“可惜不是所有的法官都明白事理。他们总是找一些借口来推卸责任。什么证据呀，民怨哪，余地呀，宽容呀，总之是不肯依法判罪。是不是想敲我们的竹杠？谁也不知道。——可是除了这些混蛋以外，社会上也还有一些好心人，——不叫他们做好心人，能叫你们什么呢？他们满脑子都装着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把五四以来的响亮口号，整天

挂在嘴唇边，同时斜着眼睛厉我们，说我们残暴、自私、专制、封建，说我们不符合他们的理想，经常袒护着那些践踏法律的刁民和土匪！这真是叫人感慨无量！”陈文娣听得明白，何守仁所说的好心人，有她自己一份，但是她不想在这时候插嘴，只是笑了一笑。小妹子何守礼年少气盛，一听就冒了火。她今年一十四岁，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满脑子正是装着人道、博爱、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并且恰恰认为这些东西是最神圣，最尊贵、最美丽的东西。她唰的一声站了起来，尖削的脸孔冲着天空，急地辩护道：

“大哥！话不能这么说！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何守仁冷笑道：“来了，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不可侵犯！谁侵犯了你了？”

何守礼抗声道：“没侵犯我！光没侵犯我不成！灌醉人家，强迫人家嫁给疯子二哥，这人道么？把人家打得死去活来，一碗、一碗地吐出血来，这博爱么？人家快死了，就打发回家，说一刀两断，不收下不行，人家活转来了，就要人家回来，不回来不行，这自由、平等么？蓄婢、纳妾，一些人当主人，另外一些人当奴隶，这又自由、平等么？”

何五爷正待发作，何守仁已经跳到何守礼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问道：“那么，你想怎么样？”

何守礼一点也不退让，稚气盎然地说：“我不想怎么样。

我想家庭革命！”

那教育局长挥动干瘦的胳膊，往下就是一掌。啪的一声，正打在他妹妹那鲜花一般的脸上，骂道：“混帐东西！小共产党！”何守礼挨了打，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的亲生母亲、三姐何杜氏一头豹子一般跳了出来，也给了那教育局长一巴掌。何守仁也顾不得风采官威，就和自己的庶母扭缠厮杀起来。一时全家大乱。陈文娣赶快拖住小姑姑，离开饭厅，走出大门，回到隔壁自己的外家，才算喘了一口气，恰巧那天晚上，陈文雄、周泉，孩子国栋、国梁，老太太陈杨氏都在家，也刚吃过晚饭，坐在楼下客厅里闲谈。陈文娣进得门来，一坐下，就讲起刚才的事情。何守礼瞪大两只失神的眼睛，不哭也不笑，样子怪可怜。陈文雄听了，气愤填膺，正准备安慰她们几句，忽听得隔壁何家大奶奶何胡氏高声尖叫道：

“什么？脖子还硬过钢刀？我什么都不在乎啦！也不管阴功，也不管积德；也不管前世，也不管来世！活的要不回来，死的也要！出口气就行了！”

陈杨氏听得清楚，连忙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

陈文雄见大家都望着他，等他发话，就做出挺身而出的姿态，仗义执言道：

“野蛮！封建！”又用英文插进了一句：“亲爱的，不是么？”那是周泉说的。等周泉点了点头之后，他才说下去道：“你可以千方百计地找钱，你可以照自己的意志尽情享乐，你在残酷的竞争当中有时也免不了损人利己，你有权利踏着失败者的脊梁走向成功之路，但是你不应该忘记文明和人道！文明和人道——一条界限。一条善恶之间、美丑之间、人兽之间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说，阿礼，我同情你！我支持你！我甚至崇拜你！二妹，还有我的小鸽子，你们看：我们的实际一天天多了，我们的理想一天天少了，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是从幻想的乐园里被放逐了。当年换帖的时候那些美妙的词句，如今很少人谈起了。我们曾经把三家巷膜拜为圣地，如今回想起来，不免哑然失笑了。但是，新星出现了，新人诞生了，新锐之师长成了，

这就是她：密斯何守礼！她是我们的美丽而慈善的公主！她是五四理想的化身！她是三家巷的精华！”

除了陈杨氏和国栋、国梁听不懂之外，大家都叫他这番话迷住了。”

### 三七 擢甲里二百号

六月间，周榕又在广州露了几次面。表面上，他算是在香港一间什么学校里教书，有时回广州来看看家人。这种行径，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他在广州没有什么犯法的事儿，也不牵扯什么对他不利的案子，因此别人也不能怎么干涉他。不过有一些人，知道他周家底细的，想起三、四年前广州起义的时候，他也在广州，不免有种种的猜测。其中在国民党省党部当干事的李民魁，虽然是周榕的中学同学，又是周榕的拜把兄弟，却分外地大惊小怪。有一天，在雅荷塘市隐诗社里举行一次特别的雅集。这次雅集之所以特别：第一是老爷何应元不出面，只由大少爷何守仁出面；第二是邀约来的客人几乎全都是国民党省、市党棍，只不过一些不常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第三是无论主客，都没有那种装模作样的名士风度，都露出鬼鬼祟祟、阴阴湿湿的神秘嘴脸。在这些面无血色的酒徒之中，李民魁显得格外神秘，简直神秘到有点可笑的地步。既是花王、又是门公的姚满给他们开门，给他们奉茶的时候，李民魁却拿那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并且闭上嘴不说话，这却挑起了姚满的疑心。他觉着这些客人浑身鬼气，又觉着整个花园今天都阴阴森森，幽幽暗暗的，叫人老不痛快。天黑了，主客们都还只顾在水榭西厅里说话，既不扭亮电灯，又不吩咐上菜。这使得姚满更加思疑。后来听到他们说话中，时常夹杂着胡柳、胡杏、周炳这些名字，老花王简直不能忍耐，就坐在西厅门口一张酸枝公座椅上，仔细听听，只听得李民魁没头没尾地说：

“杀！”

跟着何守仁也说了一声“杀！”于是其他的人也苍蝇似地嗡嗡道：“杀！杀！杀！”随后何守仁为了表示他跟陈济棠是熟人，就称呼他的别字开言道：“伯南公是心怀大志的人，他不会不以张发奎四年前的失败为前车之鉴！蒋、汪、胡三公，谁反谁都可以，都是自己人的事儿。可是如果谁想利用共产党，来加强自己的阵势，那就是饮鸩止渴，立刻就有大祸临头！你们不信？我这句话是万应万灵的！”李民魁好象深感切肤之痛似的，极表同情道：“你说这番话对极了！的的当当是过来人语！伯南公要拥胡反蒋，反表通电，把那国民政府，也搬他一些到广州来，这是政治家的伟大行动。对也是伟大，错也是伟大。但是如果错认共产党也是反蒋势力，不妨联合、联合，那就儿戏了！上回广州造反，我们那周榕兄弟就应时出现，如今他又出现了，会出什么新花招呢？难说！，总之，这是一颗扫把星！他一露脸，就是凶煞照命！”往后一班人又咕咕啾啾地秘密商量，听不清楚，何守仁又把桌子一拍，老吏断狱般地，极有把握地宣判道：

“总之，周金、周榕、周炳三兄弟同一条路来，也应该同一条路去！”

虽然时当初夏，广州的天气依然凉风习习，不怎么热。可你看姚满老汉那一头的汗！那些汗珠约莫也有黄豆一般的大小，滴滴达达地往下滴。他



拿手一拨，甩一下，又拿手一拨，又甩一下，自己对自己说：

“没见过！这是斟酌的什么买卖！”

市隐诗社地方虽然不小，他可觉着无处容身。水榭正厅里，自然站不住了。到厨房里站一站，也有滚水烫脚。回到自己的看花小屋里，也是毒火烧心，坐不是，立也不是，象叫人扔进油锅里一般的难受。好容易伺候那些党棍、酒徒们饮完了酒，吃完了饭，打完了麻将，抽足了鸦片烟，散了，做酒席的厨师、下手们也挑起家什走了，他才算松了一口气，清静下来，独自思量道：“怎么办？怎么办？”这一夜，他就没有合过眼。第二天一早，他就锁上门，到芳村市头后面、吉祥果围旁边那片竹寮里找冯敬义。只见冯敬义家大门外布帐低垂，蜘蛛结网，布帐里面那缸一品红花，已经干黄枯萎。姚满心中纳闷儿，用手把门轻轻一推，门却是虚掩着，一推就推开了。里面虽然霉气袭人，虫蚁乱爬，却摆设得整整齐齐，有条有理，又不象没有人的。姚满闹不清楚，就去找着了洗大妈。洗大妈就把冯敬义如何被抓，如何没有消息，她如何盼望，如何时不时过去给冯敬义打扫地方等等，都对花王说了。姚满想了一想，就建议洗大妈也搬一搬家，躲避几天，以免祸事临头。洗大妈笑道：

“我也算活了这几十年了。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儿。如今子子侄侄干着大事情，说我还有点用处，——我又回心无愧，还怕他什么东西？活着是好，死了也不过分了！”

姚满又把自己昨天晚上听见的秘密对她说了一遍。两人商量，要立刻通知周炳。老花王问明了震南村震光小学的地址，撒腿就跑。当天下午，他就找着了周炳，两人一道上村西街市发记饭馆喝茶。周炳听了那些情由，不免惊心动魄。他想：纵然何守仁、李民魁那些禽兽阴险毒辣，作恶多端，但是有冯敬义、洗大妈、姚满这些老人家慈爱热肠，重义轻生，他们也不能为所欲为。想到这儿，他望着老花王姚满那诙谐乐观，欲笑不笑的神态，觉着咱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好东西，都长在这位老汉的身上，不免发生了极其强烈的爱慕之情。他抓住姚满的手，声音发抖地说道：

“姚伯！没有别的话说了。咱们是至亲骨肉！”

姚满望着那前途远大，英俊雄壮，却又有点迷迷瞪瞪的青年男子，也是越看越爱，不觉哈哈大笑起来。临走的时候，他摇头摆脑地对周炳说：

“你这句话说得真好！我的心多么甜哪！怪不得洗大妈，收了你这么个干儿子，连性命都豁出来呢！”

老花王走了之后，周炳陷在非常苦恼的沉思之中。他想不明白，二哥周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哥哥。他更加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怎样能够找着金端、麦荣、洗鉴、古滔、洪伟这些人。——他们知道姚满所说的那许多事儿么？他们还在仙汾市么？他们的鸿发绸缎庄还能维持下去么？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么？冯大爹能够安然脱险么？周炳越想越不好受，心乱如麻，却又理不出一个头绪。到了晚上，他正在焦思苦虑，不得开交的时候，忽然听见剥、剥、剥的声音，有人轻轻地敲打他的玻璃窗子。他定神一看，只见一张天仙般美丽的小莲子脸儿，隔着玻璃对他挤眉弄眼地憨笑，又对他顽皮地招手。他大声叫道：

“杏仔！”

同时又从过道冲出院子里，抓住胡杏的小手问道：“什么事？什么事？”但是胡杏却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告诉地道：“走吧！洗鉴在我家里等

着呢！”周炳也顾不得细问，就跟着她走。到了胡家，果然冼鉴在等他。看冼鉴的神态，还保持着“研究家”那种沉静风度，周炳的心里也实在了许多，就问起姚满所说的事情。冼鉴低声说道：

“省城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是乱得很。上个月陈济棠发出了反蒋宣言，又在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军阀混战的局面又表面化了。咱们估计了这种形势，从香港来了很多人，你哥哥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咱们把陈济棠的反蒋估计得太高了，把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因此，吃了一点亏。原来广东军阀的反蒋，只是争权夺利的讨价还价，他们的反共，倒是和蒋介石完全一致的。陈济棠在挂起反蒋招牌之后，立刻对咱们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冯敬义就首先牺牲了！”

周炳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垂看泪。冼鉴、胡源、胡王氏、胡柳、胡杏都难过得什么似的。后来冼鉴又换了一种高昂的声调说下去道：

“因为咱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劳苦大众的事业，所以象冯敬义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冯敬义是个好老汉，是一个革命烈士！他坚强得很。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这几个月来，咱们受到了不少的打击，也真是乱了好一阵子，——艰苦呀！认真艰苦呀！但是不要紧，咱们改变了作战部署，如今又挺直腰杆，站了起来，继续工作了。他统治阶级，反革命派，就是奈何咱们不得！不过这还不算数。还有呢，还有更加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呢！”

大家都抢着问那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冼鉴点着了一根烟，慢慢地给大家介绍道：“打上个月十五到上个月三十，咱们在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这八百里土地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我一点不加，一画不减，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大胜仗！这一仗打下来，咱们搞垮了公秉藩、毛炳文、许克祥、刘和鼎等等八个师，完全消灭的有五个师还多，缴枪两万多枝，俘虏三万多人，连敌人的前线总指挥胡祖玉也叫咱们红军打死了。这样子，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就叫咱们红军给彻底粉碎掉了！”

大家听了，都把手举起来，放在脑壳上，十分庆幸。胡柳跟胡杏使唤纯正的南海女腔高声喊道：

“红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听她们那股劲儿，好象平常殴打她们的人，如今也叫红军痛打了一顿，她们的仇恨也报了，气也出了似的。后来，大家又问什么叫做“公秉藩”，什么叫做“胡祖玉”这些怪名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性胡的也有坏人；又问吉安县是什么样，建宁县怎么去，蒋介石心里是什么滋味，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新花招；笑语喧哗，煞是热闹。周炳想着，想着，恍然若有所悟地说：“我明白了！原来陈济棠在这个时候反蒋，是因为蒋介石在江西打了败仗，遭了挫折，腾不出手来对付他的缘故！”冼鉴笑道：“这么说，也有道理。”胡杏问：“仙汾的锦华洋货铺还开着么？”胡柳也问：“还有那省城的鸿发绸缎庄吗？冼鉴轻轻摇头道：“不了。不开了。咱们把它盖起来了。”胡杏天真地说：“等红军打进省城再开！”胡柳纠正她道：“你这傻丫头！红军打进省城，咱们就开那大绸缎庄、大洋货铺，还开这么小的？”周炳更正她两人道：“红军打进省城，咱们什么绸缎庄、洋货铺都用不着开了。咱们到他公安局里面办公去！”冼鉴只是笑着点头，好象他对不论哪个人的意见，

全都赞成。后来，他又单独吩咐周炳道：

“周炳，这儿有一件重要事情，少不免要你去省城办一办。”

周炳也不问是什么事，就一口应承下来了。跟着洗鉴又说：“是这么一回事。咱们的冯斗押运了九条驳壳枪，一箱子子弹，准备发给你们第一赤卫队的，但是叫九江缉私队扣留了。”

冯斗自己说是益庆堂的人，东西也是益庆堂的东西。你们知道，这益庆堂是南海有名的捞家‘鬼枪益’和‘大头庆’的堂名，在那一带很有势力。九江缉私队的队长调走了，如今是队附梁森当家，你们是老相识了。这梁森认不得冯斗，又不敢得罪益庆堂，想没收又不敢没收，想放行又不敢放行，正在‘讲数口’。你去省城想法子找着省党部干事李民魁，出几百块港纸，运动他写封信给梁森，劝梁森不要得罪益庆堂；另外咱们再扔几百块港纸给梁森，这件事就算受了。——你们第一赤卫队得到了这批军火，再加上从前缴来的旧枪，就可以扩大队伍，而且就真正地武装起来了！”

周炳听得明白，十分高兴。和洗鉴分手之后，他一夜翻来复去睡不着。天刚亮。他连脸都不洗，早点都不吃，把一包港纸装在衣兜里，就奔向广州。到了广州，才不过九点多钟。

他一口气跑到擢甲里，想找那在酒楼饭馆卖唱度日的女孩子阿葵，找打听有什么门路。找到一家浅浅窄窄的土墙房子门口，他见大门紧闭，迟疑了一下，就举手敲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对门一个老太婆问他是不是要打阿葵姑，他说是。那老人家说：“你挨晚来吧。这会子才睡着呢！”周炳没办法，只好朝官塘街三家巷走。回到家，见着了妈妈和嫂嫂，就问起周榕情况。原来周榕这次回广州，只在外边走动，也没有回过家。周炳把姚满所听到的、何守仁跟李民魁的阴谋诡计对大家说了一遍。区苏急得一声不响，周杨氏更是急得跑出跑进，不得安生。后来把周泉叫了过来，一道商量。周泉说，“那些人近来跟何家意见不合，只怕不肯去说。就是说了，也只怕嘴巴不响。如今之计，不如去向文娣二姑求个情，让她出面缓和缓和。她也许念起旧情，会答应也不一定。”正忙乱着，周榕忽然穿着一套白斜布大反领西装衫裤，从白兰树影下走了进来。身上还沾着白兰花的香味儿。大家一见，惊喜欲狂，抱着他，扯着他，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后来他脱了外衣，把那一岁多的儿子周贤搁在膝盖上玩耍，一面听周炳的叙述，周炳讲完了，周榕就说：“是。他们是天天都要陷害我们的。这一点，我们既不怀疑，也不害怕。不过他们既然决心两面开弓，一手打蒋介石，一手打我们，那我们当然是严加防范的。看样子，我此后的行踪要更加飘忽，更加隐蔽，回一趟家也不容易了。不过你们放心，他们是奈我不何的。贤仔，跟爸爸说声再见吧：再见。再见。对了，再见！”周榕走了之后，周炳在家吃了午饭，就动手修剪修剪白兰树和枇杷树的枯枝，又在两边都浇了几桶水。一会儿，周泉把国栋、国梁大小两个儿子都哄着睡了，就又走过外家来闲坐。周炳和妈妈、姐姐、嫂嫂一面叙着家常，一面把胡柳、胡杏的苦楚之情和英烈之气对她们说了一遍。三个人一面听着，一面流泪。周妈心慈，又是最爱胡家姊妹的，就说：“看那恶人恶到几时！我不信她俩没有出头之日！”周泉抱着满腔同情说：“胡柳虽然没有知识，可她比我们这些‘五四’新女性，勇气大得多了！”区苏赞叹不迭地说：“那杏仔才是呢？哎哟哟，你们看那菩萨一般的脸儿，你们看那佛爷一般的心！论美貌，我们桃仔还可以跟她比一比；论人品，我做姐姐的才敢说，桃仔比她还薄着呢！”大家又惋惜嗟叹了一番。到了太阳越过枇

把树梢，周炳又离开三家巷，来到擢甲里阿葵的门口，见大门虚掩，料想阿葵已经起床，就轻轻敲了两下门，同时故意大声打听道：

“请问，这里是擢甲里二百号么？”

阿葵在屋里一听，不觉打了个楞怔。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儿，擢甲里根本就没有二百号。但是懂得这句话的人，只有正歧利剪刀铺的打铁仔杜发和周炳，这几年都没听见说了。

如今这个人是谁呢？她连忙走出门口看一看，果然是美男子周炳，不觉满心欢喜地往屋里让道：

“内进雅座，内进雅座。三天以前，我就梦见你了，‘靓仔炳’！真灵验呢！”

周炳一面往里面走，一面笑道：“有那么好的事儿？我相信不相信？”

到得堂屋，周炳使唤黑如光漆的圆眼睛四围瞟了一下。只见家俬陈设，简单干净。正中一张八仙桌子，两边各有一张斗方马杌；南北靠墙，各摆着两张条凳。八仙桌上放着一把茶壶，几个有耳小茶杯。一幅十年前的时装美女王彩月份牌，挂着普通人家供神象的位置上。

此外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连尘埃、蛛网、虫屎、水渍，都很难看到。周炳说，“你不敬神么？”阿葵说，“我敬神做什么？”周炳又说：“也不买几个画镜？”阿葵笑着回答道：“这里又不是理发铺子，挂那个干什么？人家又不是来这里看字画来的！”周炳也笑了一笑。他还看见那张长刘海、高领子的时装美女五彩月份牌旁边，挂着一个小镜框，镜框里面嵌着一张站立式的双人全身照片，也看不清是谁。正待打听，阿葵先开口了，她说：“靓仔炳，你是来‘打茶围’的，还是来‘开厅’的？”周炳也懂得几句行话，知道“打茶围”是坐一坐就走的意思，也知道那所谓“开厅”是吃饭过夜的意思，可是摸不准她是真、是假，不觉满脸绯红起来。连忙解说道：“不，我另外还有一桩要紧事，专门来找你商量。”阿葵望着他那因为害臊而无地自容的魁梧身停的，觉得很可爱，就叹了一口气道：“有事就讲吧！”周炳结里结巴地说：

“我有一个兄弟，在南海县益庆堂手下当差。这回，他运了几条破枪，一箱废子弹，路过九江，叫梁森拣走了。你能不能替我办一办？叫李民魁给梁森写封信就行了。茶钱，自然也是有的。你要知道，那益庆堂是鬼枪益跟大头庆合伙开的。这两个人财雄势大，在江湖上大大有名，得罪了他们，也没有好处！”

阿葵睁大那双热情的眼睛，翘起那个蒜头鼻子，做了个鬼脸道：“靓仔炳，你少来这一套！我不管这停闲事，我不怕鬼枪益、大头庆。他势力再大，也管不着我。我更加不相信你们在广州大城造过反的人，会去给捞家当差。鬼话！”周炳再三恳求，阿葵只是不答应。他急得没法，象小毛驴一样在堂屋里打圈子，一圈……两圈……忽然这间，他发现了那张时装美女五彩月份牌旁边所挂的照片，是阿葵跟自己那亲如手足的打铁伙计杜发合照的。杜发已经在广州起义的时候牺牲了，周炳想不到杜发的知心人却住在这擢甲里二百号！当下他对着杜发的遗容发呆，又悄悄地流着泪。阿葵走过来，拿手捂住小镜框，说：“你怎么随便看人家的东西？不准看！”周炳看见阿葵也在流泪，就问道：“你还想念着他，我那好兄弟？”阿葵点头道：“我天天挨晚的时候，都会想起他来。只有他一个人，对我是真心的！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了，永远也没有了！”周炳把拳头打在手掌上，说：

“好！好！你只当这是杜发叫你做的事儿！你只当是替他报仇！”

这么一说，阿葵就浑身发软地跌在马机上，一切都应承了。当天晚上，周炳又回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他再去找那歌女阿葵，果然一切都办得停停当当。李民魁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了一封信给梁森，叫把益庆堂的军火放行。周炳留下的五百块港币，阿葵只给了李民魁二百块，把剩下的一大半还了给周炳，他要拿出一百块来酬谢阿葵，阿葵哪里肯要！周炳又不会说什么感激的话，只悄悄地叫了一声：“葵姐！”

两家手拉着手，默默无言而别。

### 三八 小纠察队员

不知怎么的，一交七月，三家巷就陷在纷乱如麻的情况之中。这种纷乱如麻的情况，只有大革命的时候——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北伐、广州起义的时候，差不多可以相比。自然，同是乱纷纷，各家的忧心事，各家又是不相同的。周家的周铁、周杨氏、区苏是日日夜夜地在盼望周榕的消息。自从那天周炳回家，周榕也突然回来过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周榕的踪影，也没接到过他一个字。周铁拍桌子骂道：“你们养儿子吧，只管多多地养儿子吧！到头来，脸都不跟你做老子的露一露呢！”周妈只和媳妇两人私下商议：既盼望他尽可能地留在广州，又盼望他最好平平安安早回香港；既盼望他天天回家，大家团聚，又盼望他躲在外面不要回家，以免发生危险。何家的何应元、何胡氏、何守仁、陈文娣等人十分谨慎地估计了目前的政局。大家都同意老头子的论断：认为不管陈济棠反对蒋介石是真的也好，是假的也好，是半真半假也好；是成功也好，是失败也好，是既不成功、又不失败也好；将来坐天下的是蒋介石也好，是胡汉民也好，是汪精卫也好；总之不管怎样，他们何家都该采取超然的立场。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对谁都一样，对他们的县长宋以廉也不例外。何五爷十分得意地晓谕大家道：“你们懂得什么？从来没有不要官府的绅襟，也没有不要绅襟的官府！”但是对于“逃匿”震南村中，拒不从命的小小的胡杏，他们却是举棋不定。按说从前既然动用团丁、保安队都无济于事，现在除非撒手不干，否则就只有雇用正式军队去把她硬抢回来一法。何胡氏主张雇用军队去强抢；陈文娣认为目前大局不定，不宜小题大做，滋生是非；何守仁虽然也认为时局多变，不宜轻举妄动，但他又认为趁这时候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事情做了，倒也一劳永逸，人家望大处不望小处，反而不大显眼；何五爷思虑再三，没拿主意，还是暂时观望几天。——不过不管周家、何家有多少事情，却都比不上夹在他两家当中的陈家来得那么动荡不安。

大老爷陈万利今年六十三，实际上已经不管什么事了，但仍然对大家提出警告道：

你们有没有打醒精神来着？是的，要打醒精神！这回风云险恶，和往日不同。那姓蒋的虽是交易所出身。也有几路板斧，这回只怕也支撑不住。正所谓内忧外患一齐来，说亡国也有点儿象呢！”

果然不久，大姑爷张子豪就从上海来信，说日本人气势汹汹，看来凶

多吉少；又说国内主义不行，人心不齐，为政不勤，士气不振，隐约看得出蒋家朝廷日子不好过的模样；最后还说 he 自己是蒋家一卒，四妹夫宋以廉又是宋家一兵，凡事都要打点打点，风头不对，就要趋避一下，逢凶化吉云云。陈文雄的拜把兄弟、国民党省党部干事李民魁又来向陈文雄请教，政局到底如何发展。他告诉陈文雄，他老婆李刘氏最近和他大闹了一场，劝他不要作恶太多，怕将来要受到报应。对于这种妇人之见，他固然嗤之以鼻，但是时局变化莫测，他也不能忘怀前回广州暴动时的窘态，而不得不预先做一点打算。陈文雄松他的肚子道：“你从巍巍然的党部来，还不耻下问于一个商人么？”最后还是掏出两百块西纸来，才把他打发走了。那几天之内，二姑娘陈文娣、三姑娘陈文婕、四姑娘陈文婷，都频频地回娘家来，商议国家大事。陈文娣阐明了何家所持的超然立场。陈万利笑道：“有奶便是娘。谁当皇帝，一样纳税。他何家是该采取超然立场的。只不知将来日本天皇君临中国，他是否还采取超然态度？”陈文雄愤世嫉俗地说：“封建剥削制度是最腐败、最野蛮、最残酷的制度。对于这种制度，并无真理可言，所以他能采取任何立场！我们可就不同啦！比方说，你今天早上就要把资本投放下去，因此，你就不能不考虑政治动向，不能不考虑市场需要，不能不考虑各种隐藏的风险！”陈文婕诉说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赔累太多，周转不灵，而科学试验方面又看不出明显的效果，想在晚造插秧之前，压缩一半的规模，裁减一半的人员，又怕惹起风潮，不知如何是好。陈文婷却诉说她丈夫宋以廉的县长位置机隍不安，风声很大，她说小宋准备万一风声太紧，立刻就走香港，她自己又不愿跟着去做香港寓公，也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是否应该把这头婚事干脆离了拉倒。陈万利和陈文雄父子俩贤明是贤明，干练是干练，可是如今谋虑万利进出口公司的千秋大业，谋虑东昌行目前对于东洋货物该采取什么方针这些大事，已经招架不来，哪里还能去管这些姑娘们的玩意儿呢？大家诉说一通，只给彼此增添了一些烦恼，到底依然没个定着。

过不了几天，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董事会，假座以陈万利名义创办的庚午俱乐部，接连开了三次会议。庚午俱乐部座落在打铜街一幢古老的三层建筑物里面，外表看来很象一间银行。广州的显赫的资本家们在这里宴会、赌博、打弹子、商量大事，除了少数帮闲、跑腿的不三不四的角色以外，其他的人是轻易进不去的。在第一次董事会上，陈文婕报告了公司的经济状况，李民天报告了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董事们都没说什么。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南京和广州分裂的时局问题，——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胡汉民会不会被释放，蒋介石会不会下野这两点。后来陈文雄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由国家负责，国家如果不管，光依靠个人投资，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大家很赞成他的见解，就决定一方面向省政府递呈文，请省政府拨出研究经费；一方面坚决缩小事业规模，裁减一半职工，维持到年底，再做打算。在第二次董事会上，董事们碰到了更加棘手的问题：震南试验农场的工人们为了反对公司裁人，已经开始罢工了。一上来，陈文雄就大声开玩笑道：

“好哇，好哇！他们宣战了，他们正式宣战了！不过说到罢工，咱们大家都是里手。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罢工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罢工却用来对付中国人。——对付中国的科学研究！如今日本人在东北的万宝山制造了血腥的惨案，他们却在华南的震南村罢工响应。说他们里应外合，也许不太过分呢！”

后来几经讨论，又做了三项决议：第一，坚决贯彻上次董事会的决议，缩小事业规模，裁减一半职工的方针不变；第二，罢工工人不肯按时下种育秧，另雇临时工人育秧；第三，如果晚造秧苗当真插不下去，就把整个农场解散，公司宣告结束，进行善后清理。对于这第三条，农学家李民天是很不乐意的，可是看见自己的夫人、董事长陈文婕都不怎么热心，也只好由它去了。过了不久，董事会又开第三次会议。因为罢工工人组织了纠察队，阻止农场雇用临时工人育秧，眼看今年晚造，无秧可插，所以董事会又做了决议，授权经理人员，雇用十二名正式军队，驻扎在农场里面，保护公司财产，并且保护临时工人，进行试验品种的育秧工作，会议完了之后，陈文雄不无感慨地对他三妹摇头道：

“你看，连纠察队都组织起来了。简直都跟省港大罢工一模一样了！但是，”但是以后，他用英文插进了几句话：“我的亲爱的三公主，镇静些，勇敢些，这不过是你的成功之路上的第一颗小石子罢了！。随即又换了中文说下去道：“我们即便是动用了暴力，也跟别人动用暴力不一样。我们是文明的，别人野蛮的。我们的权利是合法的，受到宪法的保障的；别人是封建的，不合法的。中国不争气，没有适当的宪法，但是世界各国都有宪法，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个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停了一停，他又加上几句道：“不过在目前这种国事螭蟻，红军越剿越多，日本人越逼越近，自己人越分越裂的局面底下，我跟老头子一个意见，就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把一部分资金及时转移到更有保障的地方去，象香港、澳门、吕宋、星加坡一带去，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就是了。”

可惜世界上不是个个人都懂得什么是明智之举，什么是个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象震南试验农场的工人们，他们就不懂得那些道理，而仅仅为了糊口的两餐，就不惜和东家们苦苦纠缠。这几天，大胆好奇的农民们都爱悄悄跑上大帽冈去探头探脑地看热闹。原来驻在大帽冈的一排军队，拨出十二名兵士，驻进了震南试验农场的办事处里，还在办事处的大门口，安上了两名警卫，行人出入，都要经过哨兵检查。隔着一块大草坪，那边就是工人居住的大茅棚，工人纠察队日夜在轮班守卫着，和这边的灰色的军队遥遥对峙。此外，还有流动纠察队在附近所有的通道上巡逻，把整个办事处和那些警卫部队放在事实上的包围和封锁之中。看见过工人纠察队的人，都众口同声地称赞他们气色红润，精神威武，跟那些烟精似的军队整天耸肩膀、打哈欠，又皮黄骨瘦、神志颓唐的，大不相同。这一天半前晌，胡松和区卓这两个年轻人结伴儿在流动纠察队里值勤。他们在各个路口巡逻了几遍，见没有什么动静，又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连一条可疑的狗也没有，就来到草坪上，把各人手里拿着的扁担放在身边，面对面儿坐着歇气。十七岁的区卓拿眼睛望着胡松那叫太阳晒着的，红光满面、精力旺盛的小脸，忽然感慨地说：

“急脚松，我原先不知道你这么好。要是我早知道，我早就搬来震南村和你一块儿过了！”

胡松觉着十分激动。最近这几个月，他们要好得简直分不开，一个时辰不见面就不自在。这个十九岁的乡下孩子也拿眼睛瞅着区卓那跟区桃一模一样的杏仁脸儿，两个浅浅的笑涡儿，又严肃、又豪爽地说：

“和尚，那怕什么？你就一辈子住在我们乡下好了，别回省城好了，笨七！”

区卓点点头，又摇摇头，笑道：“好是好。就是你们这里有二叔公何不

周，不好！有林开泰和郭标，不好！有乡团、保安队和这些灰老鼠，不好！”

胡松急急争辩道：“那怕什么？你们省城还有比二叔公更恶的何五爷呢！还有疯子何守义和阴毒鬼罗吉呢！还有宪兵、警察和洋鬼子兵呢！”

区卓叹口气道：“是呵，是呵！是一样的呵！最好就象省港大罢工的时候一样，要不，就象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样，办起真正的纠察队、赤卫队来！你知道么？人家是拿真刀真枪的。不比我们光拿铁笔、扁担。有了真刀真枪，你谁都不用怕！……唉，可惜我没进过纠察队、赤卫队，说不清楚……那又有什么法儿呢？我哥哥区细，还有马后炮马有，他们都进去过的，多光荣呀！可惜如今倒开了小差！”

胡松拿有力的手抓了他的肩膀一下，安慰他道：“那怕什么？我们人有的是！就是真刀真枪，我们也有有的，不过没拿出来就是了。你别急！”

说罢，两人默默无言地望着广阔无边的天空，做梦般地，尽情地幻想起来。关于在广州大城、公安局大门口分发枪械的故事，他们只听说过，谁也不曾亲眼见过。这时候，这整个的天空，就变成了公安局的大门口。那里有数不清的人，有数不清的马匹，有数不清的大炮，还有数不清的卡车。每辆卡车上，那枪枝和子弹，简直堆积如山。人们排着队，等候发枪枝的人念自己的名字。胡松和区卓两上小伙子都着了迷，心跳得非常厉害。他们正趴在草地上，拿手中的扁担向办事处门前的国民党兵士瞄准，生怕叫到自己的名字，而自己听不见。果然不错，有人叫他们的名字了：

“胡松！区卓！”

仔细一听，并且还是陶华队长的声音。他们快活得浑身哆嗦，背上出汗，拼命在大海一般的天空里找那叫自己名字的人。那个人又说话了：

“区卓！胡松！你们到底是巡逻呀，还是在这里玩儿呀？”

他们从高高的天空中一下子掉到地面上，梦也醒了。两个人同时一骨碌翻身爬了起来，看见正是队长陶华站在他们后面，连忙问什么事。陶华没有回答，只向他们招一招手，回头就走。他们跟着走进工棚，只见其他工友都在干自己的事情：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准备接班。他们第一赤卫队那一伙儿却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马明、胡树两个站着，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四个蹲着，看样子是在等候他们。人一到齐，陶华就低声向大家宣布：他刚才接到洗鉴的通知，有九条驳壳枪，一大箱子子弹，要发给他们赤卫队。目前，运军火的船已经停泊在南渡口，看大家有什么办法把货起回来。起货的时候要想办法通过大帽冈驻军的岗哨，还要想办法不让赤卫队以外的任何人知道。丘照、王通两人一听，就嚷着要去。大家都笑了，说让他俩去，准会跟驻军开火对打起来。关杰、邵煜两人提议把军火接过来之后，不要运回工棚，就象从前埋藏稽查站的枪枝一样，在大帽冈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刨个坑埋起来。大家合计一下，埋起来虽好，但等使的时候却使得不得，也不妥当。后来胡松和区卓唧唧啾啾商量了一下，就向大家提出道：“我们拿一根扁担，抬两个竹箩，里面装些脏被单、破衣服，只当是去槐冲洗衣服的样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它抬回来了。有什么难处！”大家一听，这办法果然使得，就决定照这么办。东西都是现成的，也好张罗。不久就找到了一根特别粗、特别长的扁担，一对又细密、又结实的竹箩，又从大家的木架床上扯下了那些又黑又烂的蚊帐、被单、衣服、汗巾等等，装满了两大箩。胡松和区卓两人抬着，走在前面，陶华空手，跟在后面，一直朝槐冲的南渡口进发，其余的人都留在工棚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



没有露出一痕迹。那三个人到了南渡口，果然看见一只小艇，静悄悄地靠着岸。陶华装成过渡的客人般地喊道：“过海呀！”小艇中没人答腔，只探出一个沉着有劲的脑袋来。他正是洗鉴本人。陶华把那些烂脏衣物倒在冲边，提着两个竹箩飞快地跳上了船。一会儿，他捧着一个重甸甸的竹箩跳上岸；过一会儿，他又捧着另外一个重甸甸的竹箩跳过来。小艇就开身了。胡松和区卓拿干衣物裹住了那些闪闪发亮的玩意儿，上面盖上一些已经拧干的湿衣服，两个人一前一后，浑身带劲地抬起就跑。陶华扳了一根三尺来长的树枝，拿在手里，不远不近地在后面跟着。大帽冈地势平坦，不算太难走，可是那两个小后生不停地拿手指刮着汗，眨眼之间，走到了那一排驻军的宿营地。那是一间破烂的祠堂。那些灰老鼠一堆一堆地天井里和两廊上打闹着。祠堂门口站着一个人卷起裤腿，上身只穿一件运动背心，歪歪倒倒地背着一根步枪的卫兵。他本来无事可干，这时候却伸出手来把胡松、区卓拦住了。“嗨！”他咤呼着，“你们抬的什么东西？”胡松照常走着，说：“洗衣服哇！你自己看不见么？”卫兵无是生非地吆喝道：“胡说！哪有那么重的衣服？站住！检查！”祠堂里的弟兄们听见他这么呱呱大叫，知道他在兜生意，也就不来插手。区卓哪里肯站住！他一面推着胡松往前走，一面反唇相稽道：“你检查个屁，日本人打到万宝山来了，你那么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卫兵恼了，举起拳头威胁区卓道：“我丢你祖宗！老子爱打日本，就打日本！老子爱检查，就检查！老子爱揍你，就揍你！今天老子一定要揍你！”这时候，陶华刚赶上来。他举起手中的长树枝要往下打似地威胁胡松、区卓道：“打断你们的脚骨！还不赶快给我滚！吃饭你们打冲锋，干活你们肚子疼，斗起嘴来象公鸡！衣服不干，你们今天晚上拿什么给大家穿？”胡松、区卓两人会意，装做怕打似地，撒开腿就跑。陶华走到那卫兵面前，递给他一支香烟，又微笑叹息道：

“现在的民国孩子都是白云山蟋蟀：光会叫，打不得！你真给他们两下，唉，他们只会把脑袋抱起来！……晌午上发记喝茶去，我看账。”

到陶华回到工棚的时候，胡松和区卓已经把一切收拾停当，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陶华问他两个，他两个不说；问其他的人，其他的人都串好了，也不说。但是不用他们说，他自己不久就看出来了。首先，胡松、区卓两个人和别人掉换了床位。他们要了两个下铺，又把枕头对着枕头，以便两个脑袋能够贴在一起。换完了床位，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肯起来。其次，胡松、区卓两个人那眉飞色舞，笑得有牙没眼，嘴巴合不拢来的狂喜之情，简直无法遮盖。他们吃饭不肯同时去，解手也得轮流着，值勤也错成两班，总之，要留一个人守着床铺，不能同时离开。又其次，陶华细心观察他们，见他两个整天趴的窗口，看那边办事处门口的卫兵；又同时平伸着扁担，朝那两个卫兵瞄准。有一回，陶华瞅着四周没人，快步走到他俩床前，弯下腰，伸出手，好象要摸床铺下面的什么东西。

胡松、区卓两个小纠察队员同志喝住他道：“不许动！不许动！”陶华缩回手，连声答应道：“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

他俩没法儿，对着他笑道：“哎哟，不干！陶大哥，你真鬼呀！”

从此以后，他俩就无日无夜，尽心尽意地守护着那些宝贝，即使睡熟了，有人走近床前，他们也会立刻惊醒。每当夜静无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蹲在床前，伸手到床底下去，尽情抚摩那些无价之宝。抚摩过几遍之后，他们

就会回到床上，脑壳顶着脑壳，低声在诉说各自的抱负，在发出各种各样的誓言，在交换充满幻想的密约。

胡松会这样说：“要是我有一枝枪，我就要认认真真和它过一辈子！哪怕前面有刀山油锅，哪怕后面有千军万马，也别想能把我们分开！”

区卓会这样说：“要是我呀，我就要带着它穿州过府，打尽人间不平，报尽人们仇恨！”

什么妻、财、子、禄，什么荣、华、富、贵，我全不放在眼里！”

胡松又会这样说：“到那时候，难道咱们还能不进共产党么？”

区卓也会这样说：“对！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到那时候，咱们已经进了共产党了！”

就这样，他俩越说越起劲。会说得一直没个完。

### 三九 终天恨

七夕的前一天晚上，李民天、陈文婕夫妇回三家巷来看陈杨氏的病，恰巧陈文娣也过来了，大家说了许多感慨的话儿。陈文婕谈起从前大家做女儿的时候，每逢拜七姐的节令，不知玩得多么热闹，现在有头有主了，都没心思玩儿了。陈文娣也说奇怪，就象她家小姑姑何守礼，如今正在十四、五上头，正该埋头埋脑，玩儿得入了迷的，却也不玩儿，好象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似的。说话之间，陈文娣又告诉他们一个秘密消息道：“他们何家的人说，光许陈家请军队镇压罢工，不许何家请军队逮捕逃妾，难道军队是陈家私家的！他们决定雇用十二名军队——跟你们一样，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去胡家把阿杏强抢回来呢！”陈文婕冷淡地说：“这怎么能比！大哥早就说过，我们是合法的，军队应该保护我们；他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是非法的，不应该用武力去欺负别人。”陈文娣雍容地笑道：“不要对我说这些！合法呀，非法呀，谁爱管这些闲文！我只是担心咱们的周炳。可怜他屈在乡下当猴王，一直怪不得意的。”李民天低声胆怯地问道：“他不得意是不得意，可是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陈文娣激动地说：“你自然不担心。可他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跟农场罢工虽然没牵连，跟胡杏可就老纠缠在一起。听说近来跟乡下那黑炭头又搞得火热，当然更不能置身事外。万一那些野蛮禽兽军队动起武来，我就是担心！”陈文婕不动声色地说：“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他明天反正要回农场看看的，叫他骑个自行车，跑快一点，先上震光小学找着周炳报个信就完了。他跟咱们那王子在上海一块儿打过流，也算知交，也算同志，也算难友呢。他坐牢的时候，咱们那王子还营救过他呢！”说的大家都乐了。

第二天中午过后不久，周炳刚吃过饭，李民天就来到了震光小学。这种没有先例的突然的拜访，使周炳开头有点愕然。他向那总技师伸出了热情的阔大的手，李民天紧紧地握住它，很久都不放开。周炳觉着十分感动，想起了三年前在上海虬江路口撒传单的大学生，连忙让他坐下，给他倒茶。李民天口渴，一连喝了几杯茶，就问周炳这几年过得怎样，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周炳笑道：“话说起来就长了。你叫我怎么说好呢？总的来说，我的阅

历多了，增长了好些知识，信念更加坚定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达到了极点，但是也快收场了。不是这样的么？”李民天也点头笑道：“是倒是。可是跟你什么相干？你是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你的职务是按照铃声行动。你的政治空谈，你的冒险幻想，你讨厌虚伪的幸福，你自信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物，——这一切，对你有什么用？”

周炳坦然承认道：

“不错。这一切，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的！”

李民天满腔热情地说：“猜度、臆测、浮想、幻觉，这是不能长久的呀！你太过傻了，你太过傻了，简直比三年前更傻了！你白白丢了一个本来可以得到的上流社会的地位！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离开那有文化的上流社会已经多远了！”

周炳固执地说：“我永远也不回头！离得越远，就越接近我的幸福！”

“不，不，好表台！”总技师简直近于哀求了，说：“回来吧！回来吧！不要把自己的才能那么慷慨地毁掉！你从戏剧上用功，前途无可限量，对人类也有真正的贡献！人家两个阶级在斗争，你插手进去有什么味道？”

周炳愤愤不平地说：“什么人家？我自己就在里边哪！想不到一别三年，你还是没有长进！你说说看，你自己怎样了？你的研究有结果了么？你的才能有发展了么？你的道路走得通了么？说说你自己，别光说我。”

李民天天真地摇头道：“不成，不成，第三个不成！”

周炳诱导他道：“科学研究跟艺术创造一样，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将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一定会让你办一个规模比现在大十倍的试验农场！”

李民天一只手抚着胸膛说：“但愿如此！但愿也让你办一个大剧场！”

周炳又乘机提议道：“那么，你现在对你那些农场工人让点步，收回成命，或者说，稍为人道一点，——不行么？”

李民天吃了一惊道：“什么？他们现在对农场工人很不人道么？我的上帝，那怎么可能呢？你要知道，一切事情都是你三表姐管的。而你的三表姐，她是个头脑清楚的人，她是个文学家，我完全信任她。可是——如果真有那回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就在这种气氛的倾谈里度过了。李民天觉着焦躁，徬徨，心情不安。他原本打算来劝说周炳的，后来倒是周炳反过来劝说他。最后，他迷迷惘惘地站起来和周炳握手告别道：

“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谈得清楚的。反正一切都不忙于下判断。算了吧！我固然没看见出路，你可也没找到通途，大家好自为之吧！”这样，他就走了，把陈文娣、陈文婕要他给周炳通风报信的使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那时候已经是黄昏，是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即是阴历辛未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会那一天的黄昏，有十二个兵士由蛇冈向村子里胡源的住家快步前进。这是震南村驻军从连部派出去的一个特务班。人数是三家巷何福荫堂指定的。他们认为陈家能雇用多少正规军队，何家也能雇用多少正规军队，因此，一个也不许多，一个也不许少。这些兵士虽然没有自己的特点，而且皮黄骨瘦，弯腰驼背，言语污秽，举动下流，全然合乎国民党正规军的规格，但是说老实话，有一多半是冒名顶替，象上边派人来点验的时候所耍的花招一样的，不过外表看不出来罢了。他们既然是正规军队，——或者说，既然穿了正规的军衣，那气派跟乡团、保安队就是不一样。他

们一脚踏进胡家大门，把门板就撞掉了一扇，中梁也飒飒地落下沙尘来。那为头的只使唤军中的简短语气说了一个字：

“绑！”

其他弟兄就一声得令，动起手来。他们打人的打人，摔东西的摔东西，捣灶头的捣灶头，砸水缸的砸水缸，一时乒令乓啷，把胡家打得落花流水，地动山摇。有两个兵夹住胡杏，就想出门，胡柳抓起条凳，朝那两人的背上砍下去。那两人一松手，就来扑胡柳。胡源、胡王氏、胡杏见家业已经毁掉，也就奋起神威，每个人和三、四个兵士对打。看看众寡不敌，独力难支，胡杏就尖声叫嚷起来。左邻右里听见胡杏呼援，平时早就恨透了那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丘八的，这时都抄起铁锄、铁锹、竹杠、扁担，一齐杀将过来，和兵士们打成一团。何好、胡执两位大姑娘，心眼儿灵活，一个跑上大帽冈去通知胡树、胡松，一个跑上小帽冈去通知姑爷周炳。在那许多血肉相连的援兵之中，三姑和六婶虽然身上有病，也豁出了性命，拿着菜刀和柴刀，对着敌人猛冲。最骁勇剽悍的是何四伯、胡八叔两个人。他们挥动耕田家伙，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有几个兵士叫他们打得呵唷直叫，有几个兵士叫他们打得歪三倒四，站不起来。那些豺狼的兽性，总算稍稍压住了一阵。何四伯、胡八叔一面猛冲猛打，一面闪避腾挪，还时时回头照顾胡柳、胡杏姊妹，口里不住地提醒胡柳道：“留心小的！留心小的！”这样，双方僵持了不大一会儿工夫。胡柳忽然瞅见了一个兵士，反扭着胡杏的两条胳膊，正要把胡杏推出门外。她大喝一声：

“谁敢动！”

跟着纵身往外跳。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又重又硬的东西和她的后脑勺撞碰了。她一阵剧痛，一阵昏眩，一阵恶心，脚下打了个趔趄，身体倾斜，便往下倒。她的右手一按，却按在一把柴刀上……她的心登时明白了过来。她用尽全身之力抓紧柴刀，猛一挣扎，整个人跳了起来，追上那抢走胡杏的兵，朝他的胳膊上就是一刀！那个野兽呵唷一声，松开了胡杏，转过身来，朝胡柳心窝狠狠地打了一拳。胡柳跌倒地上，昏了过去。到她悠悠苏醒的时候，她看见另外一个兵，又照样反扭着胡杏的两臂，把她推着往前走，已经离开她家门口有两三丈远的光景，马上就要转进大街。兵士们和左邻右里乡亲们搏斗的场地，也从屋里转移到巷子外面。胡柳不顾一切，紧紧握着柴刀的铁柄，飞身追上前去，又猛力砍了另外一个兵一刀！她砍完了这一刀，既没有看清楚那个兵怎么样，也没看清楚胡杏挣脱了没有，只听见近旁有许多人大声呼喊，还没听清喊的什么，她的脊梁已经叫一种沉重的东西撞击了一下。于是她眼前一黑，便觉天旋地转，金星四射，又倒了下去。在昏迷倒地，不省人事的时候，她隐隐约约觉着战场向前移动，许多脚步声打她身边经过，她想动弹一下，但是不成，一点气力也没有。不久，她就听见了胡杏的尖叫声：

“家姐！——救我！——”

听到这样的声音，她的感觉恢复了，她的眼睛睁开了，疼痛的折磨消失了，浑身的气力也涌出来了。

“好苦命的妹子呀！”她高声叫了起来。虽然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依然相信自己是曾经高声叫嚷过。她一手摸摸脸，觉着有些滑滑腻腻的东西，且不去管它；又一手摸摸地上，原来那又厚、又重、又腥、又冷的柴刀还在。于是这位美丽、端庄、肤色赤黑的女英雄一翻身爬了起来，举起柴刀，就向

前赶去。果然跑了十丈、八丈远，她就看见她的杏仔象一只死羊一样，浑身瘫软，毫不动弹，脸色发青，眼睛紧闭，趴在那率领兽兵的为头的恶汉肩上。那为头的恶汉也无心恋战，扛起抢来的姑娘，朝螺冲桥脚的小铺子走去，看来是想把胡杏先劫回蛇冈连部，再作道理。胡柳看见这种情景，哪里容得他下！只见她迈开赤脚，举起柴刀，飞快地穿过众人，赶上扛着胡杏的恶汉，手起刀落，连衣服带皮肉，在那恶汉肩膀上劈开了一道深沟，鲜血四溅。那恶汉摔下胡杏，把上好膛的步枪对准胡柳的炽热的心窝放了一枪。砰的一声、火光在黄昏中闪了一闪，人人赞赏的胡柳就倒在螺冲桥脚下，一条红色的小溪蜿蜒流进那曾经养育过她的螺冲里面。……

从大帽冈冲下来的陶华、马明、关杰、邵煜、丘照、王通、胡树、胡松、区卓九条大汉，每人手里拿着一枝崭新的驳壳枪，衣兜里装满了子弹；后面跟着二三十名见义勇为的农场工人，拿着铁笔、铁锹等长短武器，沿着螺冲南岸压下来。从小帽冈冲下来的周炳，高高地举起曲尺枪，带着一二十名向往革命的穷苦学生，手里拿着竹升、扁担、木棍、铁尺，从螺冲北岸奔上桥头，那恶汉对着手无寸铁的胡柳开枪的时候，两帮人刚刚赶到。枪声一响，大家的眼睛全红了。周炳和陶华不约而同地高声喊道：“杀呀！杀光那些畜生！”大家一齐开了火。一时枪声砰嘭，火光闪闪，子弹呼啸，嘶嘶作响。那十二名兵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许多人，更不明白这许多人到底有多少枪，一时心慌意乱，举起枪乱放一通。那为头的兵士虽然伤了肩膀，到底比较镇定。他一面指挥两个叫胡柳砍伤的兵士押着胡杏先回连部，一面指挥其他的兵士在后掩护，且战且退。周炳被推举做临时指挥，他先吩咐两个学生借了门板、绳索，把胡柳赶快抬回家里，找大夫来医治；又吩咐所有不带枪的农场工人和穷苦学生，暂时停在螺冲桥边，不要前进；自己带着赤卫队的九条好汉，仆倒地上，一面在黑暗中射击，一面穷撵穷追。周炳使出了广州起义时候学来的全套本事，满心想把那些肮脏的敌人一拳打成粉碎，把被抢走的胡杏平平安安地解救出来，但是敌人却死命拦住他们，不肯闪开。他们使劲往前爬几步，敌人的火力就雨点似地洒过来，打得路旁的砖墙梯他作响；他们爬得慢一些，敌人的枪弹也就稀疏一些。丘照悄悄对王通说：“这样打法，我受不了。你们瞧我的！”他正拱起脊梁，准备往前冲，不料敌人一排子弹扫过来，幸亏王通一手把他拽住，才没受伤。胡松和区卓没打过仗，虽有浑身力量，不知往哪里使，正在暗地里叽咕，恨得象芒刺在背，好不难受！胡树也是新学会使枪的，只管瞄着敌人尽情地打，打了一梭又一梭，别的事全不理睬。陶华、马明、关杰、邵煜四个一面打枪，一面暗地商量，好不好分一批人迂回一下，包抄敌人的后路。正商议着，敌人的火力突然密起来。周炳叫胡树回来传话，说估计敌人密集射击以后，可能要退，好不好大家集中在左边墙根下，待敌人火力一落，就沿着墙根向前冲刺。大家一听，都说打过大丈夫的人，到底有点学问，都十分同意，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左边墙根运动。果然火力一弱，周炳拿身体靠着墙壁，大叫一声：“冲呀！”迎着敌人猛扑过去。后面众英雄同声响应道：“冲呀！冲呀！冲呀！”也一个跟着一个，一直插进敌人的阵地里，又一面冲，一面朝四面八方的敌人开枪。敌人阻挡这一阵子，已经有些伤亡，更想不到农场工人这么勇敢，一下子插进他们的核心，登时惊惶失措起来。

为头的见势子不妙，就举起枪托假意顶了两下，大声叫道：

“走哇！”

叫完了，回身就跑。其余的兵士有些跟着跑，有些跳进冲里，有些窜进横巷，都四散奔逃。赤卫队追了一阵子，既抓不到人，又找不到胡杏的踪影，就停下来商议。原来这时候胡杏已经不在蛇冈的连部，却叫那些丘八拿绳子捆了个五花大绑，扔进一只船里，连夜解到省城去了。当时丘照、王通、胡树、胡松、区卓等人，打得奋起，都主张追到蛇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砸了他的连部，救出胡杏再说。丘照指着胸膛，慷慨陈词道：“没见过乡团打得，保安队打得，稽查站打得，就这连部打他娘不得！”陶华、马明、关杰、邵煜四人商议，觉着事已至此，烂包是烂定了，也没个收手处。陶华甚至这样说：“左家的女儿嫁给左家，左是个左了！不如就此拼了吧！”就差周公没开口。这时候周公的心里，七国也没有那么乱，只沉思着不做声。后来他左想不通，右想不对，却想起了五个月之前，鸿发绸缎庄开张那天，金端同志跟他说的两句话来。他把头抬了起来，望着满天的繁星，望着明亮的天河，复述金端那两句话道：

“……那天晚上，金端同志最后说：‘为了马上夺取政权，你们应该避免牺牲，保存力量，以便做一次最后的斗争！不会太久了，是么？’这两句话我记得十分清楚，回来之后，也跟你们谈过的，一点也错不了！”

周炳复述了这两句话之后，他自己那乱蹦乱跳的心情稍为平静了一些，那两条只想往前赶的腿巴子也安定了下来，脑筋也慢慢清明了。其他的人也跟周炳一样，逐渐逐渐地，一个一个地安静下来。周炳又开言道：

“事情已经闹出来了，看来是事前无法控制的。现在，咱们得好好想一想。第一，这回跟咱们干的不是乡团，不是保安队，不是稽查站，却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咱们如果准备往下干，就要准备打一场正式战争。第二，驻扎在震南村的敌人是一个整整的连，分散在蛇冈、大帽冈、小帽冈三个据点，把咱们包围在当中。咱们只有十个人，十枝枪，子弹又不能补充；敌人不论枪枝也好，人数也好，即使有许多空额，也要比咱们多十倍。第三，刚才既然打响了，敌人是不会甘休的。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有了布置，要动手消灭咱们。咱们决定怎么办，就要立刻行动，一分钟也不能迟缓。应该想到，局势是非常急迫，非常危险的！”

大家一听，果然不错，就纷纷问周炳该怎么办。周炳跟陶华、马明两人商量了几句，就转过身来对大家说：

“本来咱们应该忍耐一下，不暴露咱们的力量，最好。但是如今敌人太过残暴，横竖已经打响了，咱们也绝不后悔！当前之计，咱们就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避免牺牲，保存力量！农场是不能回去的。胡家，也是去不得了。咱们只有各散东西，分头找地方落脚，将来再慢慢联络。依我看来，能投红军的就投红军，能回省城的就回省城，能找个乡下地方的就找个乡下地方避一避。我是这里的教师，可以迟一步走，跟各方面联络联络，也料理料理善后。你们看，敌人已经出动了！再过十五分钟，咱们就没法儿突围了！”

大家顺着周炳的手势一望，果然望见蛇冈上，大帽冈上，小帽冈上，都一样电光闪烁，人影摇曳，从那一片光影中间，又隐约传来喧嚷忙乱的声音。敌人是大举出动无疑了。接着再一商量，胡树、胡松觉着既已无家可归，到省城也人生路不熟，坚决要上北江找冯斗，再找陶华的兄弟陶实，带上枪支，投红军去。其余陶华、马明、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区卓七个弟兄，有上北江的，有上东江的，有去西江的，有去省城的，都坚决要带着枪支，暂时避过一阵风头再说。主意一定，立刻行动。大家都把钞票、银毫，塞给

胡家兄弟，又纷纷握手，搂抱，叮咛，盟誓，约定了后会之期，纷纷洒泪而别。霎时间，这里只留下周炳、陶华两人，螺冲岸边变得静悄悄的，寂寞难耐。周炳顿了一顿脚，叹了一口气，就和陶华走回村中，陶华自去何勤家里，带上何娇一道出走。周炳独自一人，奔到胡家，只见人出人进，十分忙乱。那温柔淡定的胡柳，平平静静地躺在进门那张板床上，草席上染着斑斑的鲜血，已经奄奄一息了。胡源和胡王氏两人，呆呆地坐在矮凳上，对着一盏孤灯发楞。左邻右里的人们，穿梭般地来来往往，也不知在做些什么。胡源垂头丧气地说：

“阿柳看来是不中用了！其余的人呢？”

周炳坐在床边，勉强忍住悲伤道：“阿杏没找到。阿树、阿松暂时上别处去躲几天，过一阵子就回来看你们。”

往后，大家都不说话，堂屋里静得可怕，只有小煤油灯噗噗地跳着。周炳俯下身去，把胡柳搂在怀中，就着昏黄的灯光，仔细地看她那眼尾很长，下巴尖尖，颜色黑里泛红的圆脸。看得出来，周炳的心正感觉到一阵紧似一阵的绞痛。他使力咬紧两边牙巴骨子，止住那浑身的颤抖，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说：

“阿柳，你醒一醒，你望一望我。你太勇敢了！人们会把你的名字编在歌子里面唱，人们会把你的行为一直唱五百年！”

睁一睁眼，望一望我，哪怕……”

人世间没有见过的奇迹出现了。胡柳当真睁开了眼睛。那眼神还是那样纯洁，多情，看来象冷，实在是热，和三年前他们重逢的时候一模一样。她恬静地指指自己那叫鲜血染红了的心，又指指周炳那阵阵绞痛的心。随后，又拿手指在周炳的掌心里画了一个无形的铁锤，又画了一把无形的镰刀。画完之后，周炳点头，表示会意，她就痴痴地望着周炳，望了好一会儿，脸上似乎浮起了微笑。周炳在她的唇上，眼上，脸上，天堂上，头发上不停地，热烈地吻着。过了一会儿，她又在周炳手心里写了一个无形的、端端正正的“杏”字，嘴唇一动一动地，好象在叫着：

“炳……炳……炳……”

就这样，胡柳在周炳的怀里断了气。震南村这么有名的人物，竟在生命最美好、最绚烂的时刻当中雕谢了。周炳哭不出来，只使唤干枯的尖声嚎叫着。四个人走过来把他拖开，对他说了数不清的许多劝解的话儿，他连一个字也没听见。正哄闹着，忽然有人在门口大声叫道：

“不好了！源大婶投水了！快来救命呀！”

会水的人都纷纷跑了出去。周炳站起来，两条腿只是发抖，一步也挪不动。后来还是两个人把他搀扶着，慢慢地走到冲边。等他赶到的时候，人们已经把胡王氏救了起来。她全身湿透，一个劲儿在地上打滚，放声痛哭，不肯起来。胡源抹着眼泪，上前劝她道：

“咱欠了人家的债，咱欠了人家的债。欠债就应该还！还说什么呢？回去吧！”

胡王氏哭喊道：“走的走了！抢的抢了！杀的杀了！咱两个老鬼还活什么呵？”

周炳运足了气，当着众人慷慨陈词道：“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咱没欠人家的！是他们倒欠咱的！他们欠咱的债太多了，太多了，咱们一定要算这笔账，要算清，还得加利息。不是么？我说的对么？”周围站着的人都

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周炳又向大家提议道：“咱们一齐喊几句口号，给胡柳送终吧！”于是他领头喊，大家跟着一齐喊：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资本家！打倒土豪、劣绅、封建地主！枪毙杀人凶手！”

这时候，远处响起断断续续的枪声，大概是围捕工人的军队胡乱打枪了。但是这里的群众热血沸腾，喊声震天，使天上难舍难分的牛郎、织女感到惊异，使地下平静无波的螺冲河水受到震荡，使那些杀人的枪声显得苍白、虚弱、渺小……

这时候，周炳的元气已经恢复。他大步走进堂屋，俯身对着胡柳的耳朵边，低声细气地告别道：

“安息吧，阿柳！你跟区桃表姐结个伴儿吧！咱们大家经历过的事儿，咱们永远记……”

他的喉咙哽咽着，终于没有把话说完。

## 四十 鸟惊心

已经八月底了，天气还是很热。那天早上，吃过早饭之后，何守仁、陈文娣夫妇在自己的房间里展开了一番带有争论性质的谈话。何守仁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抱着一种愤恨的态度。他恨目前的政局动荡不定，牵连宋以廉的县长位置和他自己的局长位置都岌岌可危；他恨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居然敢拿起武器和军队作战，致令兵士一个阵亡，一个重伤，刀砍、棍击的轻伤，个个都有；他恨胡树、胡松两个他所谓的“小杂种”和其他“土匪”潜逃无踪；他恨胡杏虽然已经押解回来，但是顽强不屈，不肯伺候那疯子兄弟，如今只好锁在一个空房间里；最令他痛恨的，就是他主张重新调动军队，象蒋介石围剿苏区一样围剿震南村，但是赞成他的意见的人却寥寥无几！在不赞成他的主张的人物当中，就有他自己的夫人陈文娣。陈文娣虽然也觉着这世道越来越崎岖不平，但是她的人道主义的信念，却是不肯放弃。谈话一开始，何守仁就说气话道：

“好了，好了。你的人道主义，当它蕴藏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它才是伟大的，尊贵的，优美的！可是拿到社会上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蒋介石是个基督教徒，或许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他指挥飞机去轰炸苏区的时候，指挥军队去围剿苏区的时候，他能够不杀人么？”

陈文娣不以为然地说：“得了。别扯那么远了。等你哪一天做梦，爬到蒋介石那么高的地位，你就放手杀人吧！如今那些无知无识的耕田佬虽然打死了你的一个兵，打伤了你的几个兵，可是你们打伤的人更多，——此外，你还抢回了你兄弟媳妇，你还打死了我的兄弟媳妇！这笔账怎么算法？你要知道：我的职业是会计。”后来谈了半天，双方还是谈不拢。其实岂止谈不拢呢，恐怕越谈越远了。何守仁皱起眉头，把自己的脸孔弄成个干瘪了的柠檬的样子，自思自想道：“还是衙门好办事。在衙门里，只分官儿大小。官儿大的，拿笔一批，就是铁案如山。官儿小的，活该低着头照办。如果家庭也是这样，那够多好！”心里这么想着，他嘴里就说：“你的人道主义还跟伦



理观念搅拌在一块儿，弄成一塌糊涂，那就更难办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小姨子、县长夫人陈文婷从外面飘然走了进来。陈文娣一见她，就象得救了一般叫道：“四妹子，你来得正好！我管不住他了。你是他的上峰，你来管管他吧！”陈文婷也不坐下，只扭动着她那苗条的身体，这里站一站，那里挨一挨，问清了情由，就说：

是这么一回事儿。小宋要我来找你们商量……目前政治的气压很低，震南村的戏还是不要大锣大鼓地唱。张扬了出去，恐怕节外生枝。总而言之，不要小题大做就是了。”

陈文娣听了，心中暗暗得意。何守仁的脸色黑了下來，半晌才说：“四妹夫就是胆小怕事，其实问题也不在这里。不，简直可以说，纱帽稳不稳，跟这种事情毫不相干。”陈文婷不理睬他这个，却谈起另外一个问题道：

“到底这场冲突，周炳有没有牵连在内呢？我们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二姐，你看怎么样？”

何守仁很想说话，但是人家偏不问他，他又不好表现得过于着急，只好不开口。陈文娣拿手指上的钻石戒指轻轻敲着茶杯，说：“我们这位浪子，已经辞掉教员不干，昨天晚上回到家里来了。我还没见着他呢！听别人说，那些野人和野人厮杀的时候，他并不在场。直到那朵‘黑牡丹’断了气，他才从学堂赶下来的。这样子，自然沾不着他的边儿了！”

陈文婷高兴极了，用十分任性的口气说：“对着咧，对着咧！二姐，你的断定精彩极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小宋也不敢不支持我的意见！不敢……”

何守仁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打断她的话道：“我的胆量，兴许比咱们县座稍为大一点。”

依我看，一切暴乱造反的行为，如果不是那姓周的王子带头，至少也得有他一份儿！不然的话，为什么要丢掉职业，跑回家里来？”

陈文婷立刻嘴唇一歪，发脾气道：“怎么当局长把你当得这么糊涂！如果有他一份儿，他为什么不远走高飞，却跑回家里来，等你诬捏他？”

何守仁叫她驳得无言可答，只是咬着牙齿，把牙巴骨子咬得崩崩响。陈文娣也来劝她丈夫道：“去年这个时候，你掉到那大河里面，亏得人家救了你，才不致与波臣为伍。如此说来，你还欠了人家一点恩呢！”陈文婷一听，正说到项上，立刻就接着说：

“是呀、是呀！好姐姐，多亏你公正。那回事儿，我一辈子也感激不尽，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人家如今正遭逢不幸，怪可怜的，过两天我一定要去慰问、慰问他才好！”

何守仁实在没法儿说话，就使出更大的劲儿咬那牙巴骨子。他们在这边何家谈得热闹，陈文娣和陈文雄在陈家那边也谈得十分起劲。不过他兄妹俩没有什么意见不合之处，也就没有什么争论，倒恰恰相反，谈得十分投机，十分一致：两个人都认为应该立即把农场关掉，公司方面，慢慢进行清理。陈文雄斩钉截铁地说：“农场虽然出了一些可疑的人，但是冲突并不由罢工引起。管他们是激于义愤也罢，是另有政治企图也罢，停办农场的关键，不在这里。我考虑三妹夫的计划、原是一个科学救国的问题。志气可敬，行为可佩。不过这种事情，只能由政府来办，却不能拿企业的方式来经营。”陈文娣冷冰冰地说：“唔，是了，是了。我先前的论点，我自己早就放弃了。说到这个惨案，我倒不是幸灾乐祸……他们对我罢工，我自然不……可是他们跟何家干这一仗，我看倒是必不可少！只是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有枪枝子

弹！”陈文雄老奸巨猾地哈哈大笑道：“凭咱们的财力，如果咱们需要的话，三天就可以装备起整整一个军！敌对的双方尽管打仗，但是双方的军火还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不是这样，仗也可能打不起来。这是国际公认的惯例，国际法也不禁止的。你有何不解？”陈文婕点头道：“哦，原来这样。后来我又替我们那书呆子想了一想：大学农科去年一毕业，立刻就是失业；好容易把一个试验农场背起来，背了两年多，还是得放下。怎么办呢？可怜是怪可怜的。不过我想，凡事也不能过于执拗，就让他书房里关起门研究吧！至于我自己，科学救国的念头是放弃了，劳资合作的理想还没有消失。垦殖公司不办了，我倒想另外办一间纺织工厂。这里面有三个好处。不，也许好处还多呢！”陈文雄一面在欣赏他妹妹的事业家风度，一面开玩笑道：“三妹，你的脸是事业家的脸，你的心是文学家的心！我听不完你那许多好处了，你先说三样听听吧。”陈文婕于是颇为自负地说出来道：

“第一，可以把过去赔的钱赚回来。第二，科学救国行不通了，可以试验一下实业救国。第三，哦，第三……”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说：“我仍然确信阶级界限不是不可超越的鸿沟，我仍然确信劳资两方可以合作。过去……没有……是……

没经验！”

陈文雄实在高兴，就用英文简短地表示道：“好主意！”

说着，舅舅杨志朴大夫在楼上给他大姐陈杨氏把完了脉，也走进楼下客厅里，听见陈文雄说了一句英文，就问道：“我不懂你们的‘鸡肠’，你们在谈什么？”陈文雄把停办农场的情况说了一遍，那老中医就说：“既然如此，把郭掌柜还给我吧。他懂得生草药，可并不懂得什么改良品种。咱们现下吃的都是安南米、暹罗米，其实要改良就该到那边改去。”陈文婕满能干地说：“好舅舅，农场虽然不办，人可不能还你，我还要留他，——也许另有任用呢！”跟着又把自己的雄心壮志说了一遍。杨志朴摸着自已的仁丹胡子说：“从前人们有钱，讲究吃、喝、玩、乐；现下的人有钱，讲究办学校，办农场，办工厂。到底讲究哪样更好玩儿些？无他，时世不同就是了！”正谈得有味儿，何守仁、陈文娣、陈文婷三个人也过来了，有如两条大江汇合一起，越发热闹起来。谈起震南村的局势，何守仁一开口就说：

“我恨不得杀他一个寸草不留！”

陈文雄态度鲜明地说：“你要把震南村杀他一个寸草不留也好，你要把震南村怜悯得五谷丰登、丁财两旺也好，总之，我——严、守、中、立！”听了这句话，窗外那满天的乌云，都不及何守仁天堂上的乌云那样厚，那样浓。他正想开腔，却叫舅舅杨志朴抢先说话，把他拦住了。那名医说：“你把震南村杀他一个寸草不留，却叫谁去给你家种地？”教育局长正想回答，大夫又说：“你虽然没回去过，可震南村是你祖祖辈辈生养繁育的地方！别的不念，那几穴祖坟也不念么？外甥哥儿，不是我老大自居，我劝你还是息事宁人吧！”教育局长颓丧已极，就摊开两手对大家恳求道：“我乱了，我乱了，我完全混乱了。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杨志朴摸着胡须，脸上露出嘲讽的笑意，没有立即回答。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三位少妇忽然发现何守仁摊开两手的姿势，完全不象当时最漂亮的电影男明星华伦天奴，却很象那被称为“冷面笑匠”的丑角巴士达·吉顿，就躲在一边，嗤嗤地笑做一团。陈文雄的态度始终严肃，他用教训的口气说话，甚至把何守仁称呼做老弟道：“老弟，依我之见，如今双方都有伤亡，正是半斤八两，况且你抢人

的目的已经达到，就该乘机收手，不为已甚！军队方面，你就破一点财，出几文抚恤金，想必也鼓噪不起来了！说句自己人的话，这就是我的中立立场！”何守仁被迫点着头，一会儿又抗声道：

“大哥，我多么憎恶中立这个字眼哪！”

陈文雄心里恼了，脸上可没有恼，反而宽宏大量地微笑道：

“你知道你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充分的同情。可是老弟，你在养气方面，还得下点功夫才好。憎恶这类字眼，是属于情绪方面的范畴。但是男子汉做事，从来没有拿情绪做指引的。

不谈这些了。你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世么？”

何守仁仍然执拗地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请军队是对的，而我们一请，就错了！省港罢工的时候，你开头站在工人方面，后来站在港督方面，没有守过一天中立；北伐的时候，你没有站在北洋方面，也没有站在共产党方面，却一直站在国民党方面，没有守过一天中立；广州暴动的时候，你没有站在共产党方面，却一直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这方面，也没有守过一天中立；而现在，你却守起中立来了！”

陈文雄还是不慌不忙地开导他道：“不错。那都是实情。对于事实，人们是应该尊重的。我们请军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你们请军队，是为了强抢别人的女儿；这也是事实，你也应该尊重。不过，不谈这些了吧！重要的，是现在的时世。现在是什么时世了呢？唉，现在是国家快要灭亡的时世！亡给什么人呢？唉，亡给咱们的老朋友共产党！国民党围剿了共产党三次，三次都失败了。这最后的一次，还是咱们大姐夫的校长蒋先生，亲自担任的总司令。他亲自坐镇南昌，带了六七十万兵，有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这些大将，还有英国、日本、德国的许多军事顾问，宣誓在三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结果怎样呢？唉，结果还是败了！陈诚、罗卓英、蒋光鼐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上官云相、郝梦麟、毛炳文、韩德勤干脆叫人家消灭精光！这不是国民党兵不强，马不壮，这是共产党太厉害了！所以蒋先生曾经十分痛心地说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你们都想想看，究竟中国亡给谁好！

老弟，你不要整天记住震南村几个耕田佬，你也想想看，究竟中国亡给谁好！”他这番话说得大家默默无言。倒是老中医杨志朴摸着胡须试探地说：

“怎么……叫做……亡……你说亡给共产党么？共产党也不是中国人么？怎么……说得……”

大家觉着他没有新文化，又不识时世，却学别人谈国家大事，又谈得疙里疙瘩，怪有意思的，都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不过何家众人之中，也不是个个都整天想着杀人的，那十四岁的中学生、小姑娘何守礼就是一个例外。她如今正在周家的神楼底，和她的周炳哥哥谈着另外一些问题。从她的眼光看来，周炳如今二十四岁，比她大十岁，已经是个完完全全的大人。这位大人端端正正地坐在小书桌后面一张方凳上，脸色忧郁，指着另外一张方凳叫她坐下。而她自己呢，她自己认为也够得上一个大人了，但是别人总把她看成是个小孩子，因此她没好意思大模大样地坐下去，只是羞羞怯怯地站着说话儿。她说出她的心迹道：

“我再不能够忍耐下去了！我痛恨我的家庭！我要脱离家庭，坚决革命

去！”

对于她这种说话的腔调，周炳是喜欢的。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周炳觉着她的话过于轻率，不大可信。他望着何守礼那条大松辫子，尖尖的、秀丽的嘴脸，宽宽的前额，大大的眼眶，活泼、热情的神态，想找出一些正面的或者反面的证据，但是也没有找着。于是他缓缓说道：

“革命哪有那么容易的？想干就干？想脱离家庭就脱离家庭？危险得很哪！性命都……”

何守礼把头部轻轻扭摆，更加激动地说：“不怕！不怕！危险就让它危险！没命就让它没命！能离开这个环境，就什么都好，什么都成！”

周炳叹口气道：“噫，不成。你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社会。你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他们有乡团、保安队、军队、宪兵、警察、侦缉、稽查、烂仔，又有公安局、法庭、监狱，还有学校、通讯社、报馆、济良所、惩戒场，总之，他们什么都有。你怎么革得动他们？就凭你有关公、张飞、赵子龙那样的本领，也是无济于事！我刚刚吃了这个亏回来。我算是看透了：个人的反抗是毫无用处的！”

何守礼不假思索地说：“那有什么要紧？我跟你一道去革就行了！”

周炳规劝她道：“我看你这样决定之前，最好先仔细想一想。你说一句话，自然很容易，可是你等会子做起来，一阵烟工夫就后悔了！我老实告诉你：革命该怎么个革法，连我也没有摸着门路呢！”

何守礼起先用牙齿咬一咬袖口说：“不信，不信，真不信！”

后来又用脚顿着地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周炳苦笑道：“你要真想革命，就得先有定性。你先回家去，别动声色，好好照看一下胡杏。她是个可怜的孩子，可她是个好孩子。他们把她锁在一个空房间里，要狠狠地折磨她，要她屈服。然而她是不会屈服的！你要保护她。你要破坏他们这种阴谋毒计。你敢不敢？好！你要送点茶水给她，你要送点吃的给她，冷了就给她送点衣服，有什么不幸的事情，——马上来告诉我！你该记住：你要革命，她也是要革命的！”何守礼听说胡杏也要革命，虽然有点不痛快，但也都一一应承了，只是还不想走。周炳听见隔壁陈家客厅的挂钟啾啾地打了九下，想起他还有约，就打发何守礼走了，自己也跟着走出惠爱路外面来。他走得极慢，而且看来好象四肢无力。他刚才对何守礼说了个人反抗毫无用处的话，但是现在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又觉着很不服气。他右手握着拳头，又用左手去摸摸那个拳头。很显然，那个拳头是巨大的，坚硬的，有力的。如果碰着何守仁那种单料的人，只要一拳，准能把他砸得粉碎。但是现在他觉着有力无处使，因此他就自言自语道：

“失败了，失败了，一切都失败了！从前的失败不说，新碰到的，仍然是失败！唉，可爱的、迷人的、英勇的胡柳死掉了！可怜的、无辜的、倔强的胡杏叫人抢走了！第一赤卫队瓦解了，各散东西了！忠于革命的、沉毅、诚恳的二哥又杳无消息，不知去向！妈妈跟嫂嫂盼望他……也不知忧愁到什么程度！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么？都是不能改变的么？难道说，黑暗就永远统治世界么？光明就永远不回头了么？难道……对，对，对，个人的反抗是终归失败的，可是有组织的反抗为什么也要失败呢？省港大罢工不是有组织的反抗么？广州起义不是有组织的反抗么？第一赤卫队虽然小，不也是有组织的么？这真是……”

的确，那个时候的周炳对于这些问题，实在想不明白，因此感受到一

种不比寻常的，极难忍受的痛苦。他拿那只葵扇一般的大手搓着自己的心窝，借以减轻一些痛苦。突然之间，他发现人行路旁的店铺里的时钟，都指着九点半上下，就马上加快了脚步，朝第一公园走去。原来昨天晚上他刚到家不久，黄群的妈妈黄五婶就来告诉他，金端同志约他今天早上十点钟，在第一公园会面。这个消息，好比冰天雪地里面的一声春雷，好比茫茫雾海里面的一盏红灯；是他的唯一的安慰，也是他的唯一的指望！他进了第一公园，什么也没有望见，什么也没有听见，立刻向左拐，直奔约定的地点。在公园的西南角上，那儿是一片柳林。他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张绿色的靠背长椅上，面对着那一片婀娜多姿的柳树，想起儿童时代的往事来。眼前这一片柳林，就是他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清明植树，大伙儿在这里种下的。

想不到一过十年，这里已经是绿树成荫了。想着……想着……也不知想了多少辰光。公园里的游客已经逐渐稀少，推想时间，至少也已经是中午，但是金端同志呢，却连影子也没有！

他在极端失望当中挣扎着，在心底深处吼叫道：

“这是什么意思！老天爷，你尽管拿别人来折磨吧！”

这时候的天空，也是乌云满脸，愁苦难堪的样子。那一层层乌云一阵比一阵浓，一阵比一阵密，既不出太阳，也不下雨，不知道想怎么样。金端尽管不来，周炳却是不走。他不顾肚子饿，不顾口里渴，不顾疲倦和危险。只是坐着不动。他隐隐约约觉着自己心里面有一块小小的硬东西。这块东西使他心慌意乱，呼吸困难。他拿拳头轻轻捶打自己的心窝，透出几口大气，企望着也许有什么不可逆料的偶然巧合会突然出现。就这样，他又等着……等着……也不知等过了几个时辰。最后，天色看来象是黄昏了，雀儿鸟儿在柳梢上吱吱喳喳地叫了，公园里的游客逐渐多起来了，公园旁边的楼房上已经有点灯的了，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他失望了！他站立起来，跟他头顶上的天空争论道：

“你无非要测验我的韧性，这你不是测验够了么？”

他没想到，他才刚刚一想举步，就整个儿跌倒在椅子上，——他的两腿一点气力也没有，并且已经完全麻木了。这时候，他的精神上的痛苦也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无限的悲伤和无限的仇恨在他的心中结成了一块硬块。边块硬块把他的心肝五脏拉在一起，扭成一团，搓也搓不开，捶也捶不散，眼看着就要致人死命。这种不是活人能够忍受的痛苦，周炳以前没有经历过，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用粗大的手指在心窝上抓着，扒着，撕着，扯着，把衣服都扯碎了，仍然无补于事。他的全身蜷曲着，脸上淌汗，呼吸短促，两眼发紫，那张英俊俊俏的脸儿如今皱缩萎黄，象一张干枯的莲叶。只听见一种沙哑难听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自言自语道：

“唉，要是能够把这个八月从历本上涂掉……可恨的八月呀！”

偏偏在这时候，那些游荡了整整一天的雀儿鸟儿都回来了，在柳梢上七嘴八舌地叫着：“几几乎……几几乎……”不知道叫给自己听，还是叫给周炳听。周炳听见了这种声音，非常生气，嘴里骂着：“什么几几乎、几几乎的！”随即忍着全身的痛楚，在地上拣了一片瓦碴扔上去。那一群调皮的小家伙飞上半空中，转了一个圆圈，一看，不怕，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更加肆无忌惮地聒噪起来。周炳无奈，只好挖出心里的话来，对它们祷告道：

“小把戏呀，你们可怜可怜我吧！你们可怜可怜一个心都碎了的人吧！你们唱歌跳闹，本来有那种权利，无可非议。可是你们不知道，你们叫一叫，

我的心就惊一惊，会有多么难受！你们要是见过胡柳，听说这么好的人才夭折了，你们也是唱不出来的！还有二哥跟胡杏，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都在受难哪！”

他祷告完了，还是没有效果。他举起胳膊，挥动了一下，那些雀儿鸟儿呼啦啦乱了一阵，又重新唱将起来。但是突然之间，周炳听见一种笑声，比世界上所有最聒噪的声音还要刺耳。原来南海县的县长夫人陈文婷跟他们第一赤卫队的逃兵区细也来到第一公园游逛。陈文婷一面走，一面说话，一面漫不经心地高声大笑。他们两个人离开他，约莫也只有四、五丈远。周炳厌恶这种笑声，也不想跟他俩见面，就站立起来，快步走进柳丛中去。那些雀儿鸟儿看见他走近身边，不独不怕他，反而闹得更欢。周炳举起沙煲般大的拳头，对它们威胁道：

“当心！你们当心！你们敢讥笑我么？你们敢对我挑战么？你们敢跟我比韧性么？你们敢说我不如你们么？来吧，你们来试试看！”

雀儿鸟儿连飞都不飞，只是一个劲儿叫着：“几几乎……几几乎……几几乎……”

（第二卷完）

